

方士廷提着行囊出了店门，抬头望望阴沉沉的天色，剑眉紧锁，喃喃地说：“又要下雨了，清明时节不是赶路天。今晚上等我们回家，你就痛痛快快地下吧，老天爷。”

出了舒城的南门，雨并未光临。这条卢州齐至安庆府的大道宽阔平整，但路上的行旅并不多。他背了行囊大踏步向南又向东，走了五六里，方赶上了先走的一批挑夫。挑夫共有五名，挑的是舒城的名产极品贡绢。这些绢要在安庆上船，运至湖广可以卖得好价钱。

押运的是一个中午人，背了一个包裹，点着一根竹杖走在后面，见他要超越前行，好意地笑道：“小伙子，你一个人敢走这条路？跟在我们后面好了，多一个人多一份照应。”

他善意地笑笑，领首为礼道：“谢谢大叔的好意，只是小可要赶路呢。”

“赶路也不急在一时，过了春秋山道路不靖，经常有强盗拦路打劫，弄得不好，丢了钱财小事一件，赔上老命才冤呢。”

“这条路有强盗？不会吧？”他讶然问。

“你没走过这条路？”

“小可是桐城人，离家三年了，今天是第一次返家，不知家乡的事。”

“难怪，去年春天，有一伙强盗在这一带拦路打劫，先后被乡勇捕获了十几个人，仍有几个藏匿山区不去，已经有几起旅客被劫了，因此走这条路的人，皆需结队同行，免生意外。”

他拍拍行囊，笑道：“小可只有一些破衣服，此外身无长物。真要碰上强盗，正好向他们讨些盘缠呢。呵呵：小可要先走一步。”

中年人不再挽留，一个身无长物的人，自然不怕遇上劫路小强盗，冲他的背影摇摇头，自语道：“他竟想向强盗讨盘缠呢，年轻人说话真不知轻重，胡说八道会招祸的。”

方士廷年仅十八岁，身材却壮得像猛狮，生了一张仍带童真的娃娃脸，眉清目秀，一表人才。穿了一身青直裰，打扮像是村夫，但相貌风标器宇，却一点不带村夫味。他浑身带了浓重的风尘气息，外表却像个流浪汉，但在他年青富有活力的神韵上，看不出他曾经是饱历风霜穷途落魄潦倒江湖的人。

他当然不是落魄江湖的人，而是离家三年，立志游遍天下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小伙子。

他回来了，还有八十里便可返抵一别三年的故乡，心中自然喜不自胜，脚下一紧。

他身高八尺，手长脚长，迈开大步赶路，十分快速，天宇阴沉沉，密云不雨，微风吹来略带凉意，清明时节，单衣不胜寒。

廿里春秋山在望，他对家乡附近的山川不陌生。

已经是辰牌末巳牌初，他得加快脚程了。

官道绕山西麓而过，沿途松桧成林，开始没有田地，已经进入了丘陵区。

正走间，前面官道转弯处出现了人影，那是一个穿了灰袍，灰发挽成

道士髻，佩了长剑，手持苍木杖的老人。相距仍在廿丈外，他已看清了对方的像貌。

这老人生了一张大长脸，二角眼吊客眉。眼色苍黑褐纹密布，灰白色的山羊胡稀疏几根，相距在廿丈外，他似乎发觉自己仍被那双可怖的三角眼所惊，那双眼的凶光太凌厉、太阴森，太锐利可怖了。

“这位老先生不像是有什么好人。”这是他第一个念头，心中油然生起戒心。

者人似乎在等候他，站在路中不言不动，三角眼不转瞬地注视着他、双方渐来渐近。

他心中不断盘算，忖道：“我与他无冤无仇，当然他不是在等我，万一他是劫路的，已经快到家了，这一包破烂给了他不伤大雅，他如果要，给他就是，不值得计较。

接近了，他沿路侧徐行，眼看要错肩而过。

蓦地，去路被苍木杖拦住了，怪老人三角眼阴晴步定，伸杖把他拦住，用冷厉的嗓音吐出一个字：“你！”

他应声止步，诧异地问：“老先生，是叫小可么？”

“你以为老夫叫谁？”老人乖戾地问。

“这……请问老先生有何指教？”他谦恭地问。

那年头，“老先生”二字，已是尊敬的称呼，对身份不明不是德高望重的人如此称谓，那是逾礼的。

“从现在起。不许你多问。”

“咦！你是说……”

“闭嘴！你跟我来。”

“这……”

“不许问。”怪老人凶狠地说。

“小可……”

杖影倏动，“噗”一声响，胸前便挨了一掌，把他震退两三步方行站稳。

“咦！老先生……”他讶然叫，不住揉动被打处，被打得莫明其妙。

“跟我来，你得替老夫办事。”怪老人阴侧侧地说。

他本待发作，却又忍住了，吁出一口长气，说：“老先生，小可要赶路……”

“你不用赶了，老夫会送你到地头，你已经受过一次教训了，再不听话……”

“那……那又……”

“老夫一杖打死你。”

“你怎能不讲理……”

“你再讲几句试试？这年头讲理的人太多，万事不成，官道上行人甚多，打死你老夫可以另找一个人帮忙办事，走。”

他忍住上冲的愤火，无可奈何地说：“好吧，看来小可已别无抉择了。”

“你明白就好，走，上山。”

两人沿小山径向上走，不久，到了山头稍下方的一座松林中，林中心有一处怪石四布的空地，荆棘丛生、野草高与腰齐。

有五名健壮的村夫在掘土，一座大石上。坐了两位与怪老人同样打扮的人，年纪也在花甲上，一是三角脸，另一人则是圆脸，满脸横肉，两人同有一双阴厉的怪眼，同样阴之气外露。

远远地，押他前来的怪老人便叫道：“又找来一个健壮如牛管用的人，够啦！”

三角脸老人站起亮声道：“师弟，多找几个人来，早些布置停当岂不省事？”

长脸怪老人一面走近，一面笑道：“人多反而碍事，不易看管。而且这些巧妙玩意，人多了同样派不上用场。呵阿，早着呢，云龙双奇是最守时的人，说下午到，决不会早来，更不会迟到。还有一个半时辰，师兄何必操之过急？”

圆脸老人一跳下石，说：“这人交给我，我要带他去准备墓碑了。”

长脸师弟将方士廷向前一推，笑道：“好，定老，这人就交给你使唤好了。”

方士廷已看清那五名村夫，正在挖一个位于巨石下的大坑。地面下全是堆积的磨盘大巨石，不易挖掘，一铲下去火星飞溅、十分吃力。

“这些人难道在挖宝不成？墓碑又有何用意？”他心中暗循。

圆脸怪老人定老向招手，叱道：“小子，过来，石下有一把斧头，一把锯子，带上跟我走。”

他顺从地取了斧锯。三角脸师兄在旁喝道：“把包裹收下，干活怎能背着包裹？再说，这个包裹你也用不着了。”

他心中一跳。十寸道：“好啊，他们已替我盘算得清清楚楚啦！我得看看你们搞什么鬼。”

他恋恋不舍地将包裹解下放在一旁。三角脸师兄一脚将包裹踢飞，飞出三丈外恰好跌落在一座大石上。

他微愠地奔出，想拾回包裹，抓他来的长脸师弟伸杖拦住，冷笑道：“小子，你想死？”

“我的包裹……”

“不要管包裹的事。不然将会因此包裹而送掉小命。”长脸师弟阴森森地说。

世间的事真是无奇不有，人的命运也十分神秘，些须小事看似平常，却可能主宰了一生的命运。谁也没料到这个包裹，会引来了一场江湖风暴，不知有多少人间因这个包裹而送命，更不知这个破烂包裹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思议。

他最后只好暂且放开包裹的事，瞥了包裹一眼，取了杖锯，随着圆脸怪老人走了。

到了山坡下，怪老人指着一株海碗大的桧树，说：“把树砍倒，截一段六尺长的树干，快。”

他顺从地挥南斧头，慢慢地开始伐木，整整花了半个时辰，方截取了一段六尺长的树干。然后在怪老人的吩咐下，刮净树皮，并将一端削尖，形成了一根木桩。

圆脸老人取出一把尺长的利刀，在木桩上用刀尖刻上两行大字：“大明正德五年三月初三日午正。云龙双奇埋骨于此。”

他吃了一惊，心说“云龙双奇，不是名震天下，宇内闻名的风尘奇人么？这两位大侠萍踪天下，飘忽如神龙，行侠仗义声誉极隆，怎会有人替他在此营葬？”

圆脸老人将刀丢给他，说“把这些字刻上，深最少要五分。”

他左看右看，说：“老伯，小可斗大的字也认识不了一箩筐……”

“谁要你认识字？只要你按笔划刻上去就行。快！别噜苏。”

“是，小可刻上去就行。”

他慢慢刻削，一面刻一面问：“老伯，这些是什么字？”

“你少管闲事。”

看看到了近午时分，字刻得差不多了，远处传来长脸师弟的叫唤声：“定老。好了没有？”

“快啦！还有一个字。”圆脸老人半躺在树下懒洋洋地说：“快点好不好？墓穴已经完工啦！”

“马上就好。”

刻完最后一个字，圆脸老人要他将木桩带至墓穴，远远地，他便嗅到了血腥味，不由心中一紧。

两个老人站在一个大坑前，坑旁挖了一个树立木桩的孔穴，先前那五位挖穴人，胸前皆挨了一剑，早已身死多时，五具尸体躺在孔穴旁，鲜血引采了不少金蝇，血腥味中人欲呕。

他大吃一惊，心说：“这三个老贼人性已失，真糟，我的处境凶险极了，以一比三，大事不好。”

三角脸师兄等圆脸老人走近，笑道：“墓穴四周布了一百零八枚蒺藜，墓桩尸体附近有六十四枚毒计，只要这两个小畜生接近察看，必死无疑、今天他两人难逃大限。”

圆脸老人凄厉地笑，笑完说：“这两个小畜生把咱们这些人害惨了，毁家之仇，杀子之恨，老夫今天不将他们两人碎尸万段，誓不干休。”

长脸老人用手向桩穴一指，向方士廷叫：“小子，沿着地下的小绳走、将木桩放在位穴内，便没有你的事了，快！”

小绳在坑穴外围四丈左右，弯弯曲曲向桩穴伸展，必定是没布有暗器的平安路线。这是说，在八丈径圆之内，任何人踏入其中，必定有死无生。

他完全明白了，这三个怪老人，必定在此设伏，要将云龙双奇置于死地。

他不是江湖人，云龙双奇的死活与他无关，但目下的形势对他不利，却是比青天白日更明白的事，五个掘穴人已经尸横坑旁，对方怎会放过他？杀人灭口势在必行，他的命运注定了。

他当然不甘心，脸色苍白地说：“你……你们……”

“过去！”长脸师弟怒叱。

“你……你们为何……”

长脸师弟拔剑出鞘，剑尖点在他的鼻尖前，此道：“过去！不然立即宰掉你。”

好汉不吃眼前亏，剑点在鼻尖上，反抗只有自讨苦吃。他赶忙说：“好，好，我……我过去，我……”

他扛起木桩，剑便离开了他的鼻尖，长脸师弟收了剑，取出了一把飞刀藏在掌心，盯着他不住狂笑。

他吸入一口长气，扛稳木桩，说：“小可将木桩放好，你们便要杀我灭口了。”

“你如果拒绝放桩，便会立即被杀。”

“这是说，不管放与不放。小可同样是死？”

“放，可以多活片刻。”

“这片刻要来何用？”

“那是你的问题。”

“哦……哦……”

“少废话，你……”

他突然双手一推，木桩以万钧力脱肩而飞，砸向相距不足三尺的长脸师弟，百余斤重的木桩，在他手中轻如无物，速度之快，无与伦比。

长脸师弟做梦也没想到他敢反抗，更不知他是一个身怀绝技的人，木桩砸得快速如电，想躲也力不从心，“噗”一声胸口被撞中，苍木杖幸而及时架出，消去了不少撞力，但这一撞仍然够份量，狂叫一声，被木桩击倒在地。身侧的三角脸师兄吃了一惊，左手一扬，三枚绿色的针影化为三线淡淡绿芒，一闪即至。

他已先一步飞跃丈外，脚沾地立即向下仆倒，恰好避过飞针的袭击。不等对方追来，他向侧一窜，远出三丈外落荒而逃。他发觉老贼的飞针可怕，快速绝伦几乎无声无影，必定是可破内家气功的毒针。同时，三个老贼既然有心计算大久鼎鼎侠名满天下的云龙双奇，岂会是脓包？目下他赤手空拳，不逃走才是傻瓜。

圆脸的定老也吃了一惊，一怔之下，忘了追赶，等震惊消失急起追赶时，他已远出五六丈外了。

“定老，千万别让他逃掉。”三角脸师兄怪叫，自己却急急去扶长脸师弟。

长脸师弟被木桩伤得不轻，胸骨几乎被撞折，只恨得目眦欲裂，怒叫道：“休让那小畜生跑了，不然大事不妙，别管我，师兄，快追。”

师兄将一颗丹丸塞入师弟怀中，急道：“师弟休慌，那小子逃不掉的。”

“我该死，居然走了眼，这小子原来是行家。”师弟咬牙切齿地叫。

“能逃得过定老手下的人，少之又少，放心啦！”三角脸师兄，一面替师弟用推拿术疏通胸口的被击处，一面板有把握地说。

长脸师弟挺身坐起，急急地说：“快将木桩放上，时候不早了，万一两个小畜生提前到来，岂不功效垂成？”

“好，我去弄好。”

方士廷匆匆逃走，往密林茂草中乱窜，后追的定老急如星火，一跃三丈，快速绝伦。可是，他身法灵捷，速度也不下于老家伙，愈拉愈远。

他一面窜逃，一面心中暗忖：“三个老贼惨无人道，惨杀了那五个掘穴人，岂不能受报应？再说，云龙双奇一代英豪，我又岂能坐视见死不救？我得设法警告双奇，免得他们中伏。”

追了三两里，他心中大定，老贼的轻功提纵术虽说已臻化境，快迂电射星飞，但仍比他差一分半分，他毕竟年青力壮。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对春秋山并不陌生，这一带是仙人峰附近，往上走，对面的峰顶有一座仙人洞。附近怪石如林，古木参天，荆棘丛生，藏身极便。万一不对，可以入洞躲避，洞内可容千人，石隙缝皆可藏身，怕什么？

他不急于摆脱定老，反而往回路奔逃，一面逃一面高声怪叫：“老不死，你追吧，小太爷和你练练腿，练至双奇到来，你们一个也活不了。那五个被杀的冤魂，他们在黄泉路上等候你们到阎王前对证呢。”

定老愈追愈心寒，知道仅凭一己之力决难如愿，心中一急，立即仰天发出一声警啸。要求三角脸师兄速来相助。

三角脸师兄刚将木桩放下孔穴，听到啸声心中一震，吓了一跳，赶快沿绳索奔出，百忙中忘了拉掉绳索，扶起师弟急声道：“定老遇上劲敌，恐怕是双奇两个小畜生提前到来了，快走。”

师弟胸口也没感到痛楚了，脸色大变，拾起苍木杖，急急地说：“快走，咱们往相反的方向走。”

“师弟，定老……”

“别管他，不然咱们也赔上了。”

两人不再理会同伴的死活，向相反的方向溜之大吉，狼狈而遁。

啸声惊动了从南面上山的两个年青人，相距约有两里地，这两位年青人年约二十五六，身材一般高，稍年长的长了一张四方脸，留了一撮八字胡、剑眉虎目，英俊豪迈的气概外露，虎目中发射着机警精明的光芒。

另一为是蛋形脸庞，五官清秀，笑容可掬，也生了一双神光炯炯的大眼。两人皆头戴四个巾，穿一袭天蓝色长袍，臂下挂了一个小包裹，腰悬长剑，一式打扮，一般高大雄壮，同样英气勃勃，人才一表。

四方脸青年一怔，止步说：“贤弟，这啸声急切尖利，似在呼唤党羽，有入比咱们早来。”

贤弟剑眉深锁，说：“今年你我在仙人峰会面，事先没有任何人知道，怎会有人比咱们早来？来又有何图谋？大哥，咱们小心为上，也许真有人知道咱们云龙双奇的行踪呢。”

大哥脚下一紧，说：“快走、咱们已提早半个时辰前来，也许黄山逸士更比咱们早到呢，先蒙上险，隐起身份……”

两人展开了陆地飞腾术，如飞而去。

方士廷向掘了墓坑的林中空坪急逃，后跟的定老放胆狂迫，心中暗喜，喃喃地说：“好小子，你昏了头，跑回原地送死拉！”

方士廷一面逃，一面留心四周的动静，慎防另两个老贼的突击。快接近原处，石上不见两个老贼，不由心中一怔，难道他们追错方向不成？

定老却心中一惊，暗叫不妙，两位同伴既未前来协助，甚至也不在原地等候，那么，他们不在原地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云龙双奇提前到达了。

“丁彪兄。”老家伙惶急地大叫。

林空寂寂，鬼影俱无。

方士廷心中大定，奔近扩穴一把抓起了那把樵斧，立下门户叫：“老贼，你这该死的杀人凶犯，你得替那五个无辜的人偿命。”

定老无名火起，一声怒叱，杖出“壮家劈柴”，迫近就是一枚，快速绝伦，杖动风雷俱发，力道千钧。

方士廷后退八尺，笑道：“你只有一个人，你完了。”

定老火杂杂地冲上，“毒龙出洞”杖点胸腹，变招奇快，苍木杖像怒龙般飞舞而至。

方士廷左闪八尺，轻灵地又避过一击，定老顺势招变“怒龙翻江”，苍木杖凶猛地卷到，势如狂风暴雨。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方士廷看了对方三招狂攻，已概略地看出对方功力浑厚，艺业了得，但他足以应付，心中有数。

“啪”一声响，栈斧背击中了苍木杖，杖向下沉，他反击了，再一斧展开杖，揉身切入，反手一斧挥出，攻向老贼的颈部，像是电光一闪，变化之快，令人咋舌。

定者大吃一惊，吸腹缩颈斜飘八尺，斧刀掠过顶门，危机间不容发。

杖长斧短，斧如不能近身出招，便发挥不了威力。方士廷如影附形跟到，“樵夫问路”劈胸就是一斧。

“啪”声响，杖架住了斧。

方士廷一声长笑，脱手弃斧贴身抢入，左拳疾飞，来一记“霸王敬酒”，“噗”一声正中老贼的下颌，力道如山，连他自己也感到拳头发麻。

接着，人影急剧进退，方士廷为了阻止对方拔剑，施展出凶猛狂野锐不可当的快速拳术，一连五六记重拳，皆在对方的胸腹开花，每拳皆用上了八成劲，内家真力发如山洪，拳头着肉的响声如同连珠花炮爆炸。

“嗯……哎……”定老的杖也丢了，一手拔剑，一手狂乱地对架，一看便知道这老贼不善赤手相搏，在这种紧要关头，怎可拔剑？大概是被打急了，本能地想拔剑争取优势，却不知反而误事。

“噗”一声响，老贼在忙乱中，一掌拍在方士廷的右肩上。方士廷身形一挫，但禁受得起，大喝一声，右手“缠龙手”缠住了老贼的小臂扣实，左手一合。逮住老贼小臂的下方，猛地一带，一沉、一扭、一掀。

老贼重心倏失，立脚不牢，大叫一声，突然来一记快捷绝伦的前空翻，凌空飞腾。

前翻中，老贼的剑终于拔出了。

“蓬”一声大震，老贼背脊着地，被扔出丈外。

在老贼砰然倒地声中，方士廷本已跟进，但一眼便看到地面的草地有异，猛地止步察看，眼角先一步看到了右侧不远处引入杖穴的小绳，心中一惊，倏然止步。

老贼被扔得不轻，但总算禁受得起，背着地立即挺起上身，正欲跃起，可是，已晚了一步，双手一松，上身立即向下躺，狂叫道：“丁彪兄，你……的五毒蒺藜，快……快救我，我……我……解……解药……”

叫唤声渐弱，方士廷惊出一身冷汗，暗叫好险，刚才如果跟踪追入，靴底将被刺破。五毒蒺藜必定刺穿脚底。岂不完了。

他不是执法的人，不能见死不救，立即拾起老贼的拐杖贴地拨扫出一块容脚地，叫道：“忍住点，我拖你出来……”

话未完，刚欲下足，突觉身后有声息，方记起还有两个老贼，可能是定老所叫的“丁彪”赶到身后了，大喝一声，转身就是一记“神龙摆尾”。

来的是两个蒙面青影，最接近身后的人正忙中向身后飞退。身法巧妙绝伦，轻灵飘逸，神能悠闲，凌空而起点坐不惊。他不能向后退，后面是死路一条。看了对方是出神入的身法，也令他悚然而惊，猛地将杖奋勇飞掷，掷向那人的落脚处。同时向右前方一窜，闪入一座大石后，如飞而遁。

“啪”一声响，掷出的苍木杖被青影一脚踢断了。

他已窜走如飞，窜入树林中去势如电。

两青影咦了一声，第二名青影奋起狂追，一面叫：“走得了么？留下啦！阁下！”

他一发狠心说：“先离开再说，看这老贼的轻功是否比我差！”

窜入密林，他抽暇扭头瞥了一眼，不由心中一惧，青影冉冉而来，比叫定老的老贼高明多了。他一咬牙，用上了全力，落荒而逃。

后追的青影由于起步太晚，起步时便相差了七八丈，加上方士廷东窜西逃，去向不时在变，因此轻功虽比方士廷高明，快捷得多，但仍未能拉近

至五丈内。

方士廷被逼的心中发慌，苦于刚将杖掷出阻敌，赤手空拳，与功力相当的人交手，对方有剑自己却赤手空拳迎敌，岂不是白白送死？他只有一条路可走。

他不是江湖人，从不会与人交手，心怀怯念是原因之一。再就是他不想与那些江湖亡命拼死活，他不是江湖亡命之徒，目下身处危境，他只好全心意逃命。

谢谢天，他上了山，前面黑黝黝的仙人洞，正向他张开了大口。

他飞逃入洞，向里狂奔。

追他的青影在洞口徘徊良久，大概也对他怀有戒心，不敢贸然追人，久久方径自走了。

直躲至入黑时分，他方悄然向外探，费了不少功夫，方一步步向山下摸索而行。走上官道，他方松了一口气，苦笑着自语道：“不是我不管云龙双奇的死活，我也自身难保呢。那里有那么多尸骨，云龙双奇大概不至于上当吧？但愿这两位英雄豪杰逢凶化吉才好。”

但他放不下心，在道旁找到一个土洞，埋头大睡，次日一早，他小心翼翼地回到现场。

他料得不错，名震天下的神秘人物云龙双奇并未上当，死尸与地面所留的遗痕令他们动疑，终于找到了地面的各种有毒暗器。

他看到的木桩已不见了，扩穴已经填平，附近十丈方圆的地面皆被铲掉一层薄土，尸骨已全部失踪了。

在他藏身仙人洞期间，两个蒙面人在现场拖出定老的尸体加以审视。

两人已取下了蒙面巾，正是闻啸声赶来的云龙双奇。近五六年来，江湖上出了两位年青的高手，闯荡江湖期间，飘忽如神龙，神出鬼没变化无常，拳剑已臻化境。先后击败了黑道凶名昭著的三妖八魔，惩戒了五大门派不少不肖门人，伸手管人不平事，对事不对人只问是非，惩贪官除巨盗，剑下无敌，不论何人如被他俩抓住罪证，他俩不问对方是何来路有何人撑腰，上刀山蹈剑海义无反顾，不获凶犯决不罢手。

五年来，两人侠名四播，名震天下，当然有不少高手名宿要找他们的麻烦，白道的名宿元老，希望找他俩谈判，要他俩不可锋芒太露，太猖狂不是武林之福，年青人则想找他俩较量，以便一举成名。黑道巨孽自然是想除去他们，拔去眼中钉，这期间，他们的行踪令人捉摸不定，神出鬼没无法追踪，却也不时传出一些高手名宿被迫隐退的消息，是不是败在他们手中，却无从得悉。

总之，云龙双奇是近年来江湖的主宰人物，是近年来武林中最为突出的人物。

两人是八拜兄弟，老大云雷，老二龙飞，江湖朋友称他们为云龙双奇。在江湖朋友之间，提起云龙双奇，确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守规矩讲道义的人尊敬他们两人，那些恨他俩的人，谁不想把他俩食肉剥皮？所以他俩获有不少支持他们的人，也结了不少死仇大敌。

老大云雷仔细检查定老的尸体，绷着脸说：“贤弟，这是一种信石碎以赤练蛇涎为主的毒药，这人的背部只中了一颗毒蒺藜便送掉老命。”

龙飞的目光，死盯着远处的木桩，说：“大哥，你看清木桩的字么？木桩下的五具尸体，又是怎么回事？”

“有人在替你我营葬。”云雷淡然地说。

“桩尚未植稳呢。怪！谁知道你我兄弟在此与黄山逸士见面？”龙飞一面说，一面向坟穴走去。

云雷一把将他拉住，急道：“贤弟小心，不可接近。”

“大哥……”

“你看看地上这根绳索，是不是有点古怪？再就是死者背部的毒蒺藜，不象是用手发射击中的。”

“哦！小弟明白了，地面有鬼，这根绳索定是安全的道路，他们并未布置停当。这里有脚印，我去看看。”

“带着这根断杖任何物品须避免以手触动，愚兄先在四周找寻可疑线索。如果愚兄所料不差，黄山逸士前辈定然凶多吉少。”

“对，他是唯一知道你我兄弟要来的人。咱们等到正午，他不来就算了。真糟，但愿他能平安前来。”

“不可能了。”云雷心情沉重的说。

不久，两人坐在石上，身旁放着方士廷的包裹，包裹已经打开了，衣物皆已抖散，其中有十二卷书，书名是“多能鄙事”，著者是开国名臣刘基刘伯温，扉页有收藏者的题字，写的是“桐城方氏珍藏”。

龙飞神色冷肃，恨声说：“五具尸体是村夫，是被迫挖穴的人，胸前一剑致命，全是些没有抵抗力的人，凶手手段之残忍毒辣，令人发指。那位老人家的尸体，极可能是黄山逸士差来传信的朋友，不幸中了毒手。”

云雷将几颗毒蒺藜与几颗毒针摊放在石上，说：“用这种毒物的人，愚兄此知，只有一个九岭毒魔余轩，这老毒物将这种暗器看成至宝，珍逾拱壁，不肯轻易送人，这是说，他的嫌疑最大。”

“逃走了的小伙子，会不会是老毒物的门人？”

“可能。可惜被他逃掉了。”

“目前的线索有两根。”

“对，一使这位少年人的身份，在这部书中可以查出一些线索来。不管他是步是老毒物的门人，咱们可是亲眼看到他在此地行凶杀人。这件诡谋当然可能是他策划的，他是唯一活着的人，除了他不会有别人。其二是黄山逸士，在他口中定可查出线索，他是唯一知道你我下落的人，这次春秋山仙人峰的约会，主人就是他。”

“大哥，如果如你所说，黄山逸士可能的凶多吉少，这条线索……”

“无论如何，午后他不到，咱们必须作最坏的打算，必须查出他的下落。生见人死见尸，万一他有三长两短，替他报仇的事，咱们责无旁贷。”

“那是当然。”

“因此如果他失约步来，你我便分头进行搜查，你去桐城查那凶手的底，愚兄即赶赴黄山。”

“好，日后会晤的地方……”

“三月后，太平府采石矶见，六月初一正午相见，以一个时辰为限。”

“好，平时咱们仍以记号示知行踪，如非必要，以少会面为佳。”

他们留一人负责警戒，一人用铲将十丈方圆的地面铲掉一层，堆入坑中，并掩埋了六具尸体。直等至未牌初，仍不见黄山逸士前来应约，即行十分手各奔前程，分头查证仙人峰的血案。

桐城方家，是本地的族望。后来儒林桐城派的宗师，使出于方、姚两

族的子孙。

方家有一支在城西北七八里的碧峰山下，这一带风景绮丽，水秀山青，群峰分峙，涧旁行连延其间。沿涧而入，南崖壁立千仞，下有四洞，可容数千人，最瑰丽的一座洞叫披雪。

洞侧步远处。便是这一支族主方秀山方大爷出资修建的披雪阁，那是一座藏书的书楼。本县县学的牛员子弟，经常光临披雪阁向主人借书，并穷经诗，方秀山年已半百。但博学多才，而且为人豪迈慷慨，是本县声誉极隆的缙绅。

当夜，龙飞在县城落店，店在城东南县学附近。他要凭手上的那部“多能鄙事”查出凶手来，必须向读书人打听。

次日一早，方士廷仍在仙人峰现场踩探。

同一时间，龙飞换穿了一袭青袍，人如临风玉树，走起路来规规矩矩像个读书人，大袖飘飘洵温文，谁知道他是名震江湖，不肖之徒闻名丧胆的一代年青侠士云龙双奇之一？

他挟了十二卷“多能鄙事”，悔个专程赴披雪阁还书的书生。天天晴利！，天宇中阳光普照，这是近半月来第一次放晴，天气显得额外清爽。

方秀山的庄院占地甚广，共有五六十户人家。有一座颇具气概的院门。

这已带经常有读书人来往，每日学舍的朔望假日，更是马轿往返不绝，有些是前来游山，有些是前来向方大爷问难请教。因此已早来了一名儒生，并未引起村人的注意。

他跨上门阶，一位老门子便含笑迎出，欠身笑道：“公子爷早，学舍今天散馆么？”

他淡淡一笑，说：“不，清明三天散馆，今天才是第二天呢，秀者在家么？”

“在，请进，家老爷昨天扫墓受了点风寒，今天不打算出门。公子爷贵姓？老奴似乎从没见过公子爷呢。”

“小生姓龙名飞，很少在尊府走动，难怪老伯感到眼生。”

谈说间，老仆将客人引至客厅，厅内两名老仆赶上前招呼客人落坐，客气地奉上香茗，并通报主人。

不久，主人出堂相见，方秀山半百年纪，但看来似像是二十岁上下的壮年人，剑眉入鬓，目光炯炯有神，鼻直口方，留了三绺黑髯，体格魁梧，步履从容，脸上常挂着和蔼的笑容。

龙飞心中一震，忖道：“这位大爷眸正神情，容貌光风霁月，和蔼可亲气宇不凡，怎会有一个凶手儿子？看相貌，我确是找对人了，父子俩相貌相同，找对了。”

他不敢怠慢，离坐长揖，笑道：“小生龙飞，昨日前来贵地游学，久慕秀公文章化国，六艺精通，特前来拜望请益，幸甚幸甚。”

方秀山毫不托大，回了一揖，笑道：“老朽方秀山，龙公子谬赞了，山野狂士，幸勿见笑。请坐，请坐。”

主客分宾主落坐，龙飞不再客套，将书呈上笑问：“请问秀公，可认识这部书么？”

方秀山脸色一变，讶然问：“咦！这是老朽的披雪阁藏书……哎呀！龙公子这部书从何处得来的？务请见告。”

“秀山可记得这部书是谁借去的么？”

“借？不，这是小犬携出游历，在途中散闷的书。”

“哦！令郎目下在家么？”

“他已出外游历，三年未归，上月曾让人捎书回来，说是将于本月中旬返家。龙公子，你这部书……”

龙飞沉静地，留心地细听方秀山说话，虎目炯炯，捕捉对方的眼神气神色的变化，这时接白道。“秀老是贵县的缙绅，也是各界同钦的长者，小生愿坦诚相告，但小生有几件事须向秀公请教，尚请秀公直言无隐。”

方秀山知道事态严重，父子连心，岂能不急？但仍能沉着，静静地说：“老朽知无不言，但不知龙公子有何见教？”

“令郎的武艺如何？”

“他的弓马拳剑，皆略具功力。”

“令郎是否与江湖人有所往来？”

“什么叫江湖人”方秀山讶然问。

龙飞淡淡一笑，泰然地说：“这是指三教九流在各地流浪的人。”

“没有，老朽不许他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方秀山斩钉截铁地说。

“令郎游历在外，三年岁月漫漫，秀公鞭长莫及，世事多变，恐怕秀公已不知令郎的事了。”

“小犬天性纯孝，知子莫若父，龙公子但请信任老朽，小大决不会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

“这个……”

“龙公子，小犬到底怎样了？”方秀山焦急地问。

“令郎昨日午间，在春秋山仙人峰杀人，六尸六命，血案如山。”

方秀山大骇，不假思索地叫：“不会的，龙公子，请口下留德。”

所有的仆人，全都大吃一惊，像是乍听晴天霹雳，吓呆了。

龙飞指了指书卷，冷冷地说：“令郎杀人手段之毒辣，委实令人发指，这是他遗传在现场之物，另有一个包裹，目下放在客店中，秀公可以派人取来。”

“龙公子，这件事是不能乱说的，人命关天……”

“令郎杀人时，小生恰好偕拜兄弟赶到现场，小生空追不舍，被令郎逃入仙人洞走了。”

“这……这……老朽仍是不信。”

龙飞拂袖离座，冷笑道：“秀公既然不信，小生也不愿勉强。秀公既然不肯承认目击者的指证，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龙公子请别行动，请坐下细叙，这样吧，老朽愿随公子前往县衙报官。如果真是小犬所为，便须交由皇法制裁，老夫决不护短。”

“小生不与官府打交道。”

“噢！你……”

“不瞒我说，在下是江湖人？”

“你……你是江湖人？”方秀山惊叫。

“不错，江湖人。在下与令郎一无冤，二无仇，他竟在仙人峰在下约会朋友之地设伏，抓了五名村夫替在下兄弟两人掘坑，树立木碑书写名号，在附近用毒暗器设陷阱，要将在下兄弟埋葬在仙人峰。最后杀了五名掘穴的村夫，击毙在下约会的朋友，行凶，在下兄弟恰好赶到，他众寡不敌，弃了行囊逃走，在下追逐他进入仙人洞。在下并不知那是令郎……”

“有了这部书，也不见得凶手是小犬……”

“起初在下并不知是令郎，因此至县城打听，携书到府请教，当在下第一眼看到阁下时，便知他确是令郎了，因为贤父子的份貌几乎全同。”

方秀山如中雷击，以手掩面叫：“这畜生！这……这畜生！”

“秀公，这部书完璧归赵，请收下。”

“龙公子，你既然不肯见官，请问……”

“秀公相信在下的话了？”

“小畜生十五岁离家，三年来，诚如公子所说，谁知道他在外面交了些什么坏朋友？”

“那就好。”

“老朽请问公子如何处理此事。”

“令郎出门三年，所作所为当然与秀公无关，在下只找他算帐。”

方秀山长叹一声，脸色铁青地说：“老朽向你保证，如果他返家，老朽必定将他打断双腿，送交公子处治，决不宽贷，任杀任剐，悉听公子酌裁。公子能在舍下小作勾留吗？”

“那倒不必，在下认为令郎必定另有苦衷，在下希望与他当面一谈，在下落店于永福客栈候信，不宜打扰尊府的安静，告辞。”

方秀山激动得浑身颤抖，痛苦地说：“龙公子，人命关天，小畜生杀了六个人，可否请公子代为查询受害人的家属，老朽也好前往善后……”

“不必了，秀公这番好意，且留到日后水落石出时。再办善后并未为晚。那时，在下当倾力相助。”

“那么，一切仰仗公子成全了。”

送走了龙飞，方秀山大叫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

一名老仆悄悄离开了庄院，扑奔县城。

城北二里，有一座投子山，据传说，三国时孙吴鲁肃与曹兵交锋，战败投其子于此，所以叫投子山。此山麓有一座山神庙，只有一名庙祝在内居住。

夕阳西下，老仆匆匆出城，步履艰难地到了投子山下的山神庙，守候在旁的树林中。

这位忠心耿耿的老仆，不相信小主人是个惨无人道的杀人凶犯，他怕小主人贸然返家，主人盛怒之下，后果可怕，因此前来等候小主人通风报信。

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等到了小主人。

方士廷丢了包裹，垂头丧气地踏上了返乡的最后一段旅程，心中闷闷不乐，无端碰上了这档子倒霉事，他有说不出的烦恼在心头。

入暮时分，他到了投子山，脚下一紧，希望能在城门关闭前入城，到亲友处换一身衣衫再回家拜见双亲。

蓦地，路旁闪出一个白发老人，低叫道：“少爷，这边走。”

他吃了一惊，奔近惊喜地叫：“忠伯伯，你老人家老多了，三年啦！你老人家还认识我吗？”

忠伯伯挽了他便走，颤声道：“少爷长高了不少，但面貌未变哪！天可怜见，让老奴等到你了。”

“咦！忠伯伯，你……你老人家哭了，你……”

“快走，到庙中再说。”

“到山神庙吗？为何不进城？”

“进城？进去就糟了，你……”

他站住了，讶然问：“忠伯伯，到底是怎么回事？”

忠伯伯将他拖入庙中，庙祝在里面作炊，懒得过问外面的事。

“少爷，你是不是在仙人峰杀人了？”忠伯伯惊惶地问。他吃了一惊，脱口叫：“老天！我会杀人？差点儿便被人所杀呢。”

“老奴知道少爷不会杀人，谢天谢地。”

“咦！你怎知道仙人峰的事？”

“少爷，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将经过一一说了，最后说：“怪事，你怎么知道仙人峰的命案？”

忠伯伯将龙飞登门问罪的事一一说了，他怒火上冲，愤然叫：“这姓龙的好不要脸，他凭什么敢指证我是凶手？如果他真是云龙双奇，他该感谢我才对。哼！我到永福客栈找他论理去。”

“不可，少爷，去不得。”忠伯伯急急阻止。

“为什么？”

“他已一日咬定你是凶手，有理也说不清，找他岂不自投虎口？”

“先别管，我回家向爹禀明经过再说。”

“老天，你还能回去？老爷已听信那姓龙的花言巧语，正在盛怒头上，你一回去，有千张口也无法分辩，有理没理，便得先被老爷打断双腿，划得来么？”

他急得双目垂泪，跺脚握拳切齿大骂：“这个浪得虚名的混蛋！简直岂有此理！我要回去向爹诉说。”

“你千万不能去。”

“不行，我……”

“你如果回去，便是不孝。”

“什么？我回去反而不孝？”

“俗语说，小杖受，大杖走。老爷正在盛怒激愤中，见到你必定火上加油，必定先打断你的双腿，将你交给姓龙的。你既然没有错，老爷打断你的腿将交出，日后真像大白，你岂不是陷亲于不义，大大的不孝么？”

“天哪！我……我该怎么办？”他痛苦地叫。

忠伯伯掏出两锭银子递到他手中，沉声说：“你快走，远走高飞暂避风头，找到真正的凶手，你才能回来。”

他一阵迟疑，不知如何是好。

“少爷，当机立断，走吧。”

他一咬牙，推金山倒玉柱屈膝下拜，泣道：“忠伯伯，我听你的话。这就远走高飞。爹妈必定哀痛欲绝，请你老人家多加劝慰与照顾。”

忠伯伯也跪下了，颤声道：“少爷请放心，只要老奴有一口气在，不敢懈怠。少爷请起。老奴福薄，不要折了老奴的寿。”

他再拜而起，挥泪道：“忠伯伯，我走了，我全回来，请多保重。”

“少爷保……重”忠伯伯老泪纵横地叫。

从此，披雪阁宣告关闭。从此，方家闭门谢客。从此，碧峰山下的方家与欢乐绝缘。

从此，江湖上掀起了无穷风波。

龙飞在桐城守候了十天，方动身走了。

这天近午时分，安庆府府城集贤门内的张府，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登

门求见本城名武师张继忠师父。所投的名帖写的是：“武林后学龙飞拜”。

张武师是一位年近花甲的人，五短身材，短小精悍，接到拜帖吃了一惊，匆匆迎出客厅。

龙飞离座抱拳行礼，笑道：“区区龙飞，来得鲁莽。前辈可是张师父么？”

人的名，树的影，张武师岂敢托大？慌不迭行礼，客气地说：“老朽正是张继忠。龙大侠驾光临舍，蓬荜生辉，未能远迎，恕罪恕罪。”

仆人献上香茗，龙飞客套一番，方道出来意，说：“晚辈久仰前辈大名，如雷贯耳，白道谁不知安庆府仁义张师父的大名？因此晚辈不揣冒昧，特地到府拜候，同时希望获得前辈的帮助，尚请鼎力成全。”

张继忠呵呵大乐，说：“龙大侠夸奖了。其实，老朽无能无德，只是朋友们抬爱吹嘘而已。龙大侠名震天下，举世同钦，如需老朽供奔走，不胜荣幸，自当略尽地主之宜，力所能逮，不敢推辞，但不知龙大侠有何需要老朽尽力之处？”

龙飞取出一卷图形在桌上摊开，笑道：“晚辈要查一宗命案，因此前来恳请前辈相助。”

瞧，这是要犯方士廷的画像，凶手是桐城方家的一位小后生，在十天前逃离桐城，即可能从此地乘船逃走了。晚辈只知他在外游历，是以游学名义请领路引的。再就是他外表健壮清秀，全无暴戾之气，不像是个作奸犯科的人。”

“但他却是个凶犯？”

“是的，他在舒城春秋山仙人峰，连伤六命，安排陷阱要诱杀晚辈。”

张武师吃了一惊，讶然问：“他与你有仇？”

“不知道。”

“是受人驱使？”

“可能。”

张武师离座而起，说：“晚间请龙大侠至舍下一行，届期必有报命。这样好了，龙大侠何不与老朽至各地走走？水路码头及衙门的朋友，他们不会令老朽失望的。”

“好吧，事不宜迟，晚辈与前辈倍引，一切皆仰仗前辈了，但请前辈暂时勿透露晚辈的身份。”

“那是当然，咱们走。”

当晚，果然查出方士廷于十天前曾至府衙请换路引，去处是四川成都。次日在码头乘船，怪的是不往上走而往下定南京，所乘的确是武昌至南京的长程客船。

龙飞心中有数，向张武师表示，这位凶犯必定已经知道被追踪了，巧布疑阵要将追踪的人引入迷途，显然是犯案的老手。

当龙飞离开安庆时，谣言立即不腔而走，云龙双奇追捕方士廷，春秋山双方斗智的流言，以奇速向四面八方轰传，成为江湖朋友酒余饭后的谈话资料，也引起了不少有心人的注意，方士廷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人。

方士廷并非故布疑阵，而是另有打算，他确是想入川避风：头，可是他只有忠伯伯给他的廿两银子，盘缠尚不足到武昌，因此先乘船东下，到南京找朋友借川资，张罗了五十两银子，再乘船西上。这一来，无意中替自己找来了麻烦，反而跟在龙飞：的后面了。

龙飞断定他必定入川，并未向下追，乘船先到湖广，明查暗访势在必得。他从南京上行，来回耽误了十天半月，无形中双方距离已经拉近了，他重新经过安庆府时，龙飞只在两天前离开安庆乘船上航。两人的船，只差了两天行程，他反而走在龙飞的后面。

江西九江府，水陆要道，三省的咽喉。

船在申牌初靠上了九江钞关码头，客货船必需在此地了碇。船上船下一阵忙，税吏们登船查验货物，巡检司的人则盘查研究。

方士廷身上只有八十两银子，随身只带了一个包裹，别无长物，仅需交验引路。

查验路引的共有七名公人，为首的人像是位副巡检，穿了从九品的官服，神气万分。

旅客皆排列在舱面，在本地登岸的人皆须将路引交出查验，过境的旅客则可免了这重麻烦。

六名公人在依次查问即将登岸的旅客，副巡检大人则背着手在各处走动。

这位副巡检年约四十出头，身材高大，生了一双似可透人肺腑的鹰目，顾盼间冷气四射，给人的印象是精明，机警，阴狠，像一个饿狼，有狼的凶残和狡诈。

方士廷并不知道自已已成为江湖名人，但却知道龙飞并未报官。这是说，也不是有案的人，姓名不会在官府的黑名单中，对六扇门中人也无顾忌。他站在舱侧，手扶舷板注视着码头上忙碌的人群，心中不住盘算。这次他打算入川暂避风头，但所带的盘缠有限，来日方长，以后的日子怎样过？想起来便感到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

去找那名叫丁彪的师兄弟两个凶手，天下茫茫，他又不是汀湖人，没有江湖朋友，从何着手？

他愈想愈心烦，不由自主长叹一声。

蓦地，身后传来了清晰阴森的语音：“你，不在本城登岸么？”

他转身回顾，接触到副巡检大人锐利阴森的目光。不怕官，只怕管，出门人和气生财，他堆下笑，说：“草民要到武昌，不在贵府登岸。”

“你作何生意，不像是生意人哪！”

“草民游学四方。”

“咦！游学？那么，你该是生员，可有功名？”

“草民不——不曾入学。”他有点心虚。

副巡检将手一伸，阴阴一笑道：“行走长程，你该有路引，给本官看看。”

是福是祸，难以预料。路引交出，真像大白。副巡检不住向他打量，眼中一亮，阴阴一笑问：“到四川经商？”

“访友。”他信口答。

副巡检脸上涌起令人莫测高深的笑容，这笑容令心怀鬼胎的人心中发毛。

“哦！春讯期间，入川行程艰巨，阁下如果乘船，恐怕会有风险哪！”副巡检紧盯住他的眼神问。

“呵呵！这年头，出门哪能没有风险？走旱路同样会担惊受怕哩！”他泰然地答。

副巡检递回路引，呵呵一笑径自走了。

入暮时分，两个公人登船，找到了方士廷，其中一人亮了腰牌，抱拳一笑说：“在下第三，奉府推官大人手示，请方爷到府衙一行，请随在下前往。”

他一怔，讶然道：“小可与贵府的人素昧平生，也无亲无故……”

“在下只知奉命行事，方爷请即启程。”

“哦！要带行囊么？”他沉重地问。本官负责地方治安，操有生杀大权，既然派人前来催请，怎敢不去？

“不用了，也许方爷会很快就回来的。”

“两位请稍候，小可先略为拾缀。”

“好的，方爷请自便。”

九江他曾经来过，两年前他曾经在庐山留连数月，因此不算陌生。走着走着，他感到不对了，问道：“这不是府后街么？走错了吧？”

一名公人向前一指，笑道：“没错，迎驾的人就在前面巷口。”

巷口迎出四名青衣大汉，不是公人，穿一式青紧身，带了刀剑，一个个健壮如牛，像貌凶猛。四人左右一分，劈面拦住，为首的人向两公人抱拳施礼，笑道：“有劳两位大哥了，请代向赵大人致意，敝长上将面致谢忱，兄弟这就接手。”

两人呵呵笑，其中一人说：“刘兄客气了，人交给你啦！再见。”

另一人拍拍方士廷肩膀，怪笑道：“姓方的，他们是接你的人，咱们不送了，后会有期，日后多关照。呵呵！”

两公人大笑着走了，他莫名其妙。

“你是方士廷么？”为首的刘兄怪腔怪调地问。

“正是区区，你们……”

“咱们是奉命接你的人。”

“奉谁的命？”他讶然问。

“届时自知，走。”

他已看出不妙，这些人勾结公人，不是什么好东西。身上怀有八十两银子，这是他入川的盘缠，如果被这些坏蛋掳走，岂不糟透？他一咬牙，把心一横，看四周无人，府后街是最偏僻的地方，想叫唤也不会有人出面相助，他只有靠自己了。

“到底怎么回事？”他问，已接近刘兄。

刘兄双手插腰，站在他面前不耐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噜苏？少说话，多看，便不会有麻烦，走。”

他扭头便走；说：“抱歉，在下要返船。”

刘兄伸手搭住了他的右肩，喝道：“站住！你难道敬酒不喝喝罚酒么？你给我乖乖转头，随咱们去见长上。”

他一扔肩头，扔脱落在肩上的手，仍向前举步。

“你这小家伙该死。”刘兄叫，一手扣住了他的后颈，扣住他往后拖。

他左肘一顶，“噗”一声顶在刘兄的左肋上。

“哎唷！”刘兄狂叫，跟随后退。

第二名大汉一怔，猛地飞扑而上，也要勒他的脖子。

他压牢对方的小臂，一声长笑，俯身将大汉摔出，大背摔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蓬”一声大震，大汉飞出两丈外，跌了个手脚朝天，立被掳昏。

三、四两名大汉也在这瞬间扑上，“双龙抱柱”势如猛虎；四条铁臂膀合围。

人影乍合，胜负立判。他反手一掌，劈在右方大汉的右耳门上，左脚一挑，同时挑中左方大汉的下阴。说快真快，快逾电光石火，四条臂膀只摸触到他的衣衫，便立即滑开了。

“砰蓬！”两大汉同时倒地。

四个人只有一个刘兄是蹲着的，抱住肋部直不起腰不住叫停。另三人全倒，两人昏厥，一个抱着下阴发抖脸色死灰，叫不出声音。

他正待转身离开现场，蓦地身后人影纷现，八名青衣人陆续从对街的小巷中窜出，喝声似沉雷：“好小子！你敢行凶？大爷要教训你。”

喝声中，第一名黑影火杂杂冲到，“金雕献爪”劈胸便抓，带有隐隐风雷似的破风声，奇急奇快奇猛，这位高大的黑影手上的劲道相当可怕。

双方贴身相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噗噗噗噗”他崩开来爪，两记连环掌劈在对方的右肩左颈上。

“啪”黑影也在他的右肋上击了一掌。

两人同向后退，黑影多退了两步。

“好家伙！打！”黑影站稳身躯，怒吼着重新扑到，“推山填海”双掌齐攻，竟然是硬碰硬的招术，刚才那两掌，似乎对这位仁兄不起作用。

他心中一凛，心说：“这家伙练的是混元气功，是个劲敌。”

另七名黑影四面合围，但并不参与搏击，远在三四丈外袖手旁观。

他不想和对方斗力，还有七位仁兄要对付呢，假使那七位仁兄也同样高明，用车轮战斗他，他裁定了。

他向有一闪，左手刁出来一记“带马归槽”，刁住对方的左腕向后带。右掌劈出，闪避、出手、扭身，掌劈，一气呵成，捷逾虎豹。

“噗！”劈在黑影的左肩后琵琶骨上，如中韧革。

黑影前冲，冲出四五步。

他如影附形跟上，大喝道：“转身！”

黑影闻声大旋身，怒吼道：“给你！”

黑影攻出的是“吴刚伐桂”，力道如山，罡风虎虎。

他却身形下挫，不接吴刚伐桂，用“狂风扫叶”出右腿攻下盘。

“噗！”他的右肩被劈中。

“噗”同一瞬间，黑影的右膝挨了一记扫击。

黑影失去重心，右腿侧荡，上身前倾。

他长身反手就是一掌，这一掌用了入成劲，“噗”一声正中黑影的背心，如击败絮。

黑影练了混元气功，禁得起打击，可是力道太重，双腿与脊梁却支持不住如此沉重的压力，腿一软，向下爬倒。手一撑地，人即跳起。

他不再客气，对方上体尚未站直；他的铁拳已发似狂风暴雨，“砰砰啪啪”一连七八声暴响传出，黑影的耳门、双颊、下颏、小腹，几乎同时被铁拳击中，像是连珠花炮爆炸，凶狠绝伦。

黑影双手狂乱地封架，连一拳也没封住，直向后冲去丈外，但仍未倒地。

他如影附形，最后在对方的胸正中肋骨处来上一记重拳！

“哎！”黑影终于发声叫唤了，向后倒撞，“砰”一声大震，背部撞在一

座院门上，坐倒在地。

不远处另一座院门下暗影中，传来了嫩嗓的叫声：“好！这叫做狂风暴雨打残花，好快的拳脚，妙！”

另一名黑影接近方士廷，动刀了，拔出佩刀叫：“好小子，太爷要给你一刀。”

两人拉开马步立下门户，开始准备拼搏。

第三名黑影听筒了语声的来源，向院门一跃而上叫：“王八蛋！叫什么好……哎唷！”

最后的叫好声震耳，人已飞跌而出，“啪嗒”两声跌出街心，连接两匝方止住滚势。

院门下升起一个小小的黑影，拍着手叫：“这叫做癫狗滚沙，嘻嘻！妙！”

这瞬间，街心的恶斗也开始了，也结束了，开始得快，结束也快。黑影冲上来一招“力劈华山”，方士廷却鬼魅似的从刀侧切入，一手架开对方握刀的手，另一手在对方的胸口劈了一掌，黑影便嗯了一声仰面倒地。

小巧的黑影向街尾撒腿便跑，一面叫：“呆子，还不快走？”

他也撒腿狂奔，后面的两名黑影跟踪便迫。

小黑影奔入一条小巷，扭头叫：“从这里走，快！高手快到了。”

他不假思索地向小巷跟入，小黑影脚下奇快。小巷中不时可看到门灯，这条僻巷似乎无人走动，左右的小房屋有灯光浅出，全是些早睡早起的住户。

奔出百十步，前面十余户人家悬了门灯，灯光明亮，恰好看到对面奔来了十余名大汉。

小黑影火速回头，低叫道：“那是九江之虎，快往回走。”

他终于看到小黑影的面貌了，原来是个十四五岁的后生。黑油油的头发胡乱的挽了一个道士髻，瓜子脸污泥一块块，那一双奇大奇亮的眼睛光闪闪如同午夜朗星。穿一袭脏兮兮的破直裰，脚下一双破靴裂开了大嘴，腰带上插了一枝斑竹箫，怀中鼓鼓地大概是百宝囊，揣了不少法宝，原来是个小要饭的。

又奔了五六十步，小花子叫了一声糟！

前面奔来了七八条大汉，提刀带剑来势汹汹。前有强敌，后有追兵。

“冲过去。”他镇静地说。

“冲不得，那是庐山三凶，不可冒险。”小花子低叫，闪在墙角又问：“你会高来高去？”

“可以。”他点头答。

“咱们上屋走。”

“好。”

“两丈高，你……”

“试试看……”

小花子抓住他的衣袂拖回巷中心，托住他的右肘叫：“我助你一臂。一、二、三、上！”两人向上飞升，登上了瓦面。

“躺！”他低叫，带住小花子的腰部向下一仆。

破风呼啸声刺耳，有几枚暗器掠背部——上空而过，假使下伏慢了一刹那，后果不堪设想。

他突然挽实小花子的腰，喝走“走”！贴瓦飞射而出，穿过屋脊，方挺身飞掠，像一道轻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追上瓦面的人以暗器袭击，皆被他仍落在身后，暗器没有他快捷，追他不上。

小花子被他挽住飞掠，脚不沾地，起初尚想挣脱，却无法挣开他的手，最后不在挣扎，远出两条街，方笑道：“好啊！原来你是个行家，轻功超尘拔俗，害我白替你耽了半天心，早知如此，我该和你联手，斗一斗九江之虎和庐山三凶。”

他放了小花子，脚下一慢，示意快跳下街道，在屋顶上行走会引起是非。飘落处也是一条巷，他心中一宽，问道：“小兄弟，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咦！你不知道这此人的路数？”小花子讶然反问。

“我知道？两个公人将我从……”

“将你从别处诓来，我已听到他们所说的话了。他们是威镇大江南北，宇内闻名的黑道枭雄七星盟的党羽。七星盟……哦！你总不能说不知道吧？”

“我确是不知道。”

“你不是故意假装的？”

“小兄弟，真不骗你，我是从南京乘船到武昌的人，船刚到泊岸不久，便被那两个公人诓来了。”

“哦！你不像是说谎的人。”小花子目不转瞬地向他注视，在门灯的朦胧光线下，把他的脸容照得一清二楚。

“我说的是实话。”他沉静地说，又道：“请信任我，我只听说过天下各地，有几位风尘侠客而已，没听说过什么虎什么凶。”

“你一定不是江湖人。”

“不是。”

“原来如此。七星盟共有七名凶残恶毒的黑道凶梟，组成了横行大江南北的七星盟，他们与官府的人暗通消息，狼狈为奸。”

“怪事，我并未招惹这些黑道枭雄，他们为何要派这许多人计算我？”

巷口有脚步声传来，小花子一拉他的衣袂，说：“走吧，你跟我到城隍庙走走。”

“到城隍庙？”

“是的，我带你去见见名震天下的怪杰九指狂乞，看他老人家有何妙计对付七星盟的歹徒们。”

蓦地，瓦面上传来一阵枭啼似的怪笑，有人叫：“老夫正要找那老乞儿算帐，你两人就带老夫前往吧，省得老夫浪费功夫穷找。”

两人抬头一看，两边屋顶鬼影俱无。小花子吃了一惊，说“咦！怎么不见有人？发话的人却如同在耳畔发声，难道真有鬼？”

他遥指十余丈外的一处脊角，低声附耳道：“这是千里传音绝学，那人可能藏身在那儿窥视咱们的举动。这人不但练了千里传音绝学，恐怕已练成了佛门至高无尚的禅功六识术，不但听得见你我的说话，也看得清楚你我一举一动。快走，这人可怕，但愿咱们能走得了，快！”

两人发脚狂奔，出了小巷；便是东门城根的郊区。

“桀桀桀桀……”怪笑声破空而至，如在耳畔发声，显然对方已经追来了。

“糟！我们应该钻入民宅逃走的。”他惶然地说。

“桀桀桀桀……学老鼠钻房舍也逃不掉的。”刺耳的声音字字入耳。

他一咬牙，再次挽住小花子的腰部，吸口气提气轻身，展开了绝顶轻功，向远处的茂林飞掠恍若电掣星飞，他要挣脱那可怕的神秘人物的追踪。

“你走得了？走吧？让你们先走……喂！”怪声停止，显然超绝轻功已令神秘人物吃惊了。

他全力飞奔，一口气奔出百十丈。经过一栋破房前，他 pD 耳说：“小兄弟先躲一躲，我引他走。”

小树与荆棘已将视线挡住，他将小花子向草中一放，向前一窜，便远出丈外去了。

前面百余步便是矮林，左面百十丈是城墙；右面半里地便是郊区的小街穷巷。

他全力施展，距矮林已不足三十步了。

身后黑影冉冉而至，追的人像是用缩地术狂追不舍。

“站住！”喝声传到。

他一提气，向前飞射。

蓦地，背部劲风压体。危机来了，生死关头已到。

他立即散去护体真气，浑身肌肉完全放松，身躯前射，丝毫不加抗拒，心中暗叫：“我死定了，但愿能保住心脉。”

一阵无可抗拒的潜劲袭来，他的前射身躯突然加快，只感到气血一阵剧烈翻腾，身不由己，以前所未有的奇速，向矮林撞去。

噗簌簌一阵枝叶响动，他冲入林中，枝叶纷飞。他的衣衫挂破了不少裂缝，最后是“蓬”一声大震，他冲倒在树下。

林矮，人进入其中，便不易发现，藏身不难。他不动声色，顺手抓起一块碎泥向侧抛出。抛出后，他感到似乎力竭神昏、有不支之象，背部发热，有被灼痛的感觉。

“我没死，好险。”他心中暗叫。

追到的黑影站在林外，用那鼻啼似的口音说：“喂！还有一个呢？呸！正主儿小花子溜掉了，走得了么？”

他从树木透过叶隙外瞧，天宇中万里无云，明月高照，看得真切。但相距在五六丈外，而且有枝叶挡住视线，他只能看到一个修长的幽灵似的黑影。

黑影不见了，无声无息地走啦！

他沉着地潜伏不动，定神调息，汹涌的真气徐敛，沸腾的血液开始沉静。他发觉自己并未受伤，不由额手称庆速叫侥幸，心说：“如果我事先不知这人功臻化境，不用借力卸力术自保，而运功相抗的话，恐怕五脏六腑全被这神奇的掌力所震碎了，好险！”

他伏下调息，不动声色，认为那位恐怖的高手可能在附近潜伏等候他出去，且定下心神等候时机。

三更天，他到了破草屋，不见小花子，只好叹口气走了，越城而出，穿越码头，避过巡夜的兵勇，平安地回到所乘坐的客货船。

码头共泊有上百艘大小船只，风灯摇曳，除了水声，码头上寂静如死。

踏上跳板，便看到舱面睡了五名船夫。三月暮春，仍然寒意甚浓，船夫们为何睡在舱面？

他无暇多想，希望赶快入舱取回包裹，必要时溜之大吉，不再乘坐这艘船。

他轻手轻脚通过舱面，尚未接近舱门，五个船夫突然一跃而起，四面一分。

舱顶上黑影飘落，共有五个穿夜行衣的人。

“糟了！我自投落网。”他心中暗叫。

他正想冲上码头或跃至临船脱险，喝声已入耳：“方士廷，想死你就走吧。”

他抄起一根短棍，戒备着问：“你们是什么人？方某并未招惹你们。”

“咱们是救你的人。”一名五短身材，穿夜行衣的人答，语气倒是温和，而且中听。

“救我，别开玩笑。”

“你不信？云龙双奇已传下侠义柬，天下的白道朋友皆出动追捕你这位凶犯，除了敝长上之外，没有人敢救你，也救不了你。”

“你们……”

“敝长上派兄弟专诚前来请你。”

“我……我能考虑片刻么？”

“没有考虑的必要了，你去，对你有好处；不去，咱们只好将你交出任由白道朋友处治你了。”

“贵长上是谁？”

“届时自知。一句话。你去是不去？”

“他心中暗暗叫苦，暗骂云龙双奇岂有此理。

“好，我跟你们走。”他斩钉截铁地说。

2

府城西关外有一条小河，称为箸山河，路通建昌，武宁。在女儿桥的右半里地的河湾茂林修竹深处，有一座静谧的小村庄。

十名大汉带了方士廷绕城而走，过了女儿桥，五更初便抵达村口。

一群不发吠声的异种獒犬把守在村四周，像一群窥伺猎物的狼。暗影中有人伺伏，是村中派出的警哨暗桩。

如果无人带领，陌生人接近村落，保证凶多吉少。

有两名青衣人在村口栅门相迎，与为首的大汉耳语片刻然后带着方士廷从一栋大厦的侧门进入经趋客厢。大汉推开一座雅洁客房的门，让在一旁笑道：“老弟请先在客室安顿，天色尚早，请放心睡上一觉，老弟的行囊已经安顿在房内了。请注意的是，如果听到外面有任何动静，请不必理会。”

方士廷已横了心，他不在乎身在何处了，微笑道：“在下理会得，谢谢关照。”

“不是敝长上慢客，而是府城中到了几位神秘的人物，敝长上已经外出查探，以致无暇相晤。”

“哦！是不是一个身材修长的人？”

“不知道。老弟请安歇，少陪了。”

直至日上三竿，方有一名小厮前来伺候他洗漱。他一面洗脸，一面信

口问：“小兄弟，这里是甚么地方？”

“不知道。”小厮笑答，看神情，可能真不知道。

“昨天晚上发生了些什么？”他再问。

“不知道。”

他会意地不再发问，问也不会问出头绪来。

小厮走后不久，来了一大汉，笑嘻嘻地说：“三爷有请，请随我来。”

大汉领他进入一座颇为雅洁的小厅，里面已经摆了一席大鱼大肉酒香扑鼻的筵席，已有五个男女在座，上首是位眉目如画，穿了一袭紫缎劲装的少妇，粉脸桃腮，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流波四射。看年岁，约在廿四五之间。成熟女人的风韵极为动人，劲装将她那喷火的身材暴露得更为突出，高挺的酥胸水蛇腰，一览无遗令人心动神摇。

可是，眼前的景象令他不敢恭维。酒宴已近尾声，这位胴体丰盈脸蛋出色的美少妇，用她那双纤纤玉手，拈了一只鸡腿在啃。这那像是女人？简直是村夫蛮汉，令人不敢领教。

左首，是一名粗壮如牛的虬须大汉。一名身材高瘦，留了虬须脸色姜黄的中年人。

右首，是两个中年大汉，已有了五七分酒意，都是满脸横肉的凶猛人物。他感到两人有点面善，再一想便恍然大悟，原来是昨晚小花子所说的庐山三团中的两个，昨晚在街灯下他曾与他们有过一瞥之缘。

少妇看清了他，眼中一亮，赶忙放下鸡腿，取过在旁伺候的女仆递来的手巾，一面净手，一面笑道：“请坐，你便是方士廷么？”

领他入厅的大汉搬动下首的一张长凳，笑道：“老弟请入席，上首的是咱们的三爷！”

“中国英雄人间女丈夫，称爷并不足怪。瞧这位小后生的惊愕神情，像是见到精灵妖怪似的，哈哈！”

“李胡子，不许胡说。”少妇三爷沉下脸叫。

“是，三爷，都怪兄弟这张嘴不好。”李胡子笑答，并没有多少恭敬的成份。

方士廷淡淡一笑，从容就座，沉着地说：“区区正是方士廷，三爷请指教。”

老实说，他确是大感意外，不仅是一个青春少妇被称为三爷不伦不类，而且这些人待客之道也令他颇有反感，用残肴冷酒待客，岂有此理？

仆妇替他斟上一碗酒，酒以碗盛，可知这些男女全是些不讲礼数、随随便便的人。

少妇三爷倒还不错，向他举碗笑道：“昨天晚上多有得罪，我这碗酒权算陪礼。能喝多少你尽可斟酌，你年青，我不会勉强你喝。”说完，哈哈干了碗中酒，面不改色。

他心中好笑，心说：“这女人不像是女人，倒像是个山大王。”

但他不敢笑，也回敬了一碗酒，笑道：“小可不敢当，借花献佛，小可也敬诸位一碗酒。”两碗酒下空腹，不是老酒虫必定受不了，他神色从容，俊脸神色不变。

李胡子一惊，拍着大腿鼓着大牛眼叫：“好哇！可找到一位酒将了。小老弟，有空咱们很好好喝几斤。”

“你又鬼叫了，要不要我赶你走？”少妇三爷笑问。

“好，不说不说，可以了吧？”李胡子一面说一面抓一块肉脯往大嘴里塞。

少妇三爷大概知道自己的吃像不雅，不再用手抓食物，嫣然一笑，说：“方兄弟，咱们这里不讲俗礼，每个人都以兄弟姊妹相称，处世无奇但率真，初来你也许不习惯，日久你便知道其妙处了，我先替你引见在座的弟兄。”

李胡子绰号虬须客，真名叫李三。三是排名也是名字，当时以秩序为名不算稀罕，而是习俗使然。

脸色姜黄的中年人，是江湖上颇有名气的病虎童仁。

右首的两位是庐山二凶的老大老二。老大叫金钱豹戚戚，因为他左颊有一颗金钱癣，治了十余年始终没治好，不大也不小十余年没走样。老二飞蜈蚣谢信，使用的兵刃是蜈蚣钩，脱手飞掷取敌发无不中。

最后介绍她自己，她是七星盟创始人之一，排行第三。在七位创始人中，她称老三或三姐三妹。在盟友之中，她被称为三爷。在九江，她是九江盟坛的主持人，党羽们当面称她为三爷，背地里称她为长上。

她姓杨，名娟。在七星盟中，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是少女或是少妇，她的身世如谜，是否有婆家，她绝口不提；也没有人敢问，据猜想，她该是个没出家的大姑娘，因为她的姓名并未冠以夫姓，她的绰号是紫燕，不俗。

方士廷不认识这些人，他在外游历三年，走遍天下的名山胜境，只知游山玩水，根本不知江湖事。隔行如隔山，他完全外行，只听从人们的口中听说过几位尽人皆知的侠士和大贼，从未与这一阶层的人接触过。

紫燕杨娟替他引见毕，欣然向他说：“我这里不敢说这里高手如云，但可说人才济济，在座的几位兄弟，只是负责城厢调遣的人而已，比我高明的人多的是。方兄弟，请问你今年贵庚？”

“在下十八岁。”

“哦！这么嫩？”李胡子怪叫。

“噢！昨晚击溃咱们派去请你的人，真是你么？”病虎童仁讶然问，

“小可情急拼命，多有冒犯，恕罪恕罪。”方士廷客气地说。

紫燕杨娟迷惑地打量着他，说：“我很难相信你是个练武的人，可是事实又不能不信。

我要试试看，过来。”

说完，离座而起，伸出纤手，纤手晶莹红润，不像个练武的人。

一名仆妇立即送来一条长凳，摆放停当。

方士廷不得不应战。占住了下首笑道：“姑娘手下留情，在下是第一次与女流较力。”

两人肘相抵，蹲下双掌扣实。但方士廷的手臂长，不得不吃点亏，挪肘后移，手臂便成为斜臂了。

李胡子权充证人，一声令下，两人真力倏发，筋肉开始绷紧。客侧主攻，方士廷一搭上对方柔若无骨的手，尚未来攻势，柔若无骨的纤手已突然变为一只大铁钳，潜劲如山。

他逐渐发劲，不久，便发觉自己已可控制对方，女人耐力毕竟要差些。

他并不进攻，适可而止。扳平，要扳得漂亮并不容易，必须不露形迹，以免令对方难堪。他心中有数，外表看他已用了全力无所保留，其实他只用了五成劲。旁观的人只看到他咬牙切齿，额上青筋跳动。

一双手形成拉锯，谁也没占上风。

“主客易势！”李胡子叫。

紫燕杨娟主攻了，真力倏发如潮，只片刻间，便将他的手扳下三寸。众人喝采中，他的手却重行上升，恢复了原状。

紫燕杨娟收劲，一笑放手道：“你练了正宗气功，火候已可完全控制真力收发由心。请问令师尊姓大名？”

“家师是敝县的一位郎中，姓何，人皆称他为何郎中。”他泰然地答。

众人皆表示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紫燕杨娟再问：“令师目下在何处？”

“他老人家已在三年前至外地采药，至今音讯全无，下落不明。

“哦！原来如此。方兄弟，能将你与云龙双奇，结怨的经过说来听听么？”

众人的目光皆向他集中，聚精会神等待下文。

他心中一动，忖道：“这些人不是甚么好东西，我何必向他们诉苦？”

他淡然一笑，说：“说来不值一提、在下无意中卷入一件莫名其妙的血案中，被云龙双奇硬指是凶手，如此而已。”

“你与他交过手？”

“没有，只与龙飞照了一面。”

“他放你离开？”

“不，在下见机撤走的。”

众人一惊，紫燕杨娟竟似不信地问：“他会让你平安撤走，然后再四出追捕你归案？”

“山高林密，在下熟悉地势，摆脱了他。”

“你能在九江城大街之中，摆脱了廿余名高手的追袭，自然很了不起。”

“杨姑娘夸奖了。”他客气地说。

紫燕杨娟听她，称她为杨姑娘，似乎颇感新鲜，笑道：“多年来没听人称我为杨姑娘了，我似乎也忘了自己是女流啦！”

“姑娘将在下叫来，不知有何见教？”他问上正题。

“一句话，咱们请你入伙。”病虎冷冷地说。

“入伙？入甚么伙？”

“要你加入咱们七星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李胡子口沫横飞地说。

“七星盟？这是……”

“这是一个为江湖主持正义的秘密组织。”紫燕杨娟加以解释。

“在下不明白。”他摇头说。

“哈哈哈哈哈！”李胡子怪笑，笑完说：“你听清楚了。你知道，俗话说：若要发，须在穷人身上刮。那些大富大豪，豪门贵族们有的是金银财宝，有的是车马奴仆。告诉你，他们的财富皆得来不义，全是些造孽钱。以本府的前任府大人来说，他是河南信阳的破落户出身，未出仕前家无隔夜之粮。从七品县太爷升任知府，前后廿六年，目下是信阳的名门贵族，家有良田千顷，房舍连云，奴仆上百，富甲一方。老弟，这些钱从何而来的？他一个知府，正四品官岁禄是三百石，即使他廿六年的奉禄完全不用不吃不支，也买不了百顷良田。

老弟，这些是不是不义之财？去年他卸任至此，咱们给他算了一次总帐。”

紫燕杨娟噗嗤一笑，打断李胡子的话说：“李胡子话太多，不易说得条理分明。简要地说，本盟的弟兄，认为替那些有钱人花掉不义之财，不但是

替天行道，也是行侠仗义。”

金钱豹戚戚呵呵笑，接口道：“人活在世上，强存弱亡。咱们是强者，应该替那些弱者解除痛苦。人死了痛苦也就消失了。”

飞蜈蚣谢信也大笑道：“本来就是的，人死如灯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活着时不享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辛辛苦苦的穷苦一辈子，我可不干。要活，就活个痛快；水里火里咱们不在乎，杀人放火不过是消遣而已。看了那些活得不如意与太如意的人，委实替他们难受，不如送他们早升极乐，也是一大快事。”

方士廷听得毛骨悚然，心说：“这些人都疯了，还自以为是呢。”

“但白道人却认为是凶残恶毒之徒。称你们三人为庐山三凶，哈哈！”李胡子大笑着说。方士廷沉静地喝了一口福，向飞蜈蚣谢信笑问：“谢兄是否也认为在下活得不如意？”

“当然，被云龙双奇追逐，怎能如意？”

“那么，谢兄……”

“所以咱们要替你解脱，加入咱们的七星盟，咱们也好替你对付那两上狂傲自大的匹夫。”

“贵盟是否对云龙双奇有成见？”他转向紫燕杨娟问，神色不变。

“不错。”紫燕杨娟沉静地说，眼中掠过一道冷电，冷冷一笑又道：“黑白不同道，冰炭不同炉，这两个匹夫先后已伤了本盟廿八名盟友，咱们正积极准备对付他的。众志成城，你一个人势孤力单，多你一个人，本盟也多一份实力，你认为怎样？”

“在下要入川，不希望介入你们这些江湖恩怨之中，在下也不想与云龙双奇计较。”

“但他们却要找你。”

“让他们找好了。”

“这是说，你已拒绝与本盟合作了？”李胡子沉声问，推凳而起，虬须猬立，不怒而威。

“不要迫他。”紫燕杨娟此喝。

方士廷淡然一笑，说：“在下不是拒绝合作，而是不愿介入。”

“恐怕你已骑上虎背，别无选择了。”紫燕杨娟颇为烦恼地说。

“姑娘要强人所难，迫在下入伙么？”

“这……老实对你说，龙飞昨天早上方离开九江上航武昌，他在本地整整查了三天三夜，方失望地离开。我昨晚已放出消息，水陆两途皆以专差传信，说你在九江藏匿，引龙飞返回九江找你。”

“你……”

“本来，本盟准备将你请至庐山石门涧，引诱龙飞前往找你。本盟的人布下十面埋伏，要将那匹夫埋葬在石门涧中。”

“如果在下不答应与贵盟合作呢？”

“你会答应的。”李胡子斩铁截钉地说，一字一吐，不致令人误解他话中的含义。

“你如果不答应合作，咱们把你捆在石门下，让龙飞去找你，他同样也难逃一死，你也活不成。”病虎冷冷地说，阴阴一笑。

“在下似乎已无可选择了呢。”

“不错。当然，我们希望你能衷诚合作，两蒙其利。你年青有为，在本

盟可说前程似锦，各位金银、妇女玉帛，应有尽有。本盟的戒律，只有一个义字，你可以为所欲为。”紫燕场娟笑吟吟地说。

他游目四顾，暗中留心形势。紫燕杨娟似已看出他的心事，笑道：“你不必胡思乱想了，必须打消任何古怪的念头。本村可说是藏龙卧虎之地，高手如云，你走不掉的，放心进食啦！不管你是否肯合作，此事已势在必行，快信已经传出，明日午前，石门涧七星聚会，替龙飞送终。”

李胡子离座而起，怪眼彪圆，说：“阁下，等你一句话。”

病虎、金钱豹、飞蜈蚣三人同时离座，三面一分。

厅外，青影纷现。后堂，刀光雷雷。

紫燕杨娟仍安坐上首，笑靥如花。

他吁出一口长气，暗暗叫苦。

“说吧，阁下。”李胡子大喝。

要做大丈夫，便不能在暴力下低头。但真要做到威武不能屈的地步，确是不易，他也认为云龙双奇是传闻中的侠义，春秋山仙人峰的血案纯属误会，只要与龙飞当面解释，不难洗脱他的嫌疑。丁彪师兄弟决不是无名小卒，在江湖上找他们不致太困难，洗脱的事该无问题。他怎能一错再错。断送侠名满天下的云龙双奇？

但目下的形势，已令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七星盟志在必得，他是否答应已无关宏旨，左右不了七星盟的大计。

“说呀！”李胡子不耐地叫。

他一挺胸腹，说：“大丈夫不轻于言诺，兹事体大。在下必须三思而行，贵盟须容在下一天工夫思量。”

“废话！”李胡子怪叫。

“反正一天工夫……”

李胡子不等他说完，大叫道：“你出去，到院子里说话。”

“且慢！”紫燕杨娟摇手相阻，转向他笑道：“我不明白，龙飞的死活，也等于是你的死活；他死你生，你生他死，你还有甚么三思的理由？这是比青天白日还要明白的事，你不是故意给自己过不去么？”

“话不是这么说，立身行事，不能走错一步……”

“你已经走错了，错就错到底吧。”

“错了就改……”

李胡子大为不耐，喝道：“这小子岂有此理，先擒下他再说。”

病虎一声长笑，突然戟指使点，身形一闪即至，直取胸前七坎大穴，用的是点穴术，先下手为强。

方士廷更快，左闪半步右手疾出，一把便扣住了病虎的右手脉，猛地一扭，左手便扣住了病虎的脖子制住咽喉，喝道：“让路，送在下出村。”

双手一接触，胜负已判，谁也来不及救应，把所有的人皆镇住了。

李胡子吃了一惊，讶然问：“这小子好快，我来对付他。”

“谁敢上？在下先毙了这头病虎。”他沉喝。

“你也活不成。”紫燕杨娟冷冷地说。

“活不成小事一件，反正在下已经够本。你们不是讲义气的兄弟么？难道就不顾病虎的死活了？”

正想冲上去的李胡子一怔，不敢再进。

紫燕杨娟脸上重新绽起明媚的笑容，挥手道：“送客，让他走。”

“三爷，你……”李胡子急叫。

“我说放他走，没听清么？”紫燕杨娟语音冷厉。

“这……属下知道了。”李胡子欠身答。

飞蜈蚣领先出厅，向外大叫道：“弟兄们退！送客。”

青衣大汉们纷纷退去，外面人影俱杳。紫燕杨娟仍然安坐不动，伸手向外虚引道：“小兄弟，你可以走了，没有人拦你。”

方士廷反而一怔，做梦也没料到居然这般顺利，迟疑地说：

“杨姑娘，在下深感盛情，谢谢。”

“你快走吧，以免本姑娘变卦。”

“再见。”他颌首为礼，转身挟着病虎向厅门走去。

这瞬间紫燕杨娟欣然一笑，放在桌上的手一扬，一枚谈谈针影从桌下飞出，声息毫无，而且几乎难辨针影，一闪即没，隐入方士廷右腿弯。

方士廷并未运功护体，即使运功。也挡不住这种锐利霸道的可破气功的针形暗器。他只感到腿弯痒痒地，并未介意想伸手摸摸，但双手皆抽不出来。

刚推着病虎跨出门限，突觉眼前一黑，昏眩感无情地袭来。

他吃了一惊，想用手按摸太阳穴，岂知手脚一软，力道全失，身躯一晃，不等他转念，突然昏厥，摆摆晃晃地向后栽。

李胡子凶悍如狮。一纵而上，不等他倒地，一把劈胸将他抓住，一掌劈下。

“不许打他。”紫燕杨娟急喝。

李胡子及时收功劲，扭头问：“三爷，是不是马上押赴庐山？”

“不，早着呢。龙飞接到消息赶回，该是两天后的事了。等埋伏布置停当，再押送前去并为未晚。”

“先囚在水牢？”

“不，送到后院，我要劝劝他。”

“是，不过，这小子顽强得很，三爷小心了。”

病虎不住揉动着咽喉，且色泛灰地说：“这小子果然了得，快得令人难以置信，要不是三爷的七步追魂针一针中的，兄弟这条命完了。三爷，下手杀他时，可将他交给兄弟动手。”

李胡子将方士廷交给一名仆妇，笑道：“童兄弟，你不会有杀他的机会了。三爷亲自在私室劝说，这小子保证会加盟。哈哈哈哈哈！这叫做英雄难过美人关。”

“李胡子，你给我少胡说八道。”紫燕杨娟笑骂，脸色不改。

方士廷一觉醒来，已是日落西山，这一觉他睡得好甜，不知时光飞逝。

神智一清，他便知糟了，气门穴被制，他已暂时成为平常的人。他正想详细检查被制的手法，一名俏侍女已送来了一碗参汤，向他笑道：“方爷请用参汤，主人不久便可到来。”

肌肠辘辘，口干舌燥，不吃难以支持。他一口喝干了参汤，苦笑一声问：“贵主人用甚么暗器将在下打昏了的？”

“那是主人的七步追魂针，中时不觉，不出七步便会昏迷不醒。如不用解药，需十二个时辰方能醒来，不会致命，但体力耗损甚巨。”

“在下昏迷多久了？”

“六个时辰，主人已给你施了解药，取出毒针，并给服下一些安神药物，

让你好好安睡以恢复体力。”

“贵主人呢？”

“在前厅与几位大爷商议。村附近发现两个可疑的花子，正派人追查。”

他心—动，忖道：“很可能是九指狂乞与昨晚的小花子，他们知道我陷身在此了。”

“两个花子呢？”他问。

“大白天，居然被他们溜走了，主人正在不悦呢。方爷请下床洗漱。小婢即替你准备食物。”

小侍女温柔有礼，天真无邪。他不好发作，赶忙起床洗漱。

这是一间布置华丽的房间，没有内间，有一座妆台，衾枕有脂粉味，一看便知是妇女的香闺，紫燕杨娟被称为三爷，但人并不男性化，举动虽力访男人的粗豪，但骨子里仍然是女人。女人天生爱美，看他那身喷火的劲装，曲线玲珑，且薄施脂粉，可知仍然以女人自居，并未将自己看成男人。

膳毕，他听到处传来了呼哨声。

已是掌灯时分，似乎紧张的气氛充满室中。他从侍女的表情中，看出村中发生了变故。

侍女共有两名，始终有一个人在他左右监视，没有机会检查被制的人道。想用真气疏通经脉，真气始终无法凝聚，气机衰竭，英雄无用武之地。

二更初的更打声入耳。室外传来了脚步声。

房门悄然而开，他眼前一亮，哼了一声。

一位紫衣丽人当门而立，紫罗窄袖春衫，同色小坎肩，流苏珠光闪亮。紫燕杨娟腰带将水蛇腰绾住，纤细合度。满地紫罗裙，裙下走动间三寸金莲隐现。灯光下，好一位眉目如画体态轻盈的美娇娃。

她，巧笑倩兮，盈盈入室，正是那位日间在府上用手抓鸡腿啃食，大碗喝酒的三爷紫燕杨娟。她完全换了一个人，脱胎换骨，这才是真正的女人；

她明眸中流光四转，轻盈地入室，嫣然一笑问：“怎么呢！不认识我了么？”

方士廷从未与一个如此明艳照人的异性站得这么近，更没有与陌生异性相处一室的经验，这是极难抗拒的诱惑。

侍女悄然退去，临行向他神秘地一笑。

如果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个色情狂，看了一个绝色美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会动邪念。但在内室中，只有两个男女，那就完全不同了，任何事也可能会发生，这就是所谓暗室亏心是也。

先天的冲动本能，必须由后天的教养加以控制。他到底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入敛心神泰然一笑道：“在下确是大感意外，很难相信姑娘是昼间酒席上高居首座的三爷。”

“你不用称我三爷了。”

“对，理应称你为杨姑娘。”

“我比你年长，不介意我叫你一声小弟么？”

“这，恐怕不便……”

“那我就不客气，叫你士廷。”

她愈走愈近，两人已面相对了。他有点心猿意马，嗅到的幽香愈来愈浓，动人的服体呈现眼前，伸手可及。他深深吸了口气，说：“杨姑娘，在下昏睡一整天，可否让在下到外面走走散散心？”

“已经二更天了，到外面走？今晚恐怕将有强敌入侵，任何人未奉命外出，严禁在各处走动，这样吧，随我来，我们到楼，上走走。今晚月色大佳，楼上凭栏赏月，也是一大快事，走。”

说走便走，她毫不避嫌地挽住他的手，莲步轻移，雍容地举步出室，亲昵而不放荡。表面上看，她象是挽着一个亲密的爱侣，也象是挽着他的小弟弟，不做作，也不夸张，是那么自然，似乎她俩已是多年的脱俗老朋友，而不是两个陌生男女。

二楼是一座阁亭式的建筑，四面悬空，外设扶栏，看格局，便知是可俯全村，可作为监视各处的理想所在，也是全村最高的一座建筑。

皓月当空，全村灯火全无，寂静安详，夜深了。

两人倚栏而立，紫燕杨娟的娇躯，似乎完全倚偎在他的身上。

她紧挽着方士廷的臂弯，微仰螭首，柔声问：“士廷，能将你的家世告诉我么……”

他想回避对方火热的目光，也希望避免嗅到她服体所散发的幽香，但办不到，连挣扎的力道也消失了，只能仰望天宇的皓月，低声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自小喜欢游山玩水，家父过去也爱山水的人。出外游历三年，还不知家中目下怎样了。杨姑娘，你呢？”

“我？先父是鄱阳富豪，碰上了一个破家的知县，莫须有三字之下，家破人亡。那时，我只有六岁。”她浑身战栗地说，语声中包含忿怨的情丝。

“哦！抱歉。我引起了你心中的痛苦记忆了。”

她摇摇头，摇落了秀目下两串泪珠，说：“没什么，能找到一位知己倾吐久郁的块垒，也是一大快事。家破人亡，慈云庭一位老尼收容了我。八岁；老尼姑将我卖给为富不仁的饶州府之霸庐三爷。十岁，羞辱临头，姓庐的老贼要将我收房，恰好鄱阳湖大盗鄱阳蛟洪涛洗劫庐家，将我带出火坑。从此，我受到温暖照顾。从此。我成了鄱阳大名鼎鼎的如女水贼。

六年前，洪老前辈金盆洗手隐退武夷山，我也女扮男装闯荡江湖，结交了不少江湖朋友，建立了七星盟。这就是我的身世。”

“你受了不少苦……”

“是的，这就是人生。我要报复，别人如何对待我，我加倍奉还，专杀贪官土豪，也杀那些可恶的三姑六婆，这些人都该死。”

“杨姑娘，这不是太过分偏激了么？三姑六婆……”

“咱们不谈这些扫兴的话，谈谈眼前。我看你文质彬彬，心地善良，不宜在黑道上厮混。”

“你不是要我加盟……”

“我改变了主意。”

“什么？你……”

“反正引诱龙飞入伏的事，你在不在场已无关宏旨，我何必拖你下水？”

“但加盟之事……”

“你如果真想加盟，我也不同意。一入黑门出更难。毁了你我心难安。”

“这……”

“老实说，我并不是个人尽可夫的女人。不瞒你说，见到你之后，我确是希望与你长相厮守。但我已改变主意，你不是我所能守的男人，你还小，我也不是你心目的窈窕淑女，久而久之，便会反脸成仇。”

“杨姑娘……”

“士廷，听我说。明天，我送你离开九江。云龙双奇不死，你将永无宁日，我会替你尽力，为公为私，不杀云龙双奇决不罢手。”

“杨姑娘，他们是侠义英雄。”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黑白道势同水火，冰炭不同炉，水火不两立，不是他死就是我活。我不杀他们，他们反而侠名不彰……”

“杨姑娘，你似乎有点缺乏信心。”

她叹口气，苦笑道：“不错，我确是有点患失缺乏信心。那龙飞乃是四明怪客公孙明的亲传弟子，公孙明又是武当祖师张三丰传于四明一支的直系门人。龙飞的奔雷三剑，霸道神奇鬼神莫测。威力之大，骇人听闻，出道多年，年仅廿余岁，至今未逢敌手。除非艺业比他高明，不然二十名高手围攻，谁也逃不出奔雷三剑之下，根本近不了身。”

“那么，你们又何必和他拼命呢？为了我……”

“不是为你，你不过替我们造成机会而已。七星盟前后廿十八名盟友惨死双奇剑下，这笔帐早晚要结算的，与你无关。”

“那……那又何苦，明知……”

“这叫做尽在我。你也不必替我们耽心，如果真没有把握，全无胜算可言，我们也不会有此举动。”

蓦地，村东南角的小巷暗影中，有物向村内惊窜，可隐约看到奔窜的黑影之輩。

紫燕杨娟冷冷一笑。低声道：“入侵的人，用虎豹丸投入，把在外面把守的警犬吓得向村内逃。”

“有人入侵了？”

“正是，还早，人还在百十丈外。”

“是些什么人？”

“不知道，反正以白道人的成份最大，决不是云龙双奇，但也不是无名之輩。”

他心中一动，问道：“杨姑娘，你听说过一个叫丁彪的花甲老人？”

“丁彪！好耳熟。”

“他还有一位师弟，另一位朋友称定老……”他将三人的像貌与使用的兵刃说了。

杨姑娘点点头，说：“我知道，那是潜山老怪鲁常，与湘西八怪中的神偷与鬼窃胡林师兄弟。这三位老怪物，皆与云龙双奇结下不解之仇，他们的门人子弟，几乎全被云龙双奇锄除净尽，恨重如山。”

“哦，原来如此。”

“走，下楼，恐怕不速之客已经侵入村中了，至今尚无声无息，入侵人必定是可怕的高手名宿。”杨娟一面说，一面亲昵地倚在他怀中，相挽而行。

蓦地，东面栏外人影一闪，两个一高一矮的黑影已翻入栏内，怪叫道：“好呀！你这骚狐狸果然手段高明，找到了好面首啦，高楼赏月，雅兴不浅。”

紫燕杨娟一惊，将方士廷向楼门口一推，低叫道：“快下去，我掩护你。”

他尚未举步，楼门口掠出二名侍女，叫道：“小姐接剑！”

紫燕杨娟接住抛来的剑，拔剑出鞘丢掉剑鞘，徐徐扬剑迎上两黑影，沉声问：“能无声无息进入本村，已经是了不起的人物了，登上此楼而未被发觉，更是超尘拔俗的高人，亮名号。”

“哈哈哈哈！你如果不认识我老要饭的，还用在江湖上混？”

“你是……哦！……九指狂乞。”

“哈哈哈哈……”

“本姑娘曾经犯了你阁下么？”

“不会。只是你昨晚派人携走了老要饭的朋友。”

“你的朋友是谁？”

“就是你身边的人。”

方士廷这才看清了小的黑影，是昨晚插手相助的小花子，叫道：“是小兄弟吗？昨晚都没追上你，谢天谢地。”

小黑影向他招手，叫道：“快过来，那鬼女人就是昨晚派人捉你的主谋，七星盟的七匪首之一。”

紫燕杨娟向侍女挥手叫道：“决把方爷带走！”

九指狂乞一声长笑，冲上叫：“不留下人，老要饭的只好教训你了。”

叫声中，打狗棍闪电似的来一记“枯树盘根”攻下盘。与妇女交手，不能直攻胸腹，必须保持风度，根如果不点攻胸腹中宫，已没有多少地方发挥了。

杨姑娘一声娇叱，剑出“划地招天”先下错来杖，乘势而进转攻胸颈要害。

“好啊！打！”九指狂乞豪气飞扬地叫，撒招换招向侧一闪，棍上拂“铮”一声崩开一剑，棍向下叫落，“丹凤点颈”棍尖敲向对方的天灵盖。这时，侍女已将方士廷带走了。小花子尚未追至楼门口，西端长笑震耳，一个修长的黑影飞入楼中，怪叫如雷：“老花子，你还想躲到哪？打！”

紫燕杨娟正被九指狂乞迫得不出招式，打狗棍宛如通灵的活物，渗入重重剑网，但见棍影漫天彻地而至，封不住架不着，劲气令剑身迟滞，如同在水中挥剑，压力奇大，令她心中骇然，正感吃惊，这怪影来得正是时候才闻声赶忙撤剑暴退。

紫燕杨娟看清入侵的人是九指狂丐，便知大事不好。她对这位游戏风尘的怪杰，可说又恨又怕。但对方既然找上门来，她不得不硬着头皮拼命。正危急间，突然有人出面向狂乞叫阵，在她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立即闻声暴退。

“啪”的一声响，罡风呼呼，怪黑影一脚踢开九指狂丐的打狗棍，揉身切入，“推出填海”双掌向狂丐拍出。

九指狂乞一声狂笑，丢掉打狗棍双掌一翻，也来上一记“推山填海”硬碰硬拼上了。

怪黑影真力倏吐，用上了十成劲。

岂知狂丐用的却是诱招，突然身形一扭，掌双斜引，一声长笑，闪电似的脱出纠缠，抓起打狗棍叫：“你这老冤鬼冤魂不散，呸！走啊！老要饭的要办事，少陪。”

两股掌劲一合，被引出汇成一股暗劲斜向涌出，“蓬”一声大震，将八尺外的一根本柱震倒，楼面摇摇。

小花子追踪侍女冲下楼梯，好快。

“这是什么人？”紫燕杨娟悚然自语，被掌劲石破天惊的一击吓了一大跳，忘了小花子已不在场。

“哈哈哈哈……”狂丐的狂笑声摇曳，人已不见了。

黑影一闪即逝，追逐下楼，从栏外飞坠。

“两个老怪可恶。”她心中咒骂，也飞跃而下急迫。

她无法追上，瓦面轰隆隆大震，被两人登断了屋梁，跌入下面屋内去了。

全村大乱，所有的高手，皆被两人所吸引，但无法阻止两人东奔北逐。九指狂丐故意将黑影引向房屋最秘处，打破门窗往里窜，再破门毁窗出，村中的高手谁也休想近身，在八尺外便被打狗棍一点倒。

紫燕杨娟追了两栋房屋，突然心中一动，心说：“这两个老鬼有意捣乱，用的是调虎离山计，让那小花子有机会救方士廷，不好，我得去照应。”

她醒悟得太晚了，回到楼下内室，发现侍女被人打昏，方士廷已踪迹不见了。

方士廷无力反抗，被侍女挟下楼，刚进入内室，小花子已鬼魅似的跟到，一掌相在侍女的背心上，伸手挽住他低叫道：“方兄，你要不要走？”

他站立不牢，不住摇晃，说：“谢谢你前来求我……”

“不要说了，大概你舍不得离开温柔乡。”小花子愤愤地况。

“小兄弟，别开玩笑好不好？”

“你并不想走。”

“咦！你……”

“你看，你就赖在此地，你不走我可要走啦！瞧你在楼上与那疯女子的亲热缠绵劲，我后悔多事，不该来的，拆散你们确也是罪过。凭良心说，那疯女人其实不太坏，你……”

“小兄弟，你少骂人少说两句好不？”

“你不想走……”

“我怎能不走？气门穴被制……”

“什么？你……”

“昨天挨了杨姑娘一记毒针，傍晚时分方才醒过来，发觉气门穴被刺，目前除非你背我……”

“背你，这……”

“你背不动？”

小花子不语，久久，突然叫：“抱着我的肩，手不可乱动，我带你走。”

他嘴里不说，心中却想：“那就怪了，双手要抱紧你，怎可乱动，你这小娃娃真怪。”

老花子与黑影在东南角大斗，像是拆村。他与小花子从北角离开，闪过不少暗桩，平安出村绕出小径，直奔女儿桥。

小花子的艺业值得骄傲，背着一个比本身超重一半的人，依然纵跃如飞，轻灵快捷毫不费劲。在桥北的一株柳树下，小花子将他放下，低声说：

“这里是我与狂丐约定会合的地方，咱们在此等他。我会解穴，也许能解你的穴道……”

“不行，你太年轻。”

“你小看我了，方兄。”

“小兄弟，不是小看你，而是必须用真气解穴术，你的火候难以胜任。”

“哦！看来，只有等狂丐老前辈前来可解穴了。”

“小兄弟贵姓？还未请教你的大名呢，失礼。”

“我姓彭，南昌人。”小花子信口答，只说出姓，并未通名。

“我叫方士廷。”

“今天我们已经查出你的底细了。”

“是吗？你认为……”

“我认为也许云龙双奇找错了人，方兄，你怎么与双奇结怨的？你决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不然昨晚在小巷的缠斗中，七星盟那几个小流氓便不会有命。”

“我根本就是个无辜的人，从未与任何人结怨，也不会杀人，从不知江湖人是指那些行业……”

话未完，远处黑影来势如奔马，狂笑声震天：“哈哈哈哈哈！老冤鬼，者要饭的认为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凭你那两手画符，最好少现宝。”

“那是什么人？”他向小花子问。

“就是昨晚追我们的人。”

“要命，昨晚他一掌几乎要了我的命。要不是见机，恐怕尸骨早寒了。”

“昨晚我也不知是他，好险，要不是你带我走且引他去追你，恐怕咱们两人都会死在他手中，他叫夜游神梅天化，本来是个风尘怪杰，只是为人乖癖，性情古怪，因此极易引起反感，算是亦正亦邪的怪人。他与老花子为了一句戏言，反脸成仇恨死了老花子，冤魂不散似的死缠不休。其实他的修为比老花子差不了多少，只是每次碰头都被老花子戏弄得啼笑皆非，却又不肯服输。你等着瞧，他又得灰头土脸了。”

老花子已到了女儿桥中心，突然止步叫：“慢来慢来，咱们先把话说清楚。”

夜游神在丈外止步，气势汹汹地叫：“少废话，老夫又参悟出三招奇掌，先拼掌再说。

要饭的准备接招。”

老花子向桥右退，一面笑道：“老冤鬼，你这毛燥脾气，何时方改？死缠不休乱打乱杀，总有一天会闯出大祸来，昨晚上，你就几乎惹下了杀身之祸。”

“废话！”

“废话？你这老冤魂老匹夫，火来了下手不知轻重，昨晚你追我那位小友，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老前辈，别告诉他。”小花子大叫。

“狂老前辈是说你吗？”方士廷低声问。

“他说的是你，你是云龙双奇要找的人。”小花子不假思索地说。

“夜游神的掌力我已领教过，似乎他不至于怕云龙双奇呢。”

“云龙双奇要略胜一筹。老二龙飞的师父四明怪客最为护短，即使夜游神敢向龙飞叫阵，不论是胜是负，一个老前辈向小辈叫阵，即是以引起四明怪客兴问罪之师，后果极为严重。”

言谈间，桥上即将有变。

老花子向桥右退，逐渐迟近扶栏，扶栏高仅三尺，桥下河流滚滚，掉下去如果不善水性，准会淹死。

已经退至扶栏了，老花子呵呵大笑，说：“老要饭的决不骗你，昨晚如果你伤了他，将是天大的祸事。”

“老夫从不信邪，你少废话，准备接掌。”夜游神向前近恨恨地说。

老花子将打狗棍向侧一丢，立下门户叫：“好吧，看来我老要饭的不接下你认为了不起的三招奇学，你是不会甘心的，上吧！老冤鬼。”

夜游神哼了一声，一步步迫进，双掌提至胸前不住搓徐徐动，一步一顿迫进。

接近至六尺左右，正等进击。老花子突然叫：“慢来慢来，让我看看你的掌内，是否有迷魂暗器等下流玩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小心撑得万年船，老要饭的不信任你。”

“呸！你这是什么话？”夜游神怒叫。

老花子将手伸出叫：“不给我看，你就是做贼心虚。”

夜游神双掌一分，伸出怒叫道：“你这老囚，看就看吧。”

两人相距不足五尺，双方伸手，双掌便已接触，老花子突然抓住了也游神的双掌向前一送。

夜游神不知有诈，适当了，本能地反抗向前推。

老花子真快，顺势一拉，人亦躺倒，双脚蹬住夜游神的双胯，一声长笑，手拉脚送真力齐发。

夜游神骤不及防，凌空向上翻飞，飞过桥栏，惊叫着咒骂着向下掉，扑通通！夜游神落水。

老花子跃起扶着栏杆向下叫：“哈哈！好好洗个澡，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声落，拾起打狗棍向桥头，向迎上的小花子叫：“快走，等老冤鬼爬上来。便走不掉啦！”

小花子挟了方士廷在后紧跟，将近城根。小花子叫：“老前辈，何不替方兄解了六道再走？”

老花子往路边一窜，说：“小捣蛋，你何不早说，何穴被制？”

“气门穴被制。”方士廷急急接口。

“唔，气门穴被制很讨厌。小捣蛋在路旁把风，老冤鬼来了千万不可声张。”

用真气疏穴术，得花上不少功夫。三更将尽，三人逾城而入，不走城隍庙，老花子一马当先，钻入城东能仁寺的后园破败禅房。

能仁寺是城内第一寺，但由于房舍众多，而僧侣日渐减少，后园的两列禅房皆用来堆积杂物，也成为一些无家可归的浪子们临时的栖身所。

钻入一座禅房，老花子向外叫：“你们在外面等，我点起灯再进来。”

小花子向方士廷附耳道：“老前辈为人嫉恶如仇，古道热肠，他要问 you 与云龙双奇结怨的经过，如果你是无辜，他会替你……”

话未完，里面“砰”一声大震，风声呼呼。接着，又是一声暴响，房门被人从内击倒，倒在地上轰然爆响。

“好啊！兔崽子倒会捡老夫的便宜哩！滚！”里面传出老花子的怪叫声。

“嘻嘻嘻嘻……接上你了。”是另一人的语音，那刺耳的怪笑声极为难听，不像是发自人类之口。

“蓬啪”两声大震，禅房内尘埃滚滚向门闪涌，罡风激射，劲气袭人。

“啪达！”破窗崩碎，木片外飞。

“呔！老叫化你死期到了。”又是另一人的叫声，像是老公鸡在叫，嗓音沙哑有气无力。

显然里面恶斗满激烈，房中漆黑，看不见交手的情景，听话声知道是二打一。

“快进去助狂丐老前辈一臂之力。”方士廷低叫。

小花子闪在门侧，低声道：“不要紧，老前辈应付得了，咱们在外面，准备打落水狗。”

“三大一……”

“三打一也无妨。”

“知道里面是谁么？”

“听口声，家是湘西八怪的笑无常和癫头僧。”

方士廷心中一动，问道：“你认识湘西八怪的神偷丁彪与鬼窃胡林么？”

“不认识，但听说过这几个人。湘西八怪中，我只认识四个。”

“可知那两个老贼的下落吗？”

“早些天有人发现他们走陆路到武昌去了，鬼鬼祟祟像是追踪甚大户准备下手作案了。”

“咦！你认识他们么？”

“认识，我正要找这两个恶贼。”

房内突然传出一声怪叫，是笑无常的声音，

“他正召唤党羽，外面必定还有人。”小花子说，立即向下一伏。

方士廷也伏在另一边，刚伏下，园中的花树丛枝叶簌簌而动。

“来了，不可贸然出手。”小花子低声叮咛。

共来了三个人影，疾冲而至。

第一名黑影手仗鬼头刀，最先冲到猛房门扑来。

小花子贴地一腿扫出叫：“人屠，留下双腿。”

人屠大吃一惊，向上一跃。

“哈哈！滚！”房内九指狂乞大笑。

一个黑影从房内飞出，真巧，“砰”一声大震，撞倒在刚跃起避腿的人屠身上，两人同时向外跌出廊下。

几乎同一瞬间，一个和尚从房内纵出，用沙哑的嗓音道：“风紧扯活！利害！”

后到的两个黑影一手仗剑，一手握了一把黑木杖，闻声止步，在四五丈外倏然向下一蹲，想先看看情势。

小花子不敢上前，向房内叫：“来了五怪，快出来除怪斩

笑无常与癫头僧撒腿狂奔，被撞倒的人屠也一跃上屋，如飞而遁。

小花子不见狂丐追出，赶忙向里一钻。

“穷寇莫追！”里面传出狂乞的叫唤声。

可是，方士廷已经不见了，原来他目力超人，已看到后到的两个黑影，正是神偷鬼窃两个老贼，不但身材依稀可辨，一手剑一手苍木杖的姿态，他一看便知，猛地暴起忽冲而上。

两黑影已听清扯活两字，扭头狂奔窜入花树丛中。

方士廷吸入一口气，跟踪便追。可惜双方相距在五丈外，无人整修的花树高与人齐，不易施展，等他追到西面的墙下，两贼恰好越墙而出，向下飘落时住民它中一钻，老鼠般逃掉了。

他不死心，仍穷追不舍。

前面寺中的僧人，已被响动声所惊起。有人持灯向园中奔来察看。

他追了两条街，追上了两个更夫，两个老贼早就失了踪。他不甘心，一咬牙，上了屋面，发往般四处乱闯，希望看到夜行人的身影。可是，他失

望了，搜了半个更次，除了打更的与巡商民壮外，一无所见。

等他回到能仁寺，老小两花子都不见了。

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找不到任何能帮助他的人。行囊与八十余两盘缠，皆放在紫燕杨娟的家中，目下他是孑然一身，身无分文。酒是英雄财是胆。出门人身无分文，岂不糟透？

天亮了，第一件事是今天没有钱买食物充饥。如何是好？

拖至午间，饥肠辘辘，他再也耐个住了，一咬牙。出城径奔女儿桥。

白天看这座村子，与晚间完全不同。怪，他人得材来，看不见半个穿劲装的人，全是些殷实诚朴的村民。男女老少与其他的村落并无不同。

他向村人打听杨姑娘的下落，村民们一问三不知。杨姑娘所住的那间大厦，竟然是乡长的住宅。乡长不但一口否认有杨姑娘这个人，而且声张起来，引来了一群村民，众口一词指责他有意登门讹诈。要将他送官究治，他只好乖乖地，狼狈地出村。

他必须找到杨姑娘讨回银子行囊，不然就糟了。

他想起杨姑娘说过在石门涧设伏的事，心说：“我何不到石门涧去找她？我非找到她不可。”

到石门涧，远着呢，涧在池山与铁船峰下，两山并峙如石门，壁立千仞，石门涧从中流过，悬流飞瀑，怒流相激，声如奔雷急鼓，声闻数十，极为壮观。因为地近第一大寺天池寺，因此是一处名胜区，确也是庐山的山北第一绝胜。

他向庐山启程，走的是云峰寺大道。这条路因为从新修整天池寺，太祖高皇帝御赐一座周颠仙人碑，指定要树立在白鹿升天台内，为了搬运这块御碑，出动了无数民夫丁役，把这条路拓宽，每隔一里建一座亭，十分方便，游山与天池寺的香客，皆走这条路入山。

暮色四起，登山道路没有行人。

接近九十九盘，已是暮色苍茫。他饥火中烧，饿了一天，在他看来，这是破天荒第一道，确是十分难受。

前面出现一座歇闲亭。居然还有三个香客在亭中歇脚。庐山以出产猛虎著名，末牌以后行人绝迹有，如果有，那必定是不怕猛虎的人。

相距十余丈外。便可看清亭中人的像貌。一个穿儒衫的中年文士，一个短发僧人，一个中年大汉。儒士佩剑，中年大汉佩一把七星刀，短发僧人支了一把方便铲。当年是出家人，并不一定剃光头，披短发的僧人不算稀罕，俗称带发头陀。这位头陀好威猛，狮鼻海口，虎目炯炯，穿便袍，脚下多耳麻鞋颇为坚牢，一看便知是一个走方僧人。

三人坐在亭中聊天，亭中的石桌上放了一大包卤菜，两只酒葫芦，一面进食一面谈笑自若。看到大踏步而来的方士廷，全都用颇感意外的眼光向他注视。

酒香与菜香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情不自禁地进入小亭，吁出一口长气，在亭脚下落坐。

他决不想向人讨食物，人穷志不穷。他做梦也没有料到有这一天，目下是穷途末路，举目无亲，落魄的滋味真不好受。他说不出自己真想歇脚呢，抑或是被食物所引诱而在此停留。

中年儒士目光如炬，突然说：“小兄弟，相见也是有缘何不坐近来聊聊？如果不急赶路，喝两口怎样？你穿的是单衣，由此往上走，没有棉袄难御山

中清寒，喝两口酒正好暖暖身子。”

中年大汉也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过来坐坐，年青人不要婆婆妈妈，爽快些方能显然出豪气。”

他整衣而起，脸红耳赤地说：“诸位大师盛情可感，小可……”

“坐下来再说，先装些东西下肚。”带发头陀用打雷似的洪亮嗓子说，取半只卤鸡递过。

他心中十分感激，先向众人长揖为礼。苦笑道：“恭敬不如从命，小可打扰诸位大叔了。”

他坐下进食，半只鸡他几乎没吐骨就送入腹中了，狼狈的情景可想而知。

头陀递过一块肉脯，笑道：“你该有一天未进食物了，年青人怎能少得了食物？贫僧阅人多矣，今天倒是第一次看到像你这种落魄的怪人，我不信你是个迷失在山中的游客。”

“小可从府城来想上山找朋友。不瞒大师说，小可整天没有粒米进唇了。本来小可出外游历，随身带了八十余两银子作盘缠，昨晚在城中被人偷光了，目下是身无分文，狼狈已极。”

中年文士一怔，笑道：“哦！原来如此，那么，目前你需要朋友援手了。”
“是的。”

“有希望找到朋友吗？”

“这个……很难说。”

“找人接济……”

“小可不是向人乞讨的人。”

中年文士呵呵笑，说：“对，年青人必须有志气，只要年青力壮，这世界饿不死人。小兄弟，庐山山区你不熟？”

“不算太熟。”

“由此到五老峰，你……”

“到五老峰从此地前往，山路崎岖很不好走，而且危险，不如出净慧寺趋江边，乘船从南康登岸上山。猛虎太多，最近数年来，毙人百余，早两年虎入天池寺，连噬六香客。至五老峰，确是不宜从此地前往。”

“你怕虎吗？”头陀笑问。

“小可……只消有一棒在手，三两头虎尚能应付，多了就难说了。”

“那你就带上一根棒吧。”中年文士笑道。

“大叔之意……”

“在下想请你捎书一封，至五老峰下白鹤观，找一位虚云道长呈交，当以白银廿两为酬。”

“这个……”

“你当然不肯接受任何人的施舍，如果说这廿两银子施舍给你，这是对你的侮辱，但以劳力换酬，自然不同。要知道信从此地送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运气不好碰上了虎群，一切都完了。而且信必须在明晨辰牌初正之间送到，迟延不得。你能办得到吗？”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他一咬牙，说：“好，小可必定将书信带到。”

中年文士从怀中取出书信，中年人也掏出了两锭银子，一并递过说：“小兄弟，如果虚云道长不在，书信可留交该观观主太初道长。如有所询，请告知观主务必于明日午正之前，到达石门涧。”

他本已将银子与书信纳入怀中，石门涧三字令他心中一震，讶然问：“石门涧？石门涧不是在天池寺附近么？”

“不错。不瞒你说，咱们都是武林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前往石门涧追捕一个姓方的凶犯。明天你如果在午间尚未能找到朋友；务必早早离开山区。那凶犯有不少黑道朋友保护，留在附近足以引起池鱼之灾。”

他心中狂跳，但仍能控制自己的神色，笑道：“捉一个凶犯，得劳师动众来这么多人么？”

“这凶犯藏匿在石门涧，有一群凶悍的人物保护，那群人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已被咱们控制了外围，恐怕一个也走不掉。好吧，你走吧，天色不早了。”

他含笑道谢，告辞走了。

“我必须赶快通知杨姑娘，迟恐不及。”他一面走一面想。在他的心目中，紫燕杨销例不算是坏人呢。

他的身影刚消失在远处的山林中，中年人笑向中年文士问：“怀德兄，你真认为这是七星盟的眼线么？”

“可以说，八九不离十。”中年文士肯定地说。

“但看他的饿像，却不像是伪装的。”

“不然怎会令你相信他是个前来访友的人？”

“那……你岂不是故意透露消息给他吗？”

“正是此意。”

“怀德兄，兄弟可真被他弄糊涂了，你的主意真多，也令人莫测高深，故意透露消息，到底有何用意？”

“哈哈！咱们只来了几个人。龙飞老弟从不要朋友介入他的事，单人独剑独来独往。俗语说、双拳不敌四手，好汉也怕人多，他怎能对付得了七星盟上百高手的转攻？即使加上咱们几个管闲事的朋友，也嫌势孤力单。如果这人真是七星盟的眼线，等他将消息传出，七星盟以为龙老弟带来了众多高手，必定急急撤离。同时，必定认为龙老弟已查出详情，岂肯因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公然与龙老弟作对？我保证他们将留下姓方的，其他的人将溜之大吉。”

“那……为何要他传信给虚云道长？”

“呵呵！咱们已知虚云道长不在，所以不白跑一趟。这封信如果落在七星盟手中，保证令他们屁滚尿流，逃得更快，他们怎敢与字内三剑的虚云道长作对？”

“哦！果然妙极，怀德兄老谋深算，佩服佩服。”

带发头陀挺身起立，取过方便铲说：“天色不早，咱们该走了，快找地方安歇，明天可能有一场好厮杀呢。”

中年文士喝干酒葫芦的酒，整衣而起，笑道：“如果此人是眼线，明天使不会有厮杀，龙老弟一人便可应付，用不着咱们出面打落水狗。呵呵！走！”

蓦地，路左不远处的树林中，传来数声冷笑，声不大，但入耳清晰。

带发头陀反应奇快，猛地身形一闪，飞跃出亭，向冷笑声传来处飞扑而上，轻功之佳，令人乍舌。中年文士举手一挥，向左飞纵。

中年人向右掠出，捷逾飞鸟。

林深草茂，又是暮色苍茫时分，入林两丈后，对面不见人。三人一合，发觉林空寂寂，鬼影俱无。

“咦！什么人在此地窥伺？”中年文士讶然低声说。

“会不会是七星盟的暗桩？”带发头陀凛然地问。

“不可能的，这附近咱们先前曾经……”

话未完，左方不远处又传来了一声冷笑。这次笑声更清晰如在耳畔。

中年文士突然凌空飞升，升上了两丈高的树杈监视着四周。

带发头陀与中年人左右一抄，发狂般急搜。

仍然一无所有，三人开始有点毛骨悚然。

当他们重新聚在树下时，突听前山下传来了脚步声，中年文士举手示意，退回林缘。

“瞧！那人影！”带发头陀向山上一指，低声叫。

一个模糊的人影，正向山上走去，相距约在十丈外，穿的青衣，因此像是一个黑影，袍袂飘飘，脚下无声。

山下，也有一个人影向上走，相距近些。约在六七丈外，脚步声韵律有度，从容不迫，也是个穿青袍的人。

中年人踱出路面，喝道：“什么人？留步。”

上面的人没留步，下面的青影仍向上走，近了。

“咦！你们怎么还不找宿处，不怕野兽吗？”上来的青影问。

“你是什么人？”中年人间。

“贫道是太乙观的道士。”

“前面那人是谁？”

“不知道。”

上面的青影已看不清形影了，却传来了清亮的歌声：“遁隐深山数十年，百年世事不胜悲……”

“追！”中年文士低叫。

“刚才发冷笑的人是他。”带发头陀也说。

“我知他是谁了。”老道走进说。

“是什么人？”中年文士问。

“如果是他，诸位施主千万不可无礼。”

“他是……”

“他是隐居九奇峰的一位老叟，为人孤僻乖戾，不许任何人走近他的居所。他在九奇峰结庐而居，只有半年左右，把东林寺派往采药的僧侣打得头青脸肿不亦乐乎。你们……”

中年文士举手一挥，喝声“追！”领先奔出。

三人一走，老道摇头，苦笑道：“你们这些武林人，就听不进称赞别人强的话。你们这一追，不灰头土脸才怪，真是自讨苦吃。”

三人不听老道的警告，放胆狂追，认为老家伙刚才躲在林中嘲笑他们，他们自命不凡，这口气怎受得了？脚下一紧，不顾一切奋勇急赶。

不到半里地，青影在望。绕过一度山尾，便追了个首尾相连。最快中年人，已接近至青影身后两丈左右了。

“站住！阁下。”

青影头也不回，像是聋子，大袖飘飘徐徐前行，脚下无声不像是真实有形质的人，极像传说中的鬼魅。

中年文士大怒奋力向前一跃一丈。

青影突然飘出三丈。仍保持两丈的安全距离。

“站住！”带发头陀大吼，急跟而上，超越了中年文士。

原来中年文士先前追得最快，发现青影神奇地向前飘动，不由心中大骇，脚下一慢，便被带发头陀超越了。

青影不加理睬，歌声又起：“老夫高卧九奇峰，夜来风雨满苍穹……”

“老不死，不站住贫僧可要骂你了……哎呀！”

带发头陀不知利害，迫近了一丈，但用尽了吃奶力气，再也无法拉近半步，心中一急，说话便不好听要骂人了。岂知话未完，青影突然回身，挟着的竹杖一闪，刚好敲在头陀的大牙上，大牙掉了两颗，惊叫出声，满嘴是血，骇然止步心胆俱寒。

青影已远出三丈外，突然加快，宛若破空而飞，眨眼间便走了个无影无踪。

中年文士与中年双双扶住了带发头陀，还不知头陀掉了两颗大牙，只用骇绝的眼神，目送青影冉冉而逝。

“我的天！这黑影到底是人是鬼？”中年文士屏息着，久久方叫出两句话。

“咱们碰上鬼了，快走。”中年人抽口冷气说。

方士廷熟悉庐山的各处名胜，他想赶到天池寺借宿，以便一早先传信白鹤观，再折返石门涧找七星盟的人通风报信。天池寺以南，只有难以分辨的小径，晚上决难摸到五老峰，必须在天池寺借宿。

他的脚下一紧，连越两座山脚，突觉后脑痒痒地，有物在搔爬。他以为是虫子，不介意地一掌拍在脑后驱赶虫子，仍向前赶路。

又有虫子在爬了，他又是一掌。

第三次有物搔爬，他动了疑，猛地扯头回顾，吓得打一冷战，吓然止步，毛骨悚然。

一个修长的穿长袍黑影，紧贴在他身后，像是他的影子，在他扭头回顾时，黑影方飘出路侧面落入草丛。同时，耳中听到了一声冷笑。天色已晚。看不清面貌。

“你是人是鬼？”他骇然问。

“你怕鬼么？”黑影用洪亮的嗓音反问。

“不怕。”

“为何不怕？”

“在下一生中，从没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无所谓怕。”

“真的？你多大了。”

“真的。在下虚度十八春。”

“哦！难怪，小娃娃嘛，是一颗赤子之心并不足奇，难怪你不怕。”

“你是……”

黑影嘻嘻一笑，突然一闪即逝，闪入路旁的树林，声息俱无。

他吃了一惊，自语道：“我以自己的轻功自豪，比起这人来，差得太远了，我得痛下苦功。被一个附身在后许久而一无所知，我真是不中用到这种可怕的程度，白练了十年武艺，唉！”

他重新赶路，心事重重。

黑影在二三十丈后在他身后，他一无所觉。

他脚下一紧，心说：“世间具有奇技异能的人多的是，我这点雕虫小技真得痛下三四十年的苦功。”

当晚他宿天池寺，虎吼声令他心中不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他收了别人廿两银子，信必须要送到，万一在路土遇到虎群，送掉性命岂不误了别人的信？他当然知这这封信不利于七星盟，但已经受托他必须送到。

五更初正之间，下弦月尚未落山。他便启程动身，攀山越岭奔向五老峰。

至五老峰须经山神龙宫，穿越九奇峰。神龙宫在江西山西面的深谷中，宫左便是白龙潭。潭的下游，便是石门涧。

他知道这时无法找到紫燕杨娟，须等到天色大明方有希望，便径自南上，认准方向急走，苦不堪言。

身后，黑影仍然紧钉着他。

夜间摸索，走了不少冤枉路。天色初曦，他攀上一座山脊四面张望分辨方向，发觉自己到了九奇峰的西南，后面的一座山峰赫然是传说中，夏禹、汉武、秦始皇、太史公，曾经到过的上霄峰。

“真要命，欲速则不达，多走了不少冤枉路。”他叹口气说。

正待举步继续南行，听到左后方传来一声轻笑，笑声十分耳熟。

他吃了一惊，迅速转身。不远处一株古松下，石顶上坐着个须眉皆白，脸色阴沉，膝上搁了一根斑竹杖的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冷笑。

“老伯，你老人家早。”他抱拳恭敬地说。

怪老人拾起竹杖，点着身旁另一座大石，冷冷地说：“过来，放下。”

“放下什么？”他讶然问。

“你怀中的书信。”

“咦！老伯怎知……”

“废话！过来放下。”

“你……”

“你敢不听……”

他撒腿便跑，用上了劲力，展开了轻功绝学飞掠。

掠出十余丈侧微风凛然，老人一闪而过，超前丈余。

他扭头狂奔，折向飞掠，心中大骇。

连换六次方向，皆被老人迫及超越在前等候，在第七次超越时，老人不再客气了，杖影一入便搭在他的左肩上，像山岳般下压，压得他双腿发软，肩痛如裂。

但他不甘心，乘势挫倒，奋余力一液，便脱出长杖下，远出丈外挺身跃起大喝道：“住手！老伯。你要书信有何用意？”

“你别管；拿来便是。”老人阴侧侧地说。

“小可不能给你。”

“为何不给？”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那封书信对你没好处。”

“小可明白，但小可已经答应送到，必须送到。”

“你没有机会。”

“小可必须尽力而为，除非我死了，你休想取得书信。”他怒声说，俯身拾起了一根五尺长的手臂粗树枝，立下门户。

“把书信交出，你可以平安离开，老夫放你走。书信是否交到，你知我知，你何须那么愚蠢，不爱惜自己的性命？真是愚不可及。”

“小可不做这种无情无义的事，你要书信，来吧！”

怪老人嗤嗤怪笑，突然闪电似的冲到，竹杖来一记“毒龙出洞”，当胸便点。

他招出“怪蟒摇头”，急搭来杖。可是，树枝突然折断，“噗”一声响，鸠尾穴挨了一点，仰面摔倒在地。

在府城中，老、少两花子焦急地彻夜查访方士廷的下落。

同一期间，紫燕杨娟也出动了不少七星盟的弟兄，也在寻找他的下落，谁也没料到他已经上了庐山。

江上传来了消息，龙飞正乘快船赶来九江。

方士廷知怪老人要书信有何用意，但他为了遵守信诺，不肯将书信交出，明知不是怪老人的放手，但他仍然不顾一切挺身而斗。

怪老人的竹杖宛若灵蛇，一照面便点中了他的七坎穴，虽他已然运功护身，而且也在千钧一发个硬将上体后移，穴道虽击中，但一移之下，卸去对方不少力道，穴道未被制住，可是凶猛的点劲仍然将他震倒。移动上体下盘即虚，不倒才是怪事。

怪老人以为他已被制住，收报狂笑。但笑声刚出口，他已滚出八尺一跃而起。

怪老人的笑声僵住了，讶然叫：“咦！你小子不简单呢。”

他从怀中掏书信，抓成一团，冷笑道：“在下不怕你了，吞下腹中当无困难，你一动，在下便将书信吞下，想要书信，阁下最好不动。”

怪老人一怔，笑道：“咦！你这小子似乎很重视信诺呢。”

“大丈夫，岂可言而无信？”

“你是大丈夫么？”

“虽不是大丈夫，但希望做一个大丈夫。”

“这么说来，你不是七星盟的眼线了。”

“谁说我是七星盟的眼线？”

“用廿两银子要你传信的人。”

“鬼话。”

“你说老夫说的是鬼话？打！”

考人说打便打，疾进两步一杖捣出。

他火速向后退避招，将书信往口中一塞。

老人止步不追，大喝道：“且慢吞下，我有话说。”

他戒备着取出揉成一团的书信，冷冷地问：“说吧，你有什么话说？”

“你姓什名谁？身子矫捷，机警灵活，必定出于高人门下。首先你得明白，老夫时你并无恶意。”

“小可姓方，名士廷。老伯如果对小可并无恶意，可否高抬贵手让小可走一趟鹤观？”

“咦！你姓方？”

“是的。”

“那……你该是他们要捉的人了。”

“谁要捉我？他们又是谁？”他硬起头皮问。

“咦，你为何不改名易姓？看你的神色，老夫便知你正是他们要找的人。”

“小可为何要改名换姓？小可一未犯国法，二没做见不得人的事，伯什么？”

“他们是什么云龙双奇的朋友。”

“哦！原来如此。即使他们是云龙双奇的人；这封信在下仍然要送到。小可身无分文，这廿两银子对在下十分重要。”

“你不怕钻入他们的牢笼？”

“小可送了信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是到石门涧把七星盟的人引走，以免被云龙双奇所害。”

“云龙双奇是什么人？”

“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英雄豪杰。”

“那你……”

“小可是安份守己的人。那云龙双奇一时糊涂，把一桩谋害他们的血案硬栽在小可头上，迫得小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为了避开他们，小可逃走在外，不想在九江丢了盘缠，走投无路，只好出此下策替人传信。”

怪老人嘿嘿笑，说：“你这没有出息的东西，以你的武艺来说，足以在江湖上称雄道霸，丢了盘缠，你不会去抢大户？九江府大户多的是。”

“呸！你这是什么，你这是做长辈的人的态度么？见你的大头鬼。”

怪老人鹰目一翻，冷笑道：“老夫不问江湖事，但一听七星盟三个字，便知不是些什么好东西，你既然加入七星盟……”

“你少血口喷人，小可的盘缠，便是被七星盟的人所留下的。他们要小可加盟，并利用小可引云龙双奇在石门涧决斗，小可不肯，所以方落得如此狼狈。”

“噢！你倒象是一位有骨气的人呢。”

“不敢当，小可不愿沾惹这些江湖人。”

“但你却又说要引走七星盟的人。”

“小可不愿他们利用小可的姓名兴风作浪，也知七星盟中也全非坏人，他们决难与云龙双奇论短长，因此不忍心他们血溅庐山。”

“你呢？你胜得了云龙双奇么？”

“不行，小可甘拜下风。”他坦然地说。

怪老人的眼神，未放过他的变化，老眼中神光似电，凌厉地瞪着他，不言不动，似可看穿他的肺腑。

他无愧于心，也冷然直视，无所畏惧。

久久，怪老人咧嘴一笑，说：“石门涧的事，早着呢。你将信送到之后，赶快到此地找我。”

“老伯你……”

“虚云老道不在家，你将信交给太初观主，并替老夫传话。”

“这……”

“你说九奇峰的老不死怪客人，要他少管闲事。”

“老伯”

“去，快去，少给我老人家噜苏。”怪老厉声说。

“小可不明白……”

“这封信是要求太初观主出山，到石门涧帮助云龙双奇捉你。你把我老人家的话传到，他就不会来了。走！快回来，老夫在此地等你。”

他吁出一口长气，抱拳一礼说：“小可遵命，老伯可否告诉小可你老人家尊姓？”

“不必了，回来再告诉你。老夫在此地作客。太初观主是知道的。”

“好，小可必定将话传到，告辞。”

“快点回来，愈快愈好。”

“遵命。”他欠身答，行礼告辞径奔五老峰。他糊糊涂涂离开了怪老人，等到离开五十步之后，似乎神智一清，暗骂自己糊涂，为何要答允回来？回来干什么？这怪老人打什么鬼主意？

他必须拒绝，怎能随随便便答应这个功力奇高行径怪异的人回来？回来自投罗网么？断难应命。

怪老人不见了，像幽灵般消失了。他用目光回身搜视，一无所见，附近草长及膝，仅有几株苍松，不可能藏人，怪老人怎么平空消失了？

他摇摇头，自语道：“这怪人简直像是妖魅，可怕之极。”

庐山道观甚多，真正有名气的只有三座，太乙观、太平宫、白鹤观。白鹤观在五老峰下，凌霄崖的西南。这一带人迹罕至，古木参天，空寂寂，是修真的最佳妙境。这一带的松林，与五老峰的奇松完全不同。五老峰上的松，百年树龄高仅两三尺；这里的松百年树龄，则高有五六丈。

他走在至观门的小径上，幽寂静寥之感油然而生。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声，令人平空生出出尘之念。

“这真是清修的好地方。”他一面走一面想、

任何人在这种地方住上一段时日，便会尘念俱消，清静无为与世无争，连一丝欲望也是罪过。

正走间，前面曲径中转出一个小道童，甚感意外地向他注视，

他走近至丈外，含笑拱拱手笑问：“小道友好，请问虚云道长在不在？”

“哦！出外云游三月了，你是……”

“在下受人之托，带信来的。”

“施主来得不巧。如果不是急事，书信可由小道留交。”

“虚云道长术在。可否领在下一见贵观太初观主？致信人有言，如果虚云道长不在，可面呈太初观主。”

“好吧，请随我来。家师现在东坡亭打坐。”

“劳驾道友引路。”

东坡亭在观左的一座石崖旁，是一座以木柱竹瓦搭成的小亭，石崖上刻了四个铁笔银钩的大字，“玉佩琳琅”据说是苏东坡当年游观时留下的胜迹。

小亭中，一位面像庄严的仙风道骨老道，端坐亭中闭目垂足打坐，坐姿既不是玄门的五岳朝阳也不是礼门的入定，而是左腿支起，右脚贴地，身直首端，自然中却有壮严之态。

小道士在远处向亭中一指，低声道：“施主请稍候，这时请勿前往打扰。”

他摇摇头，说：“在下另有要事待办，未克久留。这样吧，请小道友将书信置于老师身前，可好？”

“好，施主的书信……”

他取出书信递过，突又改变心意收回说：“在下亲自前往放置，不打扰老师就是。”

小道童点头同意，他悄然向小亭走去，脚下轻灵如猫，不发出任何声息。

太初观主相貌清瘤，发眉皆白，大有仙风道骨的气概，一看便知是有

道全真。

他刚将信放置在太初的膝前，手腕突然动了，干瘦的手指像五只钢钩，扣住了脉门力道奇重。

他本能地挣扎，但毫无用处，浑身都软了，无法动弹，不由心中一懔。

挣不掉便得进而反击，他的左手不假思索地向扣住脉门的手肘疾劈而下。

“噗”一声响，劈在对方的手肘上，如中金石，只感到手掌疼痛倏忽如裂。

接着，左手也被扣住了，巨大的揪力传到。“蓬”一声大震，他被掀翻出两丈外，跌了个头晕眼花。

远处的小道童嘻嘻一笑，径自走了。

他狼狈地爬起，咬牙切齿地说：“你这牛鼻子表面上看是个有道全真，骨子里却是个无为无不为的恶道，岂有此理，你这是待客之道么？”

太初观主整衣而起，笑道：“像你这种冒失鬼，不送掉小命已是万幸了，你还敢无礼！”

悄然接近一个正在练武功的人，你不知道后果如何严重？”

他哼了一声，说：“你并不是练气行功，而是在打瞌睡。好了，算在下倒霉，你是太初观主么？”

“正是贫道。”

“有人请在下捎书给贵观的虚云道长，说过如果他不在家，书信可面交观主留交。书信在下已经交到了，告辞。见鬼！这廿两银子真是赚来不易。”他愤愤地说。

“好，书信收到了，还有口信么？”太初观主问。

“口信？”

“收信人不在，不该留口信么？”

“没有。”他肯定地答。

“好，你走吧。”

他走了几步，转身问：“致书的人没有口信，其他的人有口信，观主是否肯听？”

“废话，当然要听。”

“九奇峰的一位怪老人寄语观主，要观主少管闲事。”他一字一吐地说。

太初观主脸色一沉，一声怒叫，飞掠而至。

他已吃过苦头，知道不是老道的敌手，赶忙撒腿便跑，去势如劲矢离弦。

“你走得了？”太初在后怒叫。

他沿小径飞奔，心中不住叫苦，骂道：“那老鬼害人不浅，这两句话激怒了这个老杂毛。明知这鬼老道不好惹，我不该把话传到的。”

总算不错，逃出两里地，后面已不见有人追来。他脚下仍不敢放慢，直逃至第五峰的东麓，方脚下一慢，已是汗流浹背了。

他取路走向至三叠泉的小径，拭掉满头大汗，吁出一口长气说：“这些山野奇人，都是些怪物，久违世俗，性情都变啦！”

前面的松树上，突然飞来两只松球。他怎知上空有变？“噗噗”两声，顶门便挨个正着。

他大吃一惊，抬头一看准备逃走。

原来是一头猴子，正盯着他龇牙咧嘴做鬼脸。

他摸摸脑袋，苦笑道：“时衰鬼弄人，连一个猴子也来找麻烦了，可恼。”

朝阳从树隙中透下，但寒意未消。他不想与猴子斗气，径自匆匆而过，该赶往石门涧啦！天色不早了。

前面里余，太初观主与怪老人并坐在一株老松下。怪老人脸有得色，说：“老道，你认为那小伙子尚堪造就么？”

太初观主抚须微笑，说：“论人品、气质、心地。确是个可就之材。可是，他与我无缘。”

“为什么？”

“你已经试过他的身手，他的出身必定是名门高弟，难道说，你要他欺师灭祖……”

“你这人怎么这般固执？”

“固执？废话。”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也是人生一大快事，授之以藏，只要所授得人，何必拘于礼俗，以师长自居？”

“但你知道他肯是不肯？你知道他是不是与贫道一般固执？”

“这就得看你我的手段了。”

“同时，你尚未完全了解他的为人。”

“这个你倒不用担心，以后有的是机会。老道，你云游天下，熟悉江湖大势，那云龙双奇到底是何路数？”

“你听说过字内三剑么？”

“是不是公孙明那三个人？有一个虚云在你观中。”

“不错，他们都是与我们同辈的人，却不像你我一般不求名利不求闻达。云龙双奇是两个人，老大云雷，是披云小筑女主人崔婆婆的弟子。老二龙飞。是四明怪客公孙明的门人。

公孙明名列三剑之前，崔婆婆屈居第三。这两位青年人，在江湖出人头地，行道六年来，侠名满天下，声誉极隆，不愧称侠义门人。”

“哦！这么说来，这位小伙子必是个面呈忠厚，必存奸诈的小贼了。”

太初观主呵呵笑，说：“你料错了，贫道一生闯荡江湖。阅人多矣！这位小伙子眸正神清，决非为非作歹的不肖子弟，据你所说，贫道认为他如果是那种人，贫道便把眼子制出来，从今不相天下士。你想想看，如果他真是不肖之徒，他会为了甘两银子替人传信？会因身无分文而挨一天饿？凭他的人才、武艺，不要说偷偷抢抢，就是骗嘛，也会骗得三食果腹。明知这封信对他不利，他却……”

“别说了，这个我知道，也就是我欣赏他的原因。”

“那你对他并无多大信心，何必说授艺的事？”

“当然我并不知道云龙双奇的底细……”

“那你现在知道了，还不撒手不管？”太初观主微笑着说。怪老人紧盯着老道眼神，一跳而起说：“好哇！你这牛鼻子也不是好货。”

太初观主呵呵笑，也整衣而起说：“是好货，也不至于仍是孤家寡人了。”

怪老人大笑，说：“我警告你，少打歪主意。我先走一步，哈哈！”

笑声未落，人已远出十丈外去了。

太初随手折了一根三尺长的小树枝，拉掉树叶，便成了条树鞭。

方士廷以为已摆脱了太初观主，埋头向九奇峰赶。怪老入给了他不少麻烦，但他仍然不肯失信，要看看怪老人有何吩咐。

正走间，前面路当中人影徐升，笑声震耳。

太初观主端坐路中，徐徐站起拂着小树枝狂笑，拦住去路，笑完说，“小施主，这时才来呀？”

他大吃一惊，以为已将人扔脱，岂知老道却在前面等他，岂不糟透？

看样子，逃也是枉然。他一咬牙，沉声道：“老道，不可欺人大甚。”

“噢！谁欺侮你了？”

“你。”他大叫。

“我太初观主欺负你？笑话。”

“在下只是个传信的人，并未得罪你，也没动你白鹤观一草一木，在下弄不清你到为何找在下的麻烦。”

“你是不是云龙双奇要找的姓方的歹徒？”

“云龙双奇要找我，确是事实，但在下却不是歹徒，而是双奇……”

“住口！你敢说云龙双奇的坏话？”

“在下无意诋毁他们，但他们这次找我确是找错了人，在下……”

“呸！云龙双奇一代豪侠，誉满江湖，行侠仗义暴除奸，所行所事有口皆碑，岂会诬你是凶犯？你给我乖乖就缚，以免仇道多费手脚。”

“哼！你们都是些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人，一丘之貉在下不想多费唇舌解释了。”他冷冷地说完，向树林中飞逃。

逃不掉了，老道身形一晃，宛如电光一闪，迎头截住一声长笑，树枝迎面点到，快速绝伦。

他心中大骇，止步斜掠丈外。

“下挫右掠。”老道叫，树枝拂出，急如星火。

他本想向左闪避，但左闪如果比树枝慢，必定受到更快捷更凶猛的追袭。老道手中虽是一根小树枝，但却以剑招袭击，在高手手中，树枝的威力并不见得比剑弱，甚至还要厉害些。飞花摘叶尚可杀人，何况一根树枝？看递来的力道与神速的来势，便知老道是艺臻化境，练气火候纯青的可怕人物，他必须走险。

老道叫他下挫右掠，正合他的心意。他认为老道所叫出的闪避身法，在此种情势下，势不可能，因此他必须办到；如果办得到，必定极为安全，而且可以乘势反击，如果手中有兵刃，这将是回敬的大好机会。

他冒险向下挫，贴地右掠，树枝拂过顶门，令他感到劲风压迫得头皮发麻，危险间不容发。

一掠之下，老道的左膝与左半身，皆暴露在他的左手控制下，可惜机会稍纵即逝，他未能把握机会出手反击，身形尚未定下，树枝随影袭到，喝声入耳：“伏倒滚开。”

他怎能不滚？仆下奋身右滚。罡风掠过背脊，使他打一冷战。

“回滚！”喝声又到，树枝拦腰劈下。

他如受催眠，无暇思索，如果前滚，决难逃过第二次袭击。他应声回滚，便到了老道的脚前，大喝一声，一掌向老道的膝盖拍去。

老道一声长笑，向上纵起，前纵的刹那间，一脚后端，踹向他的腰背。

他再次反滚，恰好避过一端，火速跃起。

太初观主八尺在外落地，大旋身一声长笑，招出“乱洒星罗”，百十道

树枝的幻影。像是雨般射到，笼罩了他的全身中宫要害，喝声也随笑声之后传到：“倒射切入。”

他仰面便倒，在树枝树及时避过一招急袭，背脊尚未着地，双手先抵达，变不可能为可能，身形在双手的一拨之下，双脚前射，猛端老道的下盘，高及腹阴，他冒厉险反击。

老道如想下沉树枝伤他，下阴必被端中，这一端非同小可，老道收招向前一跃，不和他拼命，似乎早已料到他必定用两败俱伤的打法，及时回避。

之后，是一场快速绝伦的搏斗，主动完全控制在老道手中，用一连串神乎其神的招术，迫得他随喝声闪避，脱困，反击，游窜。

在可怕的搏斗中，他共挨了四击。但也在这场激战中，他体会到走险闪避与反击的奇妙身法方法，体会到在危急中，该如何化不可能为可能；如何在习惯与本能的限制下，另辟蹊径出奇制胜。

他大汗如雨，但渐渐可以在生死一发中谋求自救了。

老道的树枝奇招迭出，虽则压力渐增，愈来愈快速神奥，但他已可控制自己，威胁反而逐渐减轻，不再手忙脚乱慌张失措了。

终于，他抓住了老道一击失机的刹那、摆脱了树枝的追袭，奋身一跃，窜入密林中，穿枝入伏溜之大吉，往荆棘丛中一钻，如飞而遁。

身后，老道的豪笑声震耳欲聋。

一口气奔出五六里，他再也支持不住了，往一座山崖下一坐，放松浑身肌肉运气调息，他浑身衣衫，没有一寸是干的，脱下可以绞出许多汗水来。

“好险！”他毛骨悚然地想。

调和了呼吸，他精神一振，倦意全消，大踏步向九奇峰走去。他不愿失信于怪老人，硬着头皮走一遭，水里火里他也得如约定一趟。

老远便看到松树下端坐着老怪，盯着他阴森森一笑，这种笑，令他感到心中发毛。

他走近至两丈外，抱拳一礼苦笑道：“老伯，小可多蒙厚赐，信已传到，话也传到了，但不知老伯还有何话说？”

“哼！你倒是守信。”

“哼！你倒是会害人。”

“老夫害了你不成？”

“你要小可传的两句话，几乎送掉了小可的命。”

“你是说……”

“太初观主听了你的两句话，发起脾气来，把小可迫得好惨。小可有事在身，告辞。”

“什么？你要走？”

“我为何不走？”

怪老人嘿嘿笑，用手向不远处的草丛一指，说：“去看看那里有什么。”

他走近一看，吃了一惊，说：“是两把剑，你……”

“一把是你的，取走。”

“我要剑来何用？”

“保命。”

“我不要。”他断然地说。

怪老人放下竹杖，举步走近。

他扭头飞奔，希望赶快离开。奔出半里地，降下一处山谷，古木参天，怪石散处在各处草丛，极易藏身。

前面一座怪石后，闪出怪老人的身影，白虹射到，叱声震耳欲聋：“拔剑，看你能不能保命。”

“哼”一声响，剑插在他身前不足半尺，入地尺余，仍在不住震颤。

怪老人手持另一把剑，从三丈外飞扑而至，身剑合一来势如电，好一招“笑指天南”，剑上风雷隐隐，内力已注于剑身。

他已别无抉择，老人来得太快，不能逃避。他火速拔剑，大喝一声，招出“云封雾锁”。

“铮铮”双剑相交两次，总算被他封住了攻来的狠招笑指天南。

可是不等他有回敬的机会，剑芒如匹练，怪老人第二招“飞星逐月”又到，凶猛的冲刺锐不可挡，直攻中宫排空而入，剑气迫体。

他再对招，向左急闪，绕过一座石角，回敬一剑反击怪老人的右肋，有了刚才与太初观主交手的经验，他已获得闪避的神髓，不再受到束缚，有剑在手，他可以乘机反击了。

怪老嗤嗤笑，一剑震开他攻出的一剑，电芒剑闪，剑已乘势探入，喝声震耳：“用换羽移宫。”

他连换七次方位，从剑影重重中连封六剑反击一剑，方化解了怪老人刚才那招空前猛烈空前凶险的一招猛攻，对方的剑尖共有三次擦过他的胁腰与贴胸而吞吐，这表示他曾经从死神的掌心中进出了三次之多。

人影倏止，剑气一敛。

怪老人未再进击，站在丈外沉下脸说：“如果不是老夫后劲不足，最后一剑再上一招‘三星逐月’或‘七星联珠’，你连封一剑的机会都不会有。上！我给你一次看的机会，看看老夫是如何接下你这几招追魂夺命剑术，等你看清之后，老夫再用原招取你的性命，小心胸腹要害！杀！”

怪老人一剑点到，他剑错开，立即乘势探入，剑指对方心坎。

怪老人一声轻笑，用上了“换羽移宫”接招化招。只搭了三剑，便将如潮水般攻出的进手狠招化解，换了两次方位便反而控制了他的胁背。

他拼命了，展开了所学周旋；在怪老人的叱喝下，渐能控制剑势了。

出了一身冷汗，受了了六次只伤肌肤的轻伤，大概攻守了百余招，最后他闪在一座大石后，脱出剑影的笼罩，抓住机会撒腿便跑。

怪老人并未追来，他一口气逃出五六里，方丢掉剑歇息，只感到浑身发虚，力道全失了。

近午时分，他回到天池寺，花了一两银子，饱食一顿，方取道走向石门涧。

石门涧西侧不远，建了一栋草屋，那是七星盟藏匿要犯的秘密所在，距石门约有两里左右。这一带没有路，前来观看石门奇景的人，只能到达石门下方三里左右。水声如雷，谁也没有想到这儿是藏匿人犯的地方。七星盟有时收容被官府究追的要犯，等到风声不紧，再将人放出，该要犯当然必须有足以令七星盟满意的金银财宝，不然一切免谈。

七星盟放出的消息，便是说方士廷藏匿在此地避风头。

午牌末，一个年青劲装勇士，大踏步从涧下游向上攀越。

方士廷则从天池寺向下走。到达狮子岩，正攀下百丈梯，而年青的龙飞已经进入第一座石门，无畏地直迫二、三两座石门。

小径一线，人行走其中，必须手脚并用，稍一大意便可葬身于涧底的乱石中。这位一身是胆的年青侠士，单人独剑便直捣虎穴龙潭，这份豪气委实令人心折。

正走间，前面怪石下闪出一老一少两位花子，居高临下拦住去路。

龙飞一怔，向上抱拳一礼，笑道：“原是九指狂乞老前辈，幸会幸会。咦！老前辈收了一位得意门人么？可喜可贺。”

九指狂乞咧嘴一笑，说：“好说好说，毕竟是高人门下，嘴上甜得紧，这位小要饭的，是从石蛋里冒出来的混世魔王。老要饭的福薄，还不配收他为门下呢。龙飞，你也到石门来观瀑？”

“不，晚辈前来找七星盟要人。”

小花子眼一翻，哼了一声说：“云龙双奇果然名不虚传，单人独剑便敢在七星盟的九江秘坛索人。”

“小兄弟不服气么？”龙飞笑问。

“喝！谁还敢不服气？六年来，江湖是云龙双奇的天下，谁敢正视阁下一眼，准是天大的祸事。”

“哈哈！小兄弟话中带刺，客气点好不好？贵姓？”

“我姓彭，江湖小辈，那在你阁下眼中有份量？”

“咦！彭老弟，是冲在下生气么？”

“不敢，龙大侠，不过，今天恐怕你会不如意。”

“小兄弟知道在下的来意么？看来，小兄弟定是与狂乞老前辈帮助在下一臂之力了，谢谢。”

九指狂乞摇摇头，说：“龙飞，你千万不要领错情。老朽无意助你，你也不会接受老花子的协助，而是拦路警告你的。”

“警告，老前辈言重了。”

“你是找方士廷来的？”

“不错。”

“这人与你有仇？有怨？”

“春秋山仙人峰下，六条人命要他偿还。”

“你亲眼看见他杀人的？”

“不错，而且在下亲自将他追入仙人洞的。”

九指狂乞耸耸肩，扭头用目光向小花子表示，人家亲眼看到，还有什么话说？

小花子却不同意，冷笑道：“哼！他撒谎。”

龙飞脸一沉，冷冷地说：“如果你年长些，说这句话便足以受到凌厉的教训。哼！好没规矩。”

小花子哼了一声，沉声道：“你神气什么？凭你这种态度，就不配在江湖上行侠仗义，你敢发誓，说你亲眼看见他下手的杀了六个人么？”

龙飞当然不敢发誓，他根本就不曾亲见方士廷杀人，只看到方士廷要拖定老出来而已。

如不是方士廷心急逃走，他也不会咬定方士廷是凶手了。

小花子语利如刀。咄咄逼人，他一个成名人物，怎受得了。登时变脸、冷笑道：“小兄弟，祸从口出，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冲着狂乞老前辈的金面，在下不和你计较，在下不会与你这乳毛未干的黄口小儿一般见识。”

小花子声怒叫，向下奔来。

老花子一把将他抓住，怪叫道：“小坏蛋，你怎么啦？呸！你找错人了。咱们不是说好了的，去找紫燕杨娟算帐么？紫燕杨娟没找到，你怎么找起一条龙来了？走吧，少说两句，免得舌头长丁疮。”

小花子不再激动，冲龙飞冷笑道：“阁下，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这一天而且不会来得太迟。”

龙飞也冷冷一笑，豪气飞扬地说：“你大可放心，龙某一生行事光明磊落，无愧于心无愧于人，作下的事永不会后悔。”

“好了好了，别斗嘴了。”老花子打圆场，又向龙飞道：“龙飞，你真要硬往七星盟九江秘坛里闯么？”

“晚辈正有此打算，而且往里面闯。”

“他们人多……”

“羊再多，他不会围得住猛虎，何所惧哉？”

“壮哉！青年人。”老花子脱口喝采。

“有勇无谋，匹夫而已。”小花子却不屑地说。

“小老弟，你说话给我小心了。”龙飞悻悻地说。

小花子不理他，扭头向老花子说：“者前辈，一个没有容人雅量的人，奢言行侠，其危险可怕的程度，比真正的伪君子与小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说对不对？走吧！人家有朋友在暗中照应，还用得着你老人家白担心？走啦！”

“好，走。小捣蛋，你的话似乎武断了些，但不无道理，走啦！”老花子阴阳怪气地说。

龙飞脸上一沉，朗声道：“老前辈，晚辈行事独来独往，不希望朋友们介入，更不希望朋友们相助或干预。如果老前辈抬爱而插手相助，晚辈不领这份情，盛情心领了。”

老花子一怔，不悦地问：“姓龙的，我老要饭的曾经表示过助你一臂之力？”

“但愿不会。”

“哼！你简直是臭螳螂带花，臭美。”

“老前辈别生气。”龙飞仍然悻悻地说；

老花子嘿嘿笑挟起打狗棍冷冷地说：“年青人猖狂，不是坏事。猖者有所不为，狂者进取。想当年，我九指狂乞也曾经年青，也曾经壮志凌云，以行侠仗义拯救苍生为己任。也曾经目空一切，举目江湖，论英雄豪侠，唯我一人。曾几何时？当年的伏魔剑客李天奇，管错了一件事，冤死了三个无辜，事后真象大白，后悔得要从九华山舍身岩往下跳。最后接受了一位花子爷的劝告，留下抱憾终生的残躯，以负疚的心情，断一指以明志。卅年来，以九指狂乞的身份浪迹风尘，至今不敢奢言行侠二字。哼！你以为行依二字容易么？你问问你自己，敦厚、质朴、逊让、明辩，这些品德你具备了么？只有信心、勇气、毅力，还不配行侠。九指狂乞生得并不贱，犯不着用老命来助你这种人行侠。”

老花子心中有气，说完冷哼一声，挽了小花子转身扬长而去。

忠言逆耳，龙飞血气方刚，怎听得进这些话，冲老花子背影冷哼一声，骂道：“老而不死是谓之贼也！哼！凭你也配教训我龙某人未免太不自量了。”

他紧了紧百宝囊，检查胸前紧剑的带结，脱下披风搭在手上，举目四头察看形势，然后从容举步上行。

水声如雷，逐渐接近了第二座石门。真正的石门是那两座奇峰，附近怪石峥嵘，巍岩密布，行走其间，只须防备暗算偷袭，不怕围攻，这里没有过于围攻的地势。

前面两峰左有的一座大石后，突然闪出两名中年人，一带刀一带剑，健壮如牛，身材高大，脸色阴沉，一左一右拦住去路。

身后有碎石滚动声，他不用回头，也知道后面有人，退路已被堵死。

他英俊的脸庞上，涌起了傲然的笑容，冷然注视着前面拦路的两名大汉，从容向前举步迈进。

更远处，约在十余丈外的乱石蔓草，接二连三站起七八名劲装男女，用凌厉怨毒的目光向他狠狠地注视。

他仍然无动于衷，无视于眼前的危险，脚下并未减慢，神色丝毫未变。

近了，已接近两大汉左右。

两大汉反而被他那个人从容无所畏惧的神色所惊，脸色微变，不自禁地退了两步。

后面，有四名大汉徐徐跟进，脸色冷厉，眼中引起怨毒、仇恨、忿怒等等表情。

他冷静地踏进，冷静地，一字一吐地说：“原来贵盟已经知道在下要来，因此早就准备了。”

诚如紫燕杨娟所预料，七星盟的人，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云龙双奇行道江湖，以擅长对付围攻誉满武林，除非对手比他们高明或者相等，一二十个人围攻，无济于事，反而枉送性命。因此，七星盟这次派出了最佳的高手，以对付龙飞不想枉送功力稍逊的弟兄，放弃围攻的计策，要在这种崎岖险阻地势中，与龙飞生死一决。

因大汉有所顾忌，显然有点心怯，在龙飞的傲然注视下，不自禁地退了两步。

龙飞沉静地说完，倏然转身，虎目一瞪，冷电四射。

身后想加快跟上的四名大汉，脚下一阵迟疑，脸色一变，不敢再进。

第一名大汉手按上了剑靶，“嗤”一声拨剑出鞘。

第二名大汉也不甘人后，“克勒勒”抖出了九节软鞭，重兵刃上场。

前面的两大汉，也缓缓拔出了刀和剑。

龙飞从容不过，徐徐撤剑沉着地问年纪较轻道：“谁是主事的人？站出来说话。”

右前方六七丈外一座石崖顶端，出现了四男一女，一字排开并肩而立，为首的中年人鹰目大汉手抚八字胡，用破锣的大嗓门向下叫：“我，第二星神鹰邓成。”

龙飞抬头上望，傲然一笑道：“七星只来了五星，幸会幸会。”

“阁下有何话说？”神鹰邓成沉声问。

“龙某想向贵盟倩商，索取一个人。”

“谁？”

“阁下岂不是明知故问么？原先龙某认为贵盟不知龙某的行踪，但看情势、龙某料错了，贵盟不但知道在下的行踪，而且是有意等候龙某前来送死的。”

“你这次料对了。”

“哈哈！你们把龙某的墓穴掘好了么？方士廷上次替龙某掘塞。这次他

是否也参加了？”

“姓龙的，石门涧就是你葬身之地，用不着掘穴了，是么？”

“江湖讲死讲埋，路死插牌，其实是用不着掘穴的，龙某不是嗜杀的人，贵盟的兄弟也并不是歹徒，在没有抓住任何人的罪证前，龙某不想入人于罪大开杀戒。阁下请将方士廷交出，在下带了人称谢告辞出山，不然，休怪在下心狠手辣言之不预。”

“阁下这些威胁的话……”

“不是威胁，而是实情，龙某等尊驾一句，给不给人赏不赏脸，请说，龙某洗耳恭听。”

神鹰邓成嘿嘿笑，问：“给又如何？不给又如何？”

“给，龙某深感盟情。不给，在下只好得罪贵盟，硬闯秘坛了。”

“一句话，七星盟与阁下势不两立。”

“这就是阁下的回答么？”

“你又不是聋子。”

“原来贵盟想借重方士廷，报复年前的旧怨了。”

“你明白就好。阁下，你还有后事交待么？”

龙飞哈哈狂笑，声震九霄，压下了如雷水声，山谷为之应鸣，笑完朗吟道：“十年魔剑，问天下头颅几许？莫等闲……”

一声怒吼，前后共有四名大汉看不惯他的傲态，同时飞扑而上，四柄兵刃齐到。前面剑刺中宫，刀攻下盘，火杂杂地卷入。后面九节鞭来一记“横扫千军”，豹尾抢攻出“拔草寻蛇”控制下盘。

剑虹乍闪，风雷俱发，但见剑如匹练，前面刺来的剑芒冲出，然后剑虹往左右分张，“唰刷”两声被空锐啸传出，人影乍合。

接着，剑虹回头返飞，光芒四射，漫天澈地势如排山倒海，

快，快得令人目眩，接触得快，结束也快。

一声惨号传出令人闻之动魄惊心。

人影倏止，风雷乍息，颤动着的剑身映日生光，时光像是凝住了，似乎万物突然静止。

龙飞仗剑屹立原地，长剑斜指，剑尖的血珠缓缓沿血槽向下流动，他整个人象是一个石钟，似乎每一颗细胞皆已停止活动，唯动的器官，是他那双神光炯炯的大眼，眼神更为凌厉，更为冷酷。

“蓬”一声响。一名大汉突然扑倒。

使九节软鞭的大汉接着手一松，克啦啦软鞭落地，仰面便倒，滚到下面乱石去了。

另两人以手掩腹，一阵乱晃，终于叫不声音，扭转着摔倒在地。

血腥触鼻。地面上血迹斑斑。

雷霆一声，群雄丧胆。

其他的人惊呆了，崖上的五个人目定口呆。

龙飞吁出一口长气，剑虹一闪，剑便隐于肘后，从容冷静地迈出第一步。

越过两具尸体，他无畏地迈进。

崖上的五个人纷纷飘落，神鹰邓成当路一站，冷然注视着沉静迫进的龙飞，愤怒地咬牙切齿，虎目中似要喷出火来。

紫燕杨娟在左面的一座圆石上，徐徐举剑。

右面是一个年仅廿岁青年，手按刀靶卓立，神色极为沉静凝重，眼中散发着怨毒的寒芒。

龙飞逐渐接近，旁若无人。

神鹰的手，按上剑靶。

紫燕杨娟面罩浓霜，剑全部出鞘，徐徐举剑。

一声叱喝，左右的乱石草丛中，暗器出如暴雨，共有六七个人隐身其中，齐发暗器袭击。

草绿色的披风一卷，罡风乍起。剑芒流动，宛如火树银花，裹住了全身上下。龙飞整个身躯高不及三尺，披风与风雨不透的剑幕已将他完全裹住，所有的暗器全被披风所裹住或被剑所击落。

人影倏飞，他身剑合一猛扑左面的乱石后。但听两声惨号传出，两名发射暗器的人被披风所拍飞，惨号着倏起八尺，飞出丈外，向下面三四丈深的涧底飞坠。

“迫他下去！”神鹰大叫，急冲而上。

一名大汉在侧方闪出，抖手就是一剑，人亦虎扑而上钢刀拍出“刀劈华山”，凶狠地攻到要将龙飞迫下涧去。这人是李胡子，是九江盟坛紫燕杨娟手上数一数二的臂膀。“铮”一声暴响，钢刀反震外荡，剑啸声刺耳，“喇”一声异响，李胡子的胸前裂了一条大缝，肺叶外流。接着是“啪”一声响，李胡子的身躯被披风抽击得向涧下飞落，掣在乱石上血肉横飞。

人影似龙腾，龙飞以出神入化的轻功纵出，用上了绝学大地龙腾身法，飞跃四丈空涧，落在原斗场稍下方的斜坡上，一声冷叱，剑芒一闪，刺入一名大汉的胸口。一脚飞起，将尸体踢飞。

他身形站稳，屹立如山，大喝道：“你们上！除恶务尽，龙某今天要扫庭掘穴，把七星盟连根拔掉。你们快上，谁也休想活着离开。上也是死，不上也是死，是你们恶贯满盈的时候了。”

他威风八面，气吞河岳，宛若大神当关，把住了向下走的唯一出路。

这刹那间的凶狠袭击，终于把七星盟的人吓了个胆丧魂飞，斗志全消，一个个脸无人色，有人在作逃走的打算了。

可是，出路已被阻死。往上逃，必须冒险攀崖下涧，大过冒险。如逃入秘坛，也是死路一条。坛在山谷中，四面峭崖绝壁，只有一条路出入，出路被堵死，便无处可逃，只好拼命了。

首先抢近的是那位年青人，钢刀映日生光，冲上叫：“姓龙的，还我父亲的命来。”

“铮”一声暴响，剑架开了刀，年青人连退四步，虎口出血。

龙飞的剑急进，闪电似的点注年青人的胸口，喝道：“你父亲是谁？你不是七星之一么？”

“家父陈豪……”

“哦！原来是太平府盟坛的总香主，滚你的！”

“啪”一声响，年青人右颊被剑身拍中，向侧一颠，“噗”一声摔倒在地。

年青人不死心。狼狈地爬起重新举刀迫进，双目喷火，咬牙切齿地怒吼：“狗东西！你凭什么替天行道？父仇不共戴天，我给你拼，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龙飞冷哼一声，虎目中杀机怒涌，沉声道：“陈豪惨杀乘船东下的客商，一船血人九尸十命，孕妇亦难幸免，惨无人道天下共愤，罪有应得。有其父

必有其子，你也不是个好东西。杀其父必杀其子，永除后患。你上，你父亲在黄泉路上等你。”

年青人正待冲上，已到了一旁的紫燕杨娟叱道：“陈希，退下。”

“你是第三星，紫燕杨娟。”龙飞冷笑着说。

“不错，你我不陌生，虽则彼此不曾见面。”

“你九江盟坛的所作所为，尚不致凶残恶毒。”

“本三爷受宠欲惊。”

“但今天你将与贵盟的人同归于尽，玉石俱焚。”

“小意思。你不是要找咱们要方士廷么？”

“不错，但目下你们已经倚众群殴，复用暗器齐袭，在下已容你们不得，即使将方士廷交出，在下也不会罢手了！”龙飞豪气飞扬地说。

“七星盟也不会罢手，本三爷……”

“慢来，你那七步追魂针最好少献宝。不发针，龙某给你一次公平一决的机会。如想用针暗算，在下要将你示众江湖。”

神鹰邓成与另两名中年人举剑迫进，叫道：“三妹，少给畜生磨牙，咱们联手，四剑合璧，共诛此獠。”

“哈哈哈哈！一起上，四星聚会，正好一网打尽，上啦！”龙飞气吞五岳地叫。

高手围攻，生死立判。四人四面一分，形成合围。眼看要扑上生死一搏，成败在此一举。

地势崎岖，只好容下四名高手合围，多一个人也插不进来，反而碍手碍脚。

陈希只好让至一旁，在一旁候机进击。

正危急间，上面突传来一声长啸，人影飞掠而下，喝声沉雷：“住手，方士廷到！”

紫燕杨娟大骇，退出叫：“方士廷不许下来。”

七星盟的人纷纷让开，不敢拦截。

龙飞一声长笑，笑完说：“凶手，投入七星盟，也保不了你的命。即使你逃上天，龙某也要将你擒住归案。杀！”

杀字出口，剑影飞腾，首先向神鹰猛扑，剑出“寒梅吐蕊”，直取中宫。

联手的阵势因方士廷的出现而四人分心。无法应变，神鹰只好接招，用上了“虎拒柴门”，急封突来的快速剑影。

“铮铮！”剑鸣震耳，火星四溅，龙飞不但震开了另两人抢来接应的两把剑，且能乘势击破神鹰封出的剑网，一招得手。

“哎呀！”神鹰大叫，右胸挨了一剑，几乎伤骨，鲜血透衣，连退三四步，脸色苍白血色全无。

这瞬间，龙飞剑比长虹，身剑合一攻向紫燕杨娟，意在先解决这四星，四星中杨娟的七步追魂针最为霸道，解决了杨娟，四星即会瓦解。

紫燕杨娟正待出剑迎击便是风刮到，方士廷已如飞而至，从后面抢近，手一夺过她的剑，将她向侧一推，一声暴叱，剑影山涌。

“铮铮铮！”剑鸣连珠暴响，人影如雷，剑气飞腾，两人电光石火似的接触，激烈地纠缠，可怕的快速冲刺捷逾闪电，每一剑皆危机重重，生死间不容发，凶险绝伦，剑招之神奥辛辣，令人目不暇给，分不出招式，看不清剑势。

龙飞不再狂了，丢掉披风，凶猛地冲刺、冲刺又冲刺，奋勇进击，完全主宰了全局，以雷霆万钧的声威抢攻，锐不可当。

方士廷慑于对方的名号，本来有点心怯，但激于义愤，他不得硬着头皮支撑下来，他封架、闪避、反击，居然能在对方狂风暴雨似的可怕快攻下，接下了无数致命的剑招而未露败像。

最后“铮”一声剑鸣，人影倏分。

龙飞神色凝重，虎目中杀机怒涌，呼吸略现不稳，但持剑的手坚定沉稳如同铁铸，脸上的肌肉似乎已经冻结了，凌厉的眼神死盯在方士廷的脸上。

方士廷已退了十余步，呼吸一阵紧，本来，他站在上方，地势极为不利，退了十余步而未被击中，已经是侥幸之幸。

他确是紧张，手心全是汗，这是最糟的情势，心怯难当大敌。

他身后，神鹰与七星盟的弟兄，被刺骨破肌的剑气，与八方飞腾的剑影所迫，只能随着方士廷向上退。

方士廷一咬牙，怒声道：“姓龙的，冲方某人来，此事与七星盟的人无关，叫他们离开。”

“不行，除非你去剑就缚。”龙飞坚决地说。

神鹰哈哈狂笑，说：“方老弟，你这是什么话？哈哈！七星盟的弟兄，不是贪生怕死的……”

“你们还不走？”方士廷大叫。

“谁也别想走。”龙飞豪气飞扬地叫，疾冲而上。

剑影开始更猛烈地吞吐，风雷骤变，两人又缠上了，这次的接触更为凶险，更为激烈。

神鹰的人苦于插不上手，无法加入，只能焦急地向上退。蓦地，耳中清晰地听到有人在叱喝：“蠢材！还不带人从山上逃命？可从紫石岩攀上百丈梯的小径走，你们留在此地，反而令方士廷身陷危局，快走！”

神鹰大骇，四顾无人，在如雷的水声中，他居然听到了这种小而清晰的声音，岂不可怪？

又在寻找声源，耳中又听到另一个的不快的语音：“混帐东西 2 还不带了你的人滚蛋？”

他毛骨悚然，发出了向山上撤的信号。

紫燕杨娟大惊，拉住他厉声问：“二哥，你是怎么回事？”

神鹰神色紧张，附耳道：“有两个功力奇高的人在附近潜伏，以千里传音绝学要愚兄带人撤上百丈梯。”

“见鬼，你……”

“愚兄怎敢胡说？你以为愚兄是贪生怕死的人么？”

正在相持不下，右方的三十丈高峭壁上，九指狂乞与小花子身影乍现，狂笑震天。

“好，我们走。”紫燕杨娟终于让步，扭头恋恋不舍地注视着方士廷的背影失声长叹，方最后撤走。

方士廷已到了生死关头，已被迫着手忙脚乱，递不出招式，发发可危，眼看要糟。

他身上共挨了四剑之多，由于始终被迫在上方，因此伤皆在双腿附近，四剑中有一剑稍为严重，伤在右腿侧血流如注。

龙飞攻了百十剑仍劳而无功，不由怒火上冲。地势崎岖不平，无法发

挥剑术长处，威力大打折扣，加以方士廷采取后回避术避重就轻拖延，他无法施拍迫攻。怒火一冲，便心中大恨，大喝一声，开始毫无顾忌地迫进了，手上一紧，一口气连攻五招十八剑之多。

方士廷好不容易支撑住这次可怕的疯狂迫攻，心中一动，忖道：“七星盟的人都走了，我何不用上与太初观主及怪老人游斗的招路？只要能找机会抢到上首，我便可向下面逸走脱身了。”

心念一起，立即付诸行动，剑势一变，完全以虚招周旋。不久，他终于获得了抢上首的机会。

龙飞一剑攻到，他向右一闪，剑向左封，龙飞的剑乍吞乍吐。“唰”一声指向他的下阴要害。他身随剑转，“铮”一声险之又险地架开一剑，一脚踢出，将脚下的砂石踢得向龙飞喷射而下。

龙飞冷哼一声，手封双目，一剑再吐。

他突然扭身一剑下挥，“铮”的一声将对方的剑往下拍，但对方的剑峰已划破他左大腿外侧，裤裂血出。

他抓住机会奋身一跃，竟从龙飞的顶门飞越。人落地挫身向下滚。

龙飞勃然震怒，旋身正待脱手掷剑，飞剑跟踪追击，必可将方士廷置于死地。

生死关头，剑正欲出手，突听到耳旁有人大喝：“好啊！机警绝伦，孺子可教。”

龙飞一掠，举目寻找声源，剑来不及发出，方士廷已经爬起撒腿便跑。

“你走得了？”龙飞怒叫，奋起狂追。

站在高处的老花子鼓掌大叫道：“小伙子，大佳大佳。哈哈！逃不掉的，龙飞真的要飞了，跑的那能有飞的快？跑啊！”

这一追，又是旧事重提，方士廷落荒而逃，龙飞衔尾狂追。

将脱离石门涧小径进入山野，已迫了个首尾相连，危机又至。

龙飞十分高兴，相距已不足一丈了，大叫道：“凶手，你括翅难飞。我不信你上得了天，哎呀！谁在……”

他突觉膝弯一震，挨了一颗小石子，打击力甚重，几乎将他击倒，只感到有膝一麻，奇痛入骨，几乎栽倒。

他勃然人怒，旋身止步扭头回望。怪！那有半个人影？

再扭头一看，方士廷已经远出十丈外去了。他一发狠，全力向前一纵。

糟了，“啪”一声响，左膝弯在半空中又挨了一击，只感到左半身全麻了，落地时左膝一软，几乎跪倒。

他一咬牙，回头一跃三丈。

乱石、荒草、荆棘、矮林随处皆可藏人。他发狂般四面穷搜，白费功夫一无所有，气得他愤怒如狂，破口大骂道：“谁在暗中暗算龙某？见不得人的狗东西，给我滚出来看看你是什么东西。”

空山寂寂，鬼影俱无。

前面，方士廷的身影早就不见了。

后面半里地，老、少两花子正快步向下走。九指狂乞洪亮的歌声，字字入耳：“石门无旧径，披棒访遗迹。时逢出水秋，清晕如古昔。尝闻慧无辈，题诗此严壁；云深毒苔封，苍然无处觅。萧疏野生竹，崩剥多年石……”

他一跺脚，恨声道：“罢了，白来了一趟。姓方的，你走不了，上天入地，龙某必须将你……”

他看见左前方的矮林内人影一闪，立即一跃三丈，飞扑而上。

一声长笑，十丈外枝叶摇摇，来人发笑撤走，等他追出矮林。人影已杳。

“咦！这是什么人？”他骇然自问，心中暗懔。这是他第一次发现比他快的人，不由他不掠。

方士廷逃出十里外，已是精疲力尽，再也支持不住了，不辨方向中落荒而逃，在一座奇峰下找到一处草丛，丢掉剑往草中一躺，只感到一阵昏眩，浑身都软了。

他身上共中了八剑之多，仅有两处剑口稍为恶化，只伤肌肉，血液已经凝住了创口。另六处伤了肌肤，出了一些血而已。

许久，晕眩感消失，精力渐复，只是尚感到些少虚弱而已，他拾回剑，心说：“我必须尽早离开庐山，避免龙飞这家伙搜寻，如果再也碰上，我命休矣！这家伙好很。”

在离开山区之前，有两件事他必须办妥，一是找食物充饥并找地方裹伤；一是把这身血衣换掉，不然决难逃脱龙飞的追踪，浑身是血引人注目，大意不得。

他认准备方向朝北走，往北定可找到人家。

绕过山脚，前面树林中突然跳出三个人，赫然是请他传信的三位仁兄，带发头陀掉了两颗门牙，嘴唇余肿未消，像个猪八戒。

“哼！是你！”中年文士讶然叫，顿了顿举步走近问道：“老弟，怎落得如此狼狈？”

他沉着地以剑支地，镇定地说：“阁下那廿两银子，几乎送掉在下的生命。”

“怎么回事？”

“太初观主接了书信，不知为何变了脸，打得在下好惨。”

“什么？你和他动剑了？”

“不错。”

“但你并未被他……”

“在下逃得了性命。”

“怪！你居然逃得了？那虚云道长乃是早年的宇内三剑之一，太初观主也是早年的剑道高手名宿，你居然能从他手中逃得性命？幸运极了，可喜可贺。”中年文士一面说，一面笑吟吟地走近，突然欺身直上，一脚踢向他持剑的手，五指如钩伸到，急和他的左肩并，手脚齐发，迅捷绝伦。

突起发难，按理必可手到擒来。岂知方士廷早怀戒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怎敢对龙飞的朋友大意？对方一动他便已警觉，扭身移位长剑打闪，大喝道：“住手！你这家伙混蛋！”

剑点在中年文士的心坎上，只须轻轻一送便够了。

中年文士大骇，浑身发僵。

中年人与带发头陀也骇然止步，不知所措。

他冷哼一声，说：“你们听清了，方某是安份守己的人。春秋山血案在下也是受害者之一，那龙飞恩将仇报，刚愎自用不问青红皂白血口喷人……”

“在下不信。”中年文士怒声说。

“信不信那是你的事，在下也不寄望你们相信，可以告诉你的是，在到

达九江之前，在下根本不知江湖人是怎么回事。如果练武人都像你们一般胡作非为，凭意气用事挟艺杀人放火，你们只能令武林蒙羞，不足为法，在下深感羞耻，你们却深以为荣，难怪天下大乱。你们走吧，在下不忍心杀你们。”

说完，他撤剑后退。

中年人手按七星刀的刀靶，正待冲上。

“咱们走。”中年文士沉静地说，转向方士廷说：“老弟，后会有期。”说完，抱拳一礼。

他不动，冷静地注视着三人离开。

等三人去远，他吁出一口长气，苦笑道：“这些武林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都是些玩命的怪人？委实令人费解。”

提着一把没有鞘的剑，必会引来麻烦。他将剑丢弃，重新觅路北行。穿越前面的山崖，眼前山石怒涌，野草高与人齐，西北角则是一座幽静的山谷，古林参天。他向西北疾走，进入了树林。

基地风生顶门，劲气压体。他心生警兆，猛地扭身便倒，同时反掌向身后劈出。

“轰”一声闷响，背心挨了一击，只觉气血一阵翻腾，喉门发甜，眼前一黑，几乎失去知觉，重重地摔倒在一株大树下。

“哈哈哈哈哈！又找到你了。”怪笑声刺耳，眼前出现了夜游神狰狞的面容。

“哇”一声他喷出一口血，撑起上身痛苦地叫：“你……你这卑鄙无耻的老……贼你为……为何……”

“我要你带老夫去找老花子。”

“呸！你……”

不远处一声怒啸，九指狂乞到了。

小花子的叫声尖厉，发狂般尖叫着奔来：“梅天化，你这老狗不是人，你……”

两个人影接触，疯狂地出掌，“啪蓬蓬”连声暴响，罡风四射，劲气袭人，地面落叶飘舞，两双肉掌硬碰拼上了。最后“啪”一声大震，人影暴退。

夜游神飞退丈外，双手无力地下垂，鹰目中凶光乍敛，脸色苍白。

九指狂乞脸如猪血，怪眼彪圆，上身一阵晃动，脚陷入地中寸余，吁出一口长气，怒吼道：“你这无耻老狗，老要饭的一再让你，你仍不知足，你好不要脸。找我你就找吧，为何一再向一个不相关的小后生下毒手？狗东西！今天老花子不毙了你，日后不知你要害死多少人。”

老花子真是发怒了，须发无风自摇，一步步向前迫进，像一头暴怒的猛兽。

夜游神立下门户，讶然道：“这小于不是你的门人么？谁知道他如此脓包？要拼命你就来吧，老夫正等着这一天到来。”

另一面，小花子泪下如雨，扶起方士廷的上身，颤声叫：“方兄，你……你中了老贼的玄阴掌，天哪！你……你怎样了？你……”

“我……我受得了，我……哇……”他又喷出一口血，又道：“我……我好冷，妈……冷……”

小花子放下他，一蹦而起，向夜游神冲去，发风似的狂叫：“老猪狗，你得死，你得死……”

她从衣下取出一个紫铜打造，长尺二粗如鸡卵的雕龙铜管，举管前冲。

九指狂乞神智一清，大叫道：“老狗快跑，那是火德星君的雷火九龙

筒。”

夜游神大骇，撒腿便跑。

前面灰影乍现，像是鬼魅幻形，从树后闪出，迎个正着，但听“噗”一声响，夜游神的左颈根便挨了一掌。接着，“啪啪”雨声脆响，又挨了两耳光。

灰影是怪老人，一把抓住尚未倒地的夜游神，另一手食中两指扣住夜游神的喉管，向疯狂追来的小花子叫：“站住！要救方士廷的命，就该收起那根吹火棒，听到没有？”

小花子丈外止步，伸筒厉叫：“你走开，不然连你也要变成烤猪。”

怪老咧嘴一笑，说：“小姑娘，这老东西的玄阴掌只有他自己有解药，你炸死他，那小伙子还能活？”

九指神乞到了，也劝道：“小凤，快收起雷火九龙筒，不可无礼。”

“不！我要将这老猪狗化骨扬灰。”小花子厉叫。

“你不为方哥儿着想？”

“我带他回南昌找爷爷设法医治。”

怪老人呵呵笑，说：“小姑娘，你绝对赶不问南昌，只有在半路替方哥儿送终。火德星君彭世泽是你爷爷？曾听你爷爷说过孤山一鹤公冶鸿其人么？”

小花子一惊，放下雷火九龙筒讶然问：“你……你老人家是……是公冶爷爷？”

“不错，你爷爷是老朽的师弟。”

小花子拜倒在地，泣道：“公冶爷爷，替……替凤儿作主。”

“呵呵！小丫头，这老卑鄙欺负你么？”

“方士廷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奇男子，这老猪狗……”

“起来，看爷爷好好教训这老卑鄙。”孤山一鹤笑道，将夜游神向前一推。

“蓬”一声响，夜游神跌了个手脚朝天，急叫道：“慢来慢来，公冶前辈，在下不知那小伙子……”

“住口！你这厮可恶，以老欺少，居然出手偷袭。你还有脸……”

“冤枉！在下以为他是老要饭的门下，那晚在九江城，他挨了我一掌，丝毫不会受伤，今天怎知他竟然受不了一掌？在下估错了他，并非存心要他的命……”

“你已经要了他的命了。”

“我给他解药，并奉送一瓶固本培元的人间至宝龙虎金丹。”

“废话！你那儿来的龙虎金丹？龙虎金丹是武当至宝，与少林的八宝紫金续命丹，同为天下二大仙丹圣药，你的是甚么狗屁龙虎金丹？”

“在下去年夜探三元宫，从丹房偷来的。这玩意在老年人来说，只能救命，不能助长气机培养元气，送给他岂不物尽其用，也赎在下失手之罪。”

“拿来我看。”

夜游神取出一只玉瓶，站起递过。

孤山一鹤接过玉瓶，打开取出一颗指头大的丹丸，嗅了嗅开怀大笑，说：“好啊！你这老贼居然偷了牛鼻子十撒金丹，比湘西八怪的神偷鬼窍两个恶贼高明万倍，他们三上武当，连屁毛也没偷到半根，被赶得屁滚尿流。老卑鄙，这件事如果传出江湖，你有九条命也活不成。”

“诸位当然得替我守秘了。”

孤山一鹤将玉瓶递给小风。笑道：“当然，当然。但我老不死只保证我守秘，他们两位我概不负责，我孤山一鹤从不做傻事，决不替人担保。”

“那……”夜游神慌乱地叫。

“老冤鬼，你放一百个心，但我警告你，日后如果你再找我老要饭的麻烦，这件事便会立即传出江湖。”

“好，我保证不缠你，算你赢了。”夜游神一面说，一面再递给小风一个小瓷瓶，说：“这是解玄阴寒毒的解药。一颗便够了。”

小风接过药欣喜欲狂，扭头便跑，到了先前方士廷躺着的地方，失声狂叫道：“方兄，方兄，方大哥，你在何处？”

方士廷已经失了踪，那有半个人影？小风急得泪珠滚滚，慌了手脚。

“要见他，便得跟我来。”孤山一鹤若不其事地说。

“公冶爷爷……”

“别慌，跟老不死的跑一趟九奇，保证你可以见到他。走！”

方士廷陷入昏迷中，只感到一阵幽香入鼻，身子便被人抱起。等他神智一清，发觉抱他奔跑的人，赫然是紫燕杨娟。

杨娟抱着他它逃，落荒而走，奔出里外，她正想分辨路径，突听身后传出安详的语言：“向前走，绕前面的山东焰南行，到九奇峰。”

她大吃一惊，身后站着一位仙风道骨的老道，正向他善意地微笑。

“道长你……”他骇然问。

“贫道并无恶意，他必须到九奇峰养伤。”

“好，弟子遵命。”她顺从地答应。

九奇峰，俗称火焰山。东起含翻岭，西迄上霄峰，连山嵯峨，其峰有九。故名九奇峰。

西南角的上霄峰更为诡奇，据说是夏禹治水时系舟的地方，崖碑上有不少蝌蚪文，传说是秦皇汉武甚至更古老的先民石刻。

在西南第二座奇峰下，茂竹修林深处，倚崖格建了一座木屋，树木为架梁，编草为壁，剖竹为瓦，纤巧而雅洁。室内分两间，内间是厨，外间是厅兼房，一张竹榻，一个蒲团，几张以古树纓剖制的几案，极为古朴清奇。这就是风尘奇人孤山一鹤的隐居之所。

小花子小凤一踏入屋中，便看到了在竹棉旁替方士廷整理盖被的紫燕杨娟，不由眼都红了，一声娇叱，疾冲而上。

太初观主呵呵一笑，伸手拦住叫：“小丫头，不可鲁莽，杨施主把方施主救来，你不谢她还想打架不成？”

“她是罪魁祸首，”小凤尖叫。

榻上的方士廷长叹了一声，虚弱地说：“小兄弟，罪魁祸首不是杨姑娘，谁也没有错，只怪天意。请听我说……”

小凤奔近，挤开凤目红肿的紫燕杨娟，将一颗丹丸送入他口中，说：“先吞下药再说，多说话有伤元气。方大哥，你宅心仁慈，不责怪任何人，可苦了你自己。”她一派纯真，取过几上的竹碗，扶起他的上身，喂他——口水度舟丸入腹。

孤山一鹤与太初观主在一旁微笑，老花子摇头道：“这丫头逃走在外，不找个人来管管她，保证会把江湖闹个天翻地覆，十四岁的小姑娘，真主也该找条绳子把她拴上了。”

孤山一鹤笑道：“我准备在此与牛鼻子花些工夫，把小伙子调教成材，

他的根基深厚，可是未遇明师加以琢磨，十分可惜。把小丫头也留下来好了，你可不可以跑一趟南昌，将经过告诉师弟？”

“一句话，也许令师弟也会来一趟呢。”

竹榻上，方士廷诚恳地向两女道谢，定下心说：“多蒙诸位老爷子信任小可，其实小可是无辜的。”

他将自己家世说了，接着长叹一声，往下说：“春秋山的血案，小可目前无法解释。云龙双奇一口咬定小可是凶手，死了的人死无对证，活着的人小可尚未证实他们是不是小可所怀疑的人，这时说出，反而有推卸罪责嫁祸于人的嫌疑。这件事小可必须查出那些人来，准备和云龙双奇对证，还我清白洗我冤屈。小可有一件事情求杨姑娘相助，尚请俯允。”

“方兄弟，水里火里，你只要吩咐一声。”紫燕杨娟神色肃穆地说。

“请代为查出湘西八怪的下落，尤其是神偷与鬼窃两人的行踪。”

“哈哈哈哈哈！”九指狂乞大笑，笑完说：“这件事正抓着老花子的痒处，妙极。前晚他们五怪在能仁寺偷袭，老要饭的正要找他们算帐呢。”

“方兄弟，我会出动所有的黑道朋友办这件事。”杨娟斩钉截铁地说。

“方大哥，八怪与春秋山血案有关么？”小凤问。

“目前恕我不能回答，抱歉。”他歉然地说。

“好了好了，让他好好歇息吧。”孤山一鹤亮声叫。

3

九江城风雨欲来，江湖道上谣言四起。

庐山石门涧之斗后天十天，四月初阴雨连绵。

府城东南三十五里，彭蠡湖洞有一座小镇，地名大姑塘，是一座约有两百余户人家的村镇，居民百分之八十是打鱼为生的渔民。而这些所谓渔民中，有不少是干没本钱买卖的吃水饭朋友。也有些是走私贩子。从鄱阳湖上游十川的下放货物，偷渡南昌税厂，避开南康的缉私船，逃过南湖营水军的耳目，便在大孤山与大姑塘一带交货，不走湖口，更不用在九江钞关纳税，化整为零，从此地走陆路偷运至府城，可获利多倍，因此，大姑塘可说是冒险家的乐园，是黑道朋友的安乐窝。当然，在外表上看，这座村镇与其他的村镇并无不同。

已牌末午牌初，本镇的首富鱼牙子双较湛四爷湛必达。则在码头上发放了所有的渔船。

大踏步向镇上走，他后面，跟着四名伙计，五个人头戴雨失，赤着上身，露出一身如坟如丘的肌肤，都是些健壮如牛的壮年大汉。

鱼牙子，是负责渔产卖卖的人，从中收取佣金与税金，官府不向渔民直接抽税，责成鱼牙子一并缴纳，鱼牙子的地位，与农民的所谓粮绅差不多，粮绅是地方农户代表，负责收取钱粮统一上缴。不管鱼牙子或粮绅，收成好，大家轻松，不好，第一个倒霉的人就是他们。

钱粮收不齐，官府唯鱼牙粮绅是问。弄得不好，便会倾家荡产。因此，鱼牙子与粮绅皆必须生有一付冷酷无情的头脑，铁打的心肠，与凉飕飕的血

液，催取时方能予取予求。也因此，这种人最易引人反感。

江湖上有两句口头禅：车、船、店、脚、衙，抓住就杀。最后这个衙字，也作“牙”字解释。鱼牙子，也属于牙的一种。

鱼牙子在渔产的卖买双方，有绝对的权威，卖买双方都得听他的。从府城来的鱼崽，提起鱼牙子湛四爷的大名，全都翘起大拇指，说声，“好汉”。而附近的渔民，也都对这位湛四爷敬仰有加，称他为仁义四爷，可知他在卖买双方的心目中，确是个够朋友称公道的好汉。能获得双方的尊重，千难万难，委实不简单，如没有些少魄力与大公无私的情操，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但湛四爷办到了，而且声誉极隆。

下了好几天雨，街上行人希少。小街狭窄，开店的人多，只有码头附近比较繁荣，以食店与客栈为多，客栈容纳下午赶来准备明早带了鱼鲜返城的客商，食店的顾客自然也是那些鱼贩，当然也有不少渔民光顾。

踏进街口，迎面奔来一位小伙计，欠身行礼叫：“四爷，店里面有位公子爷，着小的请四爷前往喝二杯。”

湛四爷一怔，讶然问：“那是什么人？姓甚名谁？”

“小的不敢问，是个外地口音的公子爷。”

“哦！你先走一走，我就来。”

“好，小的这就去回覆一声。”

湛四爷等小伙计走后，披上外衣向同伴笑道：“你们先走，回去好好歇息，今晚有批货到来，得辛苦整夜呢。”

“四哥要不要带两个人去会客？”一名大汉问。

“不必了。呵呵。大概是衙门来的人，平常得紧。”湛四爷笑答，含笑走了。

姑塘食店是本镇规模最大的老店，楼上的雅座，也是镇上最高的建筑，站在楼上的大窗向外望，烟波浩瀚的彭蠡湖尽在眼下。如果客船在码头停泊，旅客们登岸进食，皆以姑塘老店为目标，店中的鱼鲜颇负时誉。这里到府城，恰是一日水程，客船如不到南湖嘴下碇便在此地泊舟。

今天码头上泊了五六艘客船，都是昨晚靠岸的，今早并未启航，因此有不少客人上岸，据船家说，有两艘船是客人的包船，要在此停泊五六天，客人从此西上庐山游览，游山的客人已经走了。至于游客为何不走含鄱口而走大姑塘，客人并未有所解释。

楼下食客不多，皆是些嗜好杯中物的渔民，鱼鲜已经售出，在此喝二杯老酒，三五知己把盏穷聊打发日子。

湛四爷在小伙计的引领下登楼，在楼下便听到悦耳的弦声。

“咦！怎么今天有人在楼上弹琵琶？”他向店伙问。

“是船上来的，一老两少，是卖唱的人，弹得真好。”小店伙眉飞色舞地说。

“哦！少见。”

踏入楼门，便看到近窗一桌坐着一位英气勃勃，器宇超绝的英俊青年人。穿一袭青衫，佩了长剑，挽发未加冠，一双虎目神光炯炯。

厢角的横几前，坐着一老两少。老的是个白发老人，白髯拂胸，手握一支洞箫，慈眉善目，身材修长，年约八十上下，依然龙马精神，

两个小的极为出色，一男一女。男的是个十一二岁小童，女的也只有十四五岁，眉目如画，像一对金童玉女。女的正在弹琵琶，星目半闭，颊旁

绽起两个笑涡儿，似已沉醉在自己的弦声中，不知人间何世。

其他十余副座头中，只有五张桌有人一看穿着打扮，像是船上来的客人。

小伙计将湛四爷往年青人桌旁引，青年人含笑离座，抱拳一礼，立动招呼笑道：“是湛四爷么？兄弟冒昧，恕罪恕罪。请坐下谈谈，兄弟有事请教。”

四爷回了礼，趋客座坐下，笑道：“在下湛必达，请问兄台尊姓大名？”

“在下姓龙，名飞。”

湛必达脸色一变，重新离座行礼道：“久仰久仰，原来是龙大侠驾光临，失敬失敬。”

龙飞回了一礼，笑道：“四爷不怪兄弟鲁莽，尚请不必拘礼。”又转向店伙道：“上酒菜，一起上。”

湛必达呵呵笑，说：“龙大侠是客，兄弟作东……”

“那里话？兄弟已经叫了酒菜。”

“呵呵！龙大侠远道而来，理该兄弟作东。兄弟去请店东弄几味本地特产来请尝尝。稍坐。”湛四爷笑着说，急急走了。

卖唱的三老少互相以眼色示意，老人点点头。

片刻，四爷重行返席，笑道：“敝镇小地方，找不到山珍海味，只有一些土产，等会儿龙大侠别见笑。早些天便听说龙大侠在府城一现侠踪，兄弟事忙，未克进城候教，抱歉抱歉。”

“兄弟来得鲁莽，四爷包涵一二。”

“不敢当，兄弟即使派乘八人大轿，也难请到龙大侠呢。龙大使何时来的？”

“刚来不久，从府城来。”

“哦！听说龙大侠与七星盟闹得不太愉快，但不知到底为了何事？”

“为了一个凶手，也就是兄弟今天专程前来请教四爷的原因。”龙飞不动声色地说，不住打量对方的神色。话说得客气，心中却冷笑着付道：“好家伙，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存心敷衍么？”

湛四爷也不动声色，笑道：“龙大侠客气了，兄弟不敢当。龙大侠如需兄弟效力，只要兄弟力所能逮，敢不尽力？”

“兄弟这里先行谢过。兄弟人地生疏，不得不借重四爷的鼎力。”

“一句话，兄弟不才，相信还不至于令龙大侠失望，但不知……”

酒菜陆续送上，店伙打断了四爷的话，说：“四爷，座头要不要加屏风？”

“不必了，咱们并不是做见不得人的事。”龙飞含笑接口。

“咱们要细谈，打发那卖唱的走开。”四爷低声向店伙吩咐。

“不必了，那老头子不挡。”龙飞低声说。

酒菜送上，一盘烧石耳，炒咸笋，炸纹鱼，蒸石花鱼，都是庐山的特产。

酒过三巡，龙飞敬了对方一杯酒，重拾话题，淡淡一笑道：“兄弟上次在庐山石门涧的事，相信四爷必定有所耳闻。”

“不错。但人言人非，兄弟不知其详。”

“兄弟追踪一个凶手，这人投入了七星盟。”

“龙大侠行道江湖，侠名四播，行侠仗义，宇内同钦，朋友遍天下……”

话未完，厢座上弦声一紧，白发老人在弦声的引领下，以裂石穿云中气充沛的嗓音唱道：“相诚遍天下，知己能几人？君不见，浪淘尽天下多少英豪……”

四爷大为不耐，粗眉深锁怪眼彪圆地说：“老伯，小声些好不？”

白发老人停唱，笑道：“好，好，小声些。小老儿嗓子如牛吼，确也不悦耳。丫头，给你弟弟奏琵琶，你给客人们来唱一曲动听的歌词，好不好？”

“爷爷，敏儿遵命。”小姑娘笑盈盈地说，娇嫩的嗓音宛如出谷的黄莺。

小后生接过琵琶，珠走玉盘的弦声随指而起，前奏一落，柔婉的旋律随指飞扬，小姑娘慢声唱道：“把酒花前欲问君，世间何计可留春？纵使青春留得住，虚语，无情花对有情人。任是好花须落去，今古红颜能得几时新？暗想浮生何事好，惟有清歌一曲倒……”

歌声未落，邻座一名健壮如牛的酒客大为不耐，“砰”一声掌拍在食桌上，不耐大叫：“别唱了别唱了，鸡狗叫，小丫头唱来毫无味道，等你长大了再唱好了。”

小姑娘脸色一变，白发老人长眉轩动，说：“客官，你到底是要唱些什么？”

“甚么也不要唱。要唱就找位大姑娘来，唱些哥哥妹妹才够味。卖唱你也不长眼睛，弄一个黄毛丫头来唱，难怪你只配在这小地方鬼混。”

湛四爷脸色一沉，推椅而起，走近酒客沉声道：“阁下，你说够了，吃饱了没有？”

酒客傲然卑视着他，放下筷子问：“你有何指教？”

“在下请你下楼。”

“什么？你在对谁说话？”

“对你。”他冷冷地说。

酒客站起一脚将木凳踢开，双手叉腰厉声道，“瞎了你的狗眼！你敢对太爷爷说这种话？”

湛四爷居然不介意，仅冷冷地说：“卖唱的也是清清白白的人，他们规规矩矩谋生，与你者兄既无利害冲突，亦无恩怨可言；俗话说，光棍不挡财路；你老兄不愿听，一句话就算了？犯不着出口损人。对不对？念在你不是本地人，好来好去，你走吧，阁下。”

酒客勃然大怒，手一扬，一耳光抽出。

湛四爷不是善男信女，左手架住来掌，右掌疾挥，“劈啪”两声暴响，反给了对方两记正反阴阳耳光，出于之快，令人难以分辨他的手法。

酒客“哎”声惊叫，退了两步一脚挑出。

湛四爷更快，手一沉，“玄鸟划沙”向下一拂，指尖闪电似的刮过对方的肋骨。

“哎唷！”酒客狂叫一声，砰然坐倒。

湛四爷冷冷一笑，说：“阁下，下楼会帐，你请吧。”

酒客坐在楼板上，不住揉动着肋骨，咬牙切齿的说：“在下学艺不精，没话说。青山不改，后会有期，阁下亮万，我姓胡的记下必有后报。”

“在下姓湛，名必达。在大姑塘，你找我湛四决不会令阁下失望。场面话已经交代，你该走了。”

姓胡的酒客一咬牙，踉跄爬起下楼走了。

湛四爷在怀中掏出一锭银子，送给白发老人，歉然一笑道：“老伯，在

下深感抱歉，但此人不是敝镇弟兄的，请勿认为敝镇的人欺负外乡。敝镇小地方，没有几个人听得懂古名贤欧阳修的定风波。十两银子略表心意，老伯你也走吧。”

白发老人淡淡一笑，欠身谢道：“四爷一番好意，小老儿感激不尽。一念之慈，天必佑之。小老儿为四爷祝福，谢谢，谢谢。”

“老伯，这一双佳儿女，是……”

“是老朽的一双孙儿女。”

“老伯好福气。”

“四爷谬赞了。”

“浪迹风尘，终非了局。老伯如果有亲可投，还是投奔亲友早晚安顿，免得耽误令孙的前程。”

“只是……老朽举目无亲……”

“老伯的口音像是湖广人。”

“小地方，湖广辰州。”

“哦！老伯远至敝地……”

“沿途卖唱，打算找地方安居，可是孙儿女年纪小，老朽又老了，身无一技之长。苦噢！四爷。”

湛四爷沉吟片刻，问道：“老伯既调教出令孙女唱出欧阳修的词调。定非等闲，不知老伯是否饱读诗书……”

“这个……小老儿略识一二。”

湛四爷堆下笑，说：“在下孤家寡人一个，但却有几位不成材的小堂侄，荒村小镇的人，不敢奢望功名富贵，但认识几个字不会吃亏。这样吧，老伯如肯屈就寒舍夫子教席，在下择日扎聘老伯至舍下安顿，束备之事，老伯但请放心。在下会替你老人家找几个学生，保证老伯一家子生活无虑。”

“这个……”

“老伯暂且不必允复，相信老伯需要从长计议，不宜操之过急。老伯暂且在对面客栈安顿，如何决定，只消知会店东一声，在下便可替老伯安排。在下有事待办，事了再与老伯商量。”

“四爷盛情，老朽铭感五衷。四爷请便，老朽先至客店安顿。”

“老伯请便。”

湛四爷回到食桌，龙飞微笑着颌首道：“四爷隐才市井，不脱英雄本色，难得。”

“谢谢龙大侠夸奖，其实这算不了什么。本镇的子弟雄悍有余，少谈书不明事理，确也需要请一位夫子教道他们明辨是非。兄弟这一辈子已经毁了，下一代岂能重蹈覆辙？心中有所感触，因此希望那位老伯留下。”

“太平盛世，四爷干这种行业，确也风险太大。”

“太平盛世？”湛四爷苦涩地笑，干了一杯酒又道：“龙大侠只要到南昌走走，便知今天的江西到底是谁家的天下了。宁王已请复护卫，兵强马壮甲士如云，而且赣地绿林好汉，皆与王府通消息。以鄱阳的水上好汉来说，鄱阳蛟胡家兄弟与凌家兄弟，进出王府居然成了王府的心腹，目下各地秘密建造战船，招兵买马人心惶惶。咱们如不趁早多赚几个钱准备后路，早晚要被迫入伙或者任由宰割。呵呵！这些事说来无趣，不说也罢。”

“咱们江湖人，不过问这些事。”

“龙大侠高见，佩服佩服。可是，兄弟不敢苟同。”

“四爷之意……”

“龙大侠是大名鼎鼎的英雄豪杰，行道江湖去暴除奸，主持正义，扶危济贫，像这种有关千万生灵的大事，龙大侠居然不愿插手过问，而仅斤斤计较一两个宵小毛贼的好坏。未免本末倒置，兄弟期朗以为不可。”

龙飞脸色一沉，不悦地说：“四爷话中之意，对龙某的行事极为不满。”

湛四爷淡淡一笑，泰然地说：“兄弟怎敢？只是不揣冒昧，自不遗力想到就说到而已。”

老实说，你龙大侠找上门来，先礼后兵的盛情，兄弟感激不尽。”

“噢！你……”

“不错，兄弟是一方之霸，一镇的市井小流氓，明里是奉公守法的鱼牙子，暗中是走私贩子的主持人，但自问平生不曾做过伤天害理的班。走私为法理所不容、当然为人所话病。

老实说，咱们虽不曾向官府纳税。但已向鄱阳蛟纳了常例钱。龙大侠既然前来问罪，小意思，打官司，兄弟奉陪。如果龙大侠以执法自命，你说好了，兄弟有自知之明。反抗决难讨好，要命，你拿去就是。死了我一个湛必达，大姑塘会举出另一个湛必达出来做买卖。你龙大侠除非能一辈子在此坐填，不然本镇的子弟仍然得找饭吃。要咱们不走私并不难，除去鄱阳蛟，免去咱们的常例钱，大家奉公守法。你龙大侠出身武林世家，家财万贯，籍祖上余荫，带了金银行侠天下，你并未凭自己的力量赚钱糊口。等到有那么一天。龙大侠需奉公守法安份守己赚钱养活妻儿，你就知道世间何以为会有我这湛四这种人，便明白世道是如何艰难了。言尽于此，龙大侠有何吩咐，请赐示，兄弟洗耳恭听。”湛四爷这番话说得很够份量，不亢不卑一派英雄本色，毫无惧容。

龙飞淡淡一笑，说：“四爷恐怕误解兄弟的来意了。”

“噢！龙大侠不是因为今晚那笔买卖而来的？”

“不是。”

“那……龙大侠出入府衙，与本府的推官大人及巡捕……”

“四爷幸勿误会，龙某虽与官府有往来……”

“那……兄弟就明白了。”

“兄弟只希望向四爷打听七星盟的消息。”

湛四爷神色一弛，苦笑道：“龙大侠，不瞒你说，兄弟虽认识几位七星盟的朋友，但对该盟的事，兄弟确是陌生得紧。”

“四爷是拒绝兄弟的要求了。”龙飞悻悻地说。

“兄弟怎敢？”

“兄弟希望知道，九江盟坛的人，到底躲到何处去了。该盟九江主持人紫燕杨娟，目下潜藏在何处。”

“噢！九江官府中的人，对该盟了如指掌，龙大侠何不向他们打听？”

“府衙确有眼线潜伏该盟，可是这些天来，不但该盟的人已全部失踪，眼线也下落不明，因此兄弟只好向四爷请教了。”

湛四爷神色凛然，沉吟不语。

龙飞冷冷一笑，又道：“兄弟要知道的是，那位叫方士廷的人目下藏身何处，兄弟必须将这入缉拿归案，务请四爷协助。”

湛四爷摇摇头，语气坚定地说：“不瞒你说，兄弟确是不知七星盟的下

落，委实爱莫能助。”

龙飞脸色一沉，冷笑道：“阁下与九江秘坛的高手地理鬼焦永与交情深厚，要说你不知七星盟的下落，谁敢置信？”

“龙大侠差矣！地理鬼不会将坛中的秘密透露给外人，这是无可置疑的事，他怎敢违规将消息告诉我？”

“你不承认？”

“不是承认不承认的事，这是事实。”

龙飞推凳而起，冷笑道：“地理鬼已犯案，官府正追捕余党。”

“兄弟可不是七星盟的人。”

“至少你与地理鬼有关。”

“地理鬼不可能在官府指证在下是余党。”

“官府自会传你的。龙某给你三天工夫，大后天午正，龙某前来讨消息。”

“龙大侠不必等三天了。即使兄弟知道七星盟的下落，也不会告诉你的。你龙大侠捕到人，一走了之，七星盟不敢找你，也找不到你。而我湛必达的根在大姑塘，我还得活下去，湛某天胆，也不敢与七星盟作对。”

“这三天中，你可以权衡利害。”

“兄弟自然会权衡利害。”

“三天后龙某前来讨消息。”龙飞一面说，一面向楼门走去。

湛四爷走在后面，镇静地说：“湛某吃这门饭，靠的就是朋友捧场，要湛某出卖朋友，办不到。”

“好好想想吧，我想你会办到的。”龙飞傲然地说，下楼走了。

送定了龙飞，湛四爷立即命店伙找来了四位朋友，将龙飞的要求说了。

一名大汉听说来人是龙飞，吓得直冒冷汗，脸色大变，恐惧地问：“四哥，你有何打算？”

“打算？四哥难道是出卖朋友的人？”湛四爷不客气地问。

“但……那龙飞……”

“让他来好了，了不起把命贴上，哼！”

“这……四哥，要不要去通知焦老二一声？”

“不行，这几天中，任何人不可走漏风声，不可远离，如果前往通知焦老二，正好中了姓龙的道儿，他定已派人守在附近，他正求之不得呢。”

“那……我们……”

“我们以不变应成变，切记守口如瓶。”

湛四爷不愧称老江湖，不动声色，绝口不谈龙飞的事，也未派人离开传信。龙飞与十余名高手在镇内外潜伏，监视湛四爷的一举一动。

白发老人祖孙三人仍住在店中，向湛四说仍未决定去留，往来女儿港正式客商的天下。

大姑塘也称女儿港，也称女儿浦。因位于大孤山侧，大孤山的孤误称为姑，姑也就是女儿的别称，便称为女儿港或大姑塘了。所以往来大姑塘的客商，皆喜称大姑塘为女儿港市。在鄱阳湖水贼猖獗之前，女儿港在水涨期间，可停泊大小货船百余艘之多。称为港，其实是一条河名，叫女儿河，从庐山流出，河口便是大姑塘。

进入第一片树林，突见前面小亭中有两个人在大力争论。两人一是跛腿老太婆，一是发如飞蓬的老花子。两人的嗓门都够响，偌大年纪似乎火气都很大。

老花子顿着打狗棍，口沫横飞地骂道：“你这老贼！这辈子你做了几件好事？一条腿已经跨入了坟墓；居然大发慈悲行善啦！天知道你安的是什么鬼心眼？”

跛腿老太婆也恨恨地顿着拐杖，也破口大骂：“天杀的老狗杀才，你一辈子也做了多少好事？人谁没有是非好恶之心？坏事做多了，年老变性，做一两件好事让小一辈的人看看，遮掩自己的恶迹，又能替自己过去的恶行赔罪以求心中平静，有何不可？呸！老不死你吠什么？”

“考虔婆，你听清了。”

“老娘目聪耳灵，你少废话。有话你就讲，有屁你就放。”

“嘻嘻嘻嘻！你说得多难听？”

“难听你就别听。”

“你想改恶从善，做好事也得睁开眼睛，在狗碗里争食，得防狗咬你一口。”

“哼！没有三分五分颜料，怎敢开染坊？你少费心。”

“哼！你惹得起那条龙。”

“抽了他的龙筋，拔掉他的龙鳞，全凭囊中活宝，保证不令你失望。”

“好吧，你要找死，怨不了谁。我看哪，为恶一生的人，如果临老变性，准会有好结果，这叫做回光返照，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呸！你这老不死敢咒老娘么？打？”

老花子一跃出亭，撒腿便跑，一面叫：“打不得，打了老的，小的可给你没完，走也！”

跛腿老太婆拔腿便追，追入了树林，渐渐被树林所吞没。

老少三人在吵闹中接近，距小亭十余丈，老花子与老太婆已经不见了。

白发老人站在亭口，神色一凛，向两小问：“你们听说过这两个人的名号么？”

“不知道，爷爷，他们是谁？”小姑娘问。

“如果爷爷所料不差，老花子是江湖上颇负盛名的九指狂乞、至于那位老太婆，很像……很像是人见人怕的五毒成婆婆。”

“成婆婆，是不是早年横行天下的老魔天魔成炎的妻子？”小后生问。

“正是此人。可惜他们走得太快，未能看清到底是不是他们两人。快走，咱们到前面布置。”

他们在前面的小冈先相度地势，然后在大道绕冈折向处停下，老人向小姑娘说：“小敏，你伏在路旁，等龙飞走近时，用琵琶中的蛊汁洒他的五官。小虹跟我到前面去，由小虹……”

二人分头行事，隐起身形静候鱼儿入网。

在酒楼上，气氛反而显得轻松。

湛四爷离开客房，在市上走了一圈，恰好午正时分登上了酒楼。

龙飞仍然是单人独剑，桌上摆了三盘小菜一壶酒，正在独酌，神色从容状极悠闲。

邻桌有两位客人，一是中年行商打扮的大汉，另一人穿青袍，像是本地的体面人物、天色晴朗，是难得的四月间好天气，午间的太阳暖洋洋，反而令人感到有点懒散，提不起精神。

湛四爷直趋桌旁，抱拳一礼笑道：“龙大侠早来了？抱歉，兄弟晚来了一步。”

“午正，你来得正好。”龙飞让座客气地答。湛四爷落座，指了指青袍人的背影，说：“那一位定是汤巡检大人，龙大侠何不请他过来坐坐？说起来兄弟对汤大人并不算陌生哩！”

“四爷，龙某希望汤大人不介入其中。”

“权在龙大侠手中，兄弟岂敢过问？”

“四爷似乎并没有带人前来保镖。”

“呵呵！龙大侠言重了，把大姑塘百十名子弟全带来，也禁不起龙大侠一掌一拳，谁还敢保兄弟的镖？”

“那么，四爷是准备与龙某合作了。”

“是有关七星盟的事么？”

“哦，四爷似乎已胸有成竹了。”龙飞冷冷地说。

“呵呵！不错，兄弟已有所准备了。”

“那是说……”

“兄弟对七星盟一无所有，更不知方士廷其人。”

龙飞谈谈一笑，放下酒杯说：“四爷不愧称一方之霸，行事镇静从容，智珠在握计想周全，在下佩服。”

“好说好说，龙大侠夸奖了。”

“三天来，四爷不动声色，没有任何举动，沉着应变，不知有何所恃？”

“龙大侠言重了，湛某一个市井无赖，只会几招花拳绣腿，与龙本侠周旋，不啻以卵击石，明知不可为，何必枉费心机？当然，湛某确也有所凭借。”

“请教。”

“凭的是道义二字。”

“听口气，四爷已抱定豁出去的决心了。”

“那可是你说的。”

“那么……”

“湛某已留下了遗书，自掘好坟墓，上刀山下地狱，龙大侠吩咐就是。”

“没有转寰余地了？”

湛四爷淡淡一笑，说：“没有了，叫汤大人过来吧。”

“好吧！这件事只好交由汤大人办理了。”

“龙大侠还有何吩咐？”

“不必劳驾四爷了。”

“谢谢。”

龙飞举手一挥穿青袍未穿公服的汤大人与行商打扮的大汉推椅而起，笑吟吟地走近，怀中取出了铐铁哗啦啦一抖，笑道：“四爷，对不起，汤某得罪了，请四爷到城里走走，休怪休怪。”

湛四爷站起双手一伸，笑道：“汤大人，如果我是你，便不在酒楼上动铐链。”

“四爷是想反抗拒捕么？”汤大人脸色一沉地问。

“呵呵呵……”四爷发出一阵大笑，笑完说：“民不与官斗，湛某再笨，也不会笨得反抗拒捕。江湖人除了少数几个恨透了官府的亡命以外，对付官府的唯一妙诀是逃，万里江山，何处没有容身之地？湛某如果想逃，只消往水中一跳，去投奔鄱阳蛟，不要说你汤大人只能光瞪眼，龙大侠也无奈我何。”

“真的？”汤大人不悦地问。

“兄弟说的是实情，信不信咱们心中有数。龙大侠只找咱们这些黑道人，

至少在下从没听说过龙大侠毁了那一位绿林巨寇的垛子窑。龙大侠，对不对？”

龙飞汕汕地一笑，自我解嘲地说：“清剿山寨，那是官兵的事，龙某爱莫能助。”

“这些事与上铐链有关？”汤大人问。

“这倒牵涉不上。”

“那……”

“汤大人目下是便服，女儿港市不属府直辖，而属于德化县。其一，汤大人并未会同里正出示拘捕文书。其二，汤大人穿的不是公服。其三，湛某在大姑塘总算是小有名气的人，而敝镇的子弟怎敢让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轻易将我带走？如果激起民变，汤大人的从九品前程葬送了不打紧，可能断送了知府大人的正四品前程。”

“哼！你在危言耸听。”

“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汤大人连这点常识也不懂，岂不可怪？”

汤大人脸色一变，秒年个 2 龙飞求助地说：“龙大侠，看来只好劳动侠驾带他走了。”

这时，楼上陆续上来了不少人，一个个怒目而视，似乎人数在不断增加。

龙飞淡淡一笑，泰然地说：“四爷说得对，他在替咱们着想。人人有脸，树树有皮，汤大人如果上拷将他带走，颜面悠关，真可能撒起巨变呢。兄弟出面，反而像是火上添油。走吧，四爷是明白人，他会跟咱们回府城的。”

说完，离座而起。

汤大人收回铐链，向湛凹爷强笑道：“四爷请，还有三十多里路要赶呢，天色不早，咱们这就上路。”

“汤大人请。”四爷极有风度地举手欠身虚引。

四人在众目睽睽下了镇，沿途四爷谈笑风生，不像是囚犯，倒像是送客的人。

半个时辰走了十余里，到达山冈下的小亭。汤大人领先入亭，说：“歇会再走，咱们有的是余暇。”

龙飞拦住了湛四爷，似笑非笑地问：“四爷打算随汤大人至府衙归案？”

湛四爷呵呵笑，说：“兄弟今年虚度卅六春，已先后住了三次监牢，再加一次虽不见得光彩，也算不了什么，呵呵！”

湛四爷对被捕的事毫不在乎，确是出乎龙飞意料之外。好汉怕懒汉，龙飞感到事情有点辣手，难以下台。

汤大人怪眼一翻，向龙飞道：“龙大侠，这地棍天生贱鬼，这样好了，这件事交给我办，我不信他是个铁打的金刚。”

湛四爷哈哈狂笑，笑完脸色一沉，冷笑道：“汤大人，不要说这种不中听的话，你是不是想在此地用私刑迫供？”

“嘿嘿！那可是你说的。”汤大人怪笑着说。

“在下只是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而已，湛某吃这门江湖饭，就不怕碰着鬼；敢公然跟你们来，自然已准备豁出去了。有什么绝活，你就拿来看看。湛某虽不是什么英雄好汉，但这条命随时准备为道义而抛。光棍眼中不揉沙子，你就用不着假惺惺了，撕下假面具，你看姓湛的到底是不是条汉子？”

湛四爷冷然地说。

“你倒像个亡命哩。”汤大人冷笑着说。

“本来就是个亡命。”湛四爷拍着胸膛傲然地说。

“好吧，咱们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条硬汉。”

“你请吧，湛某等着就是。”

汤大人手一伸，便扣住了湛四爷的右腕脉，一扭之下，左手扣上了肘部的麻筋。

“且慢。”龙飞扬声叫。

“龙大侠有事么？”汤大人问。

“这人是好汉，放了他。”龙飞挥手叫。

“龙大侠……”

“这种人值得敬重，迫死他反而显得在下气量狭小。即使他招供，也不会招出重要的消息。”

“尚未用刑……”

“不必了，放他走。”

汤大人放了手。湛四爷淡淡一笑，揉着手腕说：“老实说，在下确也无可奉告。”

“你可以走了。”龙飞含笑挥手。

“那么，在下告辞。”湛四爷扭头便走。

龙飞直待湛四爷去远，方微笑道：“汤大人，咱们也可以走了。”

“放了这刁顽痞棍，委实不甘心。”汤大人一面走，一面嘀咕。

龙飞呵呵笑，说：“汤大人，真要迫他，保证一无所获。”

“放了他，还不是两手空空？”

“不然，兄弟已算定他必会带我前往七星盟藏匿的地方。”

“什么？”

“两位可以先走了，咱们府城见。”

“龙大侠你……”

“兄弟与湛四爷另有约会，再见。”龙飞匆匆说完，往路侧密林中一窜，如飞而去。

汤大人与同伴大感诧异，只好动身走向府城。进入树林不久，突听前面有人传出呻吟的声音。

“咦！前面有人倒在路旁。”汤大人叫。

两人脚下一紧，奔近一看。行商打扮的人一怔，奔上叫：“是一位小后生。”

小后生爬伏在路旁的茂草中，手脚不住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

行商打扮的中年人迫不及待奔近，俯身伸手急扶。

蓦地，小后生一声长笑，转身接住中年人的手，中年人大叫一声，“砰”一声摔倒在地。

小后生好快，扑上一手叉住中年人的咽喉，一手扣住对方的右手凶狠地扭转，喝道：“不许挣扎。”

变化太快，汤大人大吃一惊，正奔出解救同伴的危局，身后突传来震耳的吼声：“转身，阁下。”

他闻声知警，不敢转身，猛地向下挫，斜飘八尺方倏然转过身来，不由大骇。

身后不足三尺，一个白发老人背手而立，正冲他咧嘴一笑。

“咦！你……你不是那……那酒楼卖唱的老人么？龙大侠所……所料不差。”他骇然地叫，拔出暗藏在袖底的小匕首防备。

“龙飞呢？”白发老人问。

他一步步向后退，身后不远处突传来小姑娘的叫声：“站住！此路不通。”

他扭头注视，小姑娘正以琵琶的颈部遥指着他。

汤大人大喝一声，踏进出巴，但脚着地立即身形斜飞，远出两丈外。

白发老人一声长笑，劲矢似的射到，截住了退路，大喝一声，一掌劈出。

汤大人小匕首一挥，猛削对方的手腕。

岂知掌影乍闪，像是幻出数人掌影，不知谁实谁虚，腕脚便被扣住了。

“躺！”白发老人沉喝。

“克”一声腕响，汤大人的臂骨像是断了，身躯前飞翻转，“蓬”一声跌了个手脚朝天。

白发老人一脚将他踏住，沉声问：“龙飞呢？不说你得死。”

汤大人已跌得昏头转向，痛得咬牙裂嘴，惊骇中，本能地答：“追踪湛……湛必达去……去了。”

“你们没捉住湛四爷？”

“捉住了，又放了。”

“放了？”

“是的，龙大侠要……要放的。”

“没带他来？”

“在……在前面小……小亭放他走的。”

“那龙飞……”

“龙飞在后面跟踪……”

“噗”一声响，白发者人一脚将汤大人踢昏，向两小叫道：“快走，我们也去追踪。”

“爷爷，这两个人……”小姑娘问。

“宰了算了。”小后生若无其事地说。

“不可，宰了他们，湛四爷跳在黄河里也洗不服嫌疑，这辈子完了。”白发老人急急出言阻止。

“那……我们……”

“打昏，拖在林中藏好。”

三人一走，远处密林中，老花子与老太婆也跟踪便追，跛腿老太婆并不因腿跛而不便，以拐杖助力，竟然奇快绝伦。

两人不敢钉得太近，一面走，老太婆一面说：“老要饭的，咱们都上当了。”

“上什么当？”

“只顾跟踪这老不死燕老头，却丢掉了龙飞那小辈，燕老头上了当，咱们也跟着苦了两条腿，让龙小辈溜掉了，可惜。”

“呵呵！你放心，燕老头的追踪术极高明，咱们钉稳他保证不会失望。”

“碰上了龙小辈，你准备怎办？”

“哼！我宰了他。”老花子眼中杀机怒涌地说。

“你恐怕宰他不了哩。”

“所以我要你助我老要饭的一臂之力。”

“咱们两人仍然风险太大。”

“有了燕老头，稳操胜券。”

老太婆长吁一口气，苦笑道：“有燕老头相助，也不见得可稳操胜券，想当年，咱们是四怪客公孙明的剑下亡魂，那老贼的奔雷三剑，确是天下无敌的剑法。自古英雄出少年，老贼的门人已获真传，行道江湖声誉鹊起，听说行道数年来未逢敌手，年青力壮，更是可伯……”

“老太婆，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江南怪丐如果没有三五分把握，岂敢在江湖上找他？这小子行踪飘忽，神出鬼没，不易追踪。这次却在大姑塘扬言二三天后再来向湛鱼牙讨消息；鬼使神差被咱们碰上丁，无论如何咱们也要斗他一斗。天老爷如果帮忙，宰了这小辈，也可为世除害，替同道们出口怨气，当然也算是报了公孙老贼当年折辱咱们的深仇大恨。”

“那你何不向燕者头说明，三方面联手岂不更有把握？三人同协作，小狗……”

“你们又说傻话了，如果让燕老头知道小狗是四明怪客的门人，他敢出面自讨没趣？算了吧，那老家伙十几年未离开湘西一步，他的媳妇毒蛊三娘名列湘西八怪之一，躲在湘西调教孙儿女，不知江湖现势，慑于四明怪客的声威，怎敢向四明怪客的门人叫阵？如果他知道小畜生的底细，他岂肯因一百两银子，大动慈悲之念相助湛必达一个市井小流氓？你千万别鲁莽，咱们利用他打头阵，在紧要关头再见机行事，咱们千万不可冒失从事出面打岔。”江南怪丐洋洋自得地说。

不久，离开了大道，沿白沙河小径，进入庐山深处，这条路可达小天池，但平时罕见人迹，在这一带追踪，十分方便，不必紧钉不舍。

申牌正，九奇峰在望。

这一串追踪的行列，颇为壮观，真所谓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

走在最前面的是湛四爷，其次是龙飞，然后是燕老头祖孙三人，最后是江南怪丐与跛腿老太婆。

湛四爷不知后面有人跟踪，为尽友情义，急急前来九奇峰报信。他直趋最东一峰的峰麓，这座峰称为含鄱岭，也是林木最茂盛的一座峰头。峰南古林参天，人行走其间不见天日，没有路径，平时罕见人迹。

他钻入一座密林，发出一长两短三声呼哨。

密林中钻出两名青衣大汉，其中之一喜悦地叫：“咦！是湛四爷么？哈哈！今天吹的是什么风，竟把湛四爷吹来了。”

他神色凛然，上前行礼道：“李兄弟，没空说笑，你们三爷在不在？”

“咦！你……”

“有重要消息，快去禀报你们三爷，龙飞那小子已经在各处打听……”他将龙飞找到大姑塘的事说了，最后说：“显然地理鬼已落在他们手中了，贵盟必须严加戒备，那小子不找到你们是不会罢手的，赶忙迁地为良，迟恐不及哩。”

“地理鬼并不知我们已迁来此地。”

“李兄弟；九江只有庐山可以藏人，早晚龙小狗会找到你们的。”

“哼！让他来好了。”

“兄弟该告辞了，必须尽早赶回，以免引起督视眼线的疑心。”

李兄弟抱拳一礼，称谢道：“湛四哥义薄云天，兄弟将四哥所受的委屈，与对敝盟的一份情意转达三爷，容图后报。”

“兄弟只是尽一分朋友情意而已，算不了什么，天色不早，兄弟该走了，两位请留步。”

“四哥好走，兄弟不送了。”李兄弟行礼道。

他走后不久，李兄弟立即派人至方士廷隐居处传信。

七星盟九江秘坛的人，除了一些不重要的人仍然隐伏市郊及市内外，重要的人物皆已撤入庐山深处待机。一些心腹则潜伏在九奇峰附近，替方士廷掩护。

方士廷住在孤山一鹤的小茅屋中，太初观主与孤山一鹤住在屋后进，两人轮流指点方士廷的艺业。十余天来，方士廷的伤已经痊愈，学艺甚勤。

彭小凤小姑娘与紫燕杨娟，在半里外另搭了一座茅舍而居。紫燕杨娟负责令手下弟兄供应食物，小凤则每日按期前来向师伯祖孤山一鹤请益，白昼前来，晚间返回茅舍与紫燕杨娟同宿。

七星盟撤入庐山暂避风头，紫燕的心情极为沉重。

九指狂乞已赴南昌会晤小凤的祖父火德星君，告知小凤的下落，以免火德星君焦急。按行程，最近这两天，可望偕同火德星君前来与孤山一鹤会晤。

紫燕杨娟已传出信息，要求各地盟坛查报湘西八怪的行踪。可是，曾在能仁寺夜袭九指狂乞的五怪，竟然平白失踪，九江上下百里以内，没有人曾发现这五怪的踪迹，可能已经早就溜走了。

合该有事，近午时分，孤山一鹤伴同太初观主返回白鹤观，把唔云游归来的虚云道长。

小茅舍中，只有方士廷与小凤姑娘两个人。平时，紫燕杨娟不能前来打扰两老的清静，两者授艺，批局外人也不宜前来旁观。

申牌末，士廷开始伴送小凤返回半里外的居所。两人在这里短短十余天相处中，意气相投十分融洽，感情直线上升，都是十余岁的少年男女，感情融洽是意料中事，平常得紧。

两人不拘礼地挽手而行，小凤喜气洋洋地说：“士廷哥，等你学成之后，你要陪我回南昌。”

“好，但不知伯父母是否欢迎我呢。”他笑问。

“那还用说？爹娘疼我，当然最欢迎我的朋友啦！”

“但愿如此。伯父母疼你，你为何要偷跑出来？”

“出来见见世面嘛！另一原因是……”

“是什么？”

“宁王府新近复立护卫，招来些强盗土匪，闹得不像话，看不得眼，我女扮男装打死了他们好几个，把心一横。我只好一走了之，怕爷爷生气，不走不行。”小凤眉飞色舞地说。

“风抹，你小小年纪，胡乱杀人是不行的。”他温言相助。

“我……我听你的话，士廷哥。”小凤脸红红地说，顽皮地伸伸舌头做鬼脸。

“咦！那不是杨姐姐么？”士廷讶然叫。

“是她，她来接我们了。”小凤说。

“不对，她走得匆忙。咦……！她后面像是有人跟踪。凤妹，准备。”

“什么？有人跟踪？”

“是的，我看到后面有人影一闪而没。”

山中有猛兽，平时两人剑不离身。士廷赶紧解下剑，改系在背上，止步大叫道：“杨姐姐，后面有谁跟来？”

“没有人跟来，跟踪的人还在前里外。”紫燕杨娟一面奔来一面叫。

“你后面十余丈有人。”

紫燕吃了一惊，止步回头。身后野草萧萧，矮林散处，那有半个人影？士廷急奔而至，低叫道：“你们往北退，快。”

“不会是人吧？”小凤惑然地说。

“小兄不会眼花，快走！”

“不，我不会离开你。”小凤坚决地说。

紫燕杨娟闪身在一度巨石后，用目光搜视，一面说：“山下传来信息，说龙飞正在四出搜索你的……”

话未完，左侧一株矮松下青影乍现，龙飞穿一身青劲装，佩剑挂囊，双手叉腰，虎目中冷电四射，傲然地迈步迫进。傲然地说：“杨娟，你躲不掉的，方士廷，你还不跟我走？”

“你们快走，我引开他。”

小凤冷哼一声，冷笑道：“不，你走，我要将他烧成烤猪。”说完，伸手至衣下取雷火九龙。

士廷急将她的手捉住，低声道：“不可，万一失着，令祖的名号必定外泄……”

“不怕，一千个不怕，一万个不怕，叫他去找彭家的人好了。”

“凤妹，话不是这么说的。目下小兄含冤莫白，他的话却有份量，这会引起误解，南昌彭家永不会原谅我。”

“这……”

“你与杨姐姐快走。”

“不……”

“小兄虽胜不了他，脱身谅亦无妨。天快黑了，只消拖至黄昏，他无奈我何。”

杨娟也知形势迫人，急道：“小妹，方兄弟的话不错，有你我两人在旁，方兄弟反而有所顾忌，更为不利。”

不管小凤肯不肯，杨娟挽了他的手徐徐后撤。

龙飞冷冷一笑，傲然地说。

“你们谁也别想走，丢剑投降。”

方士廷一声长笑，拔剑道：“姓龙的，你未免太看重你自己了。”

“你还敢反抗？”龙飞沉声问。

“你岂奈我何？”

“哈哈！听你的口气，已是心中生怯，怯念一生，天大的本事也无从发挥。”

士廷神色一怔，微笑道：“谢谢尊驾提醒在下，你上啦！”

杨娟挽了小凤，突然向侧飞掠。

龙飞一声放笑，急急截出。

士廷大喝一声，截出一剑疾挥，喝道：“接剑！杀！”

“铮铮”龙飞挥剑急封，火星飞溅，一招硬接，两人各向侧飘，士廷多

退了三步，优劣已判，士廷剑上的内力要差上两三分。

龙飞无意阻止两位姑娘逃走，只不过虚张声势，故意迫使两女离开而已，少两个岂不是形势更为有利？一招占先，立即乘胜追袭，一声长啸身剑合一飞扑而上，“乱洒星罗”狠招出手，展开了疯狂的猛烈冲刺。

士廷不上当，不接这种锐不可当的凶猛狠招，一声长笑，在双剑行将接触的前一刹那，侧身丈余，脱出凶猛剑影的威力圈。

目下，他对自己的造诣仍然缺乏信心，在两位武林耆宿十余天的指导下，事实上不可能臻于突飞猛进的境界，需要下苦功去体会、历练、参悟；必须以大毅力去求进益。武功的成就不是神话，而是以无穷精力与大量血汗所培育出来的果实。短短的十余天，在心理上，他感到成就斐然，而事实上反而有倒退的现象发生，新旧交替一时难以适应在所难免，必须假以时日，方能融合贯通参悟其中奥秘，这时仍难缺乏实用的经验，神意不能如一，手跟不上意念，感到无法得手应心。

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势下，再加上缺乏信心，他只有采用游斗术应付。上次情急出于声援七星盟，他共挨了八剑之多，要说心中没有怯念，那是欺人之谈。

他必须以游斗术争取时间，以便让两位姑娘脱身。

龙飞当然知道他的心意，一声低叱，不予他有喘息的机会，剑出“暴雨打残花”，洒出了千颗寒星，百朵剑花，排山倒海似的向他攻去。

他左冲右突，连退五六丈，换了十余次方位，总算不错，居然能丝毫未损地逃出龙飞凶狠无情的疯狂袭击，但已惊出一身冷汗。

他闪在一株矮树后，火速调息，戒备着说：“阁下，还有半个时辰天就黑了，有何绝招你趁早抖出来吧，不然便没有机会了。”

龙飞上次已知道他的身法迅捷，机警绝伦，应变的本能极为高明，怎能让他用游斗术拖至天黑？一声氏笑，怒泉般穿过树梢，剑出“天龙打雨”，风雷声大作，剑网漫天下罩。

他向左闪，眼前灾难临头，不由大骇，急向右退，心中一动，身形一动，突又再次左退，一剑急封。

“铮！”双剑接触，人影倏分，剑气乍敛。

他感到气掠顶而过，不由毛骨悚然。掠出二丈外，伸手一摸，头巾不见了，幸好发结未散，他在死神手中逃出来了。

人影扑到，剑气压体，龙飞已不在让他喘息，再次疯狂地身剑合一攻到。

他不敢接招，向左侧飞跃两丈，叫道：“姓龙的，你这……”

龙飞又到了，他只好住嘴，向侧一闪一剑急封，“铮”一声清鸣，他感到虎口一震，膀子发麻，被震得飘退八尺，几乎又挨了一剑。

身形未定，龙飞长笑震天，剑气着体，剑虹破空而至，来势如潮。

“糟了！”他心中狂叫，招出“云封雾锁”自保。

“铮铮！”双剑凶狠地接触。

“嗤！”剑气击破护体神功，震散了护身的先天真气，剑气澈骨奇寒。

他感到右肋外侧一震，飞退丈外，只感到右腿一软，失足跪下一腿。

“我肋下受伤了。”他心中惶然地叫。

剑影如电，射向他的右胸。

生死关头，他向左倒，剑向右封，“铮”一声架偏了袭来的剑虹，他自

己也被震倒。

他将剑掷出，奋身急滚。

龙飞无暇伤他，百忙中挥剑自保，“铮”一声将他的剑崩飞三丈外，一声长笑，疾冲而上。

他抓住一把碎泥，喝声“打”！碎泥掷出，再次滚出丈外。

龙飞冲上，一掌震飞碎泥大笑道：“哈哈！你黔驴技穷，先毁你的双脚……”

剑随声下，眼看要断腿，蓦地叱声传到：“龙飞，身后。”

龙飞手上一慢，“喀”一声剑偏了半寸，刺入地中，从他的膝旁擦过，生死间不容发。

他滚了两匝，一跃而起。

龙飞一剑失手，心中大恨，倏然转身，身后，一老二小身影入目。

“咦！是你们？”龙飞讶然叫。

来人是燕老头与一双孙儿女，龙飞认得姑塘酒楼的卖唱人。

“正是老夫卖唱的架梁子来了。”燕老头傲然地说。手拂洞箫徐徐走近。

“老丈是真人不露像呢，贵姓？”龙飞问。

“不必盘根究底，荒山野岭架梁子，不必询问来历，打了再说。”

“老丈是姓方的朋友呢，抑或是有意与龙某为难？”

“老夫不认识你，只在最近听说过你这号人物而已，无意与你阁下为难。”

“那你……”

“老夫受湛四爷解围赠银之德，激于义愤，所以出面架梁。”

“哦！在下未追究湛四的事。”

“你追踪他前来此地，还说此话？”

“哼！你如果也是追踪而来的人，难道没有发现他已平安离开了么？”

“谁知你以后还找他不找？”

龙飞冷冷一笑，说：“在下佩服他这条好汉，所以敬重他这个市井小痞棍，所以不追究他的罪行。你如果不想替他招祸，最好少管闲事。”

小后生哼了一声，说：“爷爷，这人大骄傲，要不要教训他？”

燕老头挥手阻止小孙儿撒野，向龙飞说：“姓龙的，老夫既然插手管了这桩子闲事，要管就管到底。哼！日后湛必达如有三长两短，老夫惟你是问。”

龙飞久走江湖，见多识广，知道老少三人不是湛四的党羽，不愿开罪这些风尘奇人，以免耽误正事，冷冷一笑道：“老丈，你听清了，龙某仗剑行道江湖，不怕任何威胁，你这些话少说为妙，湛必达目前没有罪证落在龙某手中，他是安全的，日后如果他为非作歹，不犯在龙某手中便罢，不然龙某不怕他有何人物撑腰，必定将他对于法，言尽于此，你请吧。”

“哼！你的话确是太狂了些。”

“今天在下已经够客气了。老丈不必节外生枝，龙某希望你们能脱身事外。”

燕老头徐徐退走，沉声道：“老夫言出必行，你记住就是，湛必达如有三长两短，老夫惟你是问。”

“龙某的话你也请记住了；湛必达日后如有罪证落在龙某的手中，他将溅血剑下。”

右面不远处的草丛中躲着江南怪丐与跛腿老太婆，江南怪丐脸色一紧，低声道：“老太婆，不好，燕老头在打退堂鼓。”

“他犯不着出面逞强，湛四已经平安离开，也难怪他打退堂鼓哪！”老太婆苦笑道。

“可惜！咱们又失去一次机会。”江南怪丐无限惋惜地说。

“真要燕老头与小畜生一拼，有何难处？”

“你……你有办法？”

“当然有。”

“何不试试？”

“看我的。”老太婆说，声落，一跃而出，叫道：“老不死，你在此地空言恫吓有屁用，汤大人已带了人，抄了湛必达的家，正派人在路上等他归案，你却跟在此地鬼混，岂不太冤？”

燕老头一怔，沉声问：“你的话是真是假？”

“废话！你老少三人制昏了汤狗官，你们前脚离开，汤狗官的爪牙后脚便到了一窝，奔向大姑塘抄湛四的家，你还在做梦呢。”

龙飞一怔，沉声道：“胡说！你这老太婆怎么胡说八道？”

“燕老头，信不信由你。”老太婆叫。

燕老头点点头，沉声道：“者太婆，你是江湖成名人物，你的话想必不假。”

“嘻嘻！老身可不是甚么成名人物。”

“你……你是不是五毒婆婆姓成的？”燕老头问。

“嘻嘻！我说过我姓成么？”

龙飞一掠，勃然大怒道：“原来你就是五毒婆婆，难怪你在此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你……”

五毒婆婆一声怪叫，冲上一拐扫出。

“铮”一声暴响，龙飞封出一剑，将老太婆震得横飘八尺，冷笑道：“你找死，你这老毒虔婆……”

“你这与六扇门鹰犬勾结坑害良民的小狗。”五毒婆婆厉吼，再次飞扑而上，抡拐便劈。

龙飞冷哼一声，身形疾闪，从虎虎拐风中切入，剑虹疾吐，直取五毒婆婆的左肋，剑尖及体。五毒婆婆大骇，右飘八尺，再向后飘。龙飞从侧方射到，大喝一道：“要你抢上风施毒？休相！”

喝声中，剑虹急剧地吞吐，一连五剑，把五毒婆婆迫得手忙脚乱，险象横生。

旁观的燕老头大惊，脱口叫：“咦！这位年青人是谁调教出来的门人？”

草丛中钻出老花子江南怪丐，怪叫道：“老不死，老要饭的已经警告过你了，说你惹不起这条龙，打了小的还有者的出头，你偏要自讨没趣，强出头丢人现眼，惹上了却又袖手旁观，让老太婆替你挡灾，你于心何忍？”

“你……你是不是九指狂乞？”

“不必问我是谁，你还不走？等会儿你就走不了啦？你决不是这小畜生的对手。”几句话把燕老头激怒得像头疯虎，洞箫一引，一声怒啸冲上叫：“老太婆让开！”叫声中箫八音齐鸣，点向龙飞的右肋章门穴，捷逾电闪。

龙飞不愧称宇内第一剑的门人，反应之快无与伦比，右手一挥，反挥一掌，“啪”一声击中攻来的箫，剑一顺，扭身反击，“嗤”一声破空厉啸传出，剑尖以间不容发的间隙，掠过燕老头的鼻尖，危极险极。

燕老头飞退丈外，老脸泛青，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傲态全消。

龙飞仗剑屹立，冷然注视左右，这时，燕老头在左，五毒婆婆在右，三方鼎立，剑拔弩张。江南怪丐走近愕然旁观的方士廷，冷笑道：“小伙子，你怎么不上？快拾剑，咱们四人联手，宰了这狂徒永绝后患，你不能让人替你挡灾，对不对？”

士廷徐徐向落剑处移动，一时委决不下。

江南怪丐迫向龙飞的身后，高叫道：“咱们联手，毙了这小畜生，上啊！”

语音未落，龙飞突然转身，剑尖徐举，冷笑道：“江南怪丐。你这剑下亡魂一日不死，天下一日不会太平，你那两手偷鸡摸狗的绝活，少来献宝。”

江南怪丐打一冷战，不敢再进。

蓦地，风吼雷鸣，龙飞突然扑向燕老头，剑影漫天，狂风暴雨似的向燕老头攻去，快得令人目眩，出其不意突下杀手。

燕老头的洞箫外表像是竹制的其实是百炼精钢所打造，作为兵刃十分霸道，近身搏击敏捷厉害，今天碰上了可怕的剑道高手，碰上龙飞这位武林奇葩，第一照面已惊破了胆，心生怯念，更是无法施展，一声怪叫，向左急飘避招。

左面站着手持琵琶的小姑娘，与仗短剑戒备的小后生，糟了！

龙飞跟踪扑到，剑下绝情。五毒婆婆一声怪叫，从左方冲到挥杖解围。

江南怪丐看出便宜，从后路近，打狗棍直指龙飞的后心，悄然偷袭，三面合围。

“铮！”箫震开一剑，但剑虹乍吞乍吐，第二剑已闪电似的探至燕老头的胸口。

“爷爷躺！”小姑娘情急大叫。

燕老头总算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临危不乱，仰面急倒。

“铮”一声怪响，小姑娘琵琶一举琵琶颈尖突喷出一条水柱，罩向豪气飞扬的龙飞。好龙飞，突然凌空直上两丈，身法美妙绝伦，一声怒啸，猛扑而下。

“哎呀……”从后面偷袭的江南怪丐骤不及防，一棍走空，被水柱喷了一头一脸，成了落场鸡，大骇而退，伸手急抹脸上的水渍，狂叫道：“燕老头，快……快给我解蛊药，快……”变化太快，突变已生。“啪”一声响，龙飞一剑击毁了小姑娘用以障身的琵琶，顺手挥剑，“铮”一声震飞了小后生抢救乃姐攻出的小剑，双脚下端，端在小姑娘的胸口。

“哎……”小姑娘被端倒在地，立即气息奄奄，“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起不来了。

同一瞬间，小后生虎口裂开，斜撞出丈外，立脚不牢，被震倒在地。

同一瞬间，地下的燕老头奋身急滚，抱住了小后生一跃而起，撒脚狂奔，事急矣救男不救女，丢下小姑娘，逃命去了。

五毒婆婆也同这瞬间，打出了一把百毒五芒珠。“蓬”一声响，龙飞突然下落，伏倒在地，五芒珠带着耳厉刺啸掠空而过，劳而无功。

人影似电，贴地飞扑五毒婆婆。

五毒婆婆好似鬼，撒出一把五毒香，三条腿似乎比两条腿快，溜之大吉急如漏网之鱼。

江南怪丐站在那儿两眼发直，不再叫唤，支着打狗棍傻笑。

方士廷乘龙飞扑向五毒婆婆的刹那间，挟起了重伤的小姑娘，亡命飞逃。

龙飞不再追逐五毒婆婆，扭头一看，方士廷已经踪迹不见，不由跌脚大恨道：“又被他逃掉了，可惜！这小子好机警。”

暮色苍苍，在黑夜中追踪，谈何容易？

他走近双眼发直，不住痴笑的江南怪丐，绕着怪丐走了一圈，神手在怪丐眼前晃了晃，怪丐浑如未见。

他剑眉深锁，仔细嗅嗅怪丐衣上所沾的水渍，猛地急退两步，恍然道：“我知道他们的底细了，这是湘西八怪中，毒蛊三娘的疯蛊毒汁，沾肉即入，片刻即立痴呆，如无她的独门解蛊药，一月蛊发而死。老不死姓燕，毒蛊三娘姓祝，嫁夫燕文程，燕文程的父亲燕中孚，是长州的名武师，早年在江湖颇有名，这老不死定然是燕中孚了。怪！燕家与祝家都不是甚么好东西，为何却打抱不平？委实令人不解。”

他不自语，向江南怪丐叫道：“老要饭的，在下不杀你，也救不了你，在下没有解蛊药，你只有自生自灭了。你最好不要碰上庐山的猛虎，真要碰上，也是你报应临头，这一生中，你造孽已经够多了，可说死有余辜。”他举目四顾，长吁一口气，身形暴起，隐入茫茫暮色中不见。

他算定方士廷不敢再在庐山逗留，必须找线索。返回府城，立即传信给山南的南康府，请朋友留意方士廷的行踪。山南山北双管齐下，不怕方士廷逃上天去。

果然被他料中了，方士廷不敢再在庐山逗留。

士廷救了小姑娘，逃出半里外往草丛中一钻，先躲一躲再说。

眼看暮色四起，他心中大定。

天黑了，各处隐隐传来呼哨声。他不知这是让紫燕杨娟召来的七星盟兄弟前来声援，还以为是龙飞带人大举搜山哩。

两老不在家，杨娟与小风找来了大批七星盟的弟兄，要和龙飞决一死战。岂知不但龙飞音讯俱无，也不见了方士廷，只找到痴呆了的江南怪丐。

两位姑娘急得几乎发疯，以为方士廷必定被龙飞擒走了，搜了一夜毫无结果，把心一横，大队人马奔赴府城，带了弓弩火器，要和龙飞拼命。

士廷躲了半个时辰，所救的小姑娘气息奄奄，呼哨声此起彼落，他心中大急，暗想两个老山野奇人，不会出面与龙飞为难，自己何必留在此，令两老尴尬？

“我得走。”他断然地说，他抱起小姑娘，低声道：“小姑娘，忍着些，我带你去找郎中治伤。”

4

夜黑如墨，雨后山区泥泞不好走，方士廷背了半昏迷的小姑娘，小心翼翼地接近了小茅屋。

他之所以救助小姑娘，完全是激于悲天悯人的义愤，抢救一个垂危的人，倒不是因为小姑娘祖孙在他需要帮助及时出现相助，而是本能地将人救走。他已看出小姑娘喘得吐血，而姑娘的同伴已撇下她逃掉了，他如不及时援手，后果可怕。

茅屋不见有人，两老今晚定然逗留白鹤观，他收拾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包裹，准备乘夜离开，在他的意念之中，希望古道热肠天真纯洁的彭小凤姑娘，能够及时返回话别，因此决定小候片刻。

他从包裹中取出得自夜游神的龙虎金丹，先倒一颗在手，取来一碗水，扶起小姑娘的上身，柔声道：“小姑娘，这是救伤的灵丹妙药，吞下之后，保证你起死回生。”

小姑娘浑身发僵，只有灵知尚未昏迷，干咳了一声，口角血仍向外溢，用只有他方可听到的声音问：“我……我会死……死么？”

“这……这是……”

“这是武当派的救伤至宝龙虎金丹，你胸部受伤甚重，必须等一位会推拿术的姑娘，替你推血过宫。”

“你……你会推……推拿术么？”

“我略谙医道。”

“请你……”

“不行。”他断然地拒绝。

呼哨声渐近，仍未见小凤返回。

他找腰带将小姑娘背上，说：“此地不安全，我们得走。”

他用树枝在地上写道：“大敌将到，远走他方；恩重如山，永志不忘。晚辈方士廷叩。”

取了行囊，他乘夜出山。

九奇峰附近，七星盟的弟兄不断穷搜。

破晓时分，他看到一座湖湾，原来他已到彭蠡湖的西岸了。

鄱阳湖自南康府至九江举入江这一段湖面，称为彭蠡湖，湖西是庐山山区，人烟稀少，沿湖滨一带，只有些鱼夫歇脚的草案，湖湾中不分昼夜，皆可看到打鱼的渔舟，晚间的渔火在湖面上飘浮，颇富诗情画意。

但在方士廷的眼中诗情早消，画意早逝。目前，他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尽早离开山区，走得愈远愈好。

他必须找到一只船，离开再说。

解下小姑娘放在草丛中，姑娘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一夜奔波，背着一个人翻山越岭，背的人固然不好受，被背的人也同样吃不消。

“是不是很难受？”他柔声问。

小姑娘神出颤抖着的小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衣袖，用抖怯的声音说：“恩公，我……我像是要……要死了。”

“胡说，只消调养几天，保证你恢复生龙活虎的精力。目前你体内的淤血一时未能及时排出，大概得受几天苦而已。”

“恩公，我……我会好么？”

“你怎么不会好？好好休息，我去找船。”

“我……我伯。”

“伯甚么？”

“爷爷他……爷不要我了，他……他不要……”

“胡说！令祖如果无法保全自己，怎能救你？不可胡思乱想。”

“真的，爷爷不……不顾我了。”

“小姑娘，你家何处？在附近有人投奔么？”

“没……没有。”

“你贵姓？我叫方士廷。”

“我……我姓燕，叫小敏。”

“你像是湖广人。”

“是的，小……小地方，辰……辰州。”

“你在江西有亲戚投奔么？”

“没……没有。”

“令祖在何处？我送你回去。”

小姑娘不肯回答，仅吃力地摇摇头。

“在何处？”他追问。

“原住……住在大姑塘客店，这……这时恐怕早……早就走了，他……他不要我了。”

“大姑塘我知道，我送你去。”

“谢谢你，方恩公。”小敏哭泣着说，一个陌生人竟然舍死忘生救他，而他的祖父，却在生死关头丢下她走了，她愈想愈伤心，悲从中来，哭了个哀哀欲绝。

士廷不加劝解，轻拍她的肩膀说：“你哭吧，哭对你也许有好处，我去找船，天太黑，不知在甚么地方呢，但愿找得到船。”

湖湾三面皆山，只有他这儿是从区延伸下来的一座山峡，有一条小溪流入湖中，附近三二十丈尚可走动，再远些，便是岭峰插入水中的山崖，无路可走。他找了一周，那有船影？

“糟！看样子得往回走了。”他想。

回到原处，小敏问：“方恩公，找……找得到船么？”

他叹口气，苦笑道：“没有，且等天亮后再说，也许可望有船经过此地，不然只好重行入山。”

“方恩公，那……那龙飞到底是……是怎么回事？他……他是你的仇……仇家？”

“你好好休息吧，不要多问，那姓龙的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认为在下是谋杀他的凶手，因此千方百计要找我置于死地。在下的艺业比他差得太远，只好躲躲藏藏逃避他的追杀。睡吧，你……”

“恩公，我……我浑身酸痛，胸……胸部呼吸困……困难，好……好痛，我想……我要死了。”

“服了武当的至宝龙虎金丹，你想死也死不了。”

“甚么？龙……龙虎金……金丹？”

“是的。”

“你……你是武……武当的元……元老？”

“在下不是武当弟子，今年才十八岁。”

“但……但你……”

“别人送给我的，只剩下六颗，这件事你不能说出去，不然你我都有麻烦。”

“我……记住了。但……我仍感痛楚难当。”

“你受伤后未疏经活血，再背了一夜，胸部挤压过甚，淤积难除，这时药力入渗，因此难受，忍着点儿。”

“我……我受不了。”

“好，我替你疏经活血，事急从权，你肯？”

“我……”

“还是忍着点……”

“恩公，我……”

“浑身放松，不可连气抗拒，我替你用推拿八法疏经活血。”

东方天际出现了鱼肚白。首先看到了三两里外的湖上帆影。往北看，计余里外的大孤山耸立湖心，又是一个大晴天，只有些少烟岚雾气，山影依稀可辨。

小敏已经沉沉睡去，盖着士廷的外衣御寒。

一艘大船从上游下放，三张帆鼓风飞驶。士廷站在一座大石上，挥手大叫：“船家，靠岸，靠岸，救命哪！”

船在两里外，这一带山区又是强盗出没的地方，而且又是大船，即使船夫能听见，也不会靠岸自找麻烦，他几乎叫破了喉咙，船却渐去渐远。

姑娘被叫声所惊醒，睁眼一看，朝霞满天，她挺起上身。一眼便看到滑落的衣衫，那是方士廷的青直裰，她感到浑身热烘烘地，芳心狂跳，衣上传来一阵男性特有的气息，令她感到一阵昏眩，她似乎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可感觉血脉中血液的流动声息。

她今年已是十五岁出头，跟随爷爷闯荡江湖，游戏风尘沿途卖唱，早识风情，诗词这玩意，给卖唱的人唱出，准不是大江东去一类作品，而以温庭筠、柳三变的艳词为主。目下的青楼歌会，谁又不唱“柳七”词？谁又不唱“洞房记事初相遇，便只会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双作离情别绪。”这一类男女情词？

这类艳词由一位小女口中唱出，便以沾上了“伤风败俗”的流毒了。加上她的家庭背影大有问题，乃母是湘西八怪之一，而且是苗女，这就够了，再加上乃祖燕中孚早年是个无恶不作的黑道人，想想看，那该多糟？

小丫头情窦早开，不难想像她这时的感觉了。

身上的痛楚浪潮已退，只感觉到胸口仍有些少隐痛而已。她缓缓站起，整好衣裙，晨风一吹，顿觉精神一震。她深深吸入一口气，提起士廷的衣衫，向远处的士廷走去。

在朝霞映照下，她看到士廷英俊的侧影，看到士廷赤着上身，那身结实雄壮的肌肤，令她感觉浑身发燥，喉部发干，一阵难以言宣的感觉，像电般震撼全身，心房异样地跳动，几乎难以举步，怔怔地以焕发着光彩的秀目，盯着士廷发呆。

士廷并未发现她，将手中的石块恨恨地掷入水中，冲远去的船影骂道：“该死的！我不相信你们都是聋子。”

他移目向上游眺望，眼角看到姑娘了，先是一怔，接着挥手叫：“不要起来，江风料峭，小心着凉。”

她感上心头，流下了两行清泪，喃喃地说：“这一辈子中，我白活了十五年，从来没有人如此关心我，连娘也从不过问我的喜悦与悲伤。”

士廷见好不动，吃了一惊，跃下巨石向她奔来，惊问道：“燕姑娘，你……你怎么了？还哭？不舒服？”

她仍在流泪，指指心口颤声道：“我……我这……这里痛。”

士廷接过外衣，温情地替她拭泪，柔声说：“等会到了市镇，我替你捡两服药吃，便不会痛了，三两天之内，保证可以霍然而愈，不必耽心哪！”

“不是创口痛，而是心痛。”她饮泣道。

“甚么？你……你有心气痛？这症麻烦得紧，但我可以替你根治……”

“恩公，我是说，你一个陌生人，也伸出你慈悲的手，把我从死神手中救出来，而……而我爷爷……”

“小姑娘，不要多想，在当时，令祖委实无法救你，他也是不得已，你怎能怪他？”

“是的，我不能怪爷爷，但我却在生死关头舍命救他老人家，他却……唉！你……”

“我恰好有能力救你，假如我也身陷危境，也不可能救你的。”

“谢谢你的开导。”姑娘说。

“真糟！恐怕不容易找到船呢。”他岔开话题说，向湖中眺望。

姑娘的目光，在他的身上转，他发觉姑娘不再说话，收回目光，发觉姑娘用异样的眼神向他的身上盯视，不由一怔，方发觉自己失礼，讪讪一笑，穿上衣衫说：“我身上原有八处剑伤，加上昨晚的一剑伤胁，龙飞已在我身上留下了九处剑痕了。”

“哎呀！你……”

“小意思，都不严重。”

“日后你……”

“我在苦练。我想除非他能在近期内要了我的命，不然，终有一天，我把事情弄清之后，我会加倍奉还，我认为我有此信心。”他恨恨地说。

“皇天不负有心人，你会办得到的。”

“是的，我会办得到的。”

“你的伤不上药？”

“不要紧，皮肉之伤算不了甚么，我这人除非让人把头砍下来，不然死不了。咦！上游来了一条船。”

一艘小乌篷刚绕道南面的山角。顺流而下，像是渔船，只有一名船夫，操着双桨，状极悠闲，顺风顺流不用费劲。

船夫赤着上身，壮实如牛，远远地便可看到胸前浓浓的黑毛，一面划桨，一面亮着大嗓门，唱着济公禅师的劝世文：“南来北往走西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终是一场空，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

唱声嘹亮，居然有板有眼，颇为自得其乐，士廷奔上一座巨石，脱下外衣不住挥舞，大叫道：“艄公，请靠拢，请靠一靠。”

歌声倏落，小舟加快，不久便泊近岸边。艄公收了桨，抓起缆绳跳上岸来。

士廷已将剑放入包裹中，挽了姑娘走近陪笑道：“艄公大哥，在下从庐山下来的，到了此地无力再走，可否请大哥方便一二，送在下到大姑塘，愿以五两银子相酬，尚请大哥方便。”

艄公是个四十来岁大汉，豹头环眼，身材壮实，骠悍之气外露，目光落在姑娘身上，姑娘泪痕未干呢。

“这位小娘子是甚么人？”艄公眼鼓鼓地问。

“她……她是舍妹。”士廷睁着眼睛说谎。

“唔！是你的小妹子？不是拐带的？”

“艄公大哥笑话了。”

“你真有银子？”

士廷身上只有廿两银子，姑娘根本就是子然一身，身无分文。他赶忙

掏出一锭银子，笑道：“有，有，五两银子为酬，大哥可先收下。”

“我可没有五两银子找给你。”

“那就到大姑塘再换我好了。”

“不，十两银子到大姑塘，去就去，不去就拉倒。”

“好，好，十两就十两。”

大汉一把夺过十两银子，塞入腰带怪笑道：“呵呵！——上前，小姑娘，要不要扶？”

“不必了，在下会照顾舍妹的。”

两人上了船，艄公一跃而上，丢下绳索，船猛地向外滑行，艄公架好桨，用打雷似的大嗓门叫：“钻进舱去，免得碍手碍脚。”

两人钻进舱，士廷附耳说：“这艄公红眉绿眼，不是好路数，要小心了。”

“士廷哥，我……我不会水。”姑娘惶然地说。士廷对艄公称她为妹，她便顺理成章称士廷为哥，不再称恩公了，这是名正言顺的事，并不足怪。

“不要紧，一切有我。”他沉着地说，自信地一笑，示意姑娘宽心。

“你识水性？”

“走江湖的人不会水性，最好别在江南水乡鬼混。”

两人在舱内嘀咕，艄公的宏亮歌声又起：“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

船轻水急流风顺浪，舟行似箭，连越数座高山，前面出现一处山脚下的小湖弯，浪涛拍着山崖，发出雷鸣般的震鸣，船向弯内行，转向了。

士廷是行家，感觉有异，伸出头来一看，问道：“艄公大哥，为何不往下放？”

“到湾里有事，在下的船，并不是专为载你们而来的。”艄公怪笑着说。

“哦，在下多言了。”

“少说话活得长久些，俗话说祸从口出。”艄公乖皮地说。

船进入小湾，水势一缓，艄公在距崖二三十丈收了桨，船在原地漂浮，一掀舱板，取出一把单刀，桀桀怪笑道：“两个狗男女，给我爬出来。”

士廷装着不住发抖，爬出舱来战栗着叫：“好汉爷，有……有话好说，千……千万别……别动刀。”大汉将刀拍得当当响，沉声道：“呸！看你两人的像貌，那一点像兄妹？分明是在逃的奸夫淫妇狗男女。”

“好汉爷……”

“呸！住口！你两人快把身上的衣物脱光。”

“甚么？你……”

“脱光，不会玷污衣物，衣物可以卖钱。”

“好汉爷，你……”

“太爷姓张名玉山，在鄱阳湖专做没本钱的买卖，你们可以到龙王爷驾前告太爷一状。”

“好汉爷，银钱杂物都给你，饶我们一命，功德无量，求你……”

“住口，银钱杂物本来就是我的，由不得你们不给，何必饶你们的命？”

“好汉爷……”

“少鸡猫狗叫。本来，太爷对奸夫淫妇没好感，该将这贱人卖入教坊受活罪，或者留来做押船夫人。”

小敏姑娘会作怪，她娇滴滴地叫：“好汉爷，只要不杀我，我愿答应你……”

“呸！太爷为人凶名昭著，鄱阳湖谁不我翻江鳌张玉山凶残恶毒？杀人越货无所不为。

就是不好色。有两条路给你们走。”

“好汉爷……”士廷似乎只会叫好汉爷，就是说不出第二句话了。

“听清了。你两人给我脱光，第一条路是往水里一跳。第二条路是太爷给你们一刀。刀很利，别怕，痛一下就没事了。两条路，你们走哪一条？”

“我……我两条路都……都不走。”

“狗东西！你们硬是要太爷多动手脚。好，太爷替你们选，剥光你们，请你们吃板刀面。”

翻江鳌说完，大踏步上前，伸手便抓士廷的脖子，像是老鹰抓小鸡，毫无戒心。

士廷观个真切，抬身左手一挥，“啪”一声响，翻江鳌骤不及防，单刀脱手飞出三丈外，落入水中去了。接着，“砰”两声闷响，两铁拳在翻江鳌的肚腹上开花。

“嗯……”翻江鳌闷声叫，向后倒退。

士廷一声长笑，好快，“噗”一声就是一劈掌，劈在翻江鳌的后颈上。

“砰！”翻江鳌向下一仆，重重地仆倒在舱板上。

“这水贼希松得紧。”姑娘拍手叫。

翻江鳌其实并不希松，一时大意便着了道儿，毫无防备，在方士廷的快速打击下毫无还手的机会，但这家伙居然挨得起，奋身一滚，奇快地一扳船舷，“噗通”两声，滚入水中去了。

方士廷吃了一惊，三记重击居然未将对方打昏，让对方下了水，掀翻小舟那还了得？他奋身一扑，也落入水中，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抱住翻江鳌同向下沉，一手勒住了对方的脖子，一手扣住对方的右手向后扭向上扳，屏住呼吸，用踩水术向上浮。

翻江鳌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身手如此快捷，被勒住同时扑入水中，也没有丝毫挣脱的机会，只能用左肘猛向后撞击他的左肋肋。

但方士廷勒得紧贴得切，肘后撞得不上劲，翻江鳌连撞三记，像在替他抓痒，终于翻江鳌昏厥了，喉被勒住，虽昏厥但未喝饱水。

方士廷扳住船舷一跃而上，将翻江鳌向舱板一丢，向姑娘笑道：“这位仁兄真糟，水陆能而皆无用武之地。”

“把他丢下水算了。”姑娘叫。

“不，这人是个好汉，咱们还得借重他。”他摇手说。坐下将翻江鳌弄醒。

翻江鳌徐徐苏醒，不住揉动着咽喉，神智渐清，吃力地坐起，看清了方士廷，即时蹦起。

“坐下谈谈，张兄。”方士廷按住对方笑道。

翻江鳌双手一摊，苦笑道：“太爷阳沟里翻船，只怪太爷学艺不精。你说吧，你想怎么办？”

“首先，在下要告诉你的是，咱们不是兄妹。”

“废话！太爷早知道你们不是兄妹。”

“咱们昨晚在九奇峰，与人交手逃得性命，这位姑娘姓燕，她被人击伤，在下在生死关头救了她，一夜奔波，五更天方逃至湖畔。”

“你的话……”

“信不信由你。”

“你们与谁交手？”

“云龙的老二龙飞。”

“甚么？你……你是……”

“在下姓方，名士廷。”

“哎呀！你……你真是方士廷？”翻江鳌怪叫。

“正是区区，千真万确。”

“你与七星盟……”

“在下不是七星盟的人，只不过与三爷紫燕杨娟姑娘相识，打出来的交情，昨晚杨姑娘也在，在下掩护她脱身的，目下恐怕仍在山上。”

“哎呀！你何不早通大名？你的事我知道，九江城这半月来闹得风风雨雨，谁不知道你的事？哈哈！咱们交个朋友，如何？”

“一句话，咱们也是不打不成相识，你老兄凶恶恶地，不许入说话，那来得及通名？”

“哈哈哈哈！我该死，抱歉抱歉。”

“彼此都有不是，张兄别见怪。这位燕姑娘的祖父与小弟落店大姑塘，昨晚也在山上与龙飞冲突，姑娘被龙飞一脚端伤，兄弟背着她逃命。在此之前，兄弟并不认识燕姑娘呢。”

“你不能去大姑塘了，那姓龙的畜生不会放松你的，你还是赶快远走他方……”

“兄弟打算送燕姑娘至大姑塘，再远走高飞。”

“对，我们这就走。”

翻江鳌架起来，船如脱弦之弩，向下游如飞而去。辰牌末已牌初：船抵大姑塘。翻江鳌将船泊靠在码头北端，慎重地说：“在下与双头蚊湛四爷交情不薄，他是女儿港的地头蛇，两位至客店时，如果风色不对，务必赶快离开，回来在船上见面，大家好好商量。在下去找双头蛟讨消息，打听龙飞那家伙的下落和举动。”

姑娘便将昨天打抱不平，暗助湛四爷半途跟踪龙飞的经过说了。翻江鳌拍拍脑袋，歉然地说：“老天爷，说起来皆是自己人，看来我这人太莽撞了，没问清底细，便一口咬定你们两位是……我真该死。事不宜迟，咱们分头行事。”

方士廷呵呵笑，拉住他说：“张兄不能再到九江去冒险，送姑娘返店与他的祖父会合之后，兄弟还想利用张兄的船远离府境，不知是否方便？”

翻江鳌哈哈大笑，拍拍他的肩膀说：“方兄，只要你吩咐一声，水里火里，算我翻江鳌一份好啦！我先走一步。”说完，系好缆向镇中走了。

方士廷的衣裤已干，不带包裹，扶了姑娘登岸。姑娘有点心神不定，脸呈隐忧地说：“士廷哥翻江鳌这人靠得住么？他会……会不会见利忘义出卖我们？”

方士廷爽朗一笑，“你放心，翻江鳌这种人，是真正的草莽英雄，粗豪爽直，恩怨分明，你大可放心，这种人千金一诺，决不会见利忘义出卖朋友。走，你我分开来走。”

镇中相当热闹，码头上人声嘈杂，但鱼牙子湛四爷不在码头由四名副手主持渔货的买卖。

姑娘领先而行，进入市街，直趋姑塘客栈。距店门尚有十来家店面，小巷突然钻出头巾齐眉盖头的湛四爷，傍着她低声：“燕姑娘，随我来。”

不管姑娘肯是不肯，急急挽了姑娘进入小巷，蓦地感到身后有人迫进，火速转身大手疾挥。

“自己人。”姑娘急叫。

可是已经晚了一步，“砰”一声暴响，湛四爷已被士廷摔倒在地。

“他是湛四爷。”姑娘急急解释。

方士廷赶快将湛四爷拉起，抱拳笑道：“对不起，四爷休怪。”

湛四爷揉动着臂部，呲牙咧嘴地说：“老天爷！你……你老兄真快，了不起，了不起。”

双方误会，小意思，你是……

“在下护送燕姑娘回来的。四爷，人交给你……”

“且慢！兄弟也正为燕姑娘的事为难。”湛四爷急急地说。

“我爷爷呢？”姑娘急问。

湛四爷将昨天的经过说了，当然他并不知传信以后所发的变故，然后接着说：“在下是初更左右赶回来的，三更天令祖与令弟也匆匆回来了，匆匆结算店钱，向九江走了，不留下任何口信。等店家通知在下时，在下已无法赶上令祖了。”

“哎呀！他……他大概以为我死了。”姑娘掩面叫，凤目中流下了两行清泪。

“燕姑娘，你……你们到底是为了何事？”湛四爷惑然地问。

姑娘将半途埋伏，跟踪龙飞入山的事说了，湛四爷大惊，抽口凉气变色叫：“哎呀！这恶贼可怕极了，我上了他的大当，七星盟的兄弟糟了！糟了！难怪今早的事来得如此突然。”

“今早发生了什么事？”

“府城派来了几个眼线，采查方士廷的下落，并奉命捉拿七星盟的人，有两个人住入客店中，向店乐盘问燕老伯的底细，人仍在店中守株待兔呢。在下心中耿耿，不知为了何事，只为了此事心焦，刚才姑娘进了街口，有一位兄弟认识姑娘，赶来告诉我，因此在下等在巷口招呼，不然姑娘便会闯入他们的陷阱里了。”

“那两人是何来路？”方士廷问。

“不知道，但他们与府城派来调查方士廷的人暗通声气。”

“那该是替龙飞助拳的人。”

“可惜兄弟不敢出面盘他们的底。”

“你千万不可冒险。四爷，你能不能设法安顿燕姑娘暂避风头？”

“包在兄弟身上。”湛四爷拍着胸膛保证。

姑娘却不同意，幽幽地说：“不必了，我要回家，回湖广。四爷的好意，妾身感激不尽。”

湛四爷粗眉深锁，说：“这样好了。姑娘可暂且躲三两天；在下暗中安排，找去湖广的船……”

姑娘的目光落在士廷脸上，颤声道：“士……大哥，我希望暂时与你同行，答应我，好么？”

方士廷心中委决不下，说：“走，这件事以后再说。”

“你们要往何处走？”四爷惊问。

“兄弟雇了船……”

“在下派船护送你们……”

“不必了，船是翻江鳌张兄的，他已前往尊府去找你了。”

“哎呀！他来了？好，有他护送，鄱阳湖附近大可去得，在下放心啦。咦！有人来了，是……是……在店中守候的人。”四爷变色低叫，接着说：“跟我来。”

三人向巷底走，巷口出现的两个人大踏步跟入，领先的中年人亮声的：“湛四爷，慢走，咱们谈谈。你的一举一动，皆在咱们监视之下，希望你自爱些。”

湛四爷不敢不站住，徐徐转身冷冷地说：“阁下贵姓？咱们少见哩。”

两人走近，为首的中年人冷漠地一笑，说：“兄弟小孤山小孤渔郎马群英，那位是兄弟的好朋友，姓陈，名家权。”

“哦！久仰久仰，不知两位有何见教？”

“那两位是……”

方士廷含笑上前抱拳一礼，笑道：“兄弟姓施，名方。那是舍妹小亭。马兄听说过饶州王五爷么？”

“饶州王五爷？抱歉，少见。”

“兄弟是五爷手下押运货品的把势。”

“唔！怎样？”

“兄弟只负责货物运送南康，南康府星子县大排岑的商岑土则由另一位周兄负责装运。”

“在下听不懂你的话。”

方士廷怪笑，说：“光棍眼中不揉沙子，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不瞒你说，五爷的货当然不是运送南康，而九江，转运的事，概由兄弟负责，风险甚大，不得不找湛四爷商量。商岑土也就是白瓷土，运送至敝府景德镇交窑官接收，不需人护送，再笨的强盗也不会抢白土。”

“哦！你带了令妹来？”

“舍妹是顺道前来找人的。”

“谁？”

“一个小亡命，抓住他在下要剥他的皮……”

“哥哥，别提他。”姑娘羞忿地叫，装得真像。

“好好，不提，不提。”方士廷沉下脸答，又转向马群英笑道：“兄弟的船在码头，马兄如有见教，请前来一叙，无比欢迎。”

小孤渔郎呵呵笑，说：“一定，一定，施兄就要走么？”

“是的，白土这两天可以装载完竣，兄弟需赶回南康府，大船还在星子码头等候呢。”

湛四爷接口道：“施兄，这样好了，一有消息，兄弟便派人捎书给贵东立的人转交。”

“兄弟希望四爷将人扣下来。”方士廷煞有介事地说。

“这个……兄弟所冒的风险……”

“四爷请担待些儿，容图后报，皆因舍妹坚持要这人亲自处治，尚请……”

“好吧，兄弟留意就是。”

“那么，一切仰仗四爷了。”

两人一弹一唱，听得马群英两人直皱眉头。

“湛四爷，私自扣人可是犯法的。汤大人正在找证据对付你，要报昨日被暗算之仇哪！”马群英善意地说。

湛四爷淡淡一笑，不在乎地说：“为朋友两肋插刀，好朋友那在乎违律犯法？如果有所畏惧自私自利，要朋友何用？”

“四爷云天高谊，兄弟感激不尽，日后再过府请教，告辞了。”土廷乘机告辞。

“施兄请稍候。”马群英伸手虚拦。

土廷一怔，心中一跳，但不动声色地问：“马兄，有事么？”

“在下要等一个人。”

“这人与兄弟……”

“这人是在下的朋友，是否与贤兄妹有关，届时自知，大概也该到了。”

土廷沉得住气，但心中暗暗叫苦，假使来人认识他，行踪暴露，麻烦大了，是否能平安离开大姑塘，难以预料，大事不妙，该准备动手了。

怀着不安的心情，他抑制自己必须沉着应付，说：“好吧，在下且等贵友前来。四爷，贵镇是不是发生了不平常的事？”

“是的，老弟早些走，千万不可卷入这场是非中。”湛四爷苦笑着说。

极短暂的片刻，但在他们的意念中，却感到漫长得令人感到心焦。

巷口进来了一个人，脚步声令心中有事的人心中狂跳。

土廷把心一横，转头向来人看去。

是一个渔民打扮的大汉，匆匆走近。马群英向来人点点头，问：“徐兄，如何？”

徐兄不住向土廷与姑娘打量，点头道：“不错，是从南康府来的人，刚到不久。乘坐的小乌篷，有星子县的船籍牌。”

“徐兄，开采瓷土的人，有没有一位王五爷？”

徐兄摇摇头，苦笑道：“开采白土的甚多，采土场共有四处，大排岭、王公岭、七溪戏、夏家珑，主事的人有十余名之多。这些人毫不引起人注目，必须派人去查查看。”

“下必了。”马群英笑答，向土廷歉然地说：“抱歉，打扰了，贤兄妹请自便，祝顺风。”

“好说好说，后会有期。”土廷抱拳行礼告辞，心头一块大石落地。辞别湛四爷，两人从容返回码头。

翻江鳌尚未返回，两人等得心焦，好不容易看到排众而下的翻江鳌挤出码头，方感心中一宽。

翻江鳌抱了一包食物，脸色开朗，哈哈一笑跳上船，高声道：“咱们是不是立即启航？事办妥了么？”说完，将食物往舱中一放，低声道：“事急，千万从容应付，不可露出慌张的神色。”

“走吧，逆风逆流，但愿入暮时分可以赶回屋子。”土廷也高声说。

翻江鳌熟练地沉着解缆，抽上跳板，长篙一点，船离开了码头。

船向上航行，翻江鳌熟练地操桨，吁出一口长气道：

“好险，如果不停在码头而泊在僻静外，便引起暗桩的疑心，咱们便走不掉啦！”

“张兄发现了什么？”

“本府的五花剑朱庆朱大爷，出面协助龙飞缉拿你方老兄及七星盟的人，先头的人，已经派到大姑塘，第二批人马即将赶到。在下去找湛四爷，一看风声不对，四爷不在，我也就不敢提起你们的事。风声太紧，我带你们走。”

“往何处走？”

“大孤山。”

船往上航行，大孤山却在下游。方士廷大惑，问：“大孤山在后面呢，张兄。”

“有人监视，必须称往上走。燕姑娘，令祖怎样了？”翻江鳌向姑娘问。

“家祖已偕弟走了。”姑娘黯然地说。

“姑娘今后如何打算？”

“返问湖广，一个女孩子，是不宜在江湖闯荡的。”方士廷代为回答。

“到了大孤山之后，兄弟替你们两位安排。”翻江鳌颇为自信地说。

“到了大孤山有事么？”方士廷问。

“你听说过四海神龙娄成其人么？”

“不知道。”

“他是水上朋友极为称誉的英雄豪杰，朋友众多，知交满天下。”

“哦！去找他托庇么？”

“去请他派人送燕姑娘返回湖广，从此地到洞庭湖，他可以保证路途平安。再请他关照各地朋友一声，方兄不管驾临何处。皆可获得朋友的照拂。”

方士廷心中暗喜，真能结交几位江湖上拥有实力的名人，打听湘西八怪岂不省事？有急有难，多几个人照顾也是好的。

“一切有仗张兄了。”他无限感激地说。

“但不知四海神龙为人如何？”姑娘问。

“呵呵！请放心。成老为人四海，慷慨好义，敢作敢为。早年在天下各处水道做买卖，弟兄遍天下，是四大水上巨豪之一。四大巨豪先后凋零，弟兄四散，目下唯一在世的人，只有他一个人了。五年前他在大孤山建了一栋精舍在内隐居，由鄱阳蛟派了不少高手在四周暗中保护。”

“听说他是鄱阳蛟的泰山大人，不知是真是假。”

船上航十余里，翻江鳌放下桨，笑道：“该改头换面了，下放啦。”

不消多久工夫、桅杆安上了，装上帆插好舵，船像一头水马，轻灵飘逸地宜向湖心飞驶，快逾奔马。

“我这般船如果安上帆，即使是微风，一个时辰也可顺风飞驶四十里。秋冬风紧，不消一天就可到南昌。不是吹牛，任何快船也休想追得上我。”翻江鳌豪气飞扬地说，对他自己的船颇为自豪。

“确是快，张兄在这艘船上花了不少心呢。”方士廷由衷地称赞道。

“现在咱们进食，食罢刚好到大孤。”

大孤山，也叫鞋山，其形如鞋，山高数十丈，屹立湖中，孤影若浮。传说大禹治水时，曾在此刻石记功。

但刻石记功的事不可考，而大书法家米芾的石刻大草书“眠云”二字，却是颇为珍贵的遗迹。

远远地便可看到山上的七级浮屠，和颇为精致的大姑庙。

船驶进大孤码头，先后有两艘可疑的双桅船从舟旁驶过。翻江鳌解释道：“成老并不怕有人前来寻仇，他隐居在此，知道的人不多。但鄱阳蛟为防万一，经常有船巡航，上面也派了不少高手戒备，对行踪可疑的游客加以监视。刚才那两艘船，便是宫亭湖瞿舵主的哨船。”

距码头尚有半里地，翻江鳌使用手势打出了信号。船降下帆，滑靠码头，便有四五名青衣大汉上前帮忙系缆，为首的人过来寒暄。翻江鳌将来人拉至一旁，低声商谈良久。

方士廷远远地留心两人的神色，心中暗作戒备。两人的神色皆颇为凝重，不由他不暗怀戒心。

久久，翻江鳌脸色沉重，走近说：“方兄，咱们到上面大姑庙走走。”

“有何不对？”士廷沉着地问。

“在下已将方兄的事，转告管理刘兄。刘兄已经亲自前往请示，由此至成老的住处甚远，咱们且到庙中等信，来回需时甚入呢。”

“张兄与成老交情如何？”

翻江鳌一面走，一面说：“兄弟与鄱阳蛟是打出来的交情，兄弟是鄱阳三湖四周数百里水域内，少数不入伙自由买卖人之一，曾经遇见成老多次，彼此颇为投缘，交情不薄。”

“哦！原来如此。”

大姑庙所供的神像，说是唐朝武则天乱政时的名臣徐敬业。传说徐敬业曾经逃到此地隐居为僧，真真假假不必追究。但神像却千真万确是女郎，徐敬业变成了女像，委实无稽。大概是大孤伪称为大姑，大姑当然是女郎，与西岸的大姑塘，女儿港市，同样错误。彭泽江中的小孤山，不是也称小姑山，山上也有一座小姑庙么？

三人在大庙中等，等了整整半个时辰。等得士廷与姑娘心中懔懔，等得翻江鳌心中冒火，七窍生烟。

“咱们走。”翻江鳌怒火上升地叫。

“张兄，怎么了？”士廷沉着地问。

翻江鳌哼了一声，不悦地说：“那龙飞出道以来，传专与黑道朋友为难。四海神龙有不少朋友，死在云龙双奇的剑下。方兄你是唯一敢与云龙双奇周旋，而至今仍平安无事的人。四海神龙如果明白事理，不该如此慢客。哼！方兄并不是前来托庇的人，岂能如此看待？走！离开此地咱们从长计议。”

说走便走，翻江鳌领先出了大殿。士廷随后跟上，仍然沉着地说：“张兄不可鲁莽，也许成者恰好不在……”

“别开玩笑，一见面管事刘兄便告诉在下，成老刚从庙中返回大孤精舍。屁这么大的大孤山，人能不在？咱们又不是前来求人施舍的，走。”

他们刚到达码头，管事刘兄随即带了三名大汉匆匆赶到，一名大汉手中摔了一只拜匣。

“咦！张兄请留步，怎么就要走了？”刘管事在后面急叫。

翻江鳌站在船前，抱肘而立，冷冷地问：“刘兄，成老大概不愿接见，对不对？”

刘管事堆下笑，讪讪地说：“成老正在接见佳客，暂不见客，张兄务请见谅。”

“呵呵！好说好说，在下天大的胆也不敢见怪成老，兄弟正打算离开哩。”翻江鳌悻悻地怪笑道。

“抱歉抱歉，张兄改日再来好了。请问那一位是方兄士廷？”

“区区正是方士廷。”士廷抱拳答。

刘管事抱拳施礼，陪笑道：“敝长上目下确有佳宾接待，未克分身，方兄尚请海涵。”说完，举手一挥。

捧拜匣的大汉一前，将匣奉上说：“请方兄笑纳。”

士廷一看，讶然问：“刘兄，什么意思？”

“方兄打开看看。”刘管事笑答。

士廷打开匣盖，脸色一变，匣中有十两庄的黄金十锭，上品珍珠一串，凤钗一双，玉佩一具。

“这是干什么？”他讶然问。

刘管事嘿嘿笑，说：“不瞒方兄说，敝长上已金盆洗手，不再过问江湖事，不便过问江湖恩怨。这是敝长上送给方兄的程义，以壮行色，区区敬意，尚请笑纳。”

士廷脸色一变，淡淡一笑道：“无功不受禄，方某不是前来打秋风的。”

翻江鳌激怒得脸色泛青，嘿嘿怪笑道：“好啊！四海神龙真够朋友，刘兄，贵长上是何时金盆洗手的？”

“这……在下追随敝长上不久……”

“贵长上是不是说，大孤山山太小，庙也小，容不下方兄这头猛虎，供不起方兄这位大菩萨？”

“张兄笑话了……”

翻江鳌接过拜匣，往水里一丢，冷笑道：“方兄一代英雄，顶天立地大丈夫，贵长上用这些脏物污方兄之手，未免太污辱人了。”

所有的水贼皆吃了一惊，刘管事脸红耳赤，耸耸眉苦笑，无可奈何地说：“张兄，这……这是不得已……”

翻江鳌一把抓住刘管事的手臂，沉声问：“刘兄，是不是云龙双奇的人过来了？”

“没有。”

“贵长上为何……”

“不满你说，成老确是惹不起云龙双奇……”

“哼！”

“张兄，敝长上确是另有苦衷。”

“在下要见见他，听听他有何话说。”翻江鳌气虎虎地说。

士廷不愿闹僵，笑道：“张兄，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何必令刘兄为难，成老怕事，未送在下枣、梨、姜、芥四色礼盒，已经够交情了，咱们走吧。”

“可恶！”翻江鳌恨恨地说。

士廷心中一动，又问：“刘兄，所见的佳宾是谁？”

“不知道，只知是来自九江的人。”

士廷挽了姑娘一跃上船，抱拳一礼笑道：“刘兄请转，兄弟告辞了，多感盛情，容图后报。”

翻江鳌解缆上船，发出一声咒骂，竹篙一点，小舟激射而出。

士廷钻入舱中，向舱尾一钻，向翻江鳌说：“张兄，赶快离开，愈快愈好。”

“为什么？你以为那满口仁义，心怀奸诈的老贼，敢派人追赶么？”

“恐怕会的。”

“哼！他敢？我翻江鳌可不是好惹的善男信女，鄱阳蛟有三四百喽罗也无奈我何，他？哼！免了。”

“他当然不会，不然你怎敢独自到大孤山去找他？只怕那位九江来的宾客迫他，他不敢也得敢。”

“你疑心……”

“疑心他是龙飞派来的人，或者是龙飞的朋友，派来做说客的人，大概

他们尚未谈上正题，所以程仪相赠。”

翻江鳌心中一紧，双桨连转如飞，小舟激射而出，破浪而进。

贼有贼的打算，老江湖四海神龙老奸巨滑，怎肯得罪翻江鳌？直拖至小舟远出十里外，方向来客表示知道方士廷的行踪，当然他对透露的技巧十分巧妙圆滑，两方面皆不愿得罪，面面俱到。

追踪的船派出了，通信息的船也先后发航。

天罗地网在收紧，所有的目光皆被吸引至烟波浩潏的都阳湖。

黑道人对崛起江湖以豪侠自命的云龙双奇，恨之入骨。被双奇的朋友所迫通风报信，已是不为勉强，不可能协助双奇追捕双奇要缉拿的人，不从中捣乱已是天大的人情了，因此鄱阳的水贼与黑道人士，皆不动声色置身事外，相戒不介入双方的纷争。所以事实上参予追捕的几个人，皆是白道人士，甚至有些白道英雄，根本不加理会，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不劳心，谁愿去追查双方的恩怨详情？

但在方士廷的想像中，却是风声鹤房，草木皆兵，以为整个江湖道人士，不论黑白道与及水旱绿林，皆受龙飞所驱策全力搜寻他的下落。

翻江鳌是个血性汉子，他也不怕云龙双奇找麻烦，船向南昌，他根本不在乎是否有人追赶，只要船在水中，即使号称天下第一条水上好汉鄱阳蛟亲自追来，他也毫无所畏。

方士廷打算从赣西进入湖广，先将姑娘送回辰州府，再打听湘西八怪的下落。预计到了南昌之后，走临江袁州两府，直出湖广。

翻江鳌的小舟可走小河，答应全力相助，沿袁江西上，至少河送两人到临江府。

为免被人追踪，小舟昼伏夜行，顺利地越过南昌，进入赣江，向丰城驶去。

这天五更将尽，船抵丰城东北数里的金花潭，该找地方泊舟了。这几天来昼泊夜行，由于翻江鳌不知赣江的水势，因此航程缓慢，逆水上航，一晚走不了六七十里，而且相当艰苦。两人轮流划桨，疲劳万分，白天又得休息，所以彼此之间甚少深谈的机会。小敏姑娘负责警戒，也相当疲倦。

金花潭这段江面，阔约四里左右，江流于此折向，改东向北，形如半月，所以也称曲江。江水这一带形成三座巨潭称金花潭。两岸附近森林密布，而且有不少沼泽，遍地芦草，水禽众多。

南下的官道在江东岸，距江仅余里。官道以东沃野千里，村镇密布。田野一片表绿，稻苗已高与腰齐。直到丰城以南，方可见到山区。

翻江鳌不曾到地南昌以南地区，根本不知地势不辨方向，只知沿江上航，到临江府的樟树镇便可驶入袁江，分道以前，决不会误驶入小江小河。

他泊舟在东岸，靠近官道。

这是一处人迹罕见的小小河湾，岸旁全是高大的杨树，树枝垂罩江面，水草繁茂。翻江鳌将舟驶入湾底部，将缆绳系在树干上，跳上岸来说：“方兄弟，咱们先四下里看看。”

两人远出半里外，搜索一周，只看到草木繁茂的荒林，一无所见。

姑娘将食物包提上岸来，分为三份，等候他们回来进食。

两人分枝拔草而回，天色尚未大明。姑娘将食物包送上，说：“食物已经告罄，午餐必须张罗了。”

“我花些工夫，打些鱼来充饥。”翻江鳌坐下说。

“猎些水禽来佐餐，倒也不错。”士廷一面进食一面说。

“不知附近是否可买到食物？有村庄便好了。”姑娘无限想往地说，这几天吃的是翻江鳌从大姑塘带来的一大包干粗肉脯，委实令人倒尽了胃口。

“我想，应该找得到村镇，午间我去看看。”翻江鳌颇为自信地说。

“千万不可找村镇，不然……”士廷急急地说。

“呵呵！方兄弟，你未免太过小心了，杯弓蛇影吓破胆啦！只要你两人不出面，谁会找我翻江鳌的晦气？”翻江鳌大笑着说。

士廷也哑然失笑，说：“我就怕四海神尤透露口风，张兄也名列他们的黑名单，那就糟了。已经远出数百里，沿途一帆风顺平安大吉，始终未见敌踪，大概咱们已经进入安全地境，兄弟确也多虑了。”

食罢，两人往草丛中一躺，沉沉睡去。

姑娘在船头戒备，不久，也感到困倦袭来，便也躺在舱面上，梦入南柯。日上三竿，但树下依然不见阳光。

北面三十余里，搜寻他们的白道群雄水陆并进。沿途打听，几乎已掌握了他们的去向，群雄已知道他们昼泊夜航，因此昼航夜宿，双方的速度都缓慢。

龙飞水性差，走的是陆路。这位眼高于顶，目空一切的青年英雄，自从上次庐山二次无功之后，知道方士廷机警绝伦，凭他一人之力，定然难以如愿，因此破天荒改变策略，接受了白道朋友的协助。这次共来了卅余名水陆高手，沿途复获当地白道朋友的相助。总算掌握了方士廷的行踪，志在必得。

但卅余名高手，要穷搜水陆两途，那是决不可能办到的事，必须仰仗沿途的朋友协助打听搜索。说是掌握了方士廷的行踪，其实他自己也毫无信心，唯一的线索是沿江夜间打鱼的渔船，曾经发现有这么一艘神秘小舟夜航而上而已。水陆两途向上搜，只希望碰碰运气，是否能迫及，谁也没有这份信心。他们需要进一步的证据，需要找到确曾目击的证人。

方士廷面临断粮的境地，危机来了。

近午时分，他在下苦功，发狠要将自己的火候进境向前速进一大步。

午后不久，士廷第一个醒来，他的剑从未离身，立即找到一处空地、首先练气，然后练拳脚剑术，他返回原处，翻江鳌与姑娘仍然睡得香甜。他摇头苦笑，自语道：“却也苦了他们，我应该去找食物了。”

正想上船取银子，突从树隙中看到江心中有一艘梳形快艇正全速上航。这种艇没有舱篷，一览无遗，相距里余，仍然看得真切。

艇共有四名桨手，速度甚快。舱中有八个人，分两侧手搭凉棚用目光搜视两岸，都是穿了水靠带了兵刃的人，雄壮魁伟不是庸手。

他本能地向下一伏，其实船上的人不可能看得到他，他的船藏在树影下，谁也不知这里面有船潜藏。

快艇终于过去了，他吁出一口长气，浑身一懈，摇摇头自语道：“也许我真是多虑了，不会有人追来的。”

他将剑向地下一丢，响声惊醒了翻江鳌。这位水上好汉警觉性甚高，听到响声一惊而起，首先便抓住了身侧放着的一把分水刺，看清是士廷，放下分水刺笑道：“原来是你，什么时候了？”

“午牌末了。”

“哎呀！我该去找食物了。”

做水寇的有的是金银。翻江鳌赤着上身，用衣衫裹住了分水刺在肋下，折了一条树枝作打狗棍，内腰带揣了廿余两碎银，大摇大摆向东走。

妙极了，不足一里处赫然出现了一座村庄。昨晚天色未明，没看到远处有村影，大太阳下，总算看清了。

走近至半里地，不由一怔，咦！村东西有人南来北往，是往来要道！

道路最危险，走不得，但没有食物，即使打鱼充饥，他受得了，方士廷与燕姑娘是否吃得消？

“怕什么？南昌以南，谁认识我翻江鳌？”他自语，继续向前走。

他从村北走上官道，大摇大摆进入了村北栅门，劈面便看到一家店门外，挂了一个酒葫芦。

“哈哈！妙极了，居然还有卖酒的。”他大笑着说。

小店中没有食客，真是妙极了，进得店来，唯一的店伙是个脸孔平庸的中年人，含笑上前招呼道：“客官辛苦了，先喝碗茶解解渴，要吃些什么？”

“贵店能张罗些什么？”他坐下问。

“还不是些鸡鸭鱼内，各式小菜等等。”

“替我找坛好酒，找个竹蓝盛十来斤菜肴，要鸡鸭肉，不要鱼。”他将什余两碎银放在桌上，又道：“放下啦，你瞧着办就是，多少随意，当然愈多愈好。酒菜我要带走，先给我来上一壶酒解渴。”

店伙一惊，说：“小店现成的菜不多，客官可否等上一等？”

“可以，你去准备就是。”

店伙收下银子，两眼发直，看清确是真的银子，方欣喜欲狂地向内间叫：“娘子，快把笼里的五个鸡全宰了，再要小杏到王嫂家叫小龙过来帮忙，顺便把他家里那块腊肉借来。”

“既然要等，给我弄些下酒菜来。”翻江鳌说。

“好，好。”店伙欣然地答，手忙脚乱送来了两碟小菜，一盆卤肉，两壶酒。

翻江鳌一口气便灌下了一壶酒，乱着嘴唇犹有余味地说：“三天没沾酒，嘿！过瘾过瘾！”

店是夫妻档，加上一个小女孩，临时找来邻居一位小伙子帮忙，灶间在后面，店伙也因为不需照顾客人，也到后面帮忙去了。

不是进食的时候，店中没有客人上门，往来的旅客，皆在店门的茶桶喝两碗茶便走了。

翻江鳌酒足菜饱，正满意地站起拍拍肚皮，抹着密密麻麻有胸毛，大有南面王不易的感觉。脚步声入耳，两名青衣中年人已踏入店中。

他扭头一看，心说：“是两上江湖浪人，我得留些神。”

两个中年人各背了一个小包，一佩剑，一佩刀，百宝囊鼓鼓地装了不少法宝。

为首的佩剑中年人有一张平板脸，五官倒还端正，留了八字胡，生了一对一字大浓眉。

进得店来，锐利精明的目光，首先便落在翻江鳌壮实的胸膛上。笑道：“喝！好雄壮的汉子。”

人谁不欣赏别人的赞美？翻江鳌也堆下笑，坐下说：“你阁下也不弱，尊驾歇脚么？”

“阁下是店家？”

“不是，是歇脚的。”

“店家呢？”

“在后面准备吃食。”

“哦！店家，店家。”中年人向屋后叫。

店家应声外出，一面用围裙抹手，一面含笑问：“来了来了，客官要吃什么？”

中年人在邻桌坐下，笑道：“在下兄弟乏了，要两壶酒提提神，并请教几件事，酒先取来好了。”

“是，是，客官请稍坐。”

不久，店家送来了两壶酒，两盘爆花生香豆，说：“客官请自便，小的在后忙……”

“别忙，在下有事请教。”

“客官有……有何见教？”

中年人斟酒自饮，信口问：“店家，到丰城还有多远？”

“还有三四里。”

在这带一问路，三四里与三二十里并无不同，连指路的将军箭也靠不住。

“这里叫什么地方？”

“叫曲江村，南西便是金花圩。”

“金花圩距县城不是还有六七里么？”

“没有那么多，客官，赶两步便到了。”店家笑道。

中年人向同伴笑道：“看样子，到城外江边去查比较靠得住此”

“吴兄所料不差，这附近不会有消息，但可以问问看，碰碰运气。咱们早些走，再耽误，后面的人便会追上咱们了。”同伴懒洋洋地答。

吴兄点头称是，转向店家问：“店家，这两天可曾看到从北面的三个客人么？”

“呵呵！三个客人？三百个也不止……”

“不！在下要问的是两男一女结伴而行……”

“不曾见过，这条路一年到头，也难看见一两个走路的女人。”

“哦！谢谢。”

店家转身告辞，合该有事，转向翻江鳌笑道：“客官还得稍等片刻，菜太多，几个菜一好，其他的也就差不多了。那坛酒有四十斤，客官要不要小的帮忙送去，送到何处？”

吴兄一怔，接口问：“老兄，你要那么多洒菜，有几位同伴？”

“十七八个。”翻江鳌信口答。

“贵同伴呢？”

“在那个林子里。”他信口向外一指。

吴兄向同伴打眼色，又问道：“请教老兄尊姓大名，能见告么？在下吴新川，那是在下的拜弟……”

“鲁世宁。”同伴毫无表情地接口自报姓名。

“久仰久仰，在下姓刘，名德。”翻江鳌信口胡扯，居然毫无破绽。

“刘兄的口音，像是本地人氏。”

“小地方，南昌。”

“呵呵！南昌还算是小地方？布政司衙门所在地呢，大地方的人嘛。请

教……”

翻江鳌外表鲁直，其实相当精明，做了一辈子水贼没本钱的买卖，不精明早就该赔老本，立即反击道：“两位的口音像是湖广人，到敝处有何贵干？”

“咱们来找朋友……”

“贵友尊姓大名？到处打听浪费时间，不行的。”

“咱们有的是时间。”

“那总不是办法。这一带在下多少认几个人，也许认识贵友呢，贵友是……”

吴兄大概认为他没有嫌疑，笑道：“敝友不在贵地落脚，刘兄不会认识的，敝友一姓张一姓方，还有一位姓燕的女郎。咱们前后有两个人先走了一个时辰，他们认识敝友。”

鲁世宁掏出一张图形，递过说：“就是这个人，叫方士廷，刘兄见过这个人么？”翻江鳌接过一看，心中暗惊，像上的方士廷居然十分神似，出于衙门刑名老手的手笔。

“鬼使神差，让我碰上了。”他心中暗惊。

他不动声色，将图形递过，泰然地说：“没看过这个人，长像清秀，不像个犯人。”

“你怎知是犯人？”吴新川问，用目光捕捉他的眼神变化。

他呵呵笑，说：“老兄，你以为在下是饭桶么？你们前面有认识该犯的人，听口气，你们也不是找寻朋友的善男信女。像你们这样找朋友，天下少见。”

“阁下倒也高明哩。”

“算了，在下不与公人打交道。”

“咱们并不是公人”吴新川一面说，一面打量他放在凳上的衣衫。

衣下裹着二尺长的分水刺，只消提起衣衫便糟了。

店家恰好将盛菜的大竹篮提出，放在桌上说：“客官要不要些碗筷去？”

“不用了。”翻江鳌说。他将四十斤的酒坛提耳掂了掂，略一迟疑，决定不用扁担，左手巧妙地抓起衣衫连竹篮一起提上。右手挽起酒坛往外走。

这一来，立即又引起吴、鲁两人的疑心，衣衫内有物，逃不过行家的法眼；衣衫不披上，也是漏洞。四十斤一坛酒，能提多远？为何不找店家送一程？他的身材与长像，一看便知孔武有力，但走得匆忙也是最糟的破绽。

吴新川向鲁世宁打眼色，冲他的背影一指示意。

他提着酒菜出了店门，向左一折，劈面更撞上两名身材修伟的中年旅客，不由一惊，心说：“糟，他们的人来了。”

两个中年人也是穿青衣带包裹佩兵刃的人，倒未留意一个提了物品的陌生大汉，目光落在店门的酒葫芦上，向小店走去。

他刚出村栅，后面店外已先后跟出那四个可恶的追踪者。

他心知不妙，闪在路旁落荒而走。

百十步外方是草木森隐蔽区，他到了林外，村口已出现了吴、鲁两人的身影。

后到的两个青衣人，也接着迫出。

北面官道半里外，又到了五名青衣人，走在最前面的人，赫然是龙飞。

他急奔入林，扭头一看，暗叫糟了。

吴新川站在村口，向同伴叫：“那家伙走向江边，带了许多食物，形迹可疑。快知会后面的人，咱们去看看。”

“他在逃走，快追！”鲁世宁急叫。

一名青衣人发出一声短啸，喝声“追”！领先向密林飞掠，身法奇快。

第二个追出的是吴新川，脚下快逾奔马。

远处的龙飞五个人脚下一紧，狂奔而至。

鲁世宁大概兴奋过度，向远处大叫道：“龙兄，快两步，江边有可疑的人，快从下面包抄，小心了。”

相距半里地，根本用不着大嗓门怪叫，叫声可远传两三里，江边一里左右的人，同样可以听得到。

江边的方士廷与燕姑娘正在洗漱，听到叫声不由一怔。

语声穿过树林，他俩又在洗漱，因此听不真切，反正听声音不对，不是翻江鳌的口音，便知有点不妙。

“有人来了，准备。”士廷急叫，将剑向姑娘一丢，又道：“上船，下舱躲好。”

林深草茂，两手皆提了体积不小的食物，行走时声响甚大，而且速度不能快，快了菜倒罐破划不来。因此将近江边，第一名青衣人行将追及，循声紧迫大叫道：“站住！不可自误。”

翻江鳌不加理会，认准方向急奔。

青衣人已接近至三丈内了，吴新川也到了六七丈后。

翻江鳌心中一急，脱口叫：“快走，追兵到了。”他意在警告方士廷赶快走，却不知反而引来了重情义的方士廷。

方士廷对陌生人尚且援手，岂会丢下朋友自己逃走？悄然掩近躲在一旁，让过翻江鳌，突然长身窜出，大喝一声，将青衣人扑倒在地，出其不意在对方胁下撞了一肩。

青衣人“哎”一声惊叫，倒地奋身一滚，便挣脱了士廷的控制，一跃而起。

士廷先一刹那站起，狂风似的抢进，铁拳疾飞，“砰砰砰砰”连攻四拳，“蓬”一声大震，中年人重新掷倒在树下，呻吟了两声，起不来了。

吴新川恰好抢到，一声怒啸，拔剑出鞘，恶狠狠地冲来，看清了士廷的像貌，吃了一惊，正想闪在一旁向后面赶来的同伴出声示警，不敢贸然冲上进拳。但晚了一步，士廷已经先发制人，拔出了中年人的长剑，电虹射到，探中宫排空直入，风雷骤发。

“铮”一声暴响，吴新川架开一剑，向侧急闪，一纵丈余，虎口鲜血泌出，不由心胆俱寒。

士廷正待追击，身后传来了翻江鳌焦急的叫声：“退！由水上走，快！”

吴新川乘机飞窜，兔子般逃掉了，狂叫道：“这里有一个与方士廷十分相像的人，快来！”

士廷吃了一惊，扭头便走。

翻江鳌已将船桨架好，由姑娘掌舵，叫道：“快上！”

士廷一跃而上，姑娘竹篙一点，船向外急滑，穿出低垂的枝芽，箭似的驶向江心。

“怎么回事？”他向运桨如飞的翻江鳌问。

翻江鳌吁了一口长气，苦笑道：“倒霉，刚好碰上那些家伙画影图形查问你的下落，全是些精明难缠的货色，我不知他们是怎样看出破绽的？真想不到……”便将卖酒菜所发生的经过说了。

士廷心中一紧，叫苦道：“如果他们已知道咱们有三个人，定是四海神龙将咱们出卖了，真糟！他们怎知道咱们往此地走的？”

“别忘了这些家伙全是老江湖。”

“张兄，青天白日，咱们往何处走？”

“自然住上游走。”

“不行，不久前有一艘梳形快艇。载了八名穿水靠的人，向上游走了，会不会是他们的党羽？”

“真的？”

“已走了一个时辰了。”

“糟！他们定然是水陆并进。好，往下走快些，让他们跑断腿好了。”

船立即折向下游，船行似箭。岸上，有人在大叫：“翻江鳌，此事与你无关，赶快置身事外，咱们保证你的安全。”

“哈哈哈哈！”翻江鳌仰天狂笑。

“你与那杀人凶手无亲无故，何必替他卖命？将船靠岸，你还来得及。”

翻江鳌鼓桨如飞，船破浪而下，先是一阵狂笑，笑完拉开大嗓门叫道：“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杂种畜生，你把我翻江鳌看成什么人了？来罢，张大爷等着你们。”

“你们走不掉的，下游的铁背苍龙原前辈，船已到达丰江口了。”

“哈哈！铁背苍龙咬我鸟，太爷要抽掉他的龙筋，拔掉他的龙鳞。”

船顺流飞驶，渐去渐远。

士廷心中惶惶，问道：“张兄，铁背苍龙艺业如何？”

翻江鳌神色凝重，审慎地说：“一般来说，水性彼此半斤八两，陆上功夫，在下要差他一分半分。”

“往下走碰上他……。”

“哈哈！放心啦！这一带江流，愈往下走愈宽阔，到了南昌章江门宽有十里，江上两船相斗，咱们不接斗的话他们连边都沾不上。再说，消息传到丰江口。咱们也同时到达，让他们追宋好了。”

岸上，龙飞在分派人手，沿河追随不舍，分别派人到上下游收集人手，要所有的人速来会合。

天罗地网终于开始收紧了，生死关头将到。

船在水中飞驶，人在官道上急赶。翻江鳌的船张起了帆，顺风顺流快逾奔马。但陆上的人也不慢，龙飞与一名年约半百的高于，不顾惊世骇俗，用上了陆地飞腾赶长途的轻功，向北飞赶，宛若星跳丸掷。

末牌末，丰江口在望。船又渐多，只有他们这艘船与众不同，像一头浮在水面的天鹅，破浪飞驶。

“再拖一个时辰，任何人也追不上咱们了。”翻江鳌傲然地说：“瞧！那艘梭形快艇。”士廷叫。他正与姑娘坐在舱面进食，心中并不慌乱。

梭形快艇的八支长形整齐划一，破桨上航。舱中间有七名穿水靠的人，舱首站着一名持金弓的绿衣女郎。相距两里地，仍可看清人的轮廓。

“南昌府白道水上高手铁背苍龙来了。”翻江鳌叫，傲然一笑又道：“水上斗船，你们坐稳了，看我的。”

方士廷与姑娘收拾残肴，将剑系负在背上，严阵以待。

近了，一里，半里……

“下帆，翻江鳌。”吼声传到。

翻江鳌一声狂笑，舵柄一转，帆索徐移，船向左前方斜向冲去。

梭形快艇也跟着斜移，迎面拦截。

蓦地，破风厉啸入耳，“唰”一声响，帆索倏断，风帆骨碌碌向下滑，船猛烈地颠簸。

翻江鳌大惊，脱口叫：“方兄，替我防箭，南昌第一名神箭金弓银箭柳青青来了。”一面叫，一面收舵架桨。

方士廷奔向船舱，“啦”一声恰好击落了一枝银箭。

5

水面交战，弓箭为先。翻江鳌是行家，帆被射落便知大事不妙。

铁背苍龙的船首，站着一个绿衣女郎，手中的大弓金当闪闪，搭上的箭白芒耀目。

翻江鳌心中一懔，说出是南昌第一位神箭手金弓银箭柳青青来了。

人的名，树的影。翻江鳌知道这位女神箭手的利害，因此在架桨时叫方士廷过来替他防箭。

船在摇晃行驶中，风帆居然被人射落，而且双方相距在百步左右，发箭人的箭术，委实骇人听闻。

方士廷急奔而至，第二枝银箭恰好射向翻江鳌。他手急眼快，百忙中一掌斜挥，拍落了奇快射到的银箭，抓起了两块舱板叫：“你放心操桨，箭我负责。”

“得得得”三声暴响，连珠射到的三枝银箭，全钉在他障身前的舱板上，矢尖透过寸厚的木板，震力甚猛，令他悚然而惊。

船在翻江鳌的双桨控制下，立即转向。

糟了，两枝桨与八枝桨相较，不问可知，唯一可倚仗的风帆已被射落，形势逆转，糟得不可再糟。

船已冲越，目下从回避变为追逐了。梭形快艇钉在后面五六十步左右，正是弓箭威力好可怕的距离。眼看不久便可追上，方士廷心中焦急，说：“张兄，靠岸。”

“为何靠岸？”

“咱们不能与他们在水中接战。”

“怕什么，水中脱身反而容易。”

“不行，燕姑娘不会水。”

“这……”

“靠岸方有希望，片刻他们便可迫到，那时便无法脱身了。”

“好，靠岸碰运气。”

东岸曾经发现有人追踪，必须到西岸去碰运气。

方士廷持舱板挡在翻江鳌身后，双方已经接近十五步以内了。

梭形快艇上的金弓银箭柳青青共发了九箭，皆被方士廷以舱板接住，知道碰上克星，也就不再浪费她花了无数心血亲手制成的宝贵银箭，用惊奇的目光不停打量绰板而立的方士廷，似乎很难相信士廷真能接下她的箭。

“如果我也有弓就好。”士廷心中恨恨地叫。

“翻江鳌，你还不往水里跳？咱们不追究你的过失，你走吧。”艇上有人叫。

“哈哈……铁背苍龙，咱们山长水远，有一天会好好亲近亲近。”翻江鳌狂笑着答。

“那凶手与你有亲？”

“无亲。”翻江鳌不假思索地答。

“有故？”

“无故。”

“你为何包庇他？”

“交朋友道义为先，张某交他为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这不是太愚蠢了么？你可知七星盟九江秘坛烟消云散的事？”

“总有一天，云龙双奇与你们这些匹夫，也要风消云散。”

幸好西岸有不少芦苇密布的河湾，小舟冲入一条小港巷，后面视线被阻。

“上！”士廷叫。

“你先走，我断后。”翻江鳌抓起分水刺急叫。

姑娘抓起士廷的包裹，一跃上岸。

两人随后登岸，撒腿便跑。

谢谢天，这一带是荒野，森林连绵，野草高与人齐，正是藏身的好地方。

姑娘的伤已经痊愈，轻功也不差。三人一阵急逃。钻入浓荫遮天的丛林，不管东南西北，尽量往林深草茂中钻，急如漏网之鱼。

后面追的人也不但，循迹穷追不舍。

不知到底走了多少路，首先不支的是小敏姑娘。她到底是女人，先天不足，怎能与男人比？渐渐地浑身汗湿，呼吸沉重，双腿愈来愈难以支持，开始被树根草结所绊倒了。

士廷已接过她的包裹，看她已经举步维艰，赶忙搀住她，向断后的翻江鳌说：“张兄，咱们分手？”

“分手？什么意思？”翻江鳌问。

“救一个算一个，你往南走到江边脱身。”

“废话。”

“张兄，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你犯不着，我引他们来追。”

“不许你乱说，再拖半个时辰，天便黑了。”

“只怕拖不到天黑。”

“沿河走，必要时往水草中一钻，怕什么？”

“好，向东南走。”士廷断然地说，挽住姑娘便走，急如星火。

正如士廷所说，拖不到天黑了。上游下来的另一艘梭形快艇恰好在东南角江滨泊岸。

原来铁背苍龙的船，将人卸下便回到东南，载了龙飞六个人，也渡江到了西岸。

走了两里左右，姑娘双膝一软，虚落的说：“放下我吧，你们各自逃生。”

士廷猛地将她背上，沉声道：“走一步算一步，咱们认了命。”

“士廷哥，你一个人容易脱身……”

“即使将你留下而在下逃得性命，方士廷是男子汉大丈夫，活在世间岂不遗臭江湖，活着有何意思。安静些，不可出声。”

“钻入一座矮林，已听到水声。”翻江鳌欣然地说：“看地势，前面定有沼泽，必要时藏在水中。”

士廷扭头向姑娘道：“只要你能不怕水，我可以带你在水中脱身。”

“我……”

“出水便呼吸，入水便闭气，有我在，你是安全的，你得沉着应变。”

“士廷哥，我……我可以试试。”

“不能试，你必须办到。”

“好，我……我听你的。”

钻出密林，前面果然是一处河湾，可惜沼泽不大。沼泽位于河湾底部，芦苇高有丈余。南西，是矮林区。北面，是密密麻麻的白杨林。他们位于沼泽区与白杨之间，相距尚有百十步，地面全是及腰野草，他们必须冲过野草地带，方能到达沼泽。

“快！”翻江鳌喜悦地叫。

刚奔出十余步，白杨林中钻出四名穿水靠的青衣人，喝声震耳：“什么人？站住！”

有人发出呼哨声，在如唤同伴。

士廷脚下一紧，急射而出。

“站住！”四名大汉怒吼着疾冲而上。

一追一，向沼泽急冲。翻江鳌看清了对方的像貌，吃了一惊，叫道：“绕沼泽而过，不可入水，饶州四水鬼来了，在水里我照顾不来。”

四鬼之首来势奇快，大笑道：“翻江鳌，你这该死的水贼诈如狐，今天可让咱们兄弟钉上你了，你认命啦！有八宗人命官司等着你呢，快乖乖投降。”

四鬼初展身手，而士廷三人已经奔出了十余里，脚下已经发虚，自然慢了许多，距沼泽尚有三二十步，眼看要被迫及。想绕沼泽逃入南面的矮林，除非胁生双翅，不然休想。

翻江鳌一咬牙，沉声道：“方兄你先走，我挡他们一挡。”

士廷却火速转身，向姑娘叫：“抱紧我，拼了。”

“你还不走？”翻江鳌厉吼。

“张兄，你……”

“你不走，我就自杀。”

“这……”

“你走不走？”

方士廷一咬牙，说：“张兄义薄云天，小弟不敢不遵，小心了，随后赶来相会，再见。”

翻江鳌厉笑一声，但仍向前走，脚下放慢，直等到第一名大汉追到，一声厉啸，大旋身回头猛扑，分水刺一挥，势如疯虎。

大汉倏然后退，分水刀急架。可是翻江鳌已存心拼命，刺倏吞候吐，连人带刺撞入对方怀中，分水刺贯入对方的小腹，尖透脊背。大汉的刀，也掠过翻江鳌的左外肋，削掉一层皮肉，小腹血如泉涌。

“蓬”一声大震，两人倒下了。

第二名大汉抢到，大喝一声，一刀向压在上方的翻江鳌劈下。

翻江鳌命不该绝，为了将刺拔出，必须站起或扭转侧卧方能如意。他采用后者，猛地一扭滚头。

“嚓”驿声响，分水刀下落，大汉反而将挨了一刺的同伴砍了一刀，正中右臂。

大汉因失手而大吃一惊，一怔之下，翻江鳌恰好拔出刺，顺手一送，扎入大汉的下阴。

“啊……”大汉狂叫，抓住了贯入下体的分水刺，摇摇欲倒。

翻江鳌丢掉刺，爬起急拾第一名大汉遗落的分水刀，依然十分悍勇。

刀光一闪，刀风压体，第三名大汉一刀下劈，要砍断他的手。

翻江鳌临危不乱，赶忙缩手暴退。

第四名大汉已超越两丈，追赶土廷去了。

第三名大汉一刀落空，大喝一声，欺近一发拂出，咬牙切齿进击，大概已看出两名同伴已经完了。

翻江鳌到底是力尽的人了，出其不意击杀了两个人，已到了油尽灯枯的境地，这一刀躲不开了，“喇”的一声，左肋裂了一条缝，断了一条肋骨，只差半分便伤透内腑，危险极了。

追进水际，已经首尾相连，大汉咬牙切齿地一刀扎出，手下绝情。

刀尖刺入翻江鳌的背部，稍为偏左。

“啊……”翻江鳌狂叫着，向前一栽，“噗通”两声水响，水花飞溅，栽入水中去了。

不远处突传来了第四名大汉的狂叫声：“三哥快来，姓方的扎手，助我！快！”

二哥本想下水拖翻江鳌的尸体，闻声一惊，火速向声音传来处追去。

土廷一而再听到翻江鳌受伤的狂叫，只感到五内如焚，实在不忍心自己逃走，而且第四名大汉已迫近身后，不由愤火中烧，钢牙一挫，蓦地大旋身剑出“回龙引凤”，发狠拼命。

“铮”大汉架开他的剑，贴身抢入，便待反手出刀，发挥拼命单刀贴身搏击的威力。

岂知土廷自受到两老的指点后，灵智大开，逐渐进窥剑道的堂奥，有了长足的进步，存心拼命，更是凶狠泼辣。这时放弃收拾的举动，出腿反击。在这种紧急关头，即使能收拾也无法发招，闪避容易，却没有反击伤人的机会，他不寄望剑而出腿，正是他高明的地方。

“噗”一声响，大汉的左胯挨一脚，直翻出丈外，砰然倒地。

他疾冲而上，可惜真力已歇，慢了一步，大汉已滚了半匝，一跃而起，出声招呼三哥速来相救助，一面舞刀自卫，脚下不变，但刀网却封得风雨不透。

他一咬牙，心中暗叫：“我必定杀你。”

他扭头便走，大汉果然撤去刀网，飞扑而上。

只奔了五步，手中剑突然后掷。接着腿下一紧，踉跄飞奔，一口气冲入矮林。

三哥赶到了，来得正是时候，看到土廷的背影冲入林中，也看到同伴踉跄而退，奔近急叫道：“四弟，怎样了……”

扶住了四弟，这位三哥大骇。四弟的小腹贯入一把长剑，尖透腰背，一切都嫌晚了。

“四弟……”三哥厉声狂叫。

四弟的剑失手而坠，已说不话来。

夜幕徐徐下降，天色不早。

后续的人到了，士廷的身影早已消失。

士廷逃出三五里，精疲力尽，蓦地感到一阵头晕，“砰”一声栽倒在一座小丘下。

姑娘被摔出两丈外，吃惊的爬起，哭泣着抱起他的上身，泪下如雨地叫：“士廷哥，士……廷……哥……”

他昏沉沉地，陷入半昏迷境地，口中仍喃喃地叫：“快……逃……快……逃……”

姑娘紧紧地抱住他坐下，将他的头抱入怀中。她不哭了泪水却像是涌泉，用像是来自天外的声音，低徊地、凄然地轻唤：“士廷哥，要死，我们一同死吧！我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我，但我们不是陌生人。”

她轻柔地、感情地轻抚士廷的脸颊，轻轻地在他的颊旁亲了一吻。泪水无休无止地流，她发出一声令人心酸的叹息又道：“我不知道你为何要救我，其实你自己本可平安地远走高飞的。他们说你是凶手，但你却为了救我这陌生人，而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苍天哪！你收回了你那慈悲的手了么？”

说着说着，她吐出一声深长的叹息，头向下一搭，也因疲倦而昏厥了。

繁星在天，夜风斜峭，夜深了。

在他俩后面两里地，群雄在林中露宿。江边停一艘船，另一艘已运走三水鬼的尸体下放南昌。同船下入的有五六名知难而退的人，他们认为不可能追上方士廷了，龙飞在庐山两次将人丢，他们怎追得上？仅凭三二十个人，追踪未免太困难，像是大海捞针。

另一个让他们知难而退的原因。是方士廷的艺业也令他们心惊胆跳，连龙飞都无法得手，其他的人可想而知，三个水鬼的事，足以令他们悚然而惊，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而送掉老命，何苦来哉？

除了打退堂鼓与死了人，支持龙飞的人仍有廿二名之多。当晚，他们决定仍分水陆两途追踪。陆上分为两批，一定江岸，一批沿南岸搜寻。

龙飞带了六名朋友，负责河西岸的搜索，预计明日午间，在丰城县会后，再定行止。

三更天，第一个醒来的是方士廷。

他发觉小敏已经睡着了，但双手仍然紧紧地抱住他。两人浑身已被汗水湿透，汗臭与少女身上的特有芳香，混合成一种奇异的气息。

他摇摇头，苦笑道：“我得离开她，我怎能连累她受罪？”

他轻轻将她唤醒，低叫道：“姑娘，醒醒，醒醒。”

小敏姑娘一惊而醒，惶然叫：“士廷哥，他们追来了？”

他将姑娘放下，打开包裹说：“镇静些，他们并未追来。夜凉如水，更换衣衫，不然你会招凉的。这里有我的衣裤，委屈些。快换上，我到四面走走。”

“是……是什么时候了？”

“三更正未之间。我们得走，不能在此等死，天明之前，我们必须找到藏身的地方。”他将衣裤取出，放下径自走了。

不久，他回到原处，说：“这一带全是平阳，河流可能在东面，只能分辨方向，不知附近是否有人家。咱们必须避开河流，乘夜赶些路以便摆脱追踪的人。你能走么？”

姑娘已换穿了他的衣裤，一件直裰直拖至膝下，十分滑稽，说：“能走，我已疲劳尽复。”

“这一带你来过么？”

“没有。”

“走，赶两步。”

四更天，看到了田野和村庄。他们不敢入村，转而向西南走，找到了小径，脚下一紧。

五更时分，在一座村庄的南面，找到了一座指路碑。士廷用手在路碑上摸索，说：“这里叫瑞林树，南距黄金城三十里。”

“黄金城是什么地方？”

“路碑年代已久远，黄金城是古地名，本来称为吴城，在丰城西南的赤冈山下，目下叫荣塘市。至少，咱们知道所在地方了，快走。”

“士廷哥，翻江鳌会不会找得到我们？”

士廷心中一阵惨然，咬牙切齿地说：“他不会来了，这位义薄云天的好汉子，已经撒手尘寰了。只要我留的性命在，我会令他九泉限目，云龙双奇将会偿付他的血债。”

一阵紧走，破晓时分，他们离开了道路，找到一处荒野矮树林，往草丛矮林中一钻。

“我去找些野味充饥，这一带找狐兔当无困难。”他一面说，一面折了些四寸长的小树枝，以作为狩猎之用。

姑娘的剑仍在，递给他：“带上防身，谨防意外。”

“你留在身边防身。”他将剑递回说。

他回来时，带了三头野兔，在小溪旁生起火来。野兔烤妥，天也亮了。附近没有山冈，生火不怕暴露行踪，为了充饥，也不得不生火。

两人坐在草丛中进食，他说：“到了黄金城之后，如果能摆脱他们的追踪，我送你出湖广，不然，你可以留在丰城。”

“留在丰城？”姑娘讶然问。

“是的，留在丰城。你与龙飞并无深仇大恨。他自命英雄，不会为难你。”

“哼？英雄，一个心狠手辣的匹夫而已。如果他真是英雄，便不会在九奇峰狠得要我的命。”

“咱们不管他是不是英雄，反正他要找的是我，我会引走他的，你便可从容地脱身了。”

“我绝不独自离开你。”姑娘斩钉截铁地说。

“我绝不要你陪死。”他也语气坚决地说。

“与你同死，我亦心甜。”她用异样的眼神盯视着他说，略为苍白的粉颊泛起些少红晕。

他肃穆地注视眼前这位清秀的小姑娘，不久，突然将姑娘挽入怀中，沉静地说：“我知道你的想法，你我患难相共，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已不是陌生人。在你们女孩子的心目中，感恩图报以身相许的古怪念头极为平常，但在我来说，却有挟恩要挟之嫌，众口烁金贻人口实……”

“士廷哥你……”她颤声叫。

“宁可我无情，不可我无义。目下危机仍在，我们不谈这些儿女私情，那会乱人心意，灵台不够清明，脱险无望。好好进食，不可胡思乱想。”

食毕，两人开始入睡，养精蓄锐，准备夜间动身。

近午时分，仍然是方士廷先行醒来。

姑娘躺在他身侧，发乱钗横。宽大的直掇掩不住刚发育成熟的胴体，令人望之心动神摇。

不远处小溪旁，姑娘的内外衣裙暴晒在阳光下，他悚然而惊，心说：“糟！我怎能在小溪旁藏匿？有溪流必有人迹，也是搜索的人必搜的地方……”

他推醒姑娘，急急地说：“燕姑娘，快准备走。”

姑娘一惊而起，惑然问“咦！就走了？”

“是的，就走。我大意了，怎可在溪旁藏身？”

“你是说……”

“如果他们发现我们仍在附近，首先要搜的地方便是有水的地方。他们当然知道我们缺粮，缺粮一两天不要紧，脱了水谁也受不了，他们会沿溪搜寻的。”

“这时能走么？”

“不能也得走。快！换上你的衣裙。我到外看看，希望还来得及。”

小溪向东流，他往下走了百十步，树林已尽，前面是莽莽荒原。荒原的东面是田地，有一座小村，三名青衣人刚好出村，正沿小溪向上走。

相距在两三里外，但他一眼便看出是三个武林人，可看到他们系在背上的刀剑。

“好险！他们果然来了。”他心中暗叫。

奔回原处，姑娘已换好衣裙，整理好包裹。他将包裹抓起，急急地说：“快走，他们来了。”

还剩下一只烤兔，他顺手带上。

“是什么人？”姑娘变色问。

“我只看到了三个，快到了，不认识。”

“往何处走？”

“往西北。”

“不去黄金城？”

“不行，溪流从西南来，他们必定猜中我们要往南走，往南岸岂不自投罗网？”

两人向西北走，糟，四五里外是稻田和村庄，此路不通，赶忙折向西走。

穿出荒野，在林空处看到了十余里外拔起两座山峰，似乎可见到山区了。

这一带是丘陵区，全是些起伏木定的丘陵。是尚未开发的荒野。正走间，突见前面出现一座松林。

“绕向西北。”士廷断然的说。

“何不直走山区？”姑娘问。

“前面的松林后定有村庄，那是经过人工栽植的风水林。”

两人向西北急走，只走了百十步，士廷脸色一变，站住了。

十余丈外的一株大树后，踱出了一个年约半百的村夫，以惊讶的目光，

打量着突然出现的一男一女不速之客，颇感意外。

姑娘一怔，抽口凉气低声道：“士廷哥，怎么办？”

“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迟疑地说。

“除了灭口，别无他途。”姑娘一字一吐地说。

“不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生死关头。”

他叹息一声，苦笑道：“我宁可碰运气，不伤害无辜。”

他向村夫走近，抱拳一礼道：“大叔请了，贵地是什么地方？”

“这里叫水口村，你们……”村夫讶然问。

士廷一怔，心说：“这人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呢。”

“大叔，此地到丰城还有多远？”姑娘问。

村夫向西南一指，笑道：“远着呢，要走一天，足有七八十里地。”

“那座山是……”士廷问。

“那就是马鞍山，路通瑞州府。”

“承告了，谢谢。”士廷抱拳笑答，突然急冲而上，“噗”一声就是一劈掌，劈在村夫的颈根上。

“嗯……”村夫叫，仰面便倒。

士廷手急眼快，上前扶住制了村夫的睡穴，拖至草丛中歉然地说：“大叔，休怪得罪，你暂且睡上两个时辰，你不睡咱们就脱不了身。”

姑娘忙着将草掩上村夫的身躯，问道：“士廷哥，如何走法？”

“走瑞州府，到马鞍山再说。”

两人走后不久，村夫却挺身而起，神色自穆地自语：“怪！这两个青年男女是何来路，好像是被人追逐，难道是男女淫奔不成？”

说完，沿两人留下的足迹举步，又道：“会点穴术，已算是一流高手了。如果他们是淫奔被追逐的男女，为何不杀我灭口？唔！我得跟上去看看，反正闲着无事。”

村夫回到前面的村落，不久带了一根竹杖，重新出村，突听村中传来了犬吠声，不由一怔，自语道：“咦！他们怎么转入村东去了，奇怪。”

他脚下一紧，刚到了村口，便看到了三名青衣带刀剑人迎面而来，迎个正着。

为首的是个年约半百的人，像貌威猛，含笑迎上抱拳一礼笑问：“兄台请了，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水口村，咦！敝村地处偏僻，极少外人来往，你们是……”

“在下是找人来的，追踪一男一女。”

“他们是……”

“男的叫方士廷，女的是一位小姑娘。方士廷是一个杀人凶手……”

“杀人凶手？你们是衙门里的人？”

“不是，在下是替朋友们出力的人。那个人是个刀伤六命凶顽罪毒的凶手，极为危险，兄台是否见过这两……”

“他们往马鞍山走了，走了半盏茶工夫。”

“真的？”

村夫淡淡一笑，向马鞍山方向一指，说“到马鞍山不好走，沿途全是水田和村庄，如果他们是杀人凶手，便不会走这条路。”

“那……”

“西面五六里外是荒野，极少人家，可以从那儿见到马鞍山走至瑞州府大道。”

“谢谢你，有劳兄台指引了。”

“我带你们去找足迹，你们可前往追捕了。”

中年大汉大喜，连声道谢。

村夫领他们到被土廷击倒的地方，指出两人的去路说道：“他两人是在此地向我问路的，迫快两步或可追上。我不能陪你们了。”

“谢谢，谢谢。”中年大汉连声道谢，发出一声长啸，召集后面的人前来。

村夫含笑走了，从另一面绕走的。

不久，龙飞偕两名同伴赶到，中年人将村夫所告知的消息说了，龙飞大喜过望，立即分为两拨，一走小径先一赶到马鞍山等候，龙飞则仍然带了两同伴，循踪急迫。

至马鞍山只有十余里，这一带荒野地旷人稀，交通不便，走上二三十里不见村影，全是茂密的森林与荆棘丛，是附近村民冬季狩猎场，平时也有猎户在其中居住，安装陷阱捉些野味佐餐，荒野直伸展至马鞍山，确是一处野兽的繁殖场。

马鞍山绵宜百余里，是这一带最大的山岭，主峰巍岩崎岖，猛兽出没。早年本邑的士绅陆叔祥于此岩石开道，沟通瑞州临江与丰城三地，附近方渐渐有人前来开垦，至今总算在南北建了村镇，但人烟仍少得可怜。

土廷与姑娘进入荒原，向马鞍山急走，披荆斩棘备极辛劳。

走了一半路程，进入了丘陵地带。

攀上一座小冈，土廷一马当先，突然站住了，叫道：“慢！有伏弩管。”

他将手中的木棍伸出，搭向前面齐膝高的一根丝线。“唰”一声轻响，一枝淬毒小箭贴线射出，一掠而过。

“是猎虎的伏弩，此地有猛兽。怪？为何不见有警杀的告示？”他惑然自语。

姑娘转首四顾，信口说：“也许附近根本没有人前来，不必……咦！有人追来了。”

他们所立处地势高，看到了后面里外的草枝急动。有三个人沿他们所开的道路飞赶。

“快走，小心不可触动草木，脚下留意些。”悚依然地说。

他拾回毒箭，小心地装回原处，方向前急奔，远出了百十步，方留心脚下，不再留下遗痕。

这一来，速度无形中慢下来了，而迫来的人却全力飞赶，相互消长，糟了！

伏弩并未阻挡得住追赶的人，反而令龙飞兴奋欲狂，知道他已发现追来的人，那么，双方相距已是不远了。

降下山冈，土廷心中暗惊，说：“向北走，先躲上一躲。”

反面冈顶上，长啸声震天，远传五六里，龙飞发出信号召唤走小径的一批人前来会合了。

只走了里地，后面传来了龙飞的语音：“方土廷，你藏不住，快出来，龙某给你解释的机会，不可自误。”

林深草茂，声源在半里外，对方不可能看到他们两人，视界不及甘步，不走近万难发现。

士廷不加理会，落荒而走。

姑娘将剑递给他，低声道：“剑给你，不能束手就缚。”

“剑你用，我还可自卫。”他断然拒绝。

正钻出一丛矮树，左侧方突然射来一颗寒星，直取方士廷的左肋，接着，喝声震耳：“在这里了！躺！”

青影乍现，虎扑而至。这位仁兄是先发射三枝镖，后出声现身。

“哎……”士廷惊叫一声，冲倒在地。

姑娘在两丈后，大吃一惊，拔剑急冲而上。

晚了，士廷已经倒地，青衣人已经扑到。

左侧方枝叶摇摇，有人穿枝奔来。

大汉以为士廷已经失去抵抗力，一声长笑，剑扎向士廷的左腿弯，要先毁士廷的腿，以免他逃走。

士廷本来是仆伏不动，像是镖中要害痛昏了。剑到，他的腿突然移开，猛地横扫狠狠地一绞，绞住了大汉的右脚。

“哎呀……”大汉惊叫，扭身便倒，剑失手刺入地中，劳而无功。

士廷一跃而起，“噗”一脚踢在大汉的左肋下，把大汉踢得横滑三尺，叫不出声音。

“往前走。”士廷拾起大汉的剑，招呼姑娘先走。

“你……你的伤……”

“不要紧，末中要害。”他咬牙说，手一抄便将肋侧穿在肉上的三枝镖拔下，鲜血染透了胁衣。

“快裹伤。”

“来不及了，快走。”

两人撒腿狂奔，钻入一座藤萝密布的树林。身后，被踢中左肋的大汉虚脱地叫：“往……往北走……走了。追，别……别管我，我受……受得了。”

“是他们么？”是龙飞的声音。

“他……中了我一……一镖，逃不掉了。”

士廷听出是龙飞的声音，不由大骇，心中叫苦，这家伙竟然亲自追来了。

他一拉姑娘的手膀，向下一伏，钻入草丛中不动，埋伏如兔。

三丈外有人以高速冲过，快得令人毛骨悚然。

他拉着姑娘的手向侧移，向相反的方向溜走。

总算不错，走了里余，尚不见敌踪。

“士廷哥，你……你得裹伤。”姑娘脸色苍白地低叫，风目中泪下如雨。

他的左肋衣全被鲜血所染红，委实不好受，停下钻入草丛中，匆匆解衣，用腰带裹在伤口上，总算止住血了。穿好上衣背上包裹，两人在向外钻。

刚钻出草丛，前面枝叶一响，像貌威猛的中年人迎面拦住，冷冷一笑，阴森森地说：“丢剑投降，阁下。”

走不掉只好拼，士廷将姑娘拉至身后，剑尖徐升，冷笑道：“胜得了在下的手中剑，你再吹牛并未为晚。”

“你是方士廷？”

“正是区区，阁下贵姓？”

“湖广黄州葛天奇，匪号是狂剑。”

“龙飞呢？”

“你放心，他追到北面去了。葛某与人动手，从不要与人相助。你是丢剑就缚呢，抑或是要葛某割断你的手筋带走？”

士廷一声冷笑，滑出剑疾冲而上，吐出一朵剑花，抢制机会先进攻。他的左掌心，挟取下来的三枝镖。

“你敢抗命？”狂剑沉喝，身形一闪，剑已出鞘，立即洒出了千道剑虹，从侧方一株树后攻招。

士廷的剑无法折向，刚转身，剑便被树挡住了。

“嗤”一声厉啸，剑攻破护体真气的啸声传出，狂剑葛天奇，剑已闪电似的贴树刺入士廷的左上臂。

同一刹那，士廷左手的三棱镜，也射入狂剑的右臂。

“哎呀！”两人同声叫，各向外退。

姑娘一声怒此，抢上一剑急攻。

狂剑脸色泛青，吃力地一剑急封。

“铮”一声暴响狂剑的剑被震飞，左手按住胁下的镖不让镖震动，向后急退，“蓬”一声臂部撞在树杆上，痛得毗牙咧嘴。

姑娘剑化长虹，跟踪冲刺。

“不可杀他。”士廷叫，手握住左臂创口，血染红了手臂。

“为何不杀他？”姑娘问，剑点在狂剑的心口上。

“这件事与他无关，念他是个硬汉，打昏他。”

“噗”一声响，姑娘一掌劈在狂剑的耳门上。

“走！”士廷低叫。

狂剑被打昏在树下。士廷走在前面，大叫道：“快来救我！”

他是叫给龙飞听的，姑娘却大惊，急问道：“士廷哥，你……你的伤？”

“伤不要紧。”

“但你……”

“叫龙飞前来救这家伙，镖已入胁，片刻他便无法保命了。快走。”

两人仍向马鞍山逃命。姑娘一面走，一面喃喃：“士廷哥，他们要你的命，你却大发慈悲，为甚么？对他们仁慈，便是对你自己残忍，我不明白你有什么用意，你该见一个杀一个，杀一个便少一分危险。”

“燕姑娘，只要打伤他们一个，便可减少一分危险了。他们不知来了多少人，有人受伤，便得派人照顾，岂不是可多减一分危险？再就是这些人皆是白道人士，只是受到龙飞那狗东西的蛊惑而前来卖命，何必杀他们呢？”

“哼，你天性仁慈，他们却说你是杀手，岂不是血口喷人么？”

“这些人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以为自己艺业高强，便可任意主宰别人的生死，却认为这是行侠仗义，委实可悲，我可怜他们。”

“你还可怜他们？”

“是的，我可怜他们。等到真相大白的一天到来，我要看看这些白道英雄们明白真像后的嘴脸，我要看他们如何偿还翻江鳌的命。”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当然，姓龙的不能纠众杀人而不偿命……”

话未说完，后面里余又传来了长啸声。

“走！他们后援到了。”士廷凛然地说。

两人一再折转方向而行，以便摆脱追踪，直至黄昏将临，方到达东麓一座小山下。

士廷领先急走，愁眉略展地说：“再过半个时辰，我们便可安全了。”

小山的南麓是短茅坡，通过茅坡方是树林，林向三里外的峰脚伸展，在落日余辉下，可看到一条小径通向山脊，沿途怪石如林，峥嵘峭伏到处都可藏身。

刚通过短茅坡，还有十余丈便可进入丛林。

第一个青影从林中飞跃而出，接着是第二、第三，共有三个人。

“出山虎李歧山。”第一名中年人大叫，撒下转在腰间的丈二长鞭。

“飞虹剑客曾巩。”抄出左面的人大声报名号。

“双头鹰赵大鹏。”堵住右首的人傲然地说。

东面的小径中，水上搜索的八名高手，正向此地赶来，相距仅有两里左右。

后面啸声震耳，龙飞也在两里后发啸知会设伏的人。

前进无路，后退亦难；前有伏哨，后有追兵。

他将姑娘向后一推，低声道：“我先上，速战速决。”

“我们何不并肩上？”姑娘急问。

“你负责后面追来的人，千万不可胡乱加入。”他慎重地说，紧了紧背上的包裹，拔剑在手迈步上前。

“方士廷，借路。”他大叫。

“丢剑投降。”出山虎沉声叫。

他向前闯，叫道：“仙人峰血案，方某是受害人之一。在下游历返乡，根本不认识你们这些江湖人，在仙人峰下大道中，被真凶所掳被迫做掘墓人。在云龙双奇赶到的前片刻，真凶已杀另五名掘墓人曝尸作饵，方某不得已而保命自卫，将三名真凶中的一个打落他们所布下的陷阱内，逃得性命。最后在下为了要救云龙双奇，在陷阱旁拼命，用意是警告双奇以免中伏，可说是已冒了万千之险。三名真凶中，被在下击落的人叫常老。云龙双奇恰好赶到，在下不认识双奇，他两却恩将仇报，反而认为在下是凶手……”

“你这些话，可向龙飞兄申诉。”出山虎叫。

“姓龙的已无可理喻，在庐山两次相逢，千里追杀，共刺了在下十剑之多。”

“你不必在咱们面前狡辩，可……”

“好，你们既然不听，在下不用说了。两位真凶目下逍遥法外，在下正要找他们澄清事实。你们不去追查真凶，却不远千里迫杀我这拼死警告云龙双奇的受害人，天理何存？谁阻我，生死相决。”

他脸色铁青，大踏步向前走。

出山虎长鞭一振，喝道：“丢剑就缚，不可自误。”

他充耳不闻，神色冷厉地接近，三丈、两丈……

“接鞭！”出山虎大喝，鞭啸刺耳，鞭影夭矫如龙，拦腰抽到，声势汹汹。

他决定速战速决，必须走险，不然在长鞭的遥攻困堵下，必；将大敌群至，死路一条。

人影乍闪，他不退反进，剑轻引鞭梢，双臂徐张，被鞭缠住了。

这瞬间，他不等对方抖鞭，一声怒吼，脱手掷剑。

“哎……”出山虎大叫，被这种拼命的打法制住了，剑化长虹而至，贯入右肩寸余。假使再慢一刹那忍痛扔鞭，可能被剑穿透肩背。

剑脱坠在地，出山虎也痛倒了。

士廷脱出鞭困，抓住了剑，同时一脚踏在出山虎的小腹上，大喝道：“谁敢上？让路。”

飞虹剑客冲近至丈二左右，慢了一步，闻声止住冲势，怔住了。

“曾兄退。”双头鹰急叫。

飞虹剑客只好退回，似乎仍然难情眼前的事实。

士廷举手一招，示意姑娘快走。他挟起出山虎，向两人喝道：“不许追赶，在下要借这位仁兄开路。”

“曾某决不饶你。”飞虹剑客怒叫。

“以后你有机会，今天免谈，除非你存心要出山虎的命。”他冷冷地说，挟了出山虎便走‘’

刚退抵林缘，银星破空而至。

他命不该绝，恰好姑娘回头察看，急叫道：“有暗器……”

他向前一仆，仍晚了一步，只觉左耳上方灼势如焚，一枝银箭擦头皮而过，皮破发落，鲜血如泉。箭仍向前飞贯入一株树干，入木半尺。

“金弓银箭到了。”他骇然叫，丢掉出山虎向前一窜窜入了树林。

又是一场可怕的、凶险的追逐，危机逐渐增涨。

向山上延伸的灌木丛不算茂密，休想藏身及窜走，零星的怪石巍崖也到处可以容身。

两人向山上逃窜，谢谢天，黄昏终于降临，晚霞逐渐失去了光彩。

士廷成了一个血人，但仍可支持。

“喇”一声响，左面传来了衣袂擦树声。

他向姑娘示意，向右悄然移动。

小敏姑娘心中早寒，但在士廷身边，她仍可从容应付，手提长剑走在士廷的左后方。

士廷需用双手分枝拨叶开路，剑负在背上。前面是一座怪石，他迅速贴在石下，探道而进，绕石潜行以便察看另外一端是否有人。姑娘则伏在丈后，听招呼跟进。

绕出一半，石上人影乍现，一名青衣从他脑后凌空下扑，如同怒鹰下搏。

“小心后上方。”姑娘急叫。

士廷反应奇快，向下蹲；躺倒双脚上攻。

姑娘飞扑而上。剑出如穿鱼，在青衣人一扑落空，脚刚被士廷端中的刹那间，剑贯入青衣人的背心。

士廷一跃而起，低喝道：“往前走。”

“蓬”一声大震，青衣人冲倒在地，发出一声可怖的狂号，满地乱滚。

两人向前狂奔，向上急走。

左前方的灌木丛中人影暴起，剑光如匹练，风雷骤发，剑虹入目便已近身，吼声震耳：“纳命……”

士廷向左一闪，剑奇快地出鞘，“铎”一声架开来剑，立还颜色招出“乱洒星罗”狠招出手。

另一名青影猛扑小敏姑娘，兵刃交击声震耳，双方半斤八两生死相搏。

呼哨声从下面传到，不少人向上飞赶；

士廷心中大急，“乱洒星罗”狠招被对方用后退封招术所化解，劳而无功，对方显然要用拖延的手法等候同伴赶来声援，再拖片刻大事去矣；心中

一急，便决定走险，脚下突然失闪，惊叫一声，扭身一晃，脚下大乱摇摇欲倒。

青衣人果然上当，一见他身形大乱脚下失闪，认为机不可失，一声暴叱，疾冲而上，剑攻他的右肩井。

他志在引诱对方放手枪攻，机会终于造成了，一声低叱，用上了两老所授，尚未参悟其中奥秘的神奇剑术，人剑急进，“嘎”一声错剑厉啸传出，人影已经贴剑切入，剑尖已向前上方吐出，刺入对方的左胸向上滑，替对方开了一道半尺长的裂口，如不是被胸骨所阻，青衣人毫无疑问地要被大开膛。

青衣人心胆俱裂，大叫一声，纵身暴退，站立不牢，“蓬”一声跌倒在灌木丛中，成了个血人。

土廷不敢追杀，冲上接应姑娘，一声低吼，“铮铮”两声暴响，震开青衣人两剑急袭，喝道：“快撤，我断后。”

姑娘真力已竭，不敢不听，收招飞退八尺，急急后退。土廷则向侧一闪，作势向侧退。

青衣大汉就在这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冲进猛扑姑娘的背影。

土廷突然不退反进，旋身一剑疾挥，“嚓”一声将青衣大汉的左脚掌砍下来了。

“啊……”大汉冲倒在地狂叫，失去了抵抗力。

两人全力向上狂奔，天色不早，夜幕降临，他们总算度过了难关。

下面有滚石声和拨草声传来，受伤者的呼唤也清晰入耳。不久，有人叫：“上面没有路，山崖峻峭，不能攀登，不必再追了，咱们四下埋伏，明早迫他下来。”

两人都听到了叫声，但不相信上面是绝路，对方既然不追，正好乘机找寻越过峰头的出路。

远登半里地，糟了，左右半里内，全是怪石、荆棘、乱草，外面则是滑而松的风化绝崖，一脚踏下去，碎石泥屑乱草不住往下滚落，无法攀越，唯一的去向是往上走。

再走里余，眼前黑黝黝的峰崖像是耸立的巨兽，似要向下崩坍，令人望之心中发虚，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其实山并不陡峻，但岩石高下不定，风化的遗痕极为可怕，稍一失足，必将滚坠而下，断手折足那就完了。

“真糟！晚上真不能攀登，冒险向上爬，可能跌毙在这鬼地方。”土廷焦急地向姑娘说。

姑娘双脚早已发虚，不住抖索，一寸寸向上挪移，失足了五六次，已无法再向上爬了，叹口气说：“土廷哥，你还是丢下我自己走吧？”

他握紧姑娘的手，笑道：“你如果没有活下去的信心，必定活不成，我们有的是机会，千万不可失去信心。”

最后，他们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在一处石隙的草丛中躺下，两人皆感到心力交疲，一躺便不想动了。

一个时辰之后，土廷突然从恶梦中霍然而醒，警觉地一跃而起，目光四下搜视，四月下旬，要下半月方可看到月亮，四周黝黝，凌乱的怪石奇岩与及一草一木，皆像是怪兽鬼魅，空山寂寂，虫声四起，山风吹来彻体生寒。

他浑身汗水未干，感到凉飕飕地。

身旁姑娘睡得正沉，像一头无助的小羊。他解开包裹，取衣衫替姑娘

盖上，叹口气自语道：“我本想安送她返回湖广，顺便查访湘西八怪的下落，岂知却反而坑了她，我该怎样方能令她平安离开险境哪！”

他在四周走了一圈，绝望的感觉恐怖地爬上心头。除了重新向下走，别无他途。左右都是峭壁，一颗石子丢下，滚落声久久未止，跌下去那还得了？上面百十丈，全是飞崖绝壁，风化的岩石触手成屑，即使他不曾受伤，大白天也难攀上，石隙中生长着野草与藤萝，根浅不受力，一拔即起，势难像猿猴般揉升。

即使能爬上去，山的那一边情形如何？上面是否可以平安下马鞍山的山道？

山下，隐隐传来数声虎啸，令人闻之心惊胆跳。

他向下爬回原处，似乎觉得附近有人正向他窥伺，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心悸，心潮汹涌。

“附近难道有人？他们上来了不成？”他悚然地想，急急攀下休息的石隙。

响声惊醒了疲劳过度沉睡中的姑娘，她吃惊地挺身坐起，急抓长剑戒备。

“是我。”他低叫。

姑娘定下神，松了一口气拍着胸说：“吓了我一跳。士廷哥，你到何处去了？”

“去找出路。”

“怎样了？”她焦虑地问。

他颓丧地挽住她坐下，沉静地说：“明早破晓以前，我要向下突围，你可以藏在此地，躲入石隙中静候变化。他们志在擒我，不会对你下毒手，也无暇追究你藏身何处。”

“士廷哥……”

“你听我说。如果我们能在南昌分手，何至于连累你吃苦？为了此事，我深感歉疚。”

“我不要听。在庐山，我爷爷决定协助双头蛇，便已和龙飞势不两立，不然龙飞怎会一脚将我置于死地？可以说，你我都是龙飞必欲得之而甘心的人，谁落在他手中皆休想活命。

他们沿途截杀，折损了不少人，你以为他肯轻易放过我么？”

“燕姑娘，你错了，他们都是自命白道英雄，不会对一个弱女子下毒手的，你只要不反抗……”

“你又错了，龙飞在庐山已知道我的身份，恐怕他要杀我的念头，比要杀你更为迫切呢。士廷哥，你似乎也失去了信心了。”

“不会的，除非我气息已绝，只要一息尚存，也会为活下去而挣扎图存。”

“士廷哥，我相信你会平安脱身的。”

“但愿如此。人一生中，不会一辈子都在赢，我已在沿途赢了不少条命，输了也不冤枉。”

姑娘扑在他怀中，饮泣道：“士廷哥，我已听出你弦外之音，你……”

“不管我遭遇到任何变故，我只希望你能勇敢地活下去。”

“你如此关心我，为甚么？”

“不为甚么。也许你是真正关心我的人之一，而我正需要能信我而协助我的人，所以我也关心你。”

“还……还有其他原因么？”

“这……你是一位小姑娘，关心一位小姑娘，也算是原因之一。”

她坐正身躯，用颤抖的手，忘形地、心情激动地捧着他的双颊，用抖切的声音问：“士廷哥，坦白告诉我，我们有多少活的希望？”

他迟疑良久，方用苦涩的声调反问：“真要知道？”

“是的。”

“如果龙飞来了……”

“他已经来了。还有一个百步穿扬的女英雄金弓银箭柳青青。”

“一比九十九。”他沉声答。

“不能多些？”

“不能加减半分。他们得天时地利人和，而我们只有两个身心交疲的人。”

姑娘将他扑倒，流着泪吻着他。他先是一怔，然后一阵冲动，也激情地拥抱着她，投下一串苦涩的吻。久久，他用似乎来自天外的声音说：“苦难将你我连在一起，却给我们安排下悲惨的结局，也许真是命运的安排太公平，这样结局未免令人心酸哪？我不知人间是不是仍有正义二字存在？”

“不必理会命运，我们是一对同命鸳鸯。”姑娘凄然地说。

“就算他是上苍所安排，上苍也未免太残忍了。”

她含泪扑入他怀中，躺在他怀里含泪笑道：“人生得意，只说功名富贵，遇景开怀，目尽生前有限余生……”

他一怔，说：“咦！你的心情平静下来了。”

“能知道有限余生，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值得庆贺，你是个可爱的姑娘。”

“我……”

“好好养息吧，来日方长，也许并不那么糟。”

“我们已无来日，尽人间短暂之欢。”她用梦也似的声音说，娇喘微闻。

他激情地亲她，喃喃地说：“望天宇变色，愿大地沉沦……”

当他的手触及姑娘温润的胴体，突觉心中一震，悚然而惊，赶忙替她掩上衣裙，瞿然而起，自语道：“我这不是向命运屈服么？不是自承失败而自暴自弃么？不！我得挺起胸膛应付逆境，只要有一口气在，便不放弃希望。”

他重新躺倒，轻拥着小敏低声道：“好好歇息，天无绝人路，养精蓄锐，我们明早突围。”

激情逐渐消退，两人轻拥而眠。

四更天，小敏姑娘悄然脱出他的拥抱，一指头点上他的睡穴，热泪盈眶地，痴迷地亲着他，颤声自语道：“你是个可敬的人，你不该为妇人女子而死。你救了我一命，我也要性命来回报你。愿山苍保佑我能引走他们，以我的死来换取你的安全。”

她最后深深地亲吻他，慎然地站起整理凌乱的衣裙，剑系在背上，深情地注视了他一眼，一挺胸膛，向下一步步潜行，逐段探进。

不久，一个灰影鬼魅似的出现在士廷身旁，毫不迟疑地伸手解了他的睡穴，然后悄然隐去。

下弦月挂在东方天际，光芒黯淡。

姑娘向下潜行，远下里余，仍未发现敌踪。窜入一座灌木丛，一声树响，黑影乍现，此声如雷：“站住！什么人？”

她像一头疯虎，飞扑而上，剑出鞘风生八步，奋不顾身抢制机先进击。

“铮”黑影挥刀接招，震偏一剑顺势切入，反手就是一刀，刀光霍霍，虎虎生风。

她不接招，乘势飞飘八尺，飞跃而下，越过了灌木丛，急急奔路。

黑影发出一声长啸，卸尾急迫。

左下方传来了回啸声，有人沉喝：“各占方位，让龙飞兄亲自擒人。”

姑娘没有黑影快，掠出三四丈，背后钢刀临头，她向侧一闪，旋身一剑急封。

“铮！”刀剑交接暴响震耳，火星飞灭。

她感虎口如裂，整个右半身被震得麻木不仁，立脚不牢，仰面便倒。

“卸你的腿。”黑影叫，赶上就是一刀。

“我完了。”姑娘心中狂叫，已失去自杀的力量。

灰影乍现，手中校一挥，“啪”一声击在黑影的手肘上，捷逾电闪。

“哎……”黑影狂叫，刀抛出三丈外，骤不及防，连人影也未看清。

“扑”一声响，灰影加上一掌，拍在黑影的背心上，黑影向前一扑，着地向下滚。

灰影好快，一杖点在姑娘的章门穴上，力道恰到好处，姑娘立即失去知觉。

灰影挟起姑娘，向左急掠。

倒地的黑影滚势一止，立即大叫道：“两人向左逃，堵住他。”

灰影对这一带地势熟，飘掠如飞，像是足不沾地，到了半里外的陡坡，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狂叫，扳住一块大石向下一推，然后向右后方如飞而去。

大石向下滚，声势渐来渐宏，到了十余丈下，走石飞沙，响声渐大。

“这小子掉下去了。”有人大叫。

士廷被啸声所惊醒，挺身而出，便发觉姑娘不见了，不由大吃一惊，火速打好包裹背上，挺剑向下急冲。

向下急抢的这段时刻，啸声与叱喝声令他五内如焚，恨不得胁生双翅抢入斗场，可是山势不容许他放胆下抢，跌跌撞撞而下，等听到惨叫声和山石滚落声，他急得几乎要吐血。

听到小子掉下去的叫声，他几呼咬碎了满口钢牙，但身在半里外，无法抢救了。

“到下面去找。”有人叫。

他向人声传来处飞奔，不久便追上了最后一个黑影，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迫近至八尺内，大喝道：“转身！”

黑影闻声知警，不转身反向下窜。

“嗤”一声响，他一剑刺入黑影的腰脊。

“啊……”黑影发出刺耳的凄厉狂叫，掷倒在三丈外，仍骨碌碌向下滚。

他向下抢，狂叫道：“方士廷在此，谁来送死。”

灰影乍现，在侧方喝道：“你的同伴舍身掩护你脱困，你为何不走？”

他吃了一惊，骇然问：“你是谁？你知道……”

“不必问。”

“你是龙飞的人？”

“少废话，从右面走。”

“我不走。”

“那位小姑娘岂不九泉难以瞑目？”

他不加理睬，向下疾冲，形如疯狂，大叫道：“龙飞，快来决死一拼！”

灰影从后跟到，竹杖一伸，便点在他左肋下的创口上，奇妙绝伦。

他只感到奇痛澈骨，痛得冷汗直流，几乎痛昏，脚下大乱。

“滚你的！”灰影沉叱。

他站稳了，神智反而不清。

灰影挥杖直上，怒叱道：“剥了你小子的皮，以便示警江湖。”

这一来，反而激发了他的求生本能，大喝一声一剑挥出，要击倒对方夺路。

杖影骤变，倏吐倏吞。他感到手肘一麻，剑脱手飞出三丈外。

他本能地向右飞奔，本能地趋吉避凶，不再愚蠢得为了姑娘而与对方拼命了。

灰影将他赶走，回身向左走，“哈哈”一阵狂笑，立即引来了四处乱窜的人。到了左面的陡坡前，依样葫芦又弄下一块大石，大叫一声，方从容走了。

不久，灰影挟了昏厥了的小敏姑娘，向右追踪士廷，下山而去。

天色大明，龙飞甘余名好汉白忙了一夜。这是龙飞最大的失策，什余人想封锁里余宽的山坡，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一两百人也不见得能办到。夜间被灰影一闹，所有的人全被诱到左面的陡坡，右面空虚，任由士廷和灰影扬长而去。

一早，他们搜遍了陡坡下每一寸土地，那有尸体的形影，滚下的两个人不可能生存，但他们连一滴血迹也找不到，硬是形影俱消。

龙飞不死心，在附近穷搜了半天，方自认失败，重谢了前来相助的朋友，独自启程奔赴瑞昌府迫寻线索。

群雄凄凄惨惨带了死尸与受伤的人，凄惶惶动身返回南昌。

从此，方士廷像是平空消失了，江西的群雄们，得不到任何有关方士廷活动的信息。

士廷连夜逃下山，到了山麓心中大定，灵台完全清明，开始冷静下来了。

首先，他发觉后面有人追踪。

他是个惊弓之鸟，立即打主意摆脱跟踪的人。进入一座树林，他发足狂奔，在穿越另一座树林时，突然闪入一株小树下。

灰影如电，追入前面的树林去了。

他向后撤，一口气奔回山麓，远远地可听群雄在陡坡下所发的呼哨声，他藏在草中闭目养神，以耳力倾听四周的动静。

没有人跟来，他将跟踪的人扔掉了。

灰影太过大意，认为他受伤体力未复，跟踪轻而易举，更未料到会被他发觉，而且做梦也没料到他胆敢向回走，也误猜他不会回来自投罗网。

他成功了，也因此而失却小敏姑娘的消息。

“小敏一定跌死了，唉！难怪她昨晚能定下心，原来她已决定独自向下闯，以便让我脱困。按情势看来，她跌下山去，可能是有意的，将人完全吸引至左面。我便可以从右面脱身。怪！这灰衣人又是何来路？”他伏在草中胡思乱想，愈想愈恨。

灰影追出半里外，方发觉将人追丢了，不由心中暗惊，自语道：“咦！我老昏了，小看了这小伙子啦！小伙子机警得像头狐狸呢。”

他将姑娘放下，塞在草丛中，掖好衣尾说：“好啊！我老人家不信邪，我不信你会摆脱掉我老人家的追踪，不找到你，岂不令人笑掉大牙？”

他在附近穷搜，只漏掉山麓下面。等他在破晓时返回原处，令他更恼火的是，救出的小敏姑娘也不见了。

原来姑娘在滚动中，被杖点中章门穴，灰影用劲有分寸，但黑夜线度不广，而且人在滚动，穴虽被制住，但力道已减。与其说姑娘是被点穴术制昏，不如说是因惊骇过度而吓昏来得恰当些。

夜风料峭，姑娘在灰影醒来后不久，也就悠悠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因何到了此地。

已无暇多想，她信步而行，天亮后发觉自己到了山西南五六里的一座小村庄，有一条小径通向丰城。她留下来打听从村民口中，打听出有不少陌生人在马鞍山，搜寻跌下坍塌的尸体，不许外人接近。

她以为是方士廷未逃出龙飞的毒手，走到偏僻处大哭一场，孤零零地，伤心地取道袁州，返回湖广去了。

灰影是水口村指路的村夫，他一直跟在士廷与姑娘身旁，由于地头熟，所以能巧妙地避过龙飞的搜索。起初他真以为士廷是凶手，但看了士廷的作为，与及两人的谈话，他观感一变，决定暗中助两人一臂之力。

这位草野奇人对两人的处境，以及双方的实力，估计得十分正确。姑娘想舍命引走群雄，那是不可能的事，不但性命难保，更会坑了被制了睡穴的士廷。因此姑娘走后，他便替士廷解了睡穴，跟踪姑娘而下，相机援手，助两人脱险。

两人都不见了，这位草野奇人徒呼半天，最后找了一圈，只好失望而回，返回水口村去了。

士廷是天亮的前片刻离开的，他愈想愈恨，一咬牙，取道奔向丰江口，找船下航。

市汉驿，位于南昌南面六十里，受市汉巡检司管理，是一座水驿。水程上行一百里，至丰城的剑江泽。下行水程六十里，到南昌广润门外的南浦驿。

这座市镇有三百余户人家，是一处大镇市，位于章江东岸，对面便是蜀江口。

士廷目下是孤家寡人一个，行动方便自由。他身上还有自己的十两银子，与及翻江鳌留给他的三十余两碎银，在近期内不必为盘缠发愁。

他在驿站对面的客栈落店，已是掌灯时分，亲自至药市买了些膏丹丸散与洁净的布巾，闭门裹伤。

次日一早，他在镇南一座土坡上，监视着水陆两途的北上旅客和船只。

龙飞独自赴瑞昌，群雄午后方赶回江边会合，当天不能登程北返。次日一早，分水陆两途北行。只有艘梭形快艇，而快艇必需载死尸与受伤的人，因此大部分的人，皆需走陆路。

方士廷在土坡上等了一天，申牌初，方看到梭形快艇急放而下；舱中那位绿衣女郎金弓银箭极为显目，一看便知。

除了金弓银箭，他看不清其他的人是谁。船不在市汉停靠，船上有死尸必须避免惊动官府，放手中流飞驶而过，远在两里外，怎看得清面貌？

“龙飞定然在船上，我可以放心找走陆路的人了。”他咬牙切齿地想。

走陆路没有水程快，他先返镇进食，方再次藏身在镇口等候猎物。

申牌末，被他等着了。他认识的人只有飞虹剑客曾巩，与双头鹰赵大鹏。这些人共有十三名之多，都是白道中颇有名气的人物。

他将十三名英雄豪杰的像貌，一默记在心，方在后面跟入镇来。

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十三名好汉不走了，就在驿站的右首鸿兴客栈落店，妙极了。

他换了一身灰直裰，头上的伤巾外面加上一条包头，用黄桅子水加上一些褐丹，将脸部加以染色，然后大大方方出店，站在鸿兴老店前等候机会。

他不必找飞虹剑客与双头鹰，任何一人都可，只要能弄到手便成。

很不巧，十三个人一同至隔壁酒店进食，没有人落单，他不愿错过，也进了酒店，找一处门侧壁角的座头，听这些人说些什么，也等候机会，叫来了一壶酒，两碟小菜，慢慢品尝。

十三个人皆心情沉重，默默进食低声交谈。食厅中客人甚多，语声嘈杂。他听不清他们的话，心中甚感焦躁。

蓦地，店门进来了一个老花子，排众直入，四周张望片刻，神色凛然地走向十三个人的两付座头，老远便叫：“草上飞姓钟的，你们回来了？”

十三个人全都一怔，上首那位三角眼中年人离座抱拳一礼，皮笑肉不笑地说：“原来是九指狂乞李前辈，请坐请坐。”

九指狂乞上次从庐山赶来南昌会晤火德星君，原预定十天半月后偕火德星同至庐山。

岂知因事滞留南昌，这时尚未动身。

老花子不回礼，冷冷地问：“听说你们三十余条好汉，替龙飞助拳，追杀方士廷南下，可有此事？”

草上飞哼了一声，冷冷地说：“不错，武林同道助拳捉拿凶手，理所当然。听龙大侠说，上次在庐山老前辈也介入此事。者前辈德高望重，为何不协助龙大侠除此凶犯，在下委实不敢当问。”

九指狂乞在另一空座头落坐，叫店家准备酒食，怪眼一翻，说：“管闲事助拳，也该问问清楚。你们听信龙飞一面之词莽鲁冲动乱子闹大了。老要饭的所知，仙人峰血案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老前辈是听方士廷所说的一面之词么？”

“问得好。方士廷被你们杀了么？”

“没有，他与一位女郎跌下马鞍山陡崖，按理该粉身碎骨，但却不见人，死不见尸。”

九指神乞神色大变，说：“那一带猛虎成群，会不会被衔走了？”

“那……咱们不敢料定。”

方士廷匆匆结帐外出，出店而去。

九指狂乞摇摇头，黯然地说：“如果他真的死了，你们恐怕会食宿不安，麻烦大了。他不死，你们也将永无宁日。唉！糟了！他怎会离开九奇峰的？那两个老不死怎肯让他离开？怪事。”

一名店伙走近草上飞，欠身陪笑问：“那一位是草上飞钟爷？”

“正是区区，你……”草上飞惑然问。

“外面有一位客人，说是请钟爷出外一会，有事面告。”店伙笑答。

草上飞不假思索地请店伙引路，出店而去。

店门左侧站着含笑相待的方士廷，抱拳一礼笑道：“龙大侠差在下赶来传信，钟兄请借一步说话。”说完，向街尾举步。

草上飞跟上。走在左首，笑道：“龙大侠得消息了么？果然名不虚传，兄台贵姓？”

声落，右臂曲池被制住了，有物顶在肋下。

“在下方士廷，向你讨消息。识相些，你如果叫唤，刀子入体，你便叫不出来了。”方士廷笑答，架了便走。

草上飞大骇，心胆俱裂地问：“你……你没死？你……你要问……问……”

“呸！在下活得好好地，难道你以为在下是冤鬼向你索命么？老兄，别发抖，不要怕。

你说吧，你们共有多少人参予追杀？这些人姓什名谁？”

“我……”

“说清楚些，好不好？在下耳朵不便，老兄。”

说话间，进入一条黑暗的小巷。

当晚，草上飞被人发现躺在小巷中，大概脑袋因醉酒不慎失足撞在壁角上，受到震荡成了白痴。

江西的一场江湖风暴终于平静了。仙人峰六尸血案，因凶手方士廷被追杀于马鞍山，失足跌落悬崖毙命并膏了虎吻，而成为死案，已没有追查的必要了。

仙人峰血案像江河中的一个小波浪，掀起得突然，消失也突然，谁去管他的发生与结束？

云龙双奇的声誉如日中天，侠名满天下，他们仍在江湖上行走，仍在行侠仗义。在他们的心目中，仙人峰血案只是他们江湖历程中，一件小小的事故而已，不管他们是否做得对，天下的英雄豪杰，是不会去计较的。龙飞本人心中仍存有疑问。但他希望方士廷真的死了。

他却不知道，这件事损害了多少人。

桐城方家的方秀山，便是心灵受创最重的一个人。他在等候爱子归来，但他似乎永远等不到那一天了。

6

六月天，永州府一带正是盛夏时节，田野中稻穗逐渐变色。祁阳通向府城的官道上，水秀山表美景如画，仅管夏日炎炎骄阳当顶，但沿途林荫蔽天，人行走其下，仍然凉风徐来，毫无暑意。

这一带地属湘南地区，官道上宽不盈丈，没有车马行走，往来的客商皆必须靠两条腿，不然只好乘船走湘江。

午后不久，一群脚夫在几位货主的率领下，快快活活地接近潇湘镇。

这些人都是水西门六大货栈的店主与伙计，刚从衡州府返家，带了不少日用百货回程。

六大山货栈专营山区的特产，每年分派四批精通瑶、僮民族语言的人，携带日用品与盐进入宁远县山区，与瑶人僮人交易，以货易货，换取山产带回店中。然后由另一批人从水道运至衡州府批售，转购日用百货起早返回府

城，因为起早路程短，返家要比水程快四天以上。

至于运回的盐。必须由船沿湘江向上运，湘江上航险滩数不完，小船运盐相当风险，可是船运输量大，值得冒险。

这群人共有三名店中的管事，代表货主地位甚高，挑货的伙计共有四十八名之多，每人挑了八十斤货物，依然精神奕奕毫无倦容。快到家了，谁不精神抖擞？

走在最前面的中年人身材魁梧，粗眉大眼一表人才，背了一个大包裹，点着一根罗汉竹手杖，头戴斗笠，脚下从容不迫。

他泰和栈的管事唐三爷唐安，是店东唐鸣运的堂侄。泰和栈是六大山化栈财力最雄厚的一家，人才济济。而永州的家族中，唐、蒋、周、陈都是大族。

唐安的左首，是一位脸色红润泛着健康色彩的青年人，身高八尺，猿臂鸢肩，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生气勃勃，精力旺盛。背了一只大包裹，点着一根斑竹打狗棍，腰带上拴着一个大革囊，里面不知藏了些甚么法宝？在湖广走路，到处有清澈的河流小溪，到处有甘美的泉水，根本就用不着带水囊。他却带了只水葫芦。

这位青年人好俊，剑眉入鬓，大眼明亮、经常在脸上挂着一抹笑意，嘴唇上留下了两撇小胡子，颇为出色。

唐安是走在前面压步的人，脚下必须保持一定的平稳速度，一面走，一面向青年人说：“转过前面的小山坡，便可看到湘口关了。”

青年人挪了挪头上以黄荆条扎成的草圈，黄荆已经晒黄了，但仍可挡住太阳光。他向前面扫了一眼，笑道：“那么，三爷的家也就快到了罗？”

“还早，坡后还有五六里呢。”

“哦！半个时辰也该够了。湘口关是不是在湘江旁？”

“该说在潇湘之旁，关在潇湘合流江口的右岸。关旁的市镇便叫潇湘县，南至府城十里左右。”唐安详加解说，眉飞色舞颇以为傲。

“哦！那定是一座好美的小市镇。”

“是的，一座山青水秀风光明媚的好市镇。不过、府城确也是令人赞美的地方。老弟如不急于至武冈州访友，何不在敝地小留一些时日？”

青年淡淡一笑，说：“也许兄弟要到道州走走，在贵府可有一些时日逗留呢。”

“那不是很好么？在下的店在府城水西门，家在潇湘镇，随时欢迎老弟前来盘桓。”

“管事的好意，兄弟感激不尽。”

说话间，已到了山坡下，山坡坡度甚缓，不时有段石级，林深草茂，野花遍地。

将接近坡顶，上面出现一座简陋的四脚亭。

唐安领先入亭，说：“还有七里路到潇湘镇，我们赶早了一个时辰，歇歇肩，等会儿一口气便可赶到镇上歇息了。”

他发出了歇息的手势，放下罗汉竹杖解下包裹放在一旁，走向亭侧的一座小山泉，先用巾蘸水拭汗。

另两名管事也到了，皆是满脸和气的中年人。

四十余名伙计就地放下担子，三人一群四个一伙，谈笑着向泉边走来，这条路他们已走了半辈子，一草一石皆了若指掌，何处是歇肩的地方皆早有

安排。

六名佩了腰刀的汉子并肩而至，他们是这三家客栈号的保镖师父，也是指挥伙计们列阵自卫的首领，武艺皆相当了得，都是学有专精敢于拼命的人物。

湘西湘民面强悍，地近粤东(广西其时称为粤东)，山区中猛虎出没，山区的民族有苗、蛮、瑶僮等等，不下数十种之多，这些民族又有生熟之分，全都是骁勇、强悍残忍的人。在这一带居住的汉人，如不养成强悍武勇的民风，绝对无法生存。

因此，每一村一镇，皆设有武馆。而每一男丁，从六岁起便得入武馆练武，书可以不读，武不能不练。再就是除了通都大邑以及在交通要津上的稍大镇市外，绝大多数是一姓村。

每村必定有祠堂，祠堂的格局几乎是同一型式的。那就是前面必定有练武场，也是村中子弟集合的地方。祠堂内都是学塾，也是议事堂。同时也是法庭，族中的事避免惊动官府，处治不肖子弟，族规比官法要严厉得多。

在这一带行走，外乡人最好规规矩矩。本地人由于人丁繁衍绵延，子弟们经常向粤东发展打天下，知道离乡背井游子的痛苦，因此十分慷慨好客。但对方如果惹事生非，后果极为可怕。

与人争兽争的结果，是几乎所有的人皆迷信甚深，信鬼神的虔诚近乎疯狂，不三不四的邪神恶魔庙，几乎每一镇市都有那么一两座。当然也有庄严的寺庙宫观，也有虔诚可敬的佛道信徒，各信各的鬼神，谁也不干涉谁的信仰，各烧各的香，互不侵犯。

人有贤愚，成就各异，由于好武成风，那些出类拔萃的名武师，在这一带极为吃香，比那些饱学夫子还要吃得开，不但各村祠堂争相罗致，而大商店栈号，亦以重金千方百计聘为保镖。

当然，不肖子弟也有，啸聚山林勾结路人为奸的人也为数不少，横行不法的歹徒也在镇市中逍遥。

具有实力的土豪恶霸，自然也不少。

唐安净过手脸，喝了几口水，入亭向六位师父笑道：“已经到了地头，这次我们出奇的顺利，这该是几位师父的声威所致，沿途没有人敢找麻烦，值得庆贺。”

应聘保留的人，有不少是外地的名武师。这六位保镖师父中，就有三名是从长沙与岳州请来的人。

那位古铜色的脸膛的中年人摸摸百宝囊，笑道：“三爷客气了。在未曾抵达栈房之前，还不敢说平安大吉呢。”

另一名师父呵呵笑，以腰巾拭着汗，笑道：“李师父这条路已走了百十趟，前后有五年之久，每一次都小心翼翼，忧心忡忡，到了地头还在耽心，放松些好不好？你一紧张，我们也跟着心中发毛，何苦？过了坡使看到唐管事的家啦！”

李师父摇摇头，说：“两年前，在下就在此地，与百足蜈蚣余干力拼三十招，挨了一记蜈蚣钩，几乎送掉老命。货担是保住了，我整整在床上躺了一个月，至今胸前的疤痕，到了冬天还是隐隐作痛呢。”

“那次是意外……”

“意外？那家伙在咱们离开衡州便跟来了，沿途未能下手，也不敢下手。要不是永安、鸿盛两栈的人想早些回家，先走一步把咱们泰和的人留在后面，

那家伙怎敢下手拦截？”

“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见得，有一必有二。哼！说不定有人已经跟下来了呢。”

“不会吧？”

李武师瞥了坐在亭角的青年人一眼，冷笑道：“说不定他的眼线，已经潜伏在咱们之中了。百足天蜈如果想前来报仇，这次他不会单枪匹马来自讨没趣，说不定上二三十个好手呢。”

另两位武师的目光，不约而同全落在青年人身上。

青年人淡淡一笑，说：“诸位的货物在衡州脱售，即易货而回，身上即使尚有余银，也为数有限，似乎不会引盗行劫吧？”

李武师哼了一声，冷冷地说：“三爷身上就带了三百余两银子，就看在贼人有没有本事留下啦！”

另一名武师盯视着青年人，皮笑肉不笑地问：“方老弟的口音带了些江西腔，是不是江西人？”

“是的。”青年人信口答。

“是到敝地访友的？”

“是的。”

“哦！不知贵友姓甚名谁？”

“姓朱名泰，是一位走方郎中，去年派人带口信给在下，说已在贵府定居，也可能到了道州。如果此地谋生不易，便到湘西谋发展。”

李武师哼了一声道：“在下从没听说过本地有一位姓朱的走方郎中。”

青年人不介意，紧着脚下的草鞋，泰然地说：“这么说来，李师父对永州府的人十分留心了。”

“不留心便活不下去啦！吃的这门刀口饭，不留心怎成？”

“听说有一位姓桂，名安仁的人，曾经在贵府……”

李武师脸色一变，冷然道：“你是说蛇魔桂安仁？”

“他叫蛇魔？”

“是的，湘西八怪之一。”

“哦！他怎会跑到湘南来了？”

“他是去年来的，在九疑山找毒蛇，你认识他？”

青年人猛摇头，笑道：“在下不知道他叫蛇魔，只在衡州听说过这个人。”

“你是他派来做眼线的？”李武师沉声问，恐惧的神色爬上了脸面。

“在下还未见过这个人呢。听李师父的口气，极不友好，似乎认为方某是派来跟踪的眼线哩！好吧，在下立即上路就是”

唐安脸一红，笑道：“方兄笑话了，李师父并无此意……”

青年人淡淡一笑，提起包囊与斑竹杖，笑道：“为避嫌疑，在下得走。到府城已是不远，在下想早些赶到。多谢唐兄沿途照料之德，告辞。”

“方兄……”

“三爷，不必留他。”李武师冷冷地说。

青年人举步出亭，目光紧盯着对面的密林，剑眉深锁，突然低声说：“对面林中有人藏匿，有好几个人。”

“是咱们的人到林子解手。”一名武师说。

青年人扭头向唐安说：“三爷，如果我是你，便立即戒备，即使不派人

搜林，也会火速启程远离险地。”

李武师脸色一沉，冷笑道：“你吓唬我们？”

“信不信由你。”青年人若无其事地说，举步便走。

蓦地，对面林中人影一闪，狂笑声震耳：“哈哈哈哈哈……”

李武师见多识广，一跃出亭，发出一声低啸。

挑夫们受过严格训练，啸声一起，急趋货担，熟练地取下了以韧木制成，坚硬而具有弹性的扁担，只片刻间，使布成一空五星阵，分东南西北中，每组八九人，相距各三丈。中间有三位东主，以唐安为首。

青年人不走了，退入亭中静观其变。

挑夫们的扁担长有八尺，两头略尖，可作枪也可作棍，而枪法与棍法，却是最基本的必学武技，有一根扁担在手，相当了得。

狂笑声中，林子里踱出五名青衣怪人，青帕包头，红朱徐脸，蓝靛画虎纹，身材一般高，粗壮如熊，像五个鬼怪，十分吓人。

五个怪人左手是藤盾，右手是一柄三尺长的铁鹰爪，中爪笔，左右两爪微钩，乌光闪亮，重量不轻。

李师父大骇，脱口叫：“新田县风神岩贾家五虎。”

一名怪人上前两步，怪叫道：“姓李的，我贾老大说话算数。正月十五的口信，贵东主接到了么？”

“不错，六家栈号都接到了。”李武师硬着头皮说。

“你们并未置理。”

“咱们认为传信人是疯子。”

“他本来是疯子，但传的口信并不疯。”

“这个……”

“每家栈号白银五百两，并不算多。”

“你们想怎样？”

“今天就要。”

李武师冷冷一笑，挺了挺胸脯说：“生意人赚的是辛苦钱，不能白给。”

“那你们就得把命也饶上。”贾老大斩钉截铁地说。

李武师拔刀上前，沉声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在下必须尽责，你就冲李某来好了。”

贾老大桀桀笑，说：“好啊！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贾老大今天只好成全你，小心我铁鹰爪中的夺命针。”

“你能不能凭真本事硬工夫生死一决？”

“贾某告诉你已经是情至义尽了，你们有四十余人之多，谁和你一招招的练？”

唐安脸色泛灰，急叫道：“李师父，咱们将银子给他。”

贾老大桀桀的怪笑道：“唐三爷总算是明白人，破财消灾，银子拿来。”

路有的森林中，突然放出两名灰袍人，叫声传到：“见者有份，贾老大，你们怎可独吞？哈哈，要独吞可以，但问老夫的剑肯不肯？”

两灰袍人皆年约花甲，面目阴沉，一个佩剑，一个倒拖一根沉重的镔铁寿星杖。

贾老大桀桀笑，傲然地问：“老不死，咱们认识么？”

佩剑的老人三角眼一翻，厉光乍现，阴恻恻地说：“少往你自己的脸上贴金，你配认识老夫？”

“那你怎知道在下叫贾老大？”

“不是你自己报的名号么？”

“那你就报报你们的名号吧。”

“你们五个小辈，还不配知道老夫的名号。”

亭右不远的树林前，突然有人亮声道：“飘忽如鬼魅，抢劫遍及江南三府四州的贾家五虎，居然不认识潜龙岭湘东双煞巴龙尹虎师兄弟，难怪要碰硬钉子。没吃过猪肉，也该见过猪走路哪！不认识老邻居，你们凭什么敢做收买路钱的强盗？”

是一个年约半百，仙风道骨的老道，穿了不伦不类的八卦袍，手摇拂尘，背系长剑，倚树而立神态从容，嘴角噙着一丝冷傲令人莫测高深的微笑。

李武师脸色泛灰，抽口冷气低叫：“名震湖广的八卦道，完了。”

贾老大一听来人是汀东双煞，吃了一惊，一声虎吼，先下人为强，后下手遭殃，突然飞扑而上，藤盾障身，火杂杂向前抢扑，撞向双煞声势汹汹。

佩剑的大煞巴龙一声怪笑，正待拔剑，二煞尹虎已一声在叫，急迎而上，寿星杖风雷骤发，迎面便捣。

贾老大藤盾一撇迎杖，扭身切入，铁爪从盾后突然出现，直探中宫，“得”一声脆响，夺命针从中爪尖射出，相距不足三尺，按理发则必中万无一失。

岂知二煞身法极为迅疾神奥，眼看是迎面扑来，近身却一闪即斜移三尺，夺命针以一发之差，擦肋而过损伤衣袍，皮肉未伤。

“蓬”一声大震，寿星铁杖击在藤盾上。

贾老大被震飘丈外，脚下大乱。

二煞正待追袭，贾家另四位兄弟已左右齐上，四爪势进击。

大煞桀桀笑，道：“二弟，准备用七煞香，埋葬了他们。”

八卦道人徐徐接近，阴恻恻地说：“要拼命，走远些。”

“要财宝，到别的地方打主意。我八卦道人要与唐家的人谈生意，不许任何人打扰。侠走开，听到没有？”

口气之狂，狂得离了谱，根本没将这些人放在眼下，已近乎狂妄地步了。

贾老大嘿嘿笑，大声道：“八卦道长，你要财，在下兄弟要货，各取所需，先行合作，赶走汀东双煞再说。”

八卦道人哼了一声说：“货担中，有唐老三在衡州买来的一株千载交藤，你以为贫道要将货给你？少做你的春秋大梦。”

北面的密林中，突然传来了阵枭啼似的怪笑声：“桀桀桀桀……”

这种笑声，令人听得毛骨悚然，心向下沉，浑身肌肉发紧。

笑声突然中断，尔后便声息全无。所有的人，皆被怪笑声所吸引，脸色一变，但久无动静，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好像是豺狗的叫号声哩！”一名挑夫皱着眉头，似乎颇为厌恶。

八卦道人冷笑一声，大声道：“想分一杯羹的人愈来愈多，你们还不快走？拖下去大家倒霉，夜长梦多必须尽快解决。”

“咱们公平分配，贾家五虎决不拱手让人。”贾老大沉声叫。“汀东双煞岂是将财宝拱手送人的英雄好汉？”大煞也厉声说。

八卦道人哼了一声，说：“先进走这些愚夫。”

“叫他们把身上的物品全放下。”贾老大沉喝。

“谁敢反抗，咱们把他们全杀光。”大煞凶狠地说。

四十余名挑夫，不知如何是好，想走，又舍不得将血汗钱拱手送人。想留，又怕丢掉性命。

正在惶恐中，姓方的青年人突然举步而来，大声说：“且慢，在下有话要说。”

迎面的一组挑夫正待阻拦，唐安急叫道：“不要拦阻他，让他过来。”

他大踏步而入，八卦道人在远处沉声问：“阁下，你也是想分一杯羹的人？”

他从容走近唐安，说：“在下是过路的，就算上一份好了。”

“快表明态度。”

他取过唐安的包裹，唐安浑身在发抖，毫无阻止之力。连李武师也完全失去了自制。面对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凶魔，李武师英风尽敛，豪气全消，失去了一拼的勇气，冷汗澈体，脸色苍白血色全无。

他将包裹举起，向北走了十余步，大叫道：“包裹内有白银三百余两，有一珠宝首饰，有常厚银号的八百两银票，和一盒来自常宁徭山的一株千年交藤，这玩意也称可返老还童的何首乌。谁要，拿去。”

他不等任何人有表示意见的机会，奋力一掷，包裹凌空飞掷廿丈外，在枝叶摇摇中，落入树林中去了。

第一个冲出拾取的人是大煞巴龙，第二个是八卦道人，因为八卦道人距包裹落下处最远。

二煞以为八卦道人要出手急袭巴龙，大喝一声，寿星极拦腰便扫。

八卦道人一声长啸，飞跃而起，避过雷霆一击，仍向前飞掠。

“好小子，你别想。”站得最近的贾老五大吼，“得”一声轻响，鹰爪中的夺命针已射向行将入林的大煞巴龙，人亦跟踪奔去。

大煞向前一扑，像是中针倒地。

贾老五大喜，从侧方飞掠而过。

地下的大煞翻身左手一扬，青芒似电，射向贾老五的背心，人也一跃而起。

后面的贾老四大叫道：“老五小心身后。”

可是已经叫晚了，贾老五身形一颤，“蓬”一声大震，撞在一株大树上，震倒在地，藤盾与鹰爪脱手抛出三丈外，发出一声狂叫，在地下挣扎。右琵琶骨上，钉着一枚形如叶的青色钢刺，长仅六寸。

同一瞬间“蓬”一声大震，后面的二煞一杖击中贾老二的藤盾，将贾老二击倒在地。

也在同一瞬间贾老四乘大煞尚未站稳的刹那间，鹰爪一伸，夺命针急射而出。

大煞暗袭得手，站起正想冲向包裹落下处，未料到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等发觉贾老四也发起偷击，已来不及了，百忙中向上一跳，夺命针好射入左小腿，只感到左腿一麻，力道迅速消失，脚落地左膝一软，突然挫身屈膝跪下左腿。

“该死的東西。”贾老四怒吼，疾冲而上，铁鹰爪急如闪电，疾抓而下。

二煞到了，一声怒吼，杖影如山，“铮”一声暴响，震偏了鹰爪，收杖尾现杖头，“噗”一声挑在藤盾上，藤盾向上扬。

二煞见大煞倒地，眼都红了，挑开了藤盾，顺势一杖扫出，“噗”一

声响，贾老四的左腿齐而折，一声惨叫，摔倒在地。

贾老三及时冲到，鹰爪一伸，针影疾飞，阻止二煞追取贾老四的命。

二煞一跃十丈余，扶起了大煞，一声怒啸，穿入林中落空而走，救人要紧；不会再找包裹啦！

贾家五虎赶走了湘东双煞，但已付出惨痛的代价。老五挨了一株毒刺，动弹不得，已经是半条命。老四左腿已折，废定了。老二也被震得撞倒在树根下，跌了个昏头转向。

两败俱伤，贾老三挟受伤的同伴，疾射入林。

包裹并未落下，挂在两丈余高的树枝上。

当这一场展开生死相拼时；唐安心惊服战地向不住打冷战的李师父叫：“李师父，我们赶快走……”

“是的，赶快走。”李武师慌乱地答。

姓方的青年人赶忙摇手，低声道：“你们这时一走，他们便不会狗咬狗自相残杀，转而对付你们了。”

唐安极为不安地说：“等会他们发觉包裹中只有三百两银子，岂不更是糟透？”

“即使他们抢到包裹，那有闲工夫即时打开？”

“但万一他们打开分脏，一切都完了。”李武师抱怨地说，转向青年人说：“都是你惹出来的祸，你为何故说八道，说包裹内有什么银票与何首乌，信口开河，可坑苦了咱们了。”青年人淡淡一笑道：“如果在下不说里面有宝物金银，那么，你们除了乖乖空手逃命之外，便一无所有了，对不对！”

李武师心中早有成见，悻悻地说：“这家伙也是他们一伙，三爷千万别听他的话，快，咱们快乘乱脱身。”

青年人叹道：“忠言逆耳，你们会后悔的。”

唐安心中大乱，信口道：“李师父，一切由你作主。”

李武师发出一声暗号，挑夫们熟练地散开，奔向货物担，挑起担子煞走，健步如飞。

只走了三五十步，前面一声狂笑，跳出一个身材高瘦，长了一张大马脸的怪人，脸色青灰，八字眉三角眼，手点一根哭丧棒，腰悬长剑，穿一袭绿袍，高顶帽前面贴了一张白纸，上面写了四个大红，“一见生财”。

李武师大骇，脱口叫：“湘西八怪中的笑无常常天衡。”

众人骇然止步，手脚发软。

笑无常桀桀笑，拂动着哭丧仗说：“最先逃走的人，也就是最坏的人。你们这些人必定心怀鬼胎，不是好东西，嘻嘻！那位小辈居然认识我笑无常，不是无名小车哩！”

“在下是……是……”李武师恐惧地答，但语不成声。

“是保镖，对不对？湘西八怪到了你们湘南，你是不是大出意外？”

“在下确是深感意外。”

“那体还不乖乖滚回原地？”

“这……”

“八卦道人自会发落你们，你们还等什么？”

李武师绝望地扭头回顾，身后只有惊怖万状的唐安与另两名管事，与一群挑夫，不见姓方的年青人。

姓方的年青人并未跟来，他见李武师不听劝告，也就不再多管闲事，

背起了自己的包裹，闪入林中不见。

林中，贾老三奔到持着包裹的树下，贾老大则照顾受伤的同伴。

贾老三放下藤盾，想向树上跃起抓包裹，侧方一声怪笑，八卦道人出现，狞笑道：“很好，替贫道取下来，饶你不死。”

贾老三反应甚快，抓起藤盾戒备，硬著头皮说：“道长，一二添作五，咱们均分。”

“呸！你也配与贫道均分？该死的东西！”

“不均分，咱们手下见真章。”贾老三色厉内荏地说，其实心中早虚。

八卦道人重重地哼了一声，阴狠狠地说：“小辈，你将后海说过这些话。”

声落，拂尘轻摇，徐徐迫进，鬼眼中厉光内闪，阴晴不定，脸上狞笑令人一见难忘。

贾家五虎的铁魔爪中，一次只能装一枚针，贾老三的针已经发射，无暇重装，这时想装已来不及了，立下门户戒备，叫道：“大哥，快来联手。”

八卦道人来势如电，双手齐伸，拂尘一挥，啸风之声大作。

贾老三藤盾一挺，一推之下，鹰爪突然探出，凶猛地抓向老道的胸口。

岂知双方的艺业相差太远，虽有护身最佳的藤盾，也护不了身。老道的拂尘像是大铁爪，搭住了藤盾比向外掀，左手一抄，便抓住他铁鹰爪，一声怪笑，一脚挑出。

贾老三骇，夺不回爪便知要糟，临危不乱火速放手丢爪，随后的掀势惜力向侧飘退，间不容发地跳过一腿之危，但已惊得毛骨悚然，浑身发冷。

贾老大知道失败已成定局，背起了老五，大叫道：“风紧，扯活！”

贾老五顾不了兵刃，撒腿便跑。

八卦道人举起了夺来的鹰爪，狂笑道：“与贫道作对的人，该死！”

死字声落，鹰爪破空而飞，去势如电，疾射贾老三的背心。

“老三身后！”贾老大心脏俱裂地叫。

已来不及了，叫声出口，鹰爪已临背心，贾老三听到第一个字，鹰爪尖已经及体。

生死一发，斜里闪来了一条臂膀，不偏不倚抓住了鹰爪，鹰爪尖仅刺破贾老三的半分皮肉。

八卦道人脸色一变，拂尘交给左手，右手拔剑出鞘，沉声道：“好小子！你是真人不露像，贫道走了眼啦！阁下贵姓大名？湘南似乎找不出像你一般高明的高手哩！”

原来性方的青年人，轻拂着鹰爪笑道：“在下姓方，名大郎，你就叫我方大郎好了。”

贾老大退至一旁，急叫道：“老三，快去带上老四走。”

贾老三被一株大树挡住，以盾障身脸色死灰。

方大郎向两人哼了已声，沉下脸说：“这是一次教训，记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下次不可逞强，不然你们只能活这么大的岁数，快走！”

贾老大向后退，说：“咱们兄弟深领盛情，后会有期。”

两人匆匆溜走，八卦道人已接近方大郎身前丈余，止步冷冷地问：“你是三家栈号的保镖么？”

“道长难道耳背了？不然就是记性太差。在下已经表示过了，方某是过路的。”

“你我平分包裹，彼此攀份交情，如何？”

“方外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竟然拦路抢劫，未免太不像话，你走吧，方某不愿与道长计较。”

方大郎语气中示弱，八卦老道精神一振，勇气百倍，厉声道：“小辈，你该死！”

叫声中，急冲而上，拂尘先攻，罡风厉啸，迎面指向方大郎的胸腹要害。

方大郎沉着地不动，冷冷一笑。

拂尘见对方不动，立即化虚为实，排空而至，近身了。接着是剑虹乍闪，长剑随拂后攻到，剑涌千朵白莲，抢制机先狂野地进击，锐不可当。

方大郎一声长笑，鹰爪乌芒一涌，“唰”一声拂尘被抓住了，人影急闪、一扭之下，老道斜冲丈外。

拂尘飞出四丈外，落在树枝上下不来了；

八卦道人左手虎口血如泉涌，脸色大变。

“你也接我一招。”方大郎冷叱，疾冲而上。

“铮铮”两声暴响，火星飞溅。

“嗤”一声裂帛响，老道的右手袖桩被抓断，飘出丈外去了。

八卦道人心胆俱裂，发出一声厉啸，逐步后退。

方大郎笑道：“看样子，你还有党羽呢。”

“当然……”

“你走不走？”方大郎沉喝，声色俱厉。

“贫道……”

“再不走在下慈悲你，呸！”

八卦道人打一冷战，如飞而遁。

方大郎取下包裹，隐入林木深处。

南面的官道上，笑无常压迫众人退回小亭。李武师被迫得无路可走，把心一横，迎面拔刀立下门户叫：“笑无常，你迫得在下无路可走，只好放手一拼。”

唐安也一咬牙，叫道：“大家一起上，谅他也双泉难敌四手。”

挑夫纷纷放下担子，抽出扁担。

李武师心中有数，凭四十多个只懂得三两式防身术的挑夫，与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凶魔对抗，其后果不堪设想，动起手来，至少有一半的人送掉性命。路窄林密，无法形成围攻，谁也拦不住这位以杀人为乐的笑无常，谁也接不住哭丧棒一击，也等于是驱羊关虎，枉送性命毫无好处。

他一咬牙，断然地叫：“咱们六位保镖上，其他的人退。如果咱们失败了，三爷务必听命于他。老弟们，联手。”

另五名武师不住发抖，但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六人左右分，形成合围。

笑无常一声狂笑，不等六人进击，抢先出手，哭丧棒向前一指，疾冲李武师，突又半途左折，在狂笑声中，扭身一丈扫出。

首当其冲的一名武师吃了一惊，百忙中挥刀急架自保，“铮”一声响，单刀断成三段，武师也狂叫一声，被巨大的震撼力所震倒，摔出侧方丈余滚了两匝。

哭丧棒大显神威，人影如电，杖影如山，排山倒海似的反扑上抢救同伴的李武师。

“当！”钢刀被崩出偏门。笑无常一声长笑，“唰”一声杖扫过李武师的左肋。

“啊！”李武师狂叫一声，连退五六步，“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仰面便倒。

重围立解，四武师连出招的机会都未抓住，惊得脸无人色，手脚发软。

“你们都得死，我笑无常收买人命。”笑无常怒吼，挥杖扑向人丛。

这瞬间，八卦道人焦急的求援嘶声传到。

笑无常一怔，一声怪叫，狂风似的冲出，击倒了两名首当其冲的武师，飞步急赶。

两名武师并未被杖扫实，被震得吓软了而已。

李武师断了三根肋骨，内腑也被震伤。众人赶忙抢救，将他扶起先给他服下一颗救伤丹保住元气，他浑身抽搐，冷汗直流，虚脱地说：“快……快逃，留得青山……在……”

唐安已毫无主见，说：“好，我们快走。”

第一名武师恐惧地说：“我们走不要紧，老凶魔追上来，我们那还有命？恐怕死伤殆尽呢。”

“逃一个算一个。”唐安断然地说。

林中突然出现方大郎的身影，叫道：“逃不得，快结阵自卫。千万不可胆怯，置之死地而后生。”

他将包裹抛过，笑道：“我已拾回包裹。给我一把刀，结阵。”

众挑夫被他镇静从容的神色所感染，胆气一壮，但仍不敢有所表示。

方大郎剑眉一挑，用上了激将法，大声说：“你们怎么了？你们所有的人中，任何人也比我方大郎手脚快，臂力强，我个外地人尚且挺身而出，你们这么多人，难道都变成了老鼠了？”

“乡亲们。你们听见没有？人家一个不相关的人，尚且拔刀相助，我们难道连这点勇气都没有？结阵。”

众挑夫攘臂而起，重新结阵。

远处出现了笑无常与八卦道人的身影，方大郎单刀一挥，大喝道：“杀！迎上去！”

方大郎的喊声宜震耳膜，令人勇气百倍，一唱百和，挑夫们不约而同，发出了震天杀声。

四十余根扁担高举，森森如林，大踏步而进，向两凶魔迎上。

八卦道人认得方大郎，心头一震，扭头撒腿便跑，一面叫：“贫道走也，你挡他一挡。”

笑无常一怔扭头叫：“好杂毛，你真会溜，你怕死，却要我替你挡灾，你真够朋友，见你的大头鬼！”

他也走了，走了个无影无踪。

唐安心中一宽，也心神一懈，双脚一软，向下一挫。

方大郎一把将他挽住，笑道：“唐兄，他们走了，沉着些。”

“我是两世为人。”唐安发着寒颤说。

“他们走了，该你们走啦！”

唐安定下神，苦笑道：“这条路不能再走了，下次碰上他们，岂不完蛋大吉？”

“下次每人带一把弓，怕什么？”

“弓没有用的，湘西八怪来到湘南，谁也挡他们不住，除非到衡州请岳麓三英前来保镖。无论如何，永州六栈这笔钱不能不花了。”

“什么？你说他们是湘西八怪？”方大郎讶然问；

“刚才那人就是八怪中的笑无常常天衡。上月初，有人在新田宁远一带，发现了人屠荣成标的行踪，但没有人相信，目下笑无常出现，可知人屠的消息不是谣言而是事实了。”

另一名武师接口道：“人屠与神偷鬼窃两怪是好友，人屠在此出现，笑无常已来了，神偷鬼窃怎能不来？八怪横行湘西，一直不敢到湘南来撒野，因为九疑山庄的八臂金刚童庄主童威去年夏天失踪，他们方敢前来撒野。”

方大郎挟了李武师的刀，忽忽地说：“你们快走，我去看看。”

声落，他已向东急步走了。

唐安这一群惊弓之鸟，像一群乌鸦般，挑起担子健步如飞，恨不能多生条腿，向潇湘镇飞赶。

方大郎追了五六里，不见笑无常的踪迹，失望地回头，自语道：“我不必向西走了，免得白跑一趟。”

潇江与湘江在潇湘镇合流，镇位于江南岸，是一座市况繁荣的大镇，约有两百余户人家，码头经常泊有上百条船，与从广西全州放下来的无数木排。

方大郎大步踏入镇，全镇有三条稍像样的街。南方与北方的市镇，最大的区别是南方的街巷气魄不够，街道狭小，光线不足，而且参差不齐。

临河的街道只算是条街，前面是江岸，码头下游全是木排，下游泊了上百艘大小船支。

潇油两江水色碧绿，湘江从西来，潇江从南面滚滚而下。

转出码头，他抬头看看日色，心说：“已经是末牌时分了，正是炎势时刻，先找地方歇歇，找食物填满五脏庙再说……”

前面就是一家食店，食店已经稀少。穿越拥挤的人群，他大踏步向店门，无意中后肩被人撞了一下，一扭头看，一位敞开胸襟的壮汉，从他身左挤过。

“这人真鲁莽。”他想，不免多看了对方一眼。

这一眼看坏了，壮汉扭头瞪他一眼，怪眼彪圆地问：“看什么，有什么好看？”

他身材高大健壮，只是脸显得年青，有股温文潇洒的气质流露在外，一看便知是个好相与的人。

对这位横蛮的壮汉，他有容人之量。同时，人地生疏，强龙不斗地头蛇，外乡人怎可在当地生事？

他堆下笑，欠身道：“对不起，在下失礼。”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壮汉哼了一声，大指头几乎触到他的鼻尖，沉声道：“下次用这种眼光看人，小心被挖掉你的眼睛，你给我小心了。”

“是。是。”他含笑答。

壮汉哼了一声，方神气地走了。

冤家路窄，他进了店门，后面壮汉已经返回，也跟进了一座店。但仅向店伙招呼一声，径自出店走了。

他找到靠后壁的座头，搁好斑竹杖，解包裹放好，向店伙笑道：“请给我来两样菜一味汤，盛盆饭来。还有，请多我将葫芦灌满酒。”

店伙连声应喏，取走了酒葫芦。不久，饭菜送上。天气炎热，不宜喝酒，他泰然进会，不理睬身外事。

不久，壮汉带来了三名同伴，看打扮，像是这一带的船伙，也象是码头各栈号的伙计。

食厅中共有十余副空位，四壮汉的目光，偏偏落在他这一桌上。其他的食桌上，只有三桌有人。

店伙上前招呼，含笑道：“四爷，请坐，货船大概快到了。诸位爷们要吃些什么？老五早上送来了十余尾两斤重的桂鱼……”

“不吃鱼，昨天的兔子肉还有没有？”壮汉笑问。

“还有，只是不太新鲜。”

“不要紧。”壮汉挥手说，领着三同伴走近方大郎桌旁。

方大郎不加理睬，一次经验一次乖，他不再向对方打量，自顾自进食。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壮汉怪眼一翻，叫道：“小子，你将你的食物搬走。”

他一怔，抬头惶然问：“兄长之意，是……”

壮汉听不惯他那文诌诌气无力的活，不耐地兑：“你耳朵又没聋，没听清楚？叫你撤走，这一副座头我四爷要。”

“哦！在下搬走就是。”他含笑答。立即离座，将饭菜搬到另一桌。

“这小子倒是很乖的。”另一名壮汉笑着说，拖过长凳大马金刀地坐下了。

壮汉拍拍胸膜，神气地说：“在潇湘镇，不是我唐四吹牛，谁敢在四爷面前不乖，他定是活腻了。”

方大郎第二次过来取包裹。唐四大概想在同伴面前逞英雄，猛地一脚踏住他的包裹，沉下脸问：“你是那方人氏？”

“小地方江西。”他信口回答。

“你包裹里袋了些什么？”

方大郎一怔，问道：“四爷为何要问这些事？”

“因为四爷我要问。”

“这……”

“四爷我是对面湘口关的旗手。”

“哦！原来是总爷。”

“说，包裹里是些什么东西？是私货么？”

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他低声下气地说：“在下是前来访友的，包裹内只是些换洗衣物而已，那有闲钱带私货？”

“打开来看看。”

“是，总爷。”他顺从地说，打开了包裹。

包裹内全是些相当旧的换洗衣物，唯一值钱的是一双七成新的薄底快靴。之外是一些干的草药，毫不起眼。

“你腰下吊的大革囊，也打开来看看。”

“是，总爷。”他不假思索地说，取下大革囊，放在桌上打开。

革囊中除了药草之外，还有十五六只小口盛药瓷瓶，上面的标筏字着清神丹、七厘散，地黄丸等等丹药名称，还有小刀钳伤巾等物，三四枚粗制的银针，之外别无长物，平常得很。

“唔！你像是个郎中呢。”壮汉怪腔怪调地说。

“出门人自己防身的药物，在下不是郎中。”方大郎谦虚地说。

“你姓什么？把路引拿来我看看。”

邻桌一位面壁而坐的食客，突然站起转身，重重地哼了一声，大声道：“唐四，你这混球好威风。”

唐四一看清对方的面貌，脸色变得好快，堆下笑欠身道：“噢！是申二爷，好久不见，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不能回来？”

“二爷；别生气好不好？你……”

“你作威作福，一步步欺人过甚。潇湘镇是南来北往的大码头，谁不知本镇的人慷慨好客？你欺负人家一个单身外乡人，简直太不象话，日后将传出去，岂不有损本镇的声誉？”

“二爷，何必看得那么严重？”唐四狞笑着说。

“何止严重？你简直是在替本村人招祸。你在湘口关吃一份闲粮，好吃懒做一辈子没走出廿里外。而本镇的人，还出千里做生意，如果在外地也碰上你这种人，想想看，将心比心……”

“好了好了，二爷愈说愈远啦！”

“你要向这位乡亲道歉赔不是，不管你肯不肯。”

“二爷，别开玩笑……”

“我是当真的。”申二爷沉下脸说。

方大郎一面系好包裹，一面说：“二爷，算了。这位四爷其实不是故意找麻烦，在下并不介意。二爷如果要四爷赔礼，倒是在下的不是了。”

唐四脸上无光，强笑道：“二爷，你听，这可是他说的，我怎会欺负他？听说二爷跑了一趟武冈州，是真是假？”

申二爷哼了一声，冷冷地说：“是真是假与你无干。哼！今天便宜了你。”说完，转身归座，不再理会。

唐四向同伴打眼色，匆匆出店而去。

方大郎心中一动，向申二爷抱拳一礼，笑道：“谢谢二爷解围，感激不尽。在下姓方，初到贵地，乡亲们包涵一二。”

申二爷很有风度地笑笑，向桌左伸手笑道：“老弟请坐。在下姓申，名光耀，排行第二，家住镇南的青龙桥。青龙桥申家，在此地落籍已有数百年了。本镇地当要津，龙蛇混杂，少不了有些不肖子弟在市面为非作歹。刚才那唐四是镇南余唐家的痞棍，游手好闲惹事生非，最没出息。老弟如果在本镇逗留，得小心些才是，须防他捣鬼。”

“谢谢二爷关照。刚才听唐四说，二爷从武冈州回来，这条路不知好走么？”

“说不上好走，山山水水鸟道羊肠；上百里不见人迹，老虎可真不少。老弟要去武冈州？”

“在下有位朋友，在岷山王府当差，多年不知音讯，想去找他看看他的景况如何？”

“你可以到东安的白牙市去等，白牙市有人结伙走武冈。个人单身前往，恐怕到不了武冈哪？”

“听说武冈有一个叫飞叉徯姑的篾女，是什么湘西八怪之一，杀人如儿戏，不知是真是假？”

“不是听说，而是千真万确有这么一个人。”

“那……那岂不是很危险？”

“她是熟徯，倒不算是太危险的人。讨厌的是她的一双儿女。”

“湘西八怪到底是怎么回事？”

申二爷翘起二郎腿，颇为自豪地说：“这八个人，在下倒还知道他们的底细。八怪都是曾经到天下各地闯荡过的人，在武林颇有地位。湘西，包括武冈以西，辰州以北一带山区。

武冈州出了两怪，飞叉瑶姑与笑无常常天衡。靖州有一怪，蛇魔桂安仁。沅州府出了三怪，神偷丁彪、鬼窃胡林、人屠荣成标。辰州也有两怪，毒虫三娘祝三娘，与癞头僧无我和尚。”

“哦这些人的绰号吓死人。”方大郎苦笑道。

“不然怎么称为怪？如果你要到武冈，不是江湖人只要能忍气，倒不必怕他们，而且瑶姑与笑无常都离开武冈了。”

“哦！离开了到好。”

申二爷摇头苦笑，说：“咱们湘南可倒了霉，听说有几怪都到咱们湘南来，起初是蛇魔，去年便到了九疑山捉蛇。早些时有人发现了人屠，人屠如果来了，他的好友神偷鬼窃可能也来啦。”

“在下在江西，听说三月前八怪在九江……”

“八怪经常外出，在江湖流浪，行踪飘忽，谁知道他们到了何处？不过，笑无常今天确是在此出现。不久前，镇东北六七里的山坡歇脚亭，唐家的老三唐安，几乎丢掉性命。”

“这件事……”

“唐老三吓傻了，带了人匆匆赶回府城栈房，语焉不详，只知他的人碰上了笑无常与及一群凶魔。看来，咱们湘南将有大事发生，永不太平了。唉！九疑山庄的童庄主如果仍在，谁敢到湘南来撒野？真是不幸。”

方大郎淡淡一笑，说：“其实，事不关己不劳心，即使八怪全来了，小民百姓同样得过活，与贵镇的人并不无利害冲突，何必怕他们？”

他匆匆食毕，出店而去，出镇南走上了至城府的官道。至城府只有十里路，半个时辰就够了，

走了里余，路旁的树林中跳出唐四与三名壮汉。唐四拦住去路，狞笑道：“好啊！看姓申的家伙能不能来救你？四太爷在店中出丑，得找你算帐、打断你的狗腿。”

方大郎扭头便跑，一面叫道：“你我无冤无仇，在下也未招惹你们，何苦相迫？”

“站住！”一名壮汉大喝人飞步急赶。

唐四桀桀笑，跟踪便迫叫道：“好啊！你居然想逃？除非你插翅飞上九天，不然你逃不掉的。”

方大郎看附近不见有人，心说：“引他们入林，放翻他们算了。”

刚好路右有一条小径，他折向奔入。

“快追，他跑到你们村里去了。”一名壮汉叫。

方大郎一怔，绕过一座竹林，前面果然是一座村落，跑到唐四的村子，那还了得？他向左一折，钻入一座松林，忖道：“引他们走远些。目前我要在永川落脚，不能激起当地人的公愤。”

入林百十步，脚下渐缓。后面四壮汉脚下一紧，终于赶上了。

唐四追得最快，大笑道：“这里正好，打死你这小王八……”

远处脚步声急促，林影中，有两名村姑向这里奔来。

方大郎一怔，心说：“此地有人，便宜了这四个家伙。”

他折向而逃，转身的刹那间，斑竹杖悄然一掉。已近身后伸手抓人的唐四突然斜向冲出，“砰”一声大震，枝叶摇摇，唐四凶猛地一肩撞在一株松树上，撞得脑袋发晕，震到在树下哎哟哟怪叫。

另二名壮汉一怔，折向追出叫：“好家伙，你逃得了？”

叫声中，奋身前扑，右手抓住了方大郎的包裹，左手猛勒方大郎的脖子。方大郎脚向后伸，左手按住了勒住脖子的手，故意身便倒，“砰”一声两人同时倒地，开始翻滚。

表面上看，是大汉制使了方大郎，站立不牢失去重心栽倒，优势仍掌握在壮汉手中。其实壮汉并未占到丝毫便宜，手抽不出来，滚动时身不由己，手臂被扭得几乎要折裂，包裹顶住头面，几乎透不过气来，真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第三名壮汉奔到，一声怪叫，观个真切，猛地一脚向方大郎的小腹踢去。

蓦地，第四名壮汉急叫：“老五，小心身后。”

第三名壮汉没踢中方大郎的小腹，反而踢中了抱住方大郎的第二名壮汉的海底。

“哎唷！”第二名壮汉痛得失声狂叫。

这瞬间，第三名壮汉老五只觉后衣领一紧，本能地知道有人在身后出手，不假思索地‘肘后扬，并顺势转身，准备反击。

岂知慢了一步，一肘落空，眼前拳影入目，“扑”一声脆响，左颊挨了重重一击。

还不等他有所反应。“啪”一声右颊又挨了一掌。这一掌真重，又很又辣，颊肉像要裂开，大牙发麻。

他只依稀地看出是一位美丽的小村姑，接着又是两记快速绝伦的正反阴阳耳光，只打得他眼前金星直冒，乌天黑地不知人间何在。

“哎！哎唷！”他手舞足蹈地狂叫，想隔开连续击来的重掌。可是招架不住，“砰”一声摔倒在地，满口流血以手持面地叫：“别打，别打，有话好……好说。”

另一面，本已撞得晕头转向的唐四，被另一村姑拳打脚踢，打得不住叫饶，最后被小村姑一脚踢翻，爬不起来。

两个小村姑年龄一般大，都是十四五岁一枝花，尚未发育完全，已是出落得十分动人了，清丽的脸蛋眉目如画，嘴角啥得顽皮的笑意，一双秀目焕发着狡黠的光芒。

踢倒唐四的小村姑年龄略小些，稚容未褪，一把拖住唐四的发结，一面拖一面笑道：“小姐，你看这是谁？”

小姐抚着发梢，迎上笑问：“好像是大笨牛唐四，没错吧？”

“正是他，他竟敢跑到我们蔡家甸来撒野，这次可不饶他了。”

“小梅，把他们绑起来。”

唐四满嘴血，手软脚软地叫：“芸姑，我……我们……不是有意的……”

“你还敢强辩？”小梅踢了他一脚叫。

“哎……老天爷，松林南边才是你们蔡家……”

“掌嘴！”芸姑笑着叫。

小梅噗嗤一笑，小手疾挥，“啪啪”两声，结实地给了唐四。两耳光，

骂道：“你这贼骨头，不打不服贴，这不是松林的南边吗？”

“哎哟！这……这……”

“对不对？”

“好，好，对，对。”唐四摇手叫，大概是被打怕了不认也得认。

方大狼狼狈地爬起，拾回斑竹杖，向两女抱拳一礼，苦笑道：“谢谢你们，在下感激不尽。贵镇的人真凶，这四个人简直比强盗还利害。”

芸姑避在一旁，粉颊施红，清澈的钻石明眸放光；回避他的注视，一双手不知该向何处放，羞态可掬。

小梅，却大胆些，明亮的大眼一瞪，双手叉腰笑骂道：“咦，你这人怎么说话这么没礼貌？岂有此理。一竹篙打尽一船人，把全镇的人都骂了。”

“对不起，在下失言了。”他欠身说。

方大郎抱拳拱手，笑道：“在下不愿与他们计较，姑娘不必为难他们了。在下告辞，谢谢。”

芸姑开始正视着他，脸红红地说：“公子爷的口音，不是本地人，但不知为何与唐家的人冲突？”

“在下根本不认识他们……”他将经说过了。

姑娘脸一沉，向唐四说：“好啊！原来申二叔已经告诫过你了，我不将你交给唐伯伯，将你四人交给申二叔。起来，赖在地上装死狗么？”

方大郎好人做到底，笑道：“姑娘放了他们算了，何必和他们计较？”

芸姑颌首一笑，说：“公子爷既然宽宏大量，那就饶他们一次好了。”

小梅向唐四走近两步，娇叱道：“听见没有？还不快滚？”

唐四一蹦而起，撒腿便路，向跟来的三位同伴咬牙切齿说：“倒霉，偏偏来了个泼溅货，硬不讲理，把松林硬指是她蔡家的，小婊子养的，总爷有一天，定叫他们死活都难。”

“算了，你就认啦！弄得不好，你得焦头烂额。”另一名壮汉加以劝解。

“不管，我去找周爷设法。”唐四切齿叫。

“周爷又能怎么样？闹开了大家没面子。”

“哼！周爷早就在打那小婊子的主意，只要我给她放上一把野火，保险有热闹可看。

走！”

芸姑放走唐四，向方大郎说：“其实，本镇的人是十分好客的，三五个不肖子弟不明大义，公子爷休怪。公子爷如不急于赶路，何不至敝村歇歇脚？我们这里叫蔡家甸，西面是唐家。蔡唐两家是世交，子弟们小时候打打闹闹是有的，但大人们并不因此而伤和气。这处松林是少年打擂台的地方，进了这地方便可以向对方叫阵……”

话未说完，两面冲来五男三女，叫啸着奔来，全是十四五岁的少年男女，领先的小后生一面奔来一面叫：“小芸，怎么你们才来了主婢两人？咦！！怎么叫来了一位大个儿？他……他不是你们的人吧？”

另一名少年奔近，大叫道：“即使叫来了，咱们同样接下了。”

芸姑撇撇嘴，说：“小虎，你别臭美，他是过路的客人，被你们家的唐四带了三个人追来此地，无缘无故欺负外乡人，可不是我们请来帮忙的。”

小虎叉腰迫近，脾晚着方大郎说：“唔！看样子带了包裹，可能真是客人。喂，你几岁了？”

“在下十八岁。”方大郎毫无戒心地答。

“正好，咱们这里廿岁以下的人，都欢迎参加。喂！把包裹放下。”

“咦！你……”

“我叫唐小虎，十六岁，曾经打败了蔡家的第二任擂主。我们这里欢迎外人参加，镇里每逢初一十五，也选派好手前来角逐擂主。今天你来了，欢迎参加。”

芸姑哼了一声，说：“小虎，不可胡闹，人家可要走路呢。”

唐家方面出来了一个眉目如画身材刚健的小姑娘，目灼灼地盯着方大郎，却向芸姑发话道：“小芸妹妹，人家再赶路，也急不在一时哪；要你小妹操甚么心？”

“啐！你这是甚么话？”小芸羞红着脸叫，秀目不自禁地向方大郎膘。

小虎似乎浑身一震，虎目怒睁，没好气地向大郎踏追两步，不友好地叫：“我叫你放下包裹，露两手走走。”

方大郎不住向后退，惶然地说：“不！不！在下不——不会打架，不——”

小芸闪身挡住，不悦地叫：“小虎，你是怎么回事？大笨牛唐四欺负他，你也不明事理么？”

唐家的小姑娘过来将小芸挡住，笑道：“小芸妹，你就别管啦！小意思嘛，又不会伤人，你何必袒护那一个他呀？”

唐家的一名少年挡在方大郎身后，抓住他的包裹向外夺，怪笑道：“较量拳脚伤不了人，来啦！试试看？小虎练的是内家拳，他的拳脚有分寸，保证你死不了。”

正下不了台，蔡家方有十余名男女少年奔来，唐家一面，也有十余人陆续赶到。

小虎大为不耐，脱下外衣叫：“大个儿，你比咱们这些人都高大，难到怕挨拳脚么？真没有出息。来来来，我让你先打三拳。”

取走方大郎包裹的少年将包裹丢在一旁，将他向前一推。叫道：“上啦！我们的规矩是不准掏眼睛，不准打下阴，先倒地地为输。胜的人除非愿再接第二场，不然今天便可列为胜家，第二天再向另一名胜家战。”

这一带全是合抱大的松树，树干笔直，每株树各距三丈左右，是属于经常照顾的风水林，地面上的松针甚厚盖程上面只能生长一些短草，不时可找到一朵朵不可口，但又大又白的松果。地方宽阔，正好动手。

小虎一声长笑，急冲而上。

“小虎，你敢？”小芸急叫。

这一叫，叫得小虎炉火中烧，忘了让对方打三拳的诺言，劈面来一记“黑虎偷心”，毫无顾忌地走中宫抢制机先进击，拳风虎虎劲沉力猛，用上了内家重拳。

方大郎被迫得无路可走，丢掉斑竹杖往左一闪。

小虎顺势反掌削出，跟踪追击。

方大郎向后会退，手忙脚乱。

“打呀！打呀！”旁观的男女怪叫助威。

小虎两招落空，更加勃然大怒，碎步疾进；双手齐攻出狠招，“雷鼓齐鸣”。

方大郎用上了“脱枪让位”，似乎灵光，也不对招，踉跄后退。

小虎迫近变招，一掌拂出，拂中了方大郎的左笑臂，得手及身了。

方大郎被震得向侧后方急退，脚下大乱，突然失闪身影一晃，仰面滑倒。

真不巧，身后撞到一名青年，手一拍他的后心叫：“打起精神挺下去。”

他的身躯被撑住，没倒下去，小虎到了，铁拳如电闪，“噗噗砰”三声暴响，腰腹挨了三重拳。

这次他撑不住了，急退丈余砰然倒地，恰好倒在包裹旁。他一手抓住包裹，急叫道：“在下输了。”

小虎跟到，便待一脚踢出。

小芸姑娘也到了，插入一掌斜伸，铁青着脸叫：“不要脸！今天我才看清你的本来面目。”

小虎恼羞成怒，大眼一翻，怒叱道：“你给我让开！”

“你不要发横？”

“你管不着。你为何要袒护他？”

“……你”

“他那一点比我强，哼！”

小芸粉脸铁青，秀目中有泪光，愤怒地叫：“你……你这畜生！我不知他是谁，只知也是被你唐家的大笨牛赶来的人，你……你与笨牛唐四又有何不同？你……”

“你给我让开！”小虎也怒吼。

众人见小虎动了真火，廿余青年男女皆惊惶地后退。先前阻止小芸的小姑娘也脸色一变，远远地叫：“大哥，你怎么啦？还不放手？”

“大妹，别管我的事，”小虎大叫。

方大郎徐徐站起，愕然道，“在下已经落败，你们不……不像是开玩笑的呢，我一个外乡人，想不到却因此而伤了你们唐蔡两家的和气，真抱歉。”

“大哥，算了，小芸妹……”

“大妹，你少管闲事。”

蓦地，北面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怪笑声，声如狼嚎。

众人太惊，不约而同向笑声传来处看去。

六七丈外，不知何时来了一个形销骨立，干瘦矮小的灰衣老人，白发苍苍，鼠眼尖嘴，双耳招风，猥琐的像貌，委实令人一见难忘。鼠眼不时眨动，厉光闪闪阴暗不定，一根草绳做腰带，脚下是多耳破麻鞋。一双鸟爪似的怪手，文着一根长仅四尺的鸭舌枪，乌光闪闪。

“呵呵呵呵……”

南面又传来了怪笑声，不等众男女回身察看，东、西两面又传来一阵刺耳的冷笑。

南面，是一个腹大如鼓，高大肥胖，袒着胸中年大和尚，毛茸茸的胸膛委实令小姑娘们心惊胆跳。手中的浑铁方便铲委实唬人，重量大概不下八十斤。

东面，是一个佩了剑，竹竿似的高瘦中年人。

西首，是一个只有一条右腿的老花子，左手支着拐，腰带上带了一把短剑。虬须如戟，怪眼似铜钟，相貌威猛，令人不敢正视。

小虎吃了一惊，向矮瘦的老人叫：“咦！你……你不是在府城南楼的看守人么？”

老人嗤嗤笑，举步走近说：“咱们四个人已经来到贵地快一年了，你们大概多少见过咱们四个人。老夫正是南楼的看守人，真名号该叫矮他翁葛元。你们不知老夫的来历，但你们的长辈大概曾经听说过而已。”

胖和尚呵呵笑，拍着大肚皮说：“佛爷叫欢喜佛百戒和尚。在府城东山法华寺挂单，整整挂了一年。”

东面的佩剑中年人冷冷地说：“太爷无情剑柳如是，在青龙井曾家做了八个月三流武师。”

狞恶老花子干咳了两声，顿着铁拐说：“我独脚狂乞牛成章，在湘夫人庙吃残羹冷饭半年有余，受尽了冤气。”

小虎又是一惊，问道：“你们都有绰号？”

“你没有听错。”矮仙翁狞笑着说。

“那……你们该是风尘奇人了。”

“就算是吧，反正咱们四个人名震天下就是了。”

“你们……至此地何贵干？”

“嘻嘻！你问得好。”

“是……是为了……”

“你们谁是泰和栈唐栈主唐鸣远的公子千金？”

“我……”

“哦！你是他的公子，难怪相貌差不多，不是杂种，你娘没偷人养汉。”

话说得粗野，姑娘们差得粉脸发赤，笑虎心中大骇，也无名火起，怒声问：“老不死，你的嘴太脏，有何用意？”

“嘻嘻！等会儿你便知道了，茂源栈栈主蔡熊飞，有一位千娇百媚，含苞待放的掌上明珠，是那位？举手给老夫看看好不好？”

没有人做声，你看我我看你，但大多数人的目光，皆落在小芸的身上。

矮仙翁这个老狐狸。岂有不知之理？但却不点破。嗤嗤怪笑：“蔡熊飞家财万贯。他的财产得来不易，三代男盗女娼……”

话未完，小芸一声怒此，飞纵而出，到了矮仙翁身前，猛地挫腰出腿扭身猛扫。

矮仙翁一声怪笑，伸手一抓，便抓住了小芸的足胫，轻轻一抖。

“哎……”姑娘惊叫，砰然倒地，浑身都软了。

矮仙翁一把将她拖过，放在脚下笑道：“任何人也不肯被人辱及先人，你当然是蔡小姐了，妙哉。”

小虎大惊，急冲而上。

蓦地人影如电。无情剑电闪似的射到，伸手便抓。

小虎大骇，一掌斜挥“啪”声击中伸来的手。

无情剑咧嘴一笑，捉小鸡似的夹背抓住。小虎的手抬不起来了，“哎唷唷”鬼叫连天。

那一掌像是劈在铁钻上，痛得掌骨像已碎裂了。

欢喜佛拍着大肚皮，怪笑道：“谁是唐鸣远的女儿唐绮玉？站出来。如

果你不站出来，佛爷把所有的女娇娘全带走轮番快活，我欢喜佛不嫌女人太多的。”

唐小虎的大妹扭头便跑，只跑出五六步，便被独脚狂乞一把擒住了，连叫都叫不出声音。

矮仙翁一把挟起小芸，向这些脸无人色的少男少女嗤嗤笑，说“你们去告诉唐蔡两家的人，老夫四位潜伏贵府，要在贵地创基业，必须借重永州府六大栈的财主们雄厚的财力与声望，先把他们的子女带走，叫他们等候老夫的信息，嘻嘻！你们可以走了。”

躲在一旁的方大郎不再胆怯了，丢下包裹上前叫道：“且慢！诸位，在下听说过你们这四号人物。”

“你是干甚么的？”矮仙翁厉声问。

“我是过路的。你们不是江湖四凶么？”

矮仙翁脸色一变，讶然道：“咦！你也知道咱们的名号？”

“呵呵！怎么不知道？你们去年初夏，在河南郑州被云龙双奇赶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对不对？”

“小辈！你好大的狗胆！”欢喜佛怒吼，冲上又道：“佛爷超渡你上录山、”吼声中，方便铲如泰山般压到。

方大郎抱着头，左躲右闪：“救命！救命哪……”

叫声中，他手底下飞出枚制钱，无声无息无踪无影，一闪即逝，恰好击入和尚的肚脐。

“蓬”一声大震，像是倒了一座山，“当唧唧”连声怪响，方便铲掷出丈外去了。

方大郎一脚踏住和尚的肥脑袋。向骇然变色的三名凶魔笑道：“在下是云龙双奇的妹婿，云龙双奇的艺业十分之八出于在上传授。你们简直是寿星上吊嫌命长，今天可找到你们了。你们三人一起上好啦！”

第一个开溜的是矮仙翁，接着是无情剑和独脚狂乞，俘虏都没有敢带走。云龙双奇已令他们丧胆，碰上传授双奇艺业的人，而且欢喜佛无缘无故倒地不起。不跑怎么？

方大郎乘欢喜佛狂傲大意的机会，以一枚制钱出其不意射入欢喜佛的肚脐要害，把欢喜佛击一倒。向三凶声称自己是云龙双奇的妹夫，而且是双奇的授艺人。其他三凶在河南郑州，被云龙双奇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饱吃苦头，可说闻名丧胆，望影心惊。一听对方是双奇授艺人，而且欢喜佛无缘无故倒地，事实俱在，怎不感到心惊胆跳？无暇分辨真假，三人不约而同溜之大吉，丢下欢喜佛不管，亡命飞遁。

欢喜佛下身发僵，只要一动，肚脐内的制钱便牵动的创口，痛澈心脾，令浑身发软，脑袋再被踏住，似乎对方的脚重有万斤，无法挣扎，心中暗叫苦，暗叫完了。

方士廷与江湖四凶无冤无仇，而且四凶今天并未伤人，因此不想下杀手，挪开脚向欢喜佛笑道：“大和尚，你给我站起来。”

欢喜佛心胆惧裂，软弱地叫：“你……你杀了佛爷，将……将死无葬身之地，佛爷认……认栽，你……你不能杀无力……自卫的人。”

“你威胁我么？”

“你……你以暗器偷袭，胜……胜之不武。”

方大郎呵呵笑，说：“你甩方便铲抢攻我这亦手空拳的人。难道胜之算

武？好吧，你既然凶性仍在，在下只好宰了你这头肥猪，免得云龙双奇我那两个大舅子花费功夫找你。”

“不！不……”和尚狂叫。

“你这怕死鬼。”

“你杀了我，天南双剑会替我报仇。放了我，这场过节从此了断。”

“天南双剑为何要替你报仇？”

“咱们江湖四凶，是奉他们之命前来先行安排，准备在九疑山重建三十六台，创建天南门的大计。”

“喝！你们的野心可真不小呢！”

“放了贫僧……”

“你以为在下会受你的恫吓么？”

“不！不！贫僧决无此意……”

“你怕死？”

“这……这……贫僧怕死，谁又不怕死？好死不如恶活……”

“好，你承认怕死，就让你活命。”

“贫僧深领盛情……”

“滚！”

“贫僧肚中的……的暗器……”

“那是一枚洪武钱。”

欢喜佛挺身坐起，吃力地叫：“请……请高抬贵手，取……取出……”

“你不会取？”

“贫僧已……已脱力……”

“那是你的事。给你三声送行，声落不走，在下干脆打破你的猪头！”

“你……你是云龙双奇的妹夫，贵……贵姓大名请……见告……”

“——！”

欢喜佛一咬牙，千紧万紧，性命要紧，想起死，便感到浑身发冷，再想起了活，精神来啦！留得青山在，那怕没柴烧，立即勇气百倍，不知那儿来的力道，猛地挺身而起，方便铲不要了，按住肚腹撒腿便跑，不等三字入耳，已奔出二丈外。

正跑间，突听到身后传来他自己的脚步声，以为对方已追来了，不由自主地狂叫道：“我已经走了。你不能食言，不能……”

在狂叫声中，奔出了松林。

廿余名男女目瞪口呆，像是中了窟。

方大郎抓起包裹，悄然走了。

尚未走出松林，看到远处人影急闪，唐蔡两家的人，已闻声赶来了。

身后，传来唐小虎的大叫声：“那位大哥慢走……”

他撒腿便跑，钻入杂树林一闪不见。

廿余名男女神魂入窍，唐绮玉姑娘首先叫：“他走了，快追上向他道谢。”

跌坐在地的蔡芸姑，脸色苍白地道：“你们打他，他却救了你们，他不怕你们恩将仇报对他不利？他不会领你们的情了。”

小虎拍打着脑袋，苦笑道：“我该死，我该死！快回去禀告爹爹，看样子日后麻烦仍多，糟了！一波未平，二波又起，三哥刚碰上笑无常与贾家五虎一群凶魔，几乎丢掉性命。目下又来了什么江湖四凶找上门来，大事不好。快走！”

说走便走，登时便有人撒腿狂奔。

小虎走近蔡芸姑，汕汕地说：“小芸，我扶你走……”

小芸一蹶而起，沉下脸冷笑道：“我不认识你唐少爷，从来不认识你这个人；今后也不愿认识你这阴险残暴的畜生！”

说完，流着泪狂奔。

小虎脸色苍白，伸手急叫：“芸妹，芸……”

绮玉伸手急急将他拉住，急叫道：“哥哥。她这时正在激愤中。千万不可再惹她。”

“大妹，我……我该怎么办？”小虎焦急地问。

“慢慢来，等她气消了，再向她陪不是。”

“这……”

“不能操之过急，急必坏事。”

“大妹，你得帮我……”

“那是当然。”

方大郎摆脱了追赶的人，赶到府城，已是晚霞满天，时光不早了。

潇水从道州向北流，流至府城东、然后绕南转西，方再向北流十里，与湘江回合。

城西近水滨，以潇水为壕，全城七座门中，以水西门最为繁荣。由于以水为滨，因此城根已近水际，只有码头而无街市，店栈皆设在城内。

水西码头反而比潇湘镇规模小，正如东安县一样，该县的市况，反而不如东甘里的白牙区繁荣。

方大郎在西大街通向辉山的斜街落店，店名悦来客栈，是一座小型的客店，城中有三座山。万石山是名胜，山上的亭有柳宗元的记，有欧阳修的诗，是游客必登之所。城东是高山，又叫东山，是住宅区。西是辉山，住的全都是破落户和苦哈哈。

店虽小，格局俱全，外进是大统间，两院是上房，后进是四座单院式的独院。

他身上只有十余两碎银，只能住大统间。弄到一张床位，包裹往床头一放，银钱杂物自理，不然便得交柜。他的包裹不值钱，随便一放自去天井中吸水井旁洗漱。

天色尚早，落店的人不多，他取了衣巾洗漱用品，大踏步到了天井旁。

一名褐衣人正摇摇晃晃走向水井旁，看背影像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脚下虚浮，情形不大对。

这一带的水井水量足，底部是沙石不致浑浊，用石砌了五尺见方的井栏，栏下尺余是清澈的井水。永州附近的山石土多，居民的使用器物有不少是石制的，建屋少不了石，甚至街道也是五尺长两尺宽的的大石所铺设。天井皆是石板砌成，万一滑到，可能把脑袋砸破。

中年人跌跌撞撞到了水井旁，伸手取井栏上搁着的木制水勺，手在发抖，上伸前倾伸勺舀水。

“这人有病！”他自语。

“扑通！”中年人栽下井去了。

不远处角门旁有两名客人在聊天，其中衣人大叫道：“店家快来，有人跌下井去了。”

他急冲而至，丢下洗漱物，俯身伸手抓住了那人的背领往上提。井深

仅六尺，如不是病人，淹不死失足的客人。

中年人已喝够了水，仍在半昏迷中挣扎着叫：“水！我要水，我要……水……”

两名店伙和数名客人奔近，方大郎将人放下，向紧张的店伙说：“这人浑身火热，病得不轻，快通知他的家属找郎中治理，不然麻烦得紧。”

店伙推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客官，这人是三天前独自入落店的，第二天就病倒了，哪有亲人照顾？”

“他没有朋友？”

“敝处一向太平，落店不必验路引，我们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呢。”店伙无可奈何地说。

“那你们就该找郎中替他诊治。”他正色说。

“是啊，西街的唐郎中已替他留下两服药，还是小的负责照料他吃。”

“快将人抬回住处，在下替他诊治，快！”

两名店伙将人抬走。中年人的床位恰好与他同房，中间只隔了四张床位。店伙替病人换了衣裤，他一面诊治，一面向店伙说：“请将他的两包药拿来给我看。”

“已经熬给他吃了。”

“药渣还在不在？最好把单方拿来。”

“没留下单方，药渣还在。”店伙一面说一面都了。不久，带来了药罐。

方大郎出房将药渣倒在床上，检视良久，摇头说：“店家，你们定是已先交代郎中，不愿多出诊金。”

“这……这位客人三天来，连房钱都没给，行囊中只有六七串钱，那来的余银付诊金？小店也负担不起。”

“哼！人死了贵店还得打官司呢。”他悻悻地说，回身入房又道：“快取笔砚来，在下开张单方。”

他将二两银子连单方交给店伙去检药，先给病人服下一些药散，不住以冷水浸巾替病人拭身与覆额，许久，病人安静下来。

等药汁送到，病人服下了药，片刻方神智清醒，已得掌灯时分了。

同房共有六名旅客，彼此皆能衷诚相助，帮助他换小取物，毫无怨言。直等到病人完全安静下来，大家方松了一口气。

病人的热度徐徐消退，清秀的脸蛋上仍然发红，干裂的嘴唇不再流血。看年纪，这人约在廿十上下，五官端正，一表人才，不像是个低三下四的人。

方大郎至外厅进食，回房时病人已经完全清醒。他到了床畔，含笑问：“兄台是否感到肚饥？昏沉感仍在，对不对？”

病人嘴唇牵动，元神的眼眸艰涩地向他注视，久久方有气无力地说：“谢谢你。是你将我从鬼门关里拉出来的？”

“在下只是拉你一把而已。”

“此恩此德，没齿难忘。”

“没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互相帮助，理所当然。兄台体格特异，半天工夫便烧退神清，转危为生，确是奇迹。好好歇息，大概三两天工夫，你便可以下床了。”

“请问兄台贵姓？”

“敝姓方。兄台……”

“在下姓沙，名步衡。”

“沙兄不必多费精神了，早早歇息养神。”

“在下……”

“你定然感到腹中饥饿，但必须忍耐，暂时不能进食，明早我再替你弄些清淡粥糜充饥。”方大郎说完，拍相对方的肩膀又道：“同房的乡亲都是古道热肠的人，如有所需，出声招呼便可，不必客气。”

沙步衡本想唤住他，告诉他一些事，但终于忍住了，闭上眼睛养神。

后进独院中，先后来了两批客人。由于后院与上房的客人另有走道出入，因此并未惊动外面的人。

一早，方大郎热心地察看沙步衡的病况，然后匆匆招来店伙，交代店伙准备病人的食物，方独自别侧院的偏僻处松筋骨。

他取来了一碗加了药的清粥会房。同房的旅客正拾装启程，纷纷地向他和沙步衡殷殷道别，珍重叮咛。

室中一静。他扶起沙步衡，笑道：“起来吧，进些食物。至迟今晚子夜时分，病即可离体。”

沙步衡今天精神甚佳，目光已有神采，接过粥碗道谢毕。凝神注视着问他：“方老弟今年贵庚？”

方大郎大感突兀，但仍信口答：“在下虚长十八春。”

“哦！你很年青哩！但不如老弟在江湖闯荡了多少日子？”

“闯荡？三月以前，在下仍是游历天下胜境的书生，目下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他心情沉重地说，眼中涌起愤怒与无可奈何的神情。

沙步衡一面慢慢进食，一面信口问：“是受了冤屈么？”

“正是。”

“可否见告？”

“不足为人道。大丈夫须自己解决困难，磨炼自己，以免庸庸碌碌过一生。”他神色肃穆地说。

“老弟会方脉之学？”

“略为涉猎，不敢说会，以免见笑方家。”

“兄弟经过多位郎中诊治，愈治愈糟，而老弟一方见效，可说神乎其神。”

“沙兄夸奖了。”

“老弟行医么？”

“略通之无，岂敢行医误人性命？”

“但你仍然行医济世。”

“在下怎能见死不救？”

“如果兄弟不幸未遇老弟，能拖多久？”

“不会超过十二个时辰。”

“非死不可。”

“万无生理。”

“谢谢你，古人天相。天教老弟前来解危，从柱死城中将我救回。老弟练了多少天武？”

“这……”

“请勿相瞒。老弟目朗发丰，肌肤潜劲蓬勃，神定气闲，气宇超绝，定已获内家真传，身手已臻广乘。兄弟双目不盲，老弟练的是正宗气功。”

“看来沙兄定是此道高手。”

“为何不在江湖行道？”

“在下不是江湖人。练武只是为了强身，别无他望。”

“老弟行医救人，如果难道对方是人所不齿的凶魔，是否也肯加以援手？”

方大郎淡淡一笑，不假思索地说：“如果要在下专程去救他，自然不加考虑。假使相逢其会。在下会毫不考虑地加以救助。”

沙步衡将空碗还回，笑道：“兄弟相信老弟这是由衷之言。请教，兄弟到底是何怪症？”

“很简单，时疫而已。”方大郎语气坚定地说。

“那些郎中都没看出来？”

“只因为外微已易，所以诊断错误。”

“不会吧？”沙步衡怀疑地问。

“沙兄必是曾经受伤，该伤可能是沾染毒物。而你自己可能亦认为是中毒，以毒药治之，希望收以毒攻毒之效，因此……”

“兄弟明白了。总之，如果没遇上你，世间便没有我这个人了。哦！提起时疫，兄弟想起一个人。”

“在下浪迹江湖仅百日左右，所识有限。”

“你曾说过行疫使者其人么？”

“听说过，那是一个极为可怕的鬼魔头，横行江湖中卅余年，神出鬼没。他可以令上百人暴病而死，极为任性，谁拂逆了他，必须死无葬身之地。江湖上无论黑白道朋友，提起此人莫不惊心胆跳，恨之切骨，但又无可奈何。据说，天下间见过他庐山真面目的人，屈指可数，至今依然是近百年来，最神秘最可怕的者魔头。”

“你对他的为人……”

“在下不会见过此人，不敢妄论是非。”

“江湖上的谣言与传闻……”

“在下不相信传闻。”方大郎冷冷地说，挺身站起。

“传闻决非空穴来风，老弟为何不信？”沙步衡追问，神色不变。

他冷冷一笑，无限委屈的说：“在下便是传闻与谣言下的受害者。目击的事实有时也有错误，眼睛不一定靠得住，何况是传闻与谣言？”

“老弟有无限委屈。何不说来听听，有朋友分担痛苦，解忧解惑……”

“不可说，不能说。沙兄，好好养息，午夜之前，你体内误服的毒物可排出体外，毒出病除。”

“老弟有事自便……”

“为了照顾你，在下明天方放心离店。”

沙步衡的颊肉在轻微抽搐，用奇异的音调说：“谢谢你，老弟。天下间，你是第一个令兄弟由衷敬佩与感恩的人。”

方大郎呵呵笑，说：“别抬举我了。小事一件，不值一提。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出门人大家互相照顾，是应该的，请勿放在心上。”

房门倏开，店伙领着两名青衣大汉入室。两大汉粗壮如牛，豹头环眼，各佩了一把巴首，像貌威武。

店伙神态卑谦，向两大汉欠身，指着方大郎说：“这位就是救了敝店垂死的病人，医道神乎其神的客官，床上的病人，本城群医束手，客官两服药使将人救活了。”

一名大汉大踏步上前，咧嘴一笑。问：“阁下是郎中么？”

方大郎摇头，泰然地说：“不是。在下只会一些土单方。”

“店伙说你是神医。”

“碰巧而已。”

“跟我来。”大汉傲然地说。

“你是说……”

“少废话，叫你来便来。”

方大郎颇为不悦，沉着地说：“在下有事，尊驾请便。”

“你敢不来？”

“哦！你这人未免太专横了些，在下与你素不相识，一无亲二无故，既不是阁下的家奴，在下又不是向你讨生活的乞儿，为何要听你呼来喝去？”

大汉怪眼一翻，正待发作，另一名汉赶忙伸手相拉，急道：“二哥，你怎么如此鲁莽？你不是在请郎中……”

“而是请阎王爷。”床上的沙步衡接上一句。

大汉怪眼彪圆，踏近两步。

方大郎伸手拦住，沉声道：“你如果对在下的病人无礼，官司你打定了。”

他身材雄壮如狮，英俊不凡，气概超绝，沉下脸不怒而威，大汉不敢放肆，恨恨地退回原处。

另一名大汉上前解围，抱拳一礼含笑道：“老弟台请了。我这位二哥为人憨直，性情暴躁，得罪之处，尚请海涵，兄弟这儿赔礼。在下丁忠，奉主人之差，前来请老弟拨冗前往一行。”

“丁兄，贵主人是……”

“家主人与老主母在此落店，昨晚老主母身染奇症，连夜请来了郎中，服了两服药，今早不但病势毫无相色，反而转剧，目下已陷入昏迷境。听店伙说店中有位神医，主人急令在下前来敦请老弟前往诊断，务请赏脸。”

话说得客气，方大郎不好拒绝，点头凹：“好吧，在下且前往瞧瞧。但话讲在前头，是否能将贵主母治好，不敢断定。”

“老弟放心，请随我来。”

沙步衡哼了一声说：“方老弟，根本就不用理睬这种作威作福的人。”

方大郎却不在意，呵呵一笑道：“不瞒沙兄说，在下正阮囊羞涩，他们大概事有钱人，赚几个做路费，岂不甚好？”

丁忠两人领着他直入内院，进入一座客厅，厅内有一位穿天蓝色长袍的中年人，与一位美貌的中年美妇。两人端坐不动，冷然注视着来客。

丁忠上前行礼，禀道：“禀主人，郎中带到。”

主人略为颌首，抬手向方大郎道：“坐，你是郎中？”

方大郎也不讲礼数，管自坐下说：“不是郎中，略懂医道而已。”

“贵姓？”主人态度凌人地问。

“姓方。”

“在下姓丁，名伦。”

“久仰，久仰。”

“家母昨晚身体不适，请郎中前来诊病。”

“愿效微劳，只是……”

“只是什么……”

“在下的诊费甚高，丁爷不如另请高明。”

丁伦脸色一沉，沉声问：“什么？你想敲诈？”

“丁页言重了。在下尚未见过病人，尚不知所患何病？谈不上敲诈，永州府名医甚多，丁爷如果愿意，何不另请高明？”方大郎泰然地说完，离座向外走。

两名大汉闪出，当门一挡，手已按刀鞘，虎视眈眈。

“站住！”丁伦沉喝。

“诊费多少？”

“廿两银子，药费除外。”

丁伦哈哈狂笑，说：“诊费给你一百两，只好家母的病，另赏白银百两，甚至更多些。”

方大郎已怔，没料到对方如此大方，吁出一口气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下只要廿两，请领在下诊察令堂的症状。”

内间中，榻上躺着拥衾而坐的白发老婆婆，一位年轻的美貌少女，与一名侍女坐在床头，替病人轻揉眉心喝太阳穴，见了生人并不回避，显得十分大方。

“噢！这女娃儿好美，可惜那眸子太活了些。”方大郎盯了少女一眼，心中自语。

少女确实是美，桃脸桃腮，琼鼻樱唇，一双凤目黑白分明，流光四转，穿一双湖水绿窄袖子春衫，拖地长裙。绿绸子的春衫薄，曲线毕露体态极为动人。

中年人向少女挥挥手，说：“丫头让开，让郎中看看。”

少女离开床缘，目光不住在方大郎身上打转。

方大郎目不斜视，仔细地按四字诀详加检查，久久方离开卧榻，向中年人说：“年老气衰，受些瘴气，吃了些不洁之物，在下那儿有药，不必开单方。请派一个人随在下去取药，别忘了带诊费喝药金，共银三十两，两服药，便药到病除，但需好好调养三五日。”

“有劳郎中了。”少女竟然客气地说。

一名大汉带了银子更他回房，一面走一面冷笑道：“阁下像在打劫，诊费廿两，简直不像话。”

他也冷笑一声，说：“我这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的主人也没话说，你抱怨什么？”

“哼！你敲诈到辰州府丁家头上来了，早晚你。会倒大霉的。”

方大郎心中一动，脸色一变，沉着地问：“辰州丁家，是不是丁彪丁老爷子的家？”

“哼！你怎知道老主人的名号？”

“在下曾在辰州府行医。”

“难怪你知道老太爷的大名。”

“哦，刚才那位丁爷就是老太爷？”

“那是少主人丁伦。”

“老太爷……”

“不许多问。”

“好，不问就是，在下敲了贵主人三十两银子，你们老主人号称神偷，难道想将银子偷回去么？”

“哼！”

“要不就命鬼窃胡林窃回。”

“闭上你的臭嘴！家主人岂为了三十两银子向你动手？少臭美！”

“神偷鬼窃极少落单，他们俩也来了永州不成？”

“你多问了。”

方大郎虎目中泛现奇光，兴奋的神彩流露在外，呵呵怪笑道：“人逢喜事精神爽，赚了一笔，心中高兴，难免嘴会乱发问，休怪休怪。”

用药打发走派来取药的人，床上的沙步衡关心的问：“这些人嚣张已极，是何来路？”

“神偷丁彪的家小。”他欣然地答。

“难怪，是湘西八怪几个小辈。”

方大郎呵呵笑，说：“听说八怪中最年轻的是飞叉猺姑，年纪也在四十以上了。最老的神偷丁彪已年届古稀，快进棺材啦！沙兄看年岁，最多也不过二十出头，叫他们为小辈，未免名不符实？”

“武林无辈，江湖无岁；湘西八怪中只算江湖上的二流脚色，尽管他们在湘西高高在上。”

“论江湖英雄人物，湘西八怪确实不登大雅之堂。据在下所知，他们八怪联手，艺业亦难与九指狂乞论长短。而九指狂乞，又比云龙双奇差上一大截。云龙双奇之上，复又有宇内三剑。双奇的老二龙飞，就是三剑中四明怪客的得意门人。”

“那行疫使者艺业如何？”沙步衡问。

“听说他名列乾坤八魔，八魔的辈份与宇内三剑相同，在下不曾见过这些人，不敢妄论。”

“呵呵！老弟说话相当小心呢。”

“在江湖行走，不得不小心，祸从口出，说错一句话便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沙兄既然是江湖人，可知九疑山庄庄主八臂金刚童威的底细么？”

“咦！你知道童威其人？”

“此地的人都以这位湘南第一号人而自豪呢。”

沙步衡沉吟良久，说：“简要地说，八臂金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八魔之一，但为人亦正派，不算是大奸大恶的人。一年前，他到云南访友，遇上南沼遗民段诚，两人同时失踪。他们同时失踪的消息传出，原在勾漏山的天南双剑闻讯北宋，在大江南北网罗羽翼，要在九疑山创建天南门，不断派人前来潜伏，羽翼渐丰，时机将至，眼看九疑山庄附近，将掀起血雨腥风。老弟如果是天南双剑的人，听兄弟的劝告，早些脱出是非场。乾坤八魔彼此之间，固然也小有成见，但八臂金刚人缘甚佳，他的朋友岂会坐视？”

方大郎呵呵笑，说：“在下与天南双剑无关，相反的是，昨晚吓走了双剑的四个爪牙。”

“什么人？”

“江湖四凶。”

“什么？你居然能吓走那四个凶魔？我不信。那四凶颇有真才实学，比湘西八怪有过而无不及，你……”

“在下给了欢喜佛一枚制钱，自称是云龙双奇的妹婿，把他们吓走了。”他将戏弄四凶的事说出。

沙步衡大笑，笑不可抑，笑完说：

“见鬼！云龙双奇是两个人，怎会共有一个妹婿？四凶被双奇吓破了胆，

笑死人了，哈哈！老弟，四凶如果将消息传出，你的麻烦大了。”

“麻烦大了？”

“云龙双奇不找你才怪。”

方大郎淡淡一笑，眼中异光一闪即没，向外走，一面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怕什么？药我已交代店家按时辰送来，好好歇息。”

沙步衡一直留意他脸上的神色变化，看到他眼中突然闪没的异光，冲他的背影点点头，淡淡一笑自语道：“大丈夫恩怨分明，不愁无事可做了。”

方大郎出房走向走廊，廊柱下站着两名村夫打扮的人，正在有说有笑聊天。他毫无戒心地越过，做梦也没料到有人计算他。

“扑”——声响，背心挨了重重一击，接着，尖刀抵在他肋下喝声入耳：“你是方郎中？”

“你们……”

他右背骨夹缝的膏肓穴被制住了，浑身一软，

两村夫熟练地架体他，低声道：“乖乖不动声色向外走，声张则杀掉队。”

真不巧，廊后突然撞出一名店伙，大叫道：“你们是什么人？亮刀子绑架么？”

一名村夫见事机败露，猛地将方大郎扛上肩头叫：“走！上墙！”

“捉贼！方郎中被人绑走了，从院子里跳墙走啦！快追！”

追不上了，两村夫飞越院墙，一闪不见。

沙步衡到了房口，脱力地扶住门框喘息，急得额上冷汗直流，脸色苍白，无力追出。

喊叫声惊动了所有的店伙，后院长家的一众男女，各带了刀剑追出。

可是，小巷易于藏匿，已不见了贼人，偌大的永州城，到何处去找？

两村夫将方大郎藏匿在巷底的一座废园中，一人离开不久，带来了一只麻袋，将方大郎捆了手脚，塞上嘴方解开穴道，扛上肩大摇大摆走了。

辉山的西麓接近城根，有一列破草屋。两村夫带着人到了一座茅屋前，破门而入藏身在内。

不久，来了两名青衣人，接过麻袋出门。

方大郎手脚被牛筋索绑得结结实实，毫无反抗的机会，难受已极，包在麻袋中不见天日，不知身在何处，只知先后共换了五次人，最后听不到脚踩在石板路上的声音，人声已静，猜想必定已经到了郊外了。

终于，他被丢在坚硬的地面上，跌得头晕眼花，五内翻腾，耳听送他的人说：“三爷，人接来了。”

“打开提出来。”一个打雷似的大嗓门在响。

两名青衣人将他拖出麻袋。

“解开脚上的绳索。”大嗓门再叫。

这是一间青石为基地，上砌青确的宅院大厅，堂上共坐了五个像貌狞恶的人，中间那位大嗓门三爷粗壮得像头大牯牛，豹头环眼满脸横肉，血盆大口露出两排大板牙，佩了一把沉重的九环刀。

方大郎定下神，心中暗暗叫苦。

三爷不住向他打量，用大嗓门问：“你是方郎中？”

方大郎吃力地站起，摇头道：“在下姓方，但不是郎中。”

“你替杭州丁家的人治病，怎又不是郎中？”

“在下在江湖混饭糊口，信口雌黄敲诈那姓丁的人，如此而已。”

“不管你是不是郎中，你必须与咱们合作。”

“你们是……”

“在下天狼钟离奇。九阴丧门阳公手下五总管之一，你小辈听说过咱们么？”

“没听说过。”方大郎硬着头皮说，心中暗暗叫苦。

“走江湖的人，不知乾坤八魔的名号，那就放乖些早日退出江湖。说，愿与咱们合作么？”

“如何合作？”

“把神偷小辈的动静告诉我们。”

“我怎知道。”

“你要找借口留在他们身边，探查他们动静……”

“你们把他们捉来，岂不省事？”

“不行，捉了小鱼。大鱼便跑掉啦！”

“你的意思是……”

“留在他们的身边，做咱们的眼线。”

“这……”

“不答应便宰了你。”

方大郎转忧为喜地说：“要答应不难，在下有条件。”

“什么条件？”

“你们不能干涉在下的行事。”

天狼嗤嗤笑，得意地说：“好，一为定。首先，你要调查他们为何而来，来的人有多少，与那些人有没有往来，我派一个人与你联络，事无巨细，你每天都得将信息传出。”

“在下有何好处？”

“当然有好处，你不久将是咱们的伙伴，有用不完的金钱，有享不尽的女子。但你如果有异心，死定了。”

“好吧，在下答应了。”

“解绑，送方郎中入城，与五总管会合。”

三名佩剑大汉押着他动身，原来他们在城东南里余的阳和山下。日色近午，四人匆匆沿小径进城。

将近城门口，路旁一座茅屋旁，跳出六名大汉，其中之一赫然是八卦道人，吼声震耳：“好小子，是你！孽障，你完了。”

对方人多，他不想纠缠，向路侧撒腿便跑，奔向大南门落荒而逃。

八卦道人与七名大汉在追不舍，接近大南门。

真巧，丁伦带了女儿与八名手下恰好出城找线索，远远地便看到有人沿城根狂奔而来，后面穿卦袍的八卦道人，在里外便对看清。

“前面逃的是方郎中。”丁姑娘急叫。

“准备对付八卦道人。”丁伦怒叫，声传五里外。

方大郎不想在天狼的手下面前暴露身份，因此撒腿狂奔落荒而逃、从容而遁故意引老道狂追。

鬼使神差，碰上了丁伦带著人出城找线索。丁伦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好郎中替乃母治病，郎中竟然在光天化日下，被人入店掳走，这件事岂同小可？一家子立即出动，知会所有的朋友彻查全城。可是城内音讯全无，便分别出

动寻找线索，恰好碰上了。

丁伦认识八卦道人。知道不难应付，但怕来不及赶上，因此故意大声呼叫，便阻止八卦道人紧迫。

丁伦的女儿叫小欣，接口道：“爹，八卦道人听说已和笑无常爷爷结为知交，他是不是帮我们找人的？”

“见鬼，笑无常只想谋夺水西栈房，他才不会帮助我们找人呢。”

众人向前急赶。渐来渐近。

八卦道人理会丁伦的警告，仍然放眼狂追。

方大郎却心中嘀咕，忖道：“如果让他们双方照面，八卦道人必定拆穿我的底细，岂不糟透？我得将他们引开。”

他折向往南逃，钻入一座树林，如飞而遁。

树深革茂，视线被阻。他钻入草丛，暗忖道：“先看看他们是否冲突，再定行止。”

两群高手各追一路，并未碰头。

他追随在八卦道人八位好汉后面，远出数里外到了潇江边。

丁伦一群人，早已向西走了。

八卦道人站在江边的岩石上，用目光搜寻，向一艘下航的小船高叫道：“船家，看到有人过江边么？”

船头掌篙的船夫摇摇头，也亮声道：“没有，刚才有一位褐衣人，沿江向东走啦！”

八卦道人举手一挥，向东沿江向上追。

方大郎不再追踪，笑道：“已经是午间了，饥火中烧。回城去也。妙哉！这一来，永州目下的形势，我已摸清大半，受了一些苦，值得的。”

他沿江岸下行，找到一条小径，信步而行，算行程方向，到了水西门不需半个时辰。

一面走，他一面想：“看来，八方风雨会永州，有热闹可看了。天南双剑在此地放上一把野火，湘西八怪全被引来，乾坤八魔也来插上一手，不知是否能将云龙双奇引来？”

水西门的河滩泊了三四十艘大小船只，城门口的码头左右人声嘈杂。有十多艘小舟靠平政桥系缆，那是游江小客艇。平政桥是通广西的要津，官道向西延伸，经过两里外的西山。

距西门城门口尚有百十步，身后传来了有节拍的“嘿哟嘿哟”每两名扶子抬一篓山货，鱼贯而来。原来是一艘上游下来的船，正在下货。

他紧走两步，在前面的坡道让在一旁。路侧站着五名栈房伙计打扮的人，见他向后退，一名伙计不耐地伸手将他向前一拨。

他不曾提防，身不由己向侧挪，不小心撞向第二名伙计，上身一颠。

这个伙计大概是个从不饶人的家伙，扭身手肘一顶一拨，而且脚跟伸出。

他起初不曾提防，等到被第一名伙计一拨之后，已经提高的警觉，岂会再上当？自卫的本能令他全身起了反应，迅速地站稳马步。

店伙的手肘像是撞在铁柱上，脚反而被他的脚所绊住，立脚不牢，“哎”一声惊叫，扭身便滚。

这是一处斜坡，店伙这一滚，滚得真妙，骨碌碌滚下水石城滩下的码头，“扑通”一两声水响。成了落水狗。

方大郎一怔，白语道：“咦！这人怎么存心计算我？”

另四名店伙吃了惊，大感意外，被绊的人无恙，而且有意绊人的人却滚了河，怎不意外？

码头水并不深，下水的店伙狼狈爬起，愤怒如狂地向上奔。一面怒叫：“婊子养的！你该死！”

方大郎一看不对，一个外乡人在码头上与本地人冲突，有理没理都得倒霉，心知将闹得不可收拾。他撒腿便跑，奔入了担夫的行列，奔向城门。

“快抓住那家伙。”有人大叫。

叫打声大作，登时便引起四周的应和。

前面的担夫回头一看，看到了奔来的方大郎，一看穿便知不是码头上的人，立即放下货篓，伸出巨手劈面便抓，喝道：“你给我……”

方大郎不得不自卫，被激得火起，接任抓来的手，大喝一声，扭身便摔。

“哎呀……”担夫狂叫着摔倒，也向下面滚。

前面那位担夫大吃一惊，火速抽出扁担，大喝一声，拦腰便扫。

方大郎一不做二不休，闪电似的抢入，对方的扁担尚未扫到，他已贴身切入，一手拦住扁担，“扑”一声一掌劈在对方的颈根上，再用手一拨。这位仁兄也倒了。

夺得了扁担，如虎添翼，他不再逃避，把心一横，蓦尔回头，抢到四名店伙，大喝道：“你们都给我下去。”

不等四店伙有逃的机会，扁担一抡，只听到狂叫声震耳，四名店伙像狂风所催，纷纷地倒向下滚。

最初下水的是那位店伙尚差四五步方可上来，这时骇然变色，僵在原地不敢上来了。

方大郎用扁担向对方一指，厉声道：“你这臭婊子养的，你敢欺负我外地人，用脚绊我取乐，绊我不倒你自己却失足跌倒，竟喊打喊杀纠众行凶，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上来，大爷要打断你的狗腿。”

码头两端的人蜂拥而至，叫喊声大起。

店伙不敢上前，大叫道：“这家伙行凶，快捉住他。”

方大郎突然冲下，伸手便抓。

店伙扭身避爪，一拳反击，反击甚快。“噢”一声响，一拳击在扁担上，痛得呲牙咧嘴。

方大郎出手如电，一手勾住对方的颈子，拖死狗似的向上拖。

上面吼声震耳，五六名担夫五六根扁担攻到。

他右手的扁担左挑右拨，人凶猛地冲啦，如同虎如羊群，六名担夫的扁担全部脱手，倒了五名。

“谁敢再撒野。大爷要他死！”他大吼。

吼声如炸雷，奔近人皆感到心向下沉，脑门动炸，情不自禁纷纷倒退。

倒了五名担夫，连滚带爬鼠窜。

人声鼎沸，有人叫：“快让开，八爷来了。”

方大郎不理睬，将落汤鸡店伙放倒在地，一脚踏住，插上了扁担，先撕掉对方的上衣，“啪啪啪啪”先赏了对方四耳光，厉声道：“你这养汉婆养的杂种，无法无天可恶已极，大爷要拆了你的骨头，掏出你的眼珠，敲掉你满口大牙，看你还敢不敢横行霸道？”

“饶命……”店伙狂叫。

人从一分，进来一个赤着上身的粗壮大汉，双手叉腰人喝道：“住户，不许行凶。”

方大郎虎目怒睁，沉声问：“阁下，你是来讲理的？”

“八爷有话问？”对方大声答。

“不想讲理？”

“捉你再讲理。”

“你贵姓？”

“八太爷姓胡。”

“不姓王？你该姓王，便是王八了。”

“婊子养……”胡八咒骂着冲上。

方大郎一声怒吼，抓起店伙来一记“山东大擂”，飞旋扫击。

胡八大惊，向后急退。

“接着！”方大郎怒吼，把尖叫着的店伙向前掷出。在惊叫声中，“扑通通”压倒了五六个人。

他拨起扁担，疯虎般向前抢，分心便捣。

胡八自以为了得，左盘急拨扁担，想斜身切入。岂知手刚拨中扁担，小臂“吱”一声突然断裂。

方大郎丢掉扁担，揉身枪入，“扑扑”两掌劈在胡八的胸口上。

“哎……”胡八厉号着砰然倒下。

抢入一名大汉，扁担凶猛地迎头便劈。

方大郎手将扁担捞住，手一抖，大汉虎口迸裂，侧冲丈外仰面便倒。他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扁担一伸，自语道，“一不做二不休，要闹就大闹一场吧！”

他正要冲入人丛，蓦地河下传来一声银铃似的悦耳娇喝：“壮士请手下留情。”

接着，是另一个清亮的口音叫：“再打要出人命了，施主息怒。阿弥陀佛！”

他只感澎湃的气血神奇地静止下来，灵台一清，放下扁担徐徐转身向上看。

河下泊了一艘中型客船，但在潇湘两河之上，已算是相当大的华丽客船了。舱面上，站着一位慈眉善目年约花甲的老尼姑，身材中等，在匀称的五官中，仍可看到昔日的风华，灰袍飘飘，手扣念珠，含笑向上注视，依稀有出尘之概。

老尼的左后侧，站着一位美得令人目眩的少女。三丫髻馆了三朵珠花环，白玉耳坠温。

莹洁光润的瓜子脸蛋红馥馥，春山眉下那双亮晶晶钻石般明亮的大眼睛，罗衣胜雪，衣裙飘飘，一身白，白得不杂灰尘，白得不沾丝毫俗气。

山清水碧，白裳，她显得那么鲜明，那么脱俗。

他似乎看到了一道炫目的光华，看到了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他屏息住了，下意识地丢了扁担。

“这位姑娘不是人，而是食人间烟火的仙子。”他戾气全消，心潮汹涌池想。

少女的后面，是两名十分出色动人的十四五岁小侍女，和一位和蔼可

亲的中年仆妇。

除了老尼姑只外，主仆四人穿着并不华丽，佩饰亦少，没有珠光宝气相衬，但予人的印象是清新脱俗，贵而不华，高贵阳雅的风华令人自感形秽，高不可攀不敢亵渎，甚至令人不敢正视。

他吁出一口长气，平静地说：“在下并不想逞血气之勇，这里确是需要一位讲理的人。”

老尼不住颌首，和蔼地说：“贫尼已目睹一切，施主已尽了力，但……”

“在下不再与他们计较，大师尽可放心。”

“施主可否上船一叙？”

“不敢打扰，谢谢。”

人丛有了动静，一名大汉排众而入，惊道：“咦？那不是方大郎方爷么？”

方大郎闻声转身，笑道：“原来是徐师父，也想向在下出手么？”

徐师父是唐二爷唐安所带领二客栈六武师之一，赶忙抱拳行礼欠身恭敬地说：“方爷言重了，在下天胆，也不敢得罪方爷，在下听说有人在码头闹事……”

“贵码头的人真凶，在下路经此地，平白无故有人叫打，如不是在下略识武技，恐怕早已被打死了。”

徐师父怪眼一翻，环目四顾，沉下脸问：“睡挑起的？站出来给我看看。”

众人变色后退，没人做声。

“是谁？还要我请你出来么？”徐师父沉喝。

一名扭夫脸色苍白地说：“是茂源栈的五位伙计。”

“是蔡四那几个人？”

“是……是的。”

“他们呢？”

“被打伤了，走啦！”

徐师父哼一声，向方大郎说：“方爷，请随我来。”

“徐师父的意思是……”

“方爷，你昨天救了三栈的人和货，其中就有茂源的人货在内，他们竟然不知感恩，今天居然敢在码头上恩将仇报向你递爪子，我们找他讨公道。”

“算了，在下不愿追究。”方大郎泰然地说。

徐师父吁出一口长气，堆下笑道：“三爷昨天曾经派人打听方爷的下落，可惜毫无消息，总算让兄弟我着了，走，请至敝栈小坐。”

“这……”

“三爷思念殷切，方兄务请屈驾。要不兄弟就派人去通知三爷……”

“好吧，徐师父请领路。”

两人来到了泰和栈；消息立即传遍六家栈房，首先赶来招唔的是茂源栈东主蔡熊飞。

蔡东主人才一表，年约半百，倒是个爽直人。

唐安听说来人是方大郎，急急出迎长揖地行礼，欢天喜地将人引至客厅，立即派人至内堂请东主堂叔唐鸣远出厅会客。

唐鸣远年已半百，精壮结实像貌堂堂，闻报急步出厅，一看是一位文质彬彬的人，反而楞住了。

唐安赶忙替两人引见，说：“叔叔。这位便是帮助我们吓退笑无常的方兄方大郎。如果不是他用机智激起贼人火拼，我们三栈的人恐怕凶多吉少。”又向方大郎说：“这位是堂叔。兄弟返店之后，将昨天的事禀明，家叔立即四出派人寻访方兄的下落，以便亲迎致谢。”

唐鸣远含笑肃客就座，亲自接过仆人送来的香茗奉上，兴奋地说：“方老弟昨日仗义相助，思比天高，区区因不知老弟的去向，未能亲自谢意，正深感不安呢。舍侄年轻识浅，而李师父却又刚愎自用，居然只顾自己逃命，没将老弟台请至小店，真是不识大体，老弟台在何处安顿？”

“在悦来客栈……”

“哎呀！你怎么住到那么偏僻的小店去了？难怪怎么找也找不到了。安侄，快带人去将方爷的行李取来。”

“唐东主……”

“在下此地倒还宽敞，委屈老弟暂且安顿。”

“不！唐东主……”

唐鸣远呵呵笑，抢着说：“请不要叫我东主，托个大，我称你一声贤侄，不知有否不妥？”

“唐叔，不是小侄不愿前来打扰尊府，而是客店中有一位落难的旅客，需要小弟照顾……”

“那还不简单，一并将他接来了。”

“唐叔……”

“如果贤侄认为我这人尚可相交，便请不必客气，客气太过份便是矫情，请恕我言粗人口没遮拦，我是诚心的，请看在……”

话未完，厅外笑声震耳，有人叫：“好啊！老唐，你就把大恩人往屋里一藏，也不派人知会一声，你是何居心？”

唐鸣远离座迎客，笑道：“熊飞兄，贵客刚刚请到，你穷叫什么？来，见过方贤侄。”又向方大郎说：“这位是茂源栈的东主蔡熊飞，倒是个直肠宜肚的莽汉。”

蔡熊飞一怔，讶然问：“什么？你称他为贤侄？你这老囚从哪儿攀上的亲家？喝！邪门。”

唐鸣远仍在笑，说：“你别少见多怪，方贤侄最多不过及冠之年，而我已五十开外的人，为表示亲近，托个大称他一声贤侄，有何不可？”

蔡熊飞怪眼一翻，似有所悟地说：“老狐狸，你心怀叵测，没安好心。”转向方大郎长揖为礼，笑道：“区区蔡熊飞，刚才伙计们在江边冒犯恩公的虎驾，多有得罪。区区已令管事在店中备宴披红，为恩公陪礼，等会儿务请移驾敝店，不胜荣幸。”

方大郎感到有点面熟，笑道：“蔡叔，这件事不提也罢，一些小误会，惊动街坊反而不妥，再就是如不见弃，称小侄的姓名可也，恩公两字，叫得太过生分啦！”

“那……那么，委屈贤侄了，等会儿……”

唐鸣远一蹦而起，怪叫道：“老蔡，你是什么话！人可是我请来的，你居然耍花枪要从我屋子里将人请走，是不是欺人大甚？不行，你得得起客，我就不如你不成？你少打如意算盘。安侄，快去店中将方贤侄的行李取来，快！”

方大郎赶忙说：“两位大叔请听我说，不瞒你们说，小侄在店中有了麻

烦……”他将落店后的经过说了，最后说：“为了管闲事，小侄招来了这些麻烦，那姓丁的是湘西八怪神偷丁彪的儿子，没替他将病人治好，他怎肯放我走？而迫我合作曲九阴丧门的爪牙天狼钟离奇，又岂肯善了？八卦道人显然也不认栽，后果难以预料，这些穷凶极恶的江湖凶魔，手段残忍恶毒，你们有家小时生意人，决难与这些妖魔鬼怪对抗的。因此，你们的盛意，小侄心领，小侄必须静下心与他们周旋。”

所有的人，皆脸色大变，心惊胆跳。唐鸣远一咬牙，说：“我已料到咱们湘南将遭大劫！永州府必定首当其冲，巨变将生。既然他们威胁咱们的生存，咱们只好全力一拼，今晚召集全城乡绅组成保乡团，报清官府出面驱逐这些凶魔出境，我不信他们敢与官府斗法……”

“不可！”方大郎急急阻止，苦笑一声又道：“惊动官府，小心他们恼羞成怒行凶报复，后果可怕。小侄认为，除了那几个希望控制六大栈号的人外，其他的人皆与九疑山庄有关，你们只须集中全力对付计算你们的人，最好在近期内暂时不必派人外出，等风声过后再说。”

“这……”

“风声正紧，有此必要。江湖人不会永在一地逗留，早晚他们会走的。”

唐鸣远微现沉思。

这时蔡熊飞扫视一眼，看看方大郎，说：“实是高见。现在请方贤侄驾临敝店，熊飞略表寸心之敬意。”

方大郎沉吟地说：“这……”

唐鸣远立刻急忙说：“熊飞兄，就先在在下便饭吧。”

蔡熊飞苦笑一笑。

唐鸣远命店伙摆上酒菜，众人入座。

主人敬酒后，蔡熊飞为感谢救货之恩，趋身上前说：“贤侄请受我一拜。”

方大郎伸手急扶，急道：“使不得，大叔请勿折了小侄的岁寿。如果再客气，小侄坐不住，只好告辞了。”

“方贤侄……”

“小侄是个江湖流浪的人，孤家寡人毫无顾忌，而诸位却犯不着冒险与那些亡命之徒斗狙，目下休们唯一须着意防范的人是天南双剑，除了将重要的家小立即搬至城里之内，便是停止远行进货销货。不然，后果可怕……”

“贤侄是天下闻名的云龙双奇的妹婿……”

“呵呵，小侄只是信口吓唬吓唬四凶而已。云龙双奇一姓云一姓龙，皆是大名鼎鼎的武林世家，不可能同时以妹嫁我，对不对？”

“哦！不是当真的？”唐鸣远问。

“当然是假的，不然怎么轻易地将四凶吓走？小侄不能久留，订扰唐叔一顿午膳之后，便须返店，还得设法应付那些凶魔呢。”

悦来客栈中，沙步衡被丁伦派人加以监视，等候方大郎回店。

沙步衡病毒尚未离体，心中十分焦虑，眼中不时涌现怨毒凶狠的寒芒冷电，假使丁伦知道他眼神的含意，必将在梦中也会发抖。

未牌末，方大郎在众人焦急的等待中突然出现在房中，进来容易出去难了。

他并不知房中有人等他，喜孜孜地大踏步入房，首先到了沙步衡的床位前。

沙步衡听到脚步声，抬头一看，不由大喜过望，但也颇为焦急地问：“咦！老弟台平安回来了？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丁家的人故弄玄虚？”

他在床畔坐下，将沙步衡按下躺好，笑道：“这件事与丁家无关，虽然他们也是需要我的人。”

“怎么回事？”

“九阴丧门的党羽。”他低声道。

“咦！九阴丧门也来了？见到他么？”

“是一个叫天狼的人，派人绑架……”

“咦！这些该死的家伙，可恶。”

“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再耽心啦！等你病好之后，我也该走了。”

沙步衡伸手紧握住他的手，颇为激动地说：“方老弟，萍水相逢，多蒙你仗义援手，这份情义值得珍贵，我……”

“呵呵！沙兄……”

身后人影急闪，丁伦脸上涌起了如释负重的笑容，欣然问：“恭喜老弟台脱险了，但不知老弟因何与那八卦道人结怨，他为何要派人绑架于你？”

方二郎拱手为礼，笑道：“在下前来府城，途中遇上水西门六货栈的货担，因而结伴同行，在潇湘镇东面山坡，碰上八卦道人与笑无常，贾家五虎等歹徒行动，在下将货主的金宝丢出，引起他们互相争夺火拼，八卦道人因而迁怒在下，如此而已。”

“哦！原来如此。这样好，在下请老弟立即迁至内院，以策安全。”

“这……”

“在下聘请老弟为舍下医士，今后老弟将是吾家司命。”

丁伦客气地答。

方二郎心中大喜，却欲擒故纵，颇感为难地说：“丁爷，在下既不是郎中，也不是济世的材料。同时，在下浪迹江湖，有事待理，我有我的前程与抱负，怎能担任尊府的司命？”

一名大汉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阁下，恐怕你不得不屈就了。”

“这……”

丁伦淡淡一笑，温和地说：“老弟，当然在下不能太委屈你，只要你肯屈就，你将是舍下的客卿身份，尚请三思。”

“这件事……”

“老弟，这件事不需从长计议，不必多加考虑。老实说，目下老弟的处境十分危险，那八卦道人为人阴险毒辣，见讫必报，除了跟随在我身旁，你别无选择。”

“那八卦道人与笑无常是一伙，而笑无常与令尊神偷皆名列湘西八怪，在下不得不怀疑阁下与八卦道人串通来计算我。”

“老弟但请放心，在下正派人寻找笑无常，要求他放过老弟，但老弟如果不肯屈就……”

“能给在下半天工夫决定？”

小欣一直在旁含笑注视，这时突然接口道：“方大哥，请相信家父的诚意。”

方二郎堆下笑，注视着她说：“看来，在下已别无选择了，姑娘是……”

“我叫小欣。家父无意相害，只是你目下的处境，确是十分凶险……”

“好吧，欣姑娘大概不会危言耸听，在下决定应令尊之聘，但不知令祖

是否同意呢？”

丁伦呵呵笑，接口道：“老弟请放心，家父经常在江湖行走，行踪如迷，湘西八怪任何一人的行踪，即使他们的亲人也不知了落，舍下的事，我做得了主。老弟既然概允，那么，请移至内院安顿以策安全。”

方大郎拍拍沙步衡的肩膀，笑道：“沙兄，你请放心，无论如何，我得照料你痊愈了，晚间我再来看你。”

沙步衡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沉静地说：“谢谢你，你放心走吧。”

方大郎带丁行囊，随丁伦父女走了。就这样，靠老天爷帮忙，他接近了神偷一家老小。

诊过了丁母的病况，他再给丁母一些药物，交代仆妇如何调理，方返回侧厢的客房。

小欣姑娘在走廊上拦住了他，灵活的明眸中充满了神秘的笑意、笑盈盈地说：“方大哥，到后园去走走，怎样？”

他欣然一笑，说：“恭敬不如从命，有女同行，深感光彩。”

“咦！你这人不老实呢。”小欣颇感诧异地说。

“老实？老实就不用做江湖人罗。”

小欣走在他在前。他嗅到阵阵发自少女胴体的特有幽香，颇令他神移。

两人走向院后幽静的小园，园角有一道门，通向草木葱茏的辉山。小欣转过螭首，顽皮地睥睨他，笑道：“方大哥，你的气质，风标，皆说明你不是等闲人物。告诉我，你不是不认为我是神偷的孙女。所以也是低三下四的女贼，所以看不起我而出言相戏？”

他心中一跳，笑道：“好姑娘，你想到何处去了？不瞒你说，我并不是什么好人，好人便不会敲诈病人，对不对？人的外表是靠不住的。”

小欣噗嗤一笑，摇头道：“你这人很神秘，家父已查出你的底细了。”

他心中一跳，但泰然说：“令尊当然不是等闲人物，父是英雄儿是好汉，你也了不起，但不知查出在下什么底了？”

“你闯的祸太大了。”

“什么？”他屏息着问。“你为何要冒充云龙双奇的妹夫？”

他心中一宽，轻松地碰碰小欣的肩臂，笑道：“不抬出唬人的身份，怎唬得住人？”

小欣粉脸突涌配红，被他那轻轻一碰，碰得心发慌。一个怀春的少女，面对一个出众的英俊少年即，一见倾心并非奇事，这挑逗性的碰，令她如心中电触，芳心跳动加剧，浑身起了奇异的变化，只感脚下似乎发软——，有点举步维艰。

方大郎倒没多大感觉，他是有意接近，想从姑娘口中套出一些消息，有意挑逗。却不知后果如何严重。少年男女，女的比男的成熟得早些，十六岁的小欣，出身于江湖神偷世家，久走江湖见多识广，成熟得早并非奇事，早解风情并不足怪。怎禁得起钟情的男士挑逗？

相反地，方大郎年方十八，自幼寄情山水，出身书香世家极少与异性接触，要不是仙人峰血案令他饱历凶险，身心趋于成熟，他还是个大孩子，根本不知情滋味。这次他有意在姑娘口中套消息，心有所属再不知天高地厚，忘形地挑逗起姑娘的情火而不自知。

他见姑娘低首无语，又问：“欣姑娘，为何不说话？”

小欣一惊，赶忙定下神，说：“那云龙双奇两个人，皆有一位如花似玉

的妹妹，你这一来，日后麻烦大了，云龙双奇岂肯轻易放过你？”

方大郎惊然而惊，呆住了。

“方大哥，你怎样了？”小欣讶然问。

“我……我是无意的，我怎知道他们真有妹妹？”他惶然地说。

小欣反而笑了，说：“瞧你，胆子怎么吓破啦？云龙双奇并不可怕，天下茫茫，他想找你谈何容易？这次龙飞到了湘西，不知是否冲八怪而来，鬼撞墙似的乱闯，却不知湘西八怪一个也没在湘西。”

“哦！其实我也不用怕他们两人，我一个无名小卒，谅他也找不到我。欣姑娘，令祖目下怎样了？”

“上月听说在江西；现在不知到何处去了。”

“湘西八怪都不在湘西，而贤父女却到了湘南，到底为了何事？湘南目下群雄毕集，风雨飘摇，难道与贤父女有关？”他一面说，有意靠在姑娘的肩旁了。

小欣有点意乱情迷，想避开，却又身不由己，反而倚近他身旁，偎近了他的肩膀，迷乱地说：“听说九疑山庄的童庄主已经死了，大家都希望前来看看风色。方大哥，你……你也是前来看风色的？”

“方大哥，自古英雄出少年，天下是闯出来的，千万不可自卑，我……”

“你的野心不小哩！”

“谁不想出人头地？有一天，我会不让须眉，名震天下。”

“你……你一个女孩子，办得到么？”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如果不乘着年青时多看看多历练，庸庸碌碌过一生，非我所愿。”

“你打算如何看？又如何历练？”

“劫富济贫，啸傲江湖。”小欣兴奋地说。

方大郎默然，他觉得这小女孩的想法可怕而天真；

“方大哥，你怎样了？”她满怀希冀地问。

“我不是江湖人，不敢妄论。”

“你能吓走四凶，击倒欢喜佛；可知你的艺业根基不差，机智过人。方大哥，你肯陪我在江湖历练么？”她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他，兴奋地问。

他挽住她的手臂，笑道：“你这种想法，我不敢苟同。我一个男子汉，已经感到江湖不易混了。”

小欣只感到被挽住的手，连同身躯突然发生一阵奇异的震颤与痉挛，心跳加速，热流迅即通过全身，嗯了一声，整个娇躯无助地倚入他的臂弯里了，呼吸不平静，粉颊红得像是怒放的山茶花。

她激情的反态，立即感染了方大郎。他感到小欣体内所散发的热力与幽香，令他体内起了奇异的变化，神奇的感觉如电流般迅即透过全身，气血开始翻腾。

这种生命的本能变化，令他悚然而惊，猛地手一松，深深吸入一口气，讪讪地避开小欣火热的大眼睛，说：“这里已是山区，回去吧。”

小欣依依不舍地站稳娇躯，羞怯地说：“还……还早呢，我们到山上走走。”

“不，回去吧，走。”

他温柔地一拉她的衣袖，徐徐转身，到了角门。他送小欣进入，说：“姑娘先走一步，我片刻后再回去。”

小欣羞涩地一笑，怀着兴奋奇妙的心情盈盈而去。他盯着小欣的背影发呆，悚然地想：“我不能再陷下去了，在未曾看到神偷之前，万一料错了，岂不害了这丫头？丫头春心动矣！我也有点意乱情迷，日后如何收拾？”

小欣的轻盈身段走动时，背影十分动人。他看着看着，突觉神意飞驰，小欣的身形突然幻成白色，河下小船上的白衣少女清丽出尘的幻影，替代了小欣。

他心潮一阵汹涌，脱口叫：“她……她是谁？她是……”

蓦地，身后传来了天狼的熟悉语音：“她是神偷丁彪的孙女，也是咱们所要的人。”

他徐徐转身，冷然注视着天狼与另两名店伙打扮的中年人，冷冷一笑道：“以在下的身份地位来说，很难完成阁下所付的重托。”

天狼桀桀笑，阴森森地说：“只有你方能成功，不可自甘菲薄。在下知道丁伦有女怀春，而又发现你阁下英伟俊逸宛如芝兰玉树，正好加以利用……”

“阁下，方某决不利用这位无邪的小姑娘。”

“由不得你了，我相信你不是白痴，你能利用的，不然，哼！替你自己的处境想想吧。”

“在下向丁伦设法，不残害这位小姑娘。”

“你变卦食言了？”

“笑知，在下人是按自己的意内行事。没有事，你请吧，再见。”

“你这厮不受教训是不会服贴的，拿下他。”

一名店伙打扮的大汉急跃而上。方大郎扭头便走，

大汉一声轻笑，一闪即至，伸手便点脊心次。

他猛地大旋身一手疾钩，神奇地搭住了大汉的腕门一扔一旋一抖，“蓬”一声大响，大汉前空翻摔倒在地。

这瞬间，天狼拔出九环刀飞纵而上，刀环雷鸣。

“当”一声响，九环刀坠地。

一名白衣人站在天狼的身右，纤手搭在天狼的右肩上。天狼僵立如死，张口结舌如同中魔。

8

天狼钟离奇明白地表示，要方大郎利用丁小欣探取消息，立即引起方大郎的反感，一言不合，天狼下令擒他，要迫他就范。

目前他已用不着顾忌天狼了，等大汉扑来，故意示怯转身逃走，引大汉放胆扑击，出其不意转身，将大汉摔倒，大汉的手就在摔动中折了臂骨，失去抵抗力。

天狼看出危险，拔出九环刀抢进。岂知身侧白影乍现，像是鬼魅幻影，一位白衣少女突然现身，看到人影人已欺近，纤手一伸，便扣住了天狼的右肩井穴，九环刀脱手坠地，人亦站在原地发僵，毫无反击的机会。

方大郎看到了白衣少女制住了天狼，也看到一位老尼姑扣指一弹，将

另一名店伙打扮的大汉击在地。

他吃了一惊，心说：“这不是河下小船中的白衣少女与老尼姑么？她们来得真巧。”

他抱拳为礼，笑道：“多蒙相助，感激不尽。”

白衣少女玉手一收，天狼直挺挺地倒下了。

老尼合掌顿首，淡淡一笑道：“贫尼与小徒乃是为了这几个歹徒而来，施主适逢其会而已，不劳言谢。”

少女嫣然一笑，颊旁绽起一双动人的笑涡，笑得好美，好文静，说：“贱妾与家师追踪这头狼已有十天之久，这恶狼行踪飘忽，在府城内外共建了数处秘窟，神出鬼没狡猾如狐，好不容易才被我们跟上了。听口气，壮士像是被害人呢，不知可否见告？”

“在下被他们派人潜伏店内，光天化日暗算掳走，胁迫在下合作，侦查抚州丁家的动静。”他回避对方那双令人想做梦的眼睛，沉静地说。其实，他心潮汹涌，有点手足无措，在一位令人心动的少女前，他感到局促不安，连正视对方的勇气都消失了。

“沅州府丁家，是不是神偷丁彪？”

“是的。”

“刚才那位姐姐……”

“她是神偷的孙女小欣。”他不假思索毫不隐瞒地答，连他自己也弄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壮士似乎不愿与天狼合作……”

“在下要依己见行事。”

老尼举步走近天狼，向方大郎说：“贫尼要将这头狼带走，施主有异议么？”

“在下毫无异议。”

“谢谢。”

“不敢当，人是贤师徒制住的。”

“如不是施主吸引他们的注意，还得多费手脚呢。施主贵姓？”

“小可姓方，大师上下如何称呼？”

“贫尼释慧净，那是小徒……”

话未完，园内突传来店伙的高叫声：“方客官，有客求见，请到前厅一行。”

方大郎抱拳一礼，匆匆地说：“对不起，小可告辞了。”

老尼注视着他远去的背影，向白衣少女低声道：“这人器宇超绝，不是池中物。”

姑娘轻摇螭首，惋惜地说：“与丁家的人同流，必定合污，可惜！”

“玉雯，你遽下定论，不是言之过早了么？”

少女恭敬地欠身道：“师父明鉴，徒儿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这位后生有一股权为出众的气质，不知何人调教出来的子弟，如加以琢磨，必成大器。”

“他确是与众不同。”少女玉雯粉脸泛霞地说。

“事实如此。”

“师父极少称赞人。”

“也是事实，世间的良才美玉确也不多。当然，你大哥也算是人中之龙，

但不够谦虚，锋芒大露，缺少温文宽宏的气质，这是他一大缺憾。”

这时，被方大郎摔断手臂的大汉已经清醒，以为老尼石徒俩不注意他的举动，悄然向侧方的矮林爬去。

白影一闪，玉雯突然出现身侧，冷此道：“停下！你还想走？”

大汉心胆俱裂，爬伏在地呻吟，惊骇地叫：“在……在下只……只是执……执役的人，饶……饶命！”

“你们为何胁迫那位姓方的人？”

“他……他足郎……郎中。”

“郎中又怎样？”

“丁家的人请……请他治……治病，甚……甚获信赖，因此敝……敝长上设法将他擒……擒住，要利用他接……接近丁家的人，以……以便侦查丁家各人的举动。”

“他答应了？”

“是的，但坚持要按他的方……方式办事。”

“你们为何要对讨他？”

“敝长上派……派束联络的人；尚……尚未搭上线，因此……因此亲自前来找……找他商量……”

玉雯冷哼一声，脸色一沉，她美丽的脸蛋不可爱了，罩上了一重寒霜，令人望之心寒。

她冷冷地说：“你们这批九阴丧门的走狗，没有一个好东西，全是心狠手辣，凶残恶毒的东西。你们在永州附近潜伏三月之久了，手上沾了多少血腥？”

大汉爬伏叩头，叫道：“姑娘明鉴，我们并……并未在附近杀……杀人……做……做案……”

“住口！远处做案难道不算？”

“这……”

“祁阳沉了五艘船，死了多少人？白牙市夜劫六大户，七名少女失踪，十九尸廿二命，算谁的帐？”

“姑娘明鉴，不……不是我，与……与我无关，我……”

“你不是主谋，却是天狼的左有手，操刀杀人皆由你们两人……”

“饶命……”

“饶你不得……”

大汉一声大吼，飞跃而起，向玉雯撞去，势如疯虎，情急拼命竟在贴身作生死一击。

白影一闪，姑娘已闪在一旁，反手就是一掌拂出，飞跃而过的大汉毫无闪避的机会，后颈被指尖拂过。

别认为这位少女年纪小，纤纤玉指能有多少力道？但大汉却禁不起一拂，指过无声，大汉的脑袋却突然失去支撑的力量，向下一搭。“蓬”一声大震，冲倒在矮林中，枝叶摇摇，压倒了一大片树枝。

“化了他们。”老尼慧净摇头道，老脸上涌起无可奈何，而又悲天怜人的情怀。

少女在绣囊中取出两颗丹丸，分别塞入两名大汉的口中，然后挟了人事不省的天狼，向老尼说：“师父，我们回船。”

“先找到仆妇，你一个少女怎能将恶贼带出城？走，从山北西角走。”

两人匆匆走了，两大汉子的尸体开始变色溶化。

方大郎随店伙到了客厅，一名中年人迎上抱拳施礼，笑嘻嘻地说：“是方老弟么？在下蔡福，茂源栈的帐房，东主熊飞是在下的堂兄。”

“哦！原来是蔡兄，久仰久仰。”他回礼笑答。

“幸会幸会。”

“蔡兄此来，有何见教？”

“无事不登三宝殿，请到外面借一步说话。”

“这……蔡兄请。”

蔡福肃客先行，两人出了店，直奔西大街。蔡福急走两步，一马当先到了本地永安酒楼，笑道：“楼上有雅座，请登楼小叙，在下有事请教。”

方大郎目下对任何人皆怀有戒心，但并不在乎，客气一番，径自大胆登楼。

不是进食时分，宽大的楼座空荡荡地。蔡福在靠窗处择座肃客就坐，命店伙送来两杯清茶，打发店伙离开，向方大郎笑道：“在下奉东主所差，有件事与老弟商量，务请不嫌冒昧。”

方大郎不知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笑道：“蔡兄有何见教。尚请明示。”

“老弟记得潇湘镇敝村松林中的事么？”

“蔡兄是指吓走四凶的事？四凶又到贵村生事了？”

“不是四凶又至敝村闹事，而是舍侄女芸姑的事。”

“哦！令侄女怎样了？”

“在下有句话，不知该不该问？”

“蔡兄请说，兄弟不会怪你。”

“老弟今年贵庚，已否娶妻？”

“在下虚度十八春，尚未娶妻。”

“那就好。”

方大郎一怔，笑道：“蔡兄的话没头没脑，到底……”

“呵呵！长话短说，在下想向老弟讨杯喜酒喝。”

“什么？”

“舍侄女已经来到店中，家兄一家子，都认为老弟对敝栈恩重如山，复冒险从四凶手中，救了舍侄女的性命，无以为报，甚感不安。舍侄女已经表示，感激老弟高义，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愿以身相报，愿为老弟执帚箕。家兄命兄弟前来探询老弟的意思，如果老弟不嫌舍侄女丑陋，即另请人执柯……”

方大郎连忙摇手，正色道：“兄弟救令侄女于无心，救之而掳为己妻，我可不愿被天下人耻笑。蔡兄，方某子然一身，天涯亡命，彼此门第不当，更怕挟恩要挟之议，此事断难从命，烦蔡兄婉传上覆令兄，请勿令在下成为无义之徒，谢甚。”

蔡福一怔，叹口气说：“老弟！这……老弟，千万不可顾忌……”

“蔡兄，不是兄弟有所顾忌，而是实情。”

“老弟浪迹江湖，终非了局，是么？如能在敝处落籍，以老弟的人才与智慧，加上家兄雄厚的财，与地方上的声望，相辅上成，成就可期。不难成为本府的名人缙绅，老弟何不三思？”

方大郎沉静地，神色肃穆地说：“贤昆仲错爱，兄弟感激不尽，但人各

有志，只能心领两位的盛情了。兄弟并非是江湖浪人，而是要完成一件心愿，了却一场公案，在贵地仅有短期逗留，任何时间皆可能离开，说走便走，无可留恋。”

“老弟，我不知你所说的心愿和公案……”

“此事不足为人道，请转告令兄。要是我有女儿，决不找一个来历不明，问题重重的江湖浪人做女婿，除非不爱自己的女儿。”

“噢！我……我不知该如何向舍侄女解释？”蔡福叹息着说。

方大郎淡淡一笑，说：“蔡兄用不着多加解释，只消告诉她，唐小虎爱她甚深，这就够了。”

“这……唐小虎为人暴躁，而且太狂……”

“呵呵！年青人谁不狂？不狂便是庸才，没出息的人才少年老成。兄弟该走了，请代向令兄致意。”

他告辞下楼而去，留下蔡福在座上发呆。

方大郎取道回店，刚折入小巷岔出斜街，便发觉后面有人跟踪，是一个脚下轻捷，以笠帽掩住面部低头疾走的村夫。

“你来吧，这次我可不会上当了。”他心中嘀咕。

脚下一缓，后跟的人逐步接近。

小巷前后无人，巷窄道小，人到了身后，要超越必将探身而过。

近了，来人到了身后，突然掀掉笠帽，张开双手抱住他的腰，奋力便摔。

他一怔，这人怎用上这种斗力的打法？

不由他多想，自卫的本能令他立即采取行动，千斤坠立地生根，扭身左肘斜撞，“噗”的一声击中对方的耳门，顺手向下一抄，捞住了对方的一条腿，向上一提。

“嗯……”对方松了手，仰面便倒。

他一把将人抓起，讶然问：“噢！小虎，你怎么了？”

暗袭他的人是唐小虎，耳门挨了一击，已是晕头转向七荤八素，迷迷糊糊地叫：“我恨你，我……我要打破你……你的头。”

脚步声急促，赶来了三个人，领先的人赫然是唐绮玉姑娘，另两个是仆人。

“哥哥，你……你怎样了？”姑娘惊叫，急急奔近。

方大郎将小虎放下倚靠在墙上，笑道：“我救了你的命，你却要打破我的头，好吧，把道理说出来听听。”

“你……你抢走了小芸妹，你……”

“废话！你简直昏了头。”

绮玉上前扶住乃兄，向方大郎幽幽地说：“蔡叔已准备请街东曾爷出面做月老，蔡福叔在永安酒楼邀你商量，要将小绮了妹妹许配给你。小芸妹妹是我哥哥青梅竹马的爱侣，哥哥怎受得了？”

“小虎，你这人真是愚不可及。”方大郎苦笑道。

“我要和你拼命。”小虎大叫，疯了般冲上。

方大郎拨开对方的手，叉住对方的咽喉抵在墙上，沉声道：“小虎，我不怪你。如果小芸不嫁给你，那可是你自找的麻烦。年青人太过刚强，不是太好的事，刚则易折。对女孩子必须刚柔并济，错了认错，一味无理取闹，那是愚昧无知，不足为法。我不赞成大男人向女孩子一味陪小心，但承认错

误并不丢人。那天你妒火中烧，表现得太恶劣，迫得她无路可走，你并没有甚么光彩；快去向她陪不是承认错误，她仍然是你的。不然，佳人将属他人，一切都嫌太迟。好自为之，老弟。”

小虎脸色苍白，嘎声道：“你……你是说我……我还有希望？”

“我已拒绝了这门亲事。”

绮玉一怔，不信地问：“你……你拒绝了？听说条件极为优厚，小芸妹妹有十万银子陪嫁，还有……”

他呵呵笑，说：“我目前虽是个囊空如洗的浪人，但仍不稀罕那十万两银子的嫁妆。有骨气的男孩子，会赤手空拳打天下，不然，在妻子面前便失去自尊，抬不起头。”

“那……你难道真是云龙双奇的妹夫？”

“我已经告诉令尊了，没有此事。你们如果传出去，保证你们有天大的麻烦。告诉你，不必再打扰我，一切靠你们自己，告辞了。”

回到客店，他先至沙步衡处看看。沙步衡的症状已显着减轻，精神大佳，欣然地问：“老弟，你像是很开心，是不是愿意做神偷丁家的司命？”

“当然，这次的机会太好了。”他也欣然地说。

“是不是因为神偷的孙女？”沙步衡似笑似笑地问，但口气并无调侃的成份。

“正相反，兄弟对位小姑娘只有利害关系。”

“那位姑娘不是很动人么？听你的口气，像是对丁家另有图谋呢。”

“不错。”

“是名？是利？”

“都不是。”

“是思？是仇？”

“很难说。”

“说来听听好不好？”

“事情尚无眉目，时机未至，恕我守秘。”

“为友分忧，我并非苛求，老弟。”

“这件事真像未明，我如果说出，证明我是个乱入人罪的冒失鬼而已。”

“哦！这人很固执。”

“执善固执，不算罪过吧？你不希望我明辨是非？”

沙步衡脸上一红，汕汕地说：“是非二字，要明辨委实不易，这世间很多事似是而非，谁耐烦花那么多功夫去明辨？吃力不讨好，苦了自己确是得不偿失，何苦来哉？刚才有店伙来找你，你会见客人了么？”

“会见了，到外面去走了一趟。”

“甚么人？”

“水西门六栈茂源栈的帐房，他要替我说一门亲……”他将经过说了。

沙步衡大笑：“老弟，条件如此优厚，你竟然拒绝，太愚蠢了，不是么？”

“人各有志，愚蠢就愚蠢吧。”

“那位蔡小芸是个母夜叉？”

“美如天仙，比神偷的孙女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弟，放弃这名利双收的机会，你会后悔一辈子，可惜。”

“呵呵！你如果愿意，我替你牵线，做个现成媒人，怎样？”

“可惜我没有你长得俊，人家姑娘爱的是你，你移花接木给人来个望梅

止渴隔靴搔，简直是岂有此理！呵呵！”

“沙兄一表人才，除了身材比我略差半分之一，论器宇风度，甘拜下风。”

“哈哈！别挨骂了，我这快入土的老头子叫……”

“沙兄，你对兄弟的医术不放心？今晚你如果余毒不下，兄弟从此不谈医理。告诉你，有我在，你想进士也进不了，阎王爷也不敢与我争人。哈哈！放心调养啦！我该走了。”

他回到后院，丁小欣不胜雀跃地等候着他，亲自领他进入客房中，有姑娘亲自派人采购的衣裤鞋袜，叫来一名侍女，迫着他更衣。

当他换了一身黑绿色劲装出到房外时，在外面等候的小欣兴奋得忘形地喝彩。身材健壮的人穿劲装，尤其是年青英俊的小伙子，穿了劲装更显得生气勃勃，英伟照人，难怪姑娘高兴得上天了。

他像是脱胎换骨，完全变了一个人，寒俭之气尽除，在威武中透露出三分温文的气质。

人是衣装，佛是金装，半点不假。

入暮时分，后院气氛一紧。

丁伦的房中，不断有神秘的客人进出。

方大郎一直在屋门附近徘徊，留意那些匆匆进出的访客，看是否有他希望见到的人，可是，他失望了，一无所获。

二更左右，他到了沙步衡的住处，招来一名店伙，给了店伙十两银子，伺候沙步衡方便。煎来最后一服药，给沙步衡服下，约一刻工夫，沙步衡泻下了一堆腥臭无比的秽物。

他净了手，打发店伙离开，向沙步衡笑道：“沙兄，恭喜恭喜，余毒尽清，病根已除，阎王爷冲兄弟薄面，不将你的姓名从生死簿上勾销，哈哈！我这郎中不错吧？今晚你还不能吃大鱼大肉，今后只消调养二两天使可行动自如，恢复健康了。”

沙步衡脸色仍有点苍白，但手上已有了劲，一把握住他的小臂，激动地说：“老弟，谢谢你，谢谢你。你从枉死城中硬把我拉回阳世，此恩此德没齿不忘，兄弟，我……我不知该如何向你道谢才好，也不知你希望我如何谢你。”

他呵呵笑，说：“沙兄，萍水相逢，济人急难，这是江湖人坚不移的信条。你不知道我的底细，我不知道你的身世，救你全出于偶然，此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存在。今后一别，各奔前程，天下茫茫，还不知是否有再见之期呢。”

他将廿两银子纳在沙步衡的枕畔，又道：“兄弟只有这点银子，送给你做盘缠。我该走了，珍重。”

沙步衡神色不住在变，沉静地目送他出房，久久，方长叹一声，喃喃自语道：“大丈夫恩怨分明，他施恩不图报，我岂可做负义的人？虽然我不是甚么大丈夫。”

他吃完床头方大郎留下的一方盆带药煮的粥，悄然而起。

客房中一灯如豆，左右五六名旅客四仰八叉地熟睡如死，神态令人望之生寒，鼾声此起彼落。

夜深了，快三更啦！

他略为活动脚，悄然出房，隐没在茫茫夜色中。

方大郎返回住处，吹熄灯火就寝。不久，窗门徐徐推开，他像一头狸

猫，蛇行鹭伏直趋丁伦的住处，沿廊道后行，三二十步便到了宙外。

这是内间的小客室，东西两端皆有长窗，建有结实的窗格，里面的窗扇糊了棉纸，可看到灯光，不见景物。他用一根小树枝，蘸了唾沫，伸入窗格小心翼翼的刺了一个小孔，小心地向里窥视。

他所占住的是西窗，窗外是个小天井。东窗外面是院子，院子里栽了些花木。如果有人想窥探室内的形势，以利用东窗的成份最大，进退容易，且易隐身。他却从西窗着手，似乎有点大逾常规。

他刚准备停留，东宙方向突然传来了三记击掌声。

窗上人影路摇，接着传出开窗的声音。

“请进，是常叔么？”是丁伦的声音。

方太郎的眼睛，凑近了小孔。

室内有五个人，丁伦夫妇、小芹姑娘、两名彪悍的中年人，每人皆带了兵刃。

窗门是一名中年人打开的，两名黑影飞掠而入。灯火摇摇，两名黑影的身法十分高明，落地不带丝毫声息。

是笑无常和八卦道人，两人都带了兵刃。

丁伦手虚引，笑道：“请常叔上座，八卦道长已光临赐教，欢迎。”

笑无常狞恶的脸庞上，挂着令人心惊胆跳的微笑，大刺刺地坐下说：“按到贤侄的口信，怎能不来？”

八卦道人不言不笑，冷冷地落坐。

笑无常的目光落在一旁安坐不语的两个中年人身上，颇为托大地问：“这两位朋友面生得紧，贵姓？咱们见过么？”

三角眼厉光闪闪的中年人冷冷一笑，说：“你我一在湘西，一在巫山，少见少见。”

笑无常脸色一变，不再托大了，坐正身躯正色道：“咦！两位定是巫山双煞了。”

三角眼中年人打个呵欠，懒洋洋地说：“区区白煞符威，穿白为证。”

另一位穿黑衣，脸色苍白带青的中年人也冷冷地说：“在下穿黑，黑煞申猛。”

丁伦赶忙接口道：“小侄这次湘南之行，是为神女峰无极丹士助拳。丹士老神仙希望在九疑山建一坐碧落宫，小侄奉命先至府城安排。双煞两位前辈，是丹士老神仙的座下使者。”

丁伦已是四十出头的人了，巫山二煞也不过四十上下，他竟称双煞为前辈，可知笑无常为何不敢托大了。

笑无常脸一变，问道：“贤侄，令尊来了么？”

“家父不是已到江西了么？”丁伦反问。

“在江西九江，咱们袭击九指狂乞，不但劳而而无功，反而几乎丢了老命。之后，咱们便分手各奔前程，愚叔以为他已回家了呢。”

“不曾见他回来。”

“哦！那么贤侄襄助无极老前辈的事，令尊并不知道了。”

“小侄有小侄的前程，家父知不知道，无关宏旨。小侄已将信息传出，希望家父接信后能赶来参商。”

“那……令尊肯不肯与无极老前辈合作……”

“家父谅也不至于反对。”

“贤侄将愚叔找来，不知有何见告？”

“听说常叔也在着手谋取六大栈……”

“确有此事。”

“小侄冒昧，请常叔暂缓动手，等笑侄动身前往九疑山时，常叔再动手并未为晚。”

笑无常低首沉吟，迟疑地说：“愚叔的事，与贤侄的事风牛马不相及……”

白煞符威哼了一声，接口道：“笑无常，你听清丁老弟的话了。”

笑无常一震，欠身道：“是的，听清了。”

“你最好记清了，听清是不够的。”

“这”

“丁老弟叫你暂缓动手，你就遵办好了。”

“这个……”

“你要我说第二遍？哼！”白煞的口气狂得令人受不了。笑无常却不敢发作，惶然说：“这件事，在下也作不了了主……”

“常叔与谁合作？”丁伦问。

“金眼雕黎襄。”

“金眼雕又是甚么人？”

“是赣南的绿林巨豪。”笑无常挺了挺胸膛说。

“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两位极少出川在江湖走动，自然不知……”

“你说在下孤陋寡闻？”白煞符威沉声问。

笑无常打一冷颤，凛然地说：“在霞并无此意，既然丁贤侄如此说。在下将话转告黎当家便了。”

“阁下告诉姓黎的。九疑山是咱门的势力范围，地属永州府，在永州府一州七县中，不许任河人安窑立寨建派树门。”白煞阴恻恻地说。

笑无常倏然离座，沉声道：“在下听清了，也记下了，这算是正式的警告么？”

“你已听清了，在下已经说得比青天白日还要明白，别弄错了。”白煞面容肃杀地说，一字一吐清晰明白，不容对方吴解。

“在下不会听错的，再见。”笑无常抱拳一礼说，举手一挥，八卦道人立即离座。

丁伦也离座送客，说：“还有一件事，上次碰上笑叔与八卦道长买卖的年青人叫方大郎。他已是小侄的人，请常权高抬贵手。”

笑无常嘿嘿笑，说：“贤侄比令尊强多了，果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愚叔怎敢不听？告辞了。”

白煞符威缓缓站起，阴森森地说：“笑无常，如果我是你，便离开水州。有多远就走多远。”笑无常脸一沉。冷冷地说：“常某会走的，至于何时走，如何走，那是我笑无常的事，不劳阁下越俎代庖，代为策划。”

“嘿嘿，在下也是一番好意。”

“呵呵！在下心领就是。”

两人跳窗走了，走得极为狼狈。

白煞等两人去远，方向丁伦说：“老弟，这小辈的口气，不像是天南双剑的爪牙。”

“前辈所料不差，常叔确是刚从江西回来，并未与天南双剑的人搭上线。”丁伦恭敬地说。

黑煞一直是最佳的听众，一直不曾发话，这时嘿嘿怪笑，接口道：天南双剑的来意，与咱们不谋而合。而金眼雕虽不会指明在九疑山设寨，但用意亦显而易见。目下三方的实力如何，皆讳莫高深，只消有一方做墙头草，必将左右逢源，可左右大局。

“不错，咱们不能轻视任何一方。”白煞慎重地说。

黑煞拈须沉思片刻，说：“湘西八怪中，丁老弟的令尊年高德助，名列八怪之首，如获令尊相助，不但可争取笑无常一些人，更可增长咱们的声势。丁老弟可否派人催请令尊火速赶来？”

“家父行踪如迹；平时极为小心，晚辈确是不知他老人家的去向，这……”

白煞笑道：“湘南风风雨雨，群雄萃聚，连笑无常也赶来了，令尊岂能置之不理？咱们不必耽心，他会赶来的。”

笑无常偕八卦道人匆匆离开客店，心中大恨，八卦道人为人阴险，说：“常施主，那巫山双魔狂做得令人受不了，亏你还有那么好的涵养与他打交道。”

“好汉不吃眼前亏，万一反脸，咱们人孤势单，还想不想活？”笑无常按着性子说。

“你就罢了不成？”

“罢？老道，你吃得下，我可咽不下这口气。”

“依你之见……”

“咱们先下手为强。”

“天南双剑尚未赶到，咱们两人也接不下一煞。金眼雕也仍在途中，咱们无法找到能接得下双煞的人。”

“这……这口恶气委实难消。”

“咱们何不找四凶？他们的主子天南双剑，另派有高手伺机而动哩！”

“这……好吧，试试看。”

“不用试，去找他们不会错。”

“好，走！四凶今晚可能到西门六钱，咱们名义上去助他们一臂之力，暗中也顺手牵几头羊，岂不甚好？”

“妙哉！走。”

他俩人身后，方大郎象个无形质的幽灵，紧楔不合，留意他们的一举一动。

两人商量妥当，干脆跃登屋面，奔向西门大街，不久便到了泰和栈大首屋面，立即隐霞身形。

“三更正了，不象有却静，怎么声息全无，难道他们今晚不来了？”笑无常低声道。

八卦道人向东一指，低声道：“瞧，那不是来了么？”

八个黑影分为两组，每组相距五六丈，一前一后如飞而至，纵跃如飞，声息全无。

先头四黑影到了，在泰源栈的正厅屋顶四面一分，隐身不见。

第二批人仅略为停顿，立即奔向内院。

笑无常长身而起，弹指发声三霞。

四黑影一惊，向下伏，有人发三下弹指声，并未现身。

笑无常与八卦道人并肩跃上对方伏下的瓦面，站在角檐旁高举右手，再弹指三声。

一名黑影徐徐现身，一步步走近，在三丈外方高举右手，戒备着接近至八尺左右，低声答：“那条线上的？”

笑无常不多客套，急急表示身份：“在下笑无常常天衡，与八卦道人，请矮仙翁葛老一谈。”

“原来是常兄，久仰久仰，但不知常兄有何贵干？兄弟双尾蝎劳公良。”黑影放下手道。

“劳兄，幸会幸会。”

“常兄是来夺咱们的买卖么？”

“正相反，诚意相助，并有消息见告。”

“是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劳兄请勿相疑，请相信在下的诚意。”

“好吧，姑且相信阁下。相助不敢当，些微小事，咱们办得了，可否请将消息见告？”

“劳兄可知神女峰无极丹土的消息么？”

劳公良嘿嘿笑，说：“无极丹土明后天可能赶到，他座下的四使者已到此多日。与阁下同列湘西八怪的神偷，已做了他的走狗。这消息下感到意外么？”

“这……劳兄的消息果然灵通。”笑无常暗暗惊心地说。

“咱们尚不知他们到底还来了些甚么人。咱们的盟友九阴丧门座下五总管之一的天狼钟离奇，已遭毒手被他们毁尸消迹，仇深似海。”

“哦！在下……”

“你如果不死心，相助姓丁的，将死无葬身之地。今晚咱们要替欢喜佛百戒和尚复仇，不需外人协助，你老兄请吧。”

“在下是诚意……”

“你走不走？”

笑无常自讨没趣，哼了一声，偕八卦道人扭头便走，碰了一鼻子灰。

远处潜伏的方大郎心中焦急，替唐家耽上了无穷心事，忖道：“事急矣！不如挑起他们火拼，也许可急救唐家，且可削弱他们的实力。”

他已看清东面几人藏身处，立即掩近，躲在瓦拢的暗影中，揭了一块瓦，观个真切、突然发瓦袭击。

笑无常与八卦道人，刚掠出把风人的警戒线。

“啪”一声暴响，瓦乍击中的那人的头侧，瓦片碎裂，力道恰到好处。

“有贼！”方大郎大叫，声如霹雳。

“啊……”被瓦片击中的人狂叫着向下滚，滚落一座天井去了，落地的声响动魄惊心。

双尾蝎则打发三名同伴跳下内院，闻声一怔，不由勃然大怒；以为是笑无常在捣鬼，怒吼道：“快追那姓常的恶贼和妖道，分头办事。”

声落，不顾一切往下跳。

泰和栈的伙计与武师纷纷惊起，乱得一塌糊涂。糟的是以为瓦面上有贼，却不知贼已侵入内。内院有女眷，伙计与武师在未发现贼在内之前，怎敢进去戒备？

双尾蝎与三名同伴早将地势摸清，跳下院子撞毁了内堂门，一涌而入，

宜趋内房，院墙外一声怒啸，三名武师越墙而入。最后一名黑影并未登堂入室，站在院子里看风，见有人跳入，一声长笑，左手疾扬，三枚透风镖化虹而飞。

“啊……”三名武师几乎同时狂叫着按倒在地。

三名武师冒失地越墙而入，落入院子，便被黑影用三枚透风镖一一击倒，毫无躲闪的机会，一明一暗，一静一动，出其不意出手，怎能幸免？

黑影并未登上院墙，仍贴在门旁候敌。三镖全中，这黑影确是了得。

蓦地，风生五步，黑影从天而降，方大郎到了，大喝一声，人未站稳瓦片已经出乎，飞击门旁的黑影。

黑影大惊，不知射来的黑压压的大型暗器是啥玩意，不敢接，向下一伏，抖手发出了一枚透风镖，并伸手拔剑，知道来人定是可怕的高手。

已经有人侵入内室，方大郎情急拼命，随瓦片飞扑而上，在瓦片震碎在墙上的刹那间，扑倒在阶上，射过了一镖。再次扑出时，黑影的剑尚未出鞘。

“蓬！扑扑扑扑……”两人倒成一团，双方皆出拳拼命，谁的气功到家臂力大，谁占便宜。

只滚一匝，人影倏分，倒地的黑影在狂号，跃起的方大郎已冲入内室，手中多了一把夺来的剑。

冲近内室，走道中灯火摇摇。唐鸣远与两名仆人，被一名黑影追得不住向后退，刀剑交击声震耳，三个挡不住黑影的一根判官笔，眼看要糟。

方大郎到了黑影的身后，猛地向前一扑，大声道：“接剑！”

速点速决，他必须运用机智，扑倒时方出剑，猛攻下盘。

黑影闻声知警，大喝一声，大旋身一笔急封。糟了！既不见有人，也不见有剑，身后没有人。

人在地下，扑伏在地看不真切，也来不及看，方大郎的剑，已刺入黑影的下阴。

黑影将判官笔一送，“噗”一声刺入右面的石壁，火星飞溅。接着是一声狂号，摇摇晃晃倒下了。

方大郎挺身而出，急叫道：“唐叔，我是方大郎，里面还有贼么？”

“小虎兄妹被两贼带走了从厢房跳窗走了。”唐鸣远急叫。

方大郎急退而出，跃上瓦面，向先前八黑影前来的方向急迫，飞越房舍如履平地。

把风的原有四个黑影，被方大郎击倒一个，另两个追笑无常与八卦道人，只有一人在屋上。见同伴从下面背了人退出，院子里也先后有武师登上瓦面。这位把风的跟了便走，不再把风了。

城西在闹贼，闹贼平常得紧，只有几个巡夜的丁勇闻声赶来，之外便是六栈房的武师与伙计跑出来捉贼。

三黑影背上了两个人，从北飞渡城关，向北落荒而走，不如身后有人狂追。

三人找到了小径，两里外村影入目。

方大郎已追近至三五十丈内他认识这座村，那是最早的一座城，目下叫泉陵村。汉朝时这里不叫零陵，而称泉陵（指永州府附廓零陵县）。泉陵村目下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但荆棘丛林中、散布着年代久远尚未塌垮的旧石屋，半埋地下成了狐鼠的巢穴，只要往这一带一钻，黑夜里找人太难了。

他心中一急，大叫道：“龟崽子别走，太爷来了。”

三黑影已接近村口，正向左抄出，接近废墟的灌木丛，闻声一惊，止步四望。

“你收拾他，我们带人先进去。”最前面的黑影说，偕另一背了俘虏的黑影如飞而去。

断后的黑影一声狂笑，拔剑迎上叫道：“不知死活的东西，太爷在等你送死。”

方大郎心中焦躁，一面冲进，一面留了心，一手抓断一把茅草藏在身后，挺剑冲进，“飞星逐月”剑化长虹而出，奋勇进击。

黑影一剑封出，“铮”一声火星飞溅，势均力敌，将攻来的剑震偏，抢进回敬一招“毒蛇吐信”，闪电似的指向方大郎的心坎要害。

方大郎怎敢缠斗？这时不是逞英雄的时候，救人如救火，不能有丝毫耽误。擒走小虎兄妹的两黑影已经远出百步外，即将进入废墟，他必须分秒必争。

他向侧一闪，险之又险地从剑尖前逸走，左手一扬，喝声“打”茅草掷出，如同百十根利箭，笼罩住对方的全身，罡风呼呼，劲气袭人。

黑影大骇，只看到一丛黑雨射到，不知是啥玩意，百忙中向佣一窜，并振剑自卫，恰好撞入方大郎预先等候的位置，等个正着。

方大郎的剑吐出，剑上风雷隐隐。内力已注入剑身，“嗤”一声贯入闪来的黑影的左肋。

他的剑一振，人即飞掠而出。

楞是，前面的两黑影已经不见了。

“糟！我该留活口。”他一面追一面暗暗叫苦。

追入废墟半里地，前面有物一晃。

“谢谢天！有暗桩，正好派上用场。”他不由地暗叫，立即向下一伏，先隐起身形，仔细地打量四周，看清地势，方蛇行营伏向暗桩探进。

废墟近江边一带林深草茂，荆棘丛生，一度尚称完好的石基旧磅建造的古屋，座落在灌木丛中。屋共两进，上面盖了新盖上的茅顶，里面有墙有壁，有窗有孔门框，而没有窗扇与门簃，仅用竹与草编成的帘子分隔各室。屋四周，共有四名警哨，戒备森严，不易接近。

前一进原有了二三十名高手，但今晚已有大半的人被派至各地活动，剩下的除了内外围的七八名警哨之外；已没有几个人在内住宿了。

后一进分隔为四间，两间住人，两间作为囚室。囚室内放，了六名男女，皆被绑了双手双腿，丢在草堆中。左男囚，右女囚，外面有一个警哨把守。室中亮起了灯，两黑影进入室中，将人向地下一丢。两人一是黑脸膛，粗眉大眼的中年人，佩了一柄蝎尾钩，正是自称为双尾蝎劳公良的人。

另一人长了一张三角脸，雷公嘴，年约半百，乖戾之气外溢，佩了剑，腰带上有一排飞刀。

双层蝎在灯盏上加了四五根灯草，火焰摇摇，光度大增，放下挑针笑道：“总算把唐家的一双儿女弄来了，兄弟就比九阴丧门阳老儿高明，他派四凶到潇湘镇也没将人弄到手，反而几乎丢了欢喜佛的命。”

三角脸的中年人嘿嘿笑，取下壁间的洒葫芦，咕噜噜了几口酒，冷冷地说：“九阴丧门是乾坤八魔之一，他是唯一想谋夺九疑山庄最心切的人；童庄主也是八魔之一，这叫做自相残杀。他要与咱们的主人天南双剑分九疑

山势力范围，我真不明白主人为何要答应他？”

“白兄，狡兔尽，走狗烹的俗语，你懂不懂？等到失去利用价值。老魔便是被烹的时候了。哈哈！老魔自命不凡，一而再失手，第一次四凶被云龙双奇的妹婿赶得落花流水，第二次被丁家弄走了天狼。哈哈！咱们明天将六栈的人送给他，看他的脸往何处放？”

白兄用脚推动地下的小虎兄妹，笑道：“手到擒来，老魔不气死才怪。唔！这丫头好肉感。瞧她这身细皮嫩肉隆胸细腰，玉体半掩撩人心魄。我它白喝了口酒，酒是色之媒，可把我的火点上啦！劳兄，今晚我要与这丫头快活快活。”

小虎与绮玉姑娘，是被人从床上擒走的，身上只穿了睡衣，绮玉已发育完成，胸围子半掩住酥胸，那光景真令人心动神摇，即使鲁男子看了，也会心猿意马想入非非。

双尾蝎桀桀笑，说：“白兄，你拿到你房中去吧，我去看看追来的人是否被擒住了。”

白兄一把抓起已吓软了绮玉姑娘，往外走，一面怪笑：“小娘子，我老白并不老，保证令你快活，保证你销魂荡魄欲死欲仙，哈哈哈哈哈……”

双尾蝎往外走，笑道：“那是个未经人道的黄花闺女，你说这些简直是煞风景对牛弹琴，哈哈……”

在狂笑声中，双尾蝎出外巡视而去。

白兄将绮玉姑娘带至对面的卧室，往床一丢，重行外出将小虎拖入囚室中，向警卫说：“这是唐家的大少爷，有几斤蛮力，拳脚并不差。小心看管。”

警哨是一个中年大汉，笑道：“白爷放心，他如果不安静些，小的便将他吊起来，保证他吃吓消。”

“用不着吊，给他一点教训也就算了。”

“好，小的留意就是，”

小虎手脚分别被牙筋索捆得结结实实，口中也塞了一条毛巾，叫不出声音，急得上天无路，反绑住的手又不好用劲，想解脱脚上的捆索也力不从心，只能睁着眼等死。而并被背得浑身发软，连挣扎的力道也完全消失了。

室中还有三名俘虏，是另三家客栈号的子弟，他全认识，大概刚被送来不久，一个个奄奄一息，像是半死人，是被另一批人掳来的。

隔壁囚室中，传来了妇女的嚤嚤啜泣声。他心中发痛，暗叫道：“天哪！小芸妹也被他们掳来了。”

啜泣声他听得真切，爱侣的声音他岂能忘？心中一急，急出一身冷汗，在恐惧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支持着他，他吃力地挺身站起。

干草的响动声，惊动了外面的警卫。警卫拉开草门，重重地哼了一声说：“好小子，太爷正要找机会消遣你呢，妙极了。”

说完，大踏步而入，张开双手桀桀怪笑迫近。

小虎双目喷火，想拼命向对方撞去，可是双脚并绑，重心不稳，心念一动，身形也跟着移动，重心便失，未能向前撞出，反而冲倒在地。

警卫走近，横胸一把将他抓起狞笑道：“就这小婊子养的，太爷首先要……”

小虎绝望的眼神中，突然看到了希望之光。他从警卫的肩膀后，看到了一张极为熟悉的英俊脸庞，那是他耿耿于心，又敬又怕的方大郎。

“噗”一声响，警卫的脑门挨了一剑靶，应声便倒。

方大郎及时扶住了小虎，割断小虎的手脚绑绳，低声道：“取贼人的刀，到邻房去救小芸姑娘，勇敢些，老兄。”

他解了另三名青年，向取了刀的小虎又道：“带了所有的人，从东南角脱身，小心些。”

“方大哥，我……我大妹……”唐小虎低叫。

“我去救她，并引贼人来追，以便让你们脱身，快走，打起精神来。”

生死关头，怎能没有精神？小虎急急出室，钻入邻室救三位姑娘。

方大郎剑隐肘后，直奔贼人白兄的卧室。

室中灯火明亮，白兄将姑娘抵压在床上，一手举酒葫芦喝酒，一手托着绮玉的脑体。手搭上半解的胸围子，作势向下撕拉，眯着醉眼狞笑道：“对付你们这些大户人家的大闺女，我老白有一套最过瘾的手法，保证你满意。平时，你这个小娼妇一呼百诺，作成作福，高贵娇纵凛然作态，从未当过被人奴役虐待的滋味，一旦被人像对待狗一般凌虐，必定感到新鲜。嘻嘻！一旦剥光之后，你与天下间的女人并无不同，但在你来说，却是一生中最富刺激最难忘的经历；你的高贵已不存在，你的名门闺秀地位已化为乌有，哈哈……”

狂笑声中，白兄的酒葫芦举在玉绮的胸上方，酒向下泻落，泻在她大半暴露在外羊脂白玉怒突而出的酥胸上，酒香四溢。

绮玉下身被压在床缘；双手反绑被压在背下，口被布巾勒住像是加了一具马衔，即使想自杀也咬不断舌头，脸色泛灰，泪水象泉水向外涌流，眼中的绝望神色令人望之心弦为动。

“嗤……”胸围子被撕破。

这瞬间，白兄突然一声怒吼，大旋身将酒葫芦扔出，侧闪八尺伸手拔剑。

“啪”一声响，酒葫芦被入室的方大郎一掌拍碎，剑虹如电，来势如排山倒海。

姑娘向床下一滑，滑倒在床下。

白兄先机已失，疯狂地连封三剑，被迫至壁角，发出了求救的急啸声，

“铮铮！”又封了两剑，背部贴壁了。

“且慢动手，你是谁？”白兄狂叫，突然伸手剑刺出，不理睬方大郎攻向胸口的一剑显然要拼个两败俱伤，一剑换一剑，一命换一命。

方大郎除了撒招暴退之外，别无他途，房中狭窄，没有旋回挪移的空间，不是进就是退；他如果后退，生机便失，必将受到白兄雷霆万钧般凶狠急袭，脚下的绮玉危矣！姑娘的命控制在他手中，他得挨上这一剑。

双方攻招捷逾电光石火，已不容他思索，本能的反应决于刹那间，念动生死即判。

他身形左扭，右手的剑急送而出。

“嗤！”他胸口心坎销下处挨于一剑，护体真气抗不住白兄的剑气，同样是练气高手，功深者胜。剑斜滑而过衣破肌裂，裂了一条三寸长的创口，鲜血涌现。如果他不扭身，这一剑必定正面刺入体内了，危极险极；

他的剑，刺入白兄的右胸，深入五寸以上，抗力甚大，白兄的气功已练有五成火候了。

“啊……”白兄向后退，狂叫一声，背撞在墙上，然后挺剑再次前冲。

他一剑斜拔，打落了白兄的剑，白兄向前冲，错肩而过，冲塌了草门，冲出门外，重重地掼倒在走道上，叫不出来了，在地上挣扎呻吟。

他火速削断姑娘的手脚绑绳，解了勒口布，掩上她的衣衫，撕棉被做为背带，将姑娘背上急急地说：“不要怕，不可惊骇叫唤，不然万事全体。”

姑娘虽已惊魂略定，但已惊僵了，任由他摆布。想叫她也叫不出声音。他向外走，先看看囚室，还好，小虎玉六男女不在囚室，大概已经走了。

出屋他奔向西北，奔了五六十步，呼哨声传到，迎面奔来一个黑影。

右方十丈外，也有数个黑影向南追。

为了便宜小虎一群人脱身，他必须吸引贼人们的注意，一声怒啸，他急冲而上，出其不意突入三黑影之中，剑纲倏张，行雷霆一击，手下绝情。

草木萧萧，黑夜中敌我不分，三黑影不知来人是敌是友，听到啸声人影已近，连人影也未看清，剑已入体。

走在最后面的黑影身手高明，听到啸声不对便油然兴起戒心，猛地向蹲下，便发现剑影如山，剑气如隐隐风雷，令他心脏俱寒，顺势伏倒奋身急滚。

方大郎刺倒了两名黑影，如飞而遁。

“快来！人往西北逃跑，杀了咱们两个人。”地下藏身的黑影狂叫。

叫声远传两三里外，所有人皆闻声赶来。

黑影爬起跟踪便追，一面狂叫：“拦住他，拦住奸细，奸细利害，小心……”

方大郎并不急于脱身，他得让小虎有逃走的机会，不徐疾急步，走了百十丈，劈面碰上三名高大的黑影。

三黑影并肩而至，脚下草与腰齐，散布着一些小树，碎砖怪石零落，是一处快被夷平了的废墟。

黑影不知来人是敌是友，看到人影立即止步，左右分拦住去路。

后面百十余步草木掩映中，迫来的人像潮水，愈拉愈多，但相距百十步，只听到奔跑声，瞥见人影，呐喊声震耳欲聋：“捉住那家伙，他背上有人。追！西北方向。”

中间那高大的黑影只看到人影急奔而至，怎看到背上有人？大喝道：“站住！双！”

双字该是切口，方大郎不假思索方叫：“快向前追！单。”

今晚回答的切口根本不是单，黑影一声狂笑。挥剑而上，大吼道：“丢剑就缚，江淮三鬼手下无三招的对手。”

方大郎心中一震，折向往西逃。

最左翼的一鬼一声狂笑，飞扑而上，奇快绝伦，闪电似的截住去向，剑出如狂风暴雨，风雷骤发，数道剑虹攻抵胸腹要害。

方大郎不敢接，出绝招夺路，一声长啸，剑出“乱洒星罗”，“铮铮”两声崩开两剑，第三道剑芒已从中宫攻入，猛地抖腕，剑花涌现。

他感到右腿外侧一凉，对方的剑贴腿外侧而过，好险，似乎并未受伤。

他的剑，却刺入对方的右肋外侧，得手了。

“哎！”黑影大叫一声，向左扑到，间不容发地避过他第四剑的凶狠急袭。

第四剑无功，他一惊而过，向西飞逃，将另两鬼扔后二四丈，追他不上了。

呐喊声大作，追的人愈来愈多。

他心中大急，忖道：“小虎他们该已远出两里外，恐怕已经逃至城门附近了，定已找到人家藏身，我再不替自己打算，大事去矣！如果再碰上与江准三鬼一般高明的人，便走不掉了。

他吸口气心神一敛，展开了轻功绝学全力逃生。

左后方有异响，破草奔掠声有异，有可怕的高手迫近了。

他略向北偏，进入一座黑黝黝的树林，脚下一缓，尽量放轻。

不再有呐喊声，显然主事的人已经赶到，禁止那些乌合之众乱叫，这一来，他反而心中一紧。

斗转星移，已经是四更将尽。如果在天明前仍未能脱离此地。那就一切都完了。

走一步算一步，能走就走，不能慢下来，尽快远离这险境是唯一的途径。他向西北方向急掠，再次展开轻功全速远走高飞。

总算不错，后面似乎不再有人造来。

到了一座小山前，小山全是嶙峋怪石。潇江两岸山多平原少，所有的崖山泥少石多奇崖怪石峥嵘，石缝中生了不少怪树与藤草，潇湘两江的上游除了雨季之外，皆是清澈可爱的河水，原因在此。河床极少淤泥，不是石就是沙，许多地方盛长水草，所以深处的水色碧绿如翡翠。

他看到了山，却未发先山西南的潇江。

按行程，即使将曲折盘绕的路程除外，也该远出六七里，泉陵废墟的贼人不至于追来，他也感到倦了。

背的绮玉一直不曾发声，沉默得令他耽心。

正走间，前面火光一闪。

“找地方歇歇再说。”他想。

人地生疏，地势不熟，有灯火的地方也可能有危险，他必须避开有人烟的地方，便向西一折，奔向小山的西南角。

树林已尽，眼前山崖壁立，怪石峥嵘，隐约可看到一座巨石旁，搭了一座茅棚。

他先向下一蹲，察看四周良久，除了虫鸣，不闻异响，更不见人迹。

“唐姑娘，你怎么了？”他扭过头轻声问。并未吓昏，说：“方大哥，我……我很……很好。”

绮玉的双手移动了，还好。

“已经脱险了，不要怕。”他安慰地说。

“有你在，我……我不怕。”她那冰凉粉颊，偎在他的颈旁说，声音仍在发抖，却说不怕。

“不管怎样，我会尽力让你平安返家。”

“方大哥，你会的，我……我对你有信心。”

“谢谢你的信任。我们得歇歇，等我恢复疲劳，辨请地势方向，再带你走。”

“方大哥，我哥哥呢？”

“不知道，我将贼人引向西北道。要他往东南脱身，按理他可以出险了，东南一路的贼人警哨，已被我全部肃清，不会有人阻挡的，我只耽心蔡姑娘三位女流，被吓得腿软走不动，那就麻烦了。”

“蔡姑娘？是小芳妹妹么！她……”

“她与另两位姑娘先你们被掳，前面有座茅棚，到里面歇歇。”

刚站起，“唰”一声响，在侧草丛中窜出一头野羊，黑影急射而至。

他闪身就是一剑疾挥，羊头落地，他方发现是一头野兽而不是人，吓了一跳。

有野兽出没，他放了心，附近可能没有人。到了茅棚，看出是樵夫搭建煮食的草寮，也像是看守山林人员的歇息处。

他将姑娘解下，略一活动手脚，植剑于地说：“我四处走走，看看地势，你可以躺下来歇息。”

“大哥，你不歇息。”

“走动便可歇息，不必坐下来养神。”

“大哥，我……我一个人害……害怕。”

他笑了，说：“你不是唐家的女英雄么？振作些，把你们松林打擂的胆气壮一壮。我就在附近，剑你拿着。”

他从东绕到南，再折向西南，自语道：“不如往北走，将姑娘送回潇湘镇唐家，岂不省事？此地距潇湘镇应该不出五里地。”

有所决定，他心中略宽，回到茅棚内软倒在地发寒颤的绮玉说：“此地距潇湘镇很近，我先送你回家。”

姑娘坐起，忘型的扑入他怀中饮泣。这一扑，触动他的伤处，浑身一震，轻推开她说：“你坐好，我得裹伤再走。”

“大哥，你……你受了伤？”姑娘惊问。

“不要紧，挨了一剑。”他镇定的回答，避至一旁脱下上衣，从百宝囊中取药散敷上，撕背带裹创。

蓦地，他嗅到另一种令他心动的幽香，这幽香与纺玉身上的香味不同，极为清雅，以兰非兰。他一惊，举目四顾，侧耳倾听，一无动静，再嗅，异香消失了。

“怪！这附近有兰花不成？”他想。

刚将伤巾缠了三圈，蓦地“蓬”一声大震，火光一闪，茅棚前方火光熊熊，有物爆炸燃烧，光度明亮，像是一文火把，烟硝刺鼻。

火光下，人影乍现，左、右、前二方、两名穿薄袍的老人，一名中年道姑，将茅棚围住了，后面的岩石，没有退路。

这光景委实令人起疑，易滋误会。他赤着上身，而姑娘却乱发钗横，穿的是睡衣，酥胸半露，玉体横陈，三更半夜荒野之中，孤男寡女衣衫不整躲在草棚内，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嫌疑，还有好事。

他大吃一惊，火速穿衣。

纺玉双手掩胸，躲入壁角。

他扭身扑向插在棚中的长剑，必须先获得兵刃。

道姑一闪即至，速度骇人听闻，手中金光闪闪的金笛一挥，八音齐鸣。

他只感到脑门一紧，似乎被金笛啸风所发的笛音所震，无端感到一阵昏眩，头重脚轻，猛地脚下一软，身躯一震，屈一膝脆地，向前一栽。

但他灵智尚算清明，伸手向前爬。

“铮”一声脆响，道姑到了，笛将剑击飞，挡在前面叱道：“站起来，如想反抗，有死无生。”

他灵智一清，笛声消逝，他也恢复正常，缓缓爬起骇然大叫：“魔笛飞仙！名不虚传。”

他藉火焰渐弱的火光，定神打量这乾坤八魔之一的魔笛飞仙。看年纪，肌色晶莹白里透红并无微纹，不会超过三十岁，青山眉下是一双明澈的秀目，小巧挺直的鼻梁，樱唇红艳艳地，薄施铅华，因此显得年轻，穿的是玉色道袍，衣领上插了一柄佛尘。手中的金色笛幻着奇异的金芒，映着火光极为刺目。

道姑淡淡一笑，笑意很动人，狠狠的打量着他。金笛隐在肘后，用颇具威严的口吻道：“退出去，听吩咐行事，如敢故违，休怪守道出手太重。魔笛飞仙含笑杀人，心狠手辣，你大概会经有折耳闻，因此不可妄动逃走的念头，你是逃不掉的。”

他不敢不遵，徐徐向外退，扭头打量那两位老人，心中暗凛。

两人穿的是宽大的灰薄袍，一般高矮，一式穿着打扮，斑白的头发挽一个道士髻，下挂着一个大革囊，佩了剑，身材高瘦，灰发拂胸，背手而立飘飘如仙。

两人穿着打扮与身材全同，唯一可分辨的是脸型，苍老的脸容留下了太多的岁月刻痕，只有一双老眼依然明亮，焕发阴森森令人不安的利光。左面那人是长剑；右面那个是三角脸，有一只难看的鹰钩鼻。

到了棚外，三角脸老人阴明一笑道：“这小辈真没有出息，掳来一个大闺女，竟将这处荒山野岭作为阳台，大概是被欲火迫急了。”

方大郎哼了一声，大声说：“老伯，你怎可血口喷人？你活了偌大年纪，怎么说话如此难听？岂有此理！”

“咦！你敢嘴强？”魔笛飞仙错愕地、颇感意外的问。

“不平则鸣，我为何不敢嘴强？”他强硬地反问。

“你知道你在对谁说话？”

“在下不管是谁，是非必须分明。”

魔笛飞仙噗嗤一笑，向西老说：“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旧人换新人，目下江湖上是青年人的天下，老一辈的人过时啦！宇内三剑目下已不受世人重视，你们两位氩氩二老，连一个胎毛未脱的小辈娃娃，也没将你两老放在眼睛啦！”

氩氩二老，老大姓包名元亨，老二姓夏侯，名云深，是与宇内三剑齐名的人物，也是魔字号的顶尖儿的高手。两老的辈份，比乾坤八魔高一辈，但年岁并不比八魔大多少。

这两个老魔的真才实学，比八魔不见得高明，但他们的氩氩毒烟无色无臭，随身浅放委实可怕，十丈之内无人敢近，嗅入一丝便头晕目眩，恶心反胃，手脚发麻失去活动能力，如同中暑。因此，死在氩氩毒烟下的枉死鬼甚多，有些功力比他们超过两倍有余的人，也束手被歼毫无机会，凶残恶毒神增鬼厌，白道英雄恨之刺骨，却又无可奈何。江湖朋友提起氩氩二老，莫不闻名色变，望风远避。

至于这位魔笛飞仙，则是八魔之一，平时喜穿不三不四的五色道装，其实她并不是女道姑。复姓左丘，名灵飞，已经是年届半百的考太婆了，但驻颜有术，望之如三十上下的美妇。

乾坤八魔都不是甚么好东西，好东西的不会称魔。这鬼女人爱好金珠宝玩，但最感兴趣的却是英俊雄壮的青年人，手下网罗了不少年青貌美的女弟子，游戏风尘不在乎世人唾骂，我行我素自得其乐。

她的轻功超尘拔俗，号称天下第一。她手中的金笛是令人费解的神物，

以内力御使时，所发的神奇魔音，可令对方麻痹，威力可极十丈左右；十丈以外便伤不了人。即使不发魔音，与对方交手时，可利用阳光的折射，令对方的双目暂时失明，十分霸道。因此，获得了魔笛飞仙的绰号，名震字内。

她酷爱英伟的男人，但从没有一个所谓的“面首”能活着离开她，这些男人的命运，不问可知。可是，江湖朗友决难找到那些人的下落，她也坚决否认处决了任何男人。

方大郎一听这两个老人是氤氲二老，不由心中叫苦不迭，今晚上凶多吉少。

包元亨对魔笛飞仙的话毫不介意，笑道：“当然，人怎能不服老？如果不用经验不用技巧，我包元亨就不敢硬碰硬与年青人比试。”

方大郎被迫到三人的中间站住了，心中不住盘算如何脱身。

夏侯云深淡淡一笑，说：“假仙姑，废话不说，何不先看看这小子在此地干的好事，那女子是否仍可以自行回家？”

“我可不管她是否可以自行回家，反正天快亮了，附近没有猛兽，她死不了。”魔笛飞仙信口答，目光只在方大郎身上转，像在欣赏一件心爱的宝物。

“哦！这小伙子……”

“我带走。”

三角脸的包元亨杰杰笑，说：“还有一个，干脆你也一并带走好了。”

“我才不要这小女人呢。”

方大郎胸膛一挺，大声道：“魔笛飞仙，让我送这位姑娘回家，我跟你走。”

“嘻嘻，你这人似乎是有良心呢。”

“这与良心无关。”

“价是诱拐她来的呢，抑或是强抓来的？”

“你想得太卑鄙，在下是救她来的。”

“救她来的？你说得真好听。”

他将今晚的经过说了，最后说：“她的家就在北面的潇湘镇，在下伯她又碰上那些恶贼，所以请仙姑宽限一个时辰。”

魔笛飞仙不住摇头，笑道：“原来是一个傻瓜，大概你这人以英雄豪杰自命哩！你几岁了？出道多久？”

“十八，出道三月余。”

“哦：嫩得很，贵姓大名？”

“方大郎。”

“那些人是天南双剑的羽翼，不成气候，本仙姑的船泊在江边，那些人不敢超越南面的那座栗木林，已经乖乖溜回泉陵废墟了。此地潇湘镇只有四里左右，那位小姑娘该能自己回去，不用你耽心。”

“这……”

“你少打歪主意。”

方大郎知道目前不是逞强的时候，向棚内叫：“姑娘，你知道回家路么？”

“我……我知道，但……”姑娘畏缩地叫。

“知道你还不走？”魔笛飞仙冷叱。

“唐姑娘，你走吧。”方大郎硬着头皮叫。

“方大哥，但你……”

“不必管我，我跟他们走，他们并不是坏人。”

魔笛飞仙大袖一挥，说：“不必多情了，走吧。”

“且慢！还有一个呢。”包元亨叫。

“还有一个？”魔笛飞仙不解地问。

包元亨扭头向左方的数座大石叫道：“阁下还不出来，要老夫请你么？”

大石后白影徐现，出现一白衣人。这时火光早熄，天色黑暗，只看到只影，不知是甚么人，相距在五六丈外，看不真切。

白影冉冉而至，甜美的嗓音悦耳动听：“今晚诸位不会杀人，确是异数。”

方二郎心中一跳，心中暗叫：“是她！那位白衣的小姑娘。”

“蓬”一声响，氤氲老大包元亨打出了第二颗火弹。

氤氲老二夏侯云深一怔，说：“这小娃娃胆大包天，狂的不像话，难道氤氲二老真如此不中用了？哼！”

哼声一落，人如狂风，大袖一挥，冲上一袖扔出。

白衣女郎也快捷绝伦，玉手一动剑已出鞘，剑虹一闪，“嗤”一声锐啸，剑刺中大袖，划开了一条尺长大缝，然后是袖风厉鸣，风雷殷殷，草石纷飞。

白衣小姑娘被袖风震退了两步，脸色一变。氤氲老二侧飘八尺，咦了一声，举起大袖，盯着裂缝发楞，似乎仍在怀疑所见的事实。

氤氲老大也哼了一声，说：“假仙姑说得不错，这一代的年青人后生可畏，果真是年青人的天下啦！老二，要想拼命，你将一世盛名付之流水，时光不早，走吧！”

“依你。”氤氲老二亮声叫，一声长笑，再次冲上，仍然用破袖向前一抖，是风乍起，劲气山涌。

白衣姑娘太过自信，不退反进，一声娇叱，疾冲相迎，剑涌千朵百莲，迎着大袖攻去。

岂知大袖疾攻，氤氲二老突然飞退，袖底青烟乍起。

剑虹疾进，如影附形。姑娘根本不理睬青烟，似已有所准备。

其实，青烟是氤氲二老的诱人上当法宝，烟本身并无毒质，而是一种触及肌肤五官，呆刺激对方打喷嚏的药物，喷嚏之后，岂能不吸气？屏住呼吸是不可能的，一吸气，便吸入另一种无色无臭的氤氲毒烟，着了道儿。

氤氲老二再飞退丈外，大笑道：“假仙姑，人交给你了。走也！”

二老在人笑声中，隐没在怪石丛一闪不见。

白衣姑娘一招追击失效，猛地止住冲势，连打三个喷嚏，然后丢掉剑倒在地，开始恶心呕吐，站不起来了。

魔笛飞仙一声轻笑，说：“妙啊！好美的小妮子，我要定你啦！”声落，举步向白衣姑娘走去。

方二郎认为机会来了，猛地奋身急扑而上。他对那根魔笛深怀戒心，目下笛已归囊，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魔笛飞仙原来站在他身前八尺左右，这时要从他身侧走过，正是大好良机，相距不足四尺，妙极了，岂可错过？

人防虎，虎办防人。他到底经验不够，眼前在火光下暴露他的心事，糟了。

他左手抱住了魔笛飞仙，右手叉住了对方的咽喉。可是，魔笛飞仙经

验丰富，根本就不理会他的双手，仅用右手贴胸点出，纤纤玉指点中了他的左脸一处穴道。

两人都倒了，方大郎将对方压在下面，暖玉温香抱满怀，可是已失去了活动能力。

魔笛飞仙将他推翻，在他颊上拧了一把，含笑起立整衣，盯着他格格笑道：“你这人不老实，像个急色儿，野性太大，我得好好琢磨你。你与小妮子是一路的？”

魔笛飞仙的制穴术十分高明，用的是软字诀手法，方大郎浑身发软，但仍可说话，但嗓音已变，说：“我不知道她是谁，她与我无关，放了她。”

“噢！又是怜香惜玉，你倒是个多情种子呢。自顾不暇，你却会替别人打算，到底是个纯洁的年青人，嘻嘻！”

9

先前有灯光发出处，是江边停泊着的一艘客船发出来的。上游两三里，也有一艘客船，那是白衣姑娘的座舟，船上只有几名仆妇与侍女，白衣姑娘的师父老尼慧净并不在船上，师徒俩听到喊声，已经上岸察看，船上由一名仆妇主宰大局，她们在等候主人返船。

可是，天将破晓，只有老尼姑返船，不见女主人的踪迹。

老尼姑并不知爱徒为何至今仍未返回，师徒俩分头侦查废墟，各走一种，彼此并无连络。老尼姑已查出占据废墟的主脑是双层蜗，甚为放心，认为爱徒足以应付裕如，不至被这些小贼所困。

她们在等，等得心焦。

那艘有灯光发出的船，两座船布置得颇为华丽，前舱也就是中舱，住的全是貌美如花的女人。后舱却相反，全是英俊魁伟的年青人，有些扮成船夫，有些则扮成保留。这是一艘神秘万分而极为可怕的死亡之舟。

前舱分为两室，中间是女主人的栖息处，有两座门分别通向前后舱，任何人未经呼唤，决不敢踏入中舱一步，管制极严，前后舱的人往来，一律由船两侧的舷板。

中舱的窗门闭上了，灯光不再外浅。

五更三点，天色破晓。

舱内银灯照耀。铺投了绒毯的舱板行走无声。上首席地坐着薄施脂粉的魔笛飞仙。身后两侧坐着一位年轻魁梧的青年，与一名干娇百媚的二十岁左右的少妇，浑身火红，丰满而曲线玲珑的喷火胴体极为诱人。

下首，并肩坐着方大郎与白衣姑娘。两人神色委顿，显然已被刺了穴道。

魔笛飞仙的面前，搁了一个朱红托盘，上面放了一只银制精雕的名贵小碟，中放两颗淡紫色的丹丸。她脸上笑容明媚，不住打量两人，嫣然一笑，向方大郎问：“方大郎，你真是个郎中？”

“在下不是郎中，到底要在下说多少遍？”方大郎颇为顽强地答。

“那么，说说你前来永州府的用意何在？”

“访友。”

“我不信。”

“江湖浪人，四海为家，除了谋生活，便是增长见识。在下除了谋生活之外，便是访友，访友当然也是为了谋生活。”

“你有点油嘴滑舌。”魔笛飞仙笑道。

“但愿在下真的是油嘴滑舌。”

“你如不吐实，可知道后果么？”

“在下本来说的就是实话，你不信，那也是无法勉强的事，你瞧着办好了。”

“你的生死全操纵在我手中，知道么？”

“在下相信。”

“你不想为自己的生死打算？”

方大郎淡淡一笑，说：“在你未曾杀掉在下之前，在下的生死命运谁知道呢？但愿我能知道就好了。”

“好吧，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

“本来就是实话，信不信由你。”

魔笛飞仙转向白衣姑娘，问道：“小丫头，你姓甚名谁？”

白衣姑娘扫了对方一眼，拒绝回答。

魔笛飞仙淡淡一笑，举手一挥。

青年人徐徐站起，面露喜色地举步上前。

方大郎看出青年人的神色有异，接口道：“小姑娘，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你不回答她们，吃亏的必定是你自己。”

白衣姑娘点点头，说：“我叫白凤。”

“回来。”魔笛飞仙叫。

青年人应喏一声，退回原处坐下。

魔笛飞仙笑意重现，说：“方大郎，你才是真能活下去的人。不管你说的话是真是假，至少你已承认了形势不利的事实。当然，你也可以做宁死不辱的英雄。”

方大郎呵呵笑，说：“好说，好说，当然在下不是英雄豪杰，识时势，辨生死，极为重要。大丈夫死于义，死于忠，忠义千秋，万古流芳。烈女死于节，死于贞，皆配建贞节牌坊，流芳百世。两者都有益世道人心，可说死得其所。而目下的情势，是可笑而可怜的局面，在下不知为何而死，又为谁而死？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之别，这时被仙姑杀了，岂不死得太冤，死得太莫名其妙？”

他是说给白衣姑娘听的，但白衣姑娘并不领情，冷冷一笑道：“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你如果坚持己见而死，虽不配说重如泰山，至少也是死得光明正大，说是死于道，曰不宜？”

“哈哈哈哈哈？”方大郎大笑，笑完说：“相反的是，这才是死得轻如鸿毛。以目下的情势论，己见是甚么？坚持不将身份说出，也叫死于道？这个道，未免太不值钱了，这世间该死的事情岂不太多太滥？”

魔笛飞仙接口道：“小丫头的意思，是要你做一个威武不屈的大丈夫呢。”

“那是文信国公所说的颜常山舌，这句话目下是用错了地方。相反的是，武林人忍他人所不能忍的气，除非对方要你的命，不然挨顿骂受一顿拳脚无关宏旨。”方大郎信口分辩。

“强辩。”白衣姑娘悻悻地说。

魔笛飞仙哼了一声，冷笑道：“小丫头，你如果不打算活，机会多的是。刚才你就是差半步便入枉死城了。你如果不说姓名，我这位男子便会立即将你剥光。至于剥光了之后又如何，你自己去想好了。我魔笛飞仙虽不是嗜杀成狂的人，但要告诉你的是，我决不许可有人违抗我的话，不信你可以试试，但最好别试。”

白凤姑娘脸色发白，心中暗暗叫苦。

方大郎呵呵笑，接口道：“仙姑之所以称为魔，倒是名符其实呢。”

“不许笑，你还没脱离险境呢。”

“在下听仙姑的吩咐。”

“看到托盘中的两颗丹丸么？”

“不错，看到了，这是甚么丹丸？”

“丸表色紫，九心朱红，称为赤心丹。”

“怪雅的，有何用处？”

“本仙姑要收你们两人在身边供役，为表示你们的赤诚，不生贰心，必须吞下一颗赤心丹以表心意。”

“大概是一种慢性毒药了。”

“不错，十天给一次解药，不然有死无生，世间绝无第二种解药。”

“哦！仙姑这一手很绝哩！”

“给你们一个时辰权衡利害，是否吞服决不勉强。”

“吞服之后，但不知有甚么好处？”

“替本仙姑供役，好处多的是，看不开的人，当然不认为是好处，见仁见智，各有不同。”

“那应该是随心所欲罗？”

“大概是吧。但这只指在本仙姑的意旨下随心所欲，当然由不得你自己作主。”

“不会死吧？”

“不违命行事，自然不会死。”

方大郎呵呵笑，说：“半个时辰，不是太长了么？”

“并不长，生死大事岂可遽然决定？”

“如果不吞赤心丹……”

“本仙姑不过问，那是我那些仆役们的事。”

“他们要……”

“要怎样处死你们，本仙姑不加过问。”

“能碰运气么？”

“恐怕没有了。”

方大郎徐徐将手伸出，笑道：“那么，在下不必等半个时辰了。”

“你要……”

“立即吞下赤心丹。”

“你决定丁？”

“其实生死已经决定，何必再等？”

“你确是个明白人。红绡，把赤心丹给他吞服。”

浑身火红衣裙的女郎上前，取了一颗赤心丹走近，粉颊涌起令人心荡的媚笑。

他伸手接丹，红绡却拨开他的手说：“手不许沾，一口吞下。”

他的笑容僵住了，但立即又回复正常，张口等候。

红绡将丹纳入他口中说：“吞！”

他突然呲牙裂嘴，皱着眉头，咬着丹丸含着叫：“老天！这……这时甚……甚么味道？”

“甜甜的嘛！”红绡答。

“是蜜味，我……我怕蜜臭，快！不，要水送下，拜托拜托，水。”

他那愁眉苦脸咬着丹丸的苦像，令红绡感到可怜亦复可笑，立即转身取过水盂递向他的嘴前。

他半闭着眼睛，一把夺过水盂，急急往口里送。咕噜噜一阵水响，他喝干了水盂的水。

递给红绡苦笑道：“有人说蜜香，我却嫌臭，平生就怕蜜的臭味。还好，没呕吐，谢谢。”

红绡退回原处，笑道：“怕吃蜜的人，倒是少见。”

魔笛飞仙的目光，落在白凤身上，问：“小丫头，你是否决定了？”

白凤断然地摇头，说：“你可以杀我，我不吞你的药。”

“你不吞？”

“不吞。”

魔笛飞仙冷冷一笑，徐徐站起。

方大郎不住地插嘴，说：“仙姑不是说有半个时辰的时限么？”

“她已决定不吞了。”

“仙姑何必为此小事而食言？半个时辰并不长。”

“她已违抗本仙姑的话……”

“仙姑半个时辰的时限在先。”

魔笛飞仙盯视着他，笑道：“你很关心她呢，要说你不认识她，委实令人难以置信，你这种态度，完全以护花使者自居。”

“不认识当然不对，说认识未免牵强。”

“此话怎讲？”

他将在水西门码头，与店伙冲突的经过说了，但并未说出白凤另有同伴，只说白凤曾经站在一艘船的舱面。最后说：“在下只瞥了白姑娘一眼，惊鸿一瞥，如此而已，谈不上认识不认识。”

“唔！原来如此，你认为这丫头美不美？”

方大郎心中一跳，这句话很平常，但不易问答，按事实，白凤美得不沾人间烟火味，美得清而秀，品流极高；但却缺乏像魔笛仙姑与红绡两人的成熟风韵，与及那种令人心动袖摇的丰盈胴体美。在面貌上，白凤也略胜一筹，不施脂粉，天然国色。

但他心中有所顾忌，不知是否该直言无隐说出自己的看法。女人善妒，对比自己美的同性，具有与生俱来的妒念，说得不好，便会触怒这位主宰生死大权的女魔。照实说，不行，不用实说，又说不定弄巧反拙。

他心中作难，迟疑地问：“仙姑是指那方面的美？”

“废话！我只问你她美不美。”

“这……不错，她很美。”他硬着头皮说。

“好，她是你的了。”魔笛飞仙一字一吐地说。

“这……仙姑？”

“我相信你今后将对我忠心耿耿，心无贰心。我说过追随我将有好处，这就是好处之一。把她给你享受，今后她交给你管束。”

青年人满脸不满地说：“主人，这丫头该赐给我享受的。”

“主人，这……”

“不许多说。”

“是！”

魔笛飞仙转向红绢说：“我去赴约，一个时辰之内可望返回，给他们两人服下一颗春露丹，以免方大郎有损元阳。”

“奴婢遵命。”红绢恭敬地说。

“服下丹，即替方大郎解去软穴。方大郎，那颗赤心丹，由你负责给这丫头服下。”

“这……”

“等会儿她将迷失本性，便可让她吞服了。”

“好吧。”

魔笛飞仙举步走向舱门，青年人立即超前拉开舱门，她扭头说：“红绢，好好小心照料。”

“是的，奴婢不敢大意。”红绢欠身回答。

天色大明，但舱门关上之后，舱内如果没有灯，依然幽暗。

红绢从矮几的小盒中，取出两颗绯色丹丸，向青年人说：

“志超，去分派警哨，不可大意。”

“是。”青年人悻悻地说，死死地瞪了白凤一眼，方干咽口水依依不舍地出舱而去。

红绢将一颗丹丸纳入方大郎的口中，用疏经术替他解穴，笑道：“你艳福不浅呢，说真的，白凤姑娘确是我所见到最美的女人，今后你要好好待她，不像我那志超小冤家。恨不得受尽天下的女人，像头馋猫般无情无意。”

他仍用牙齿咬着春露丹，正想用手去拈。红绢却拦开他的手笑叱道：“不许沾手，这是规矩，这种丹丸可保住元阳，是人间至宝。未用蜜炼，你不必有水送下。”

不容他有所举动，红绢伸手一捏他的牙关，丹丸便滚入咽喉，几乎把他呛住了。

红绢解了他的穴道，已是香汗淋漓，显然对疏经术甚感吃力。

穴道被制过久，解穴后反而有点脱力的感觉。

红绢转而对付白凤，丹丸尚未举起，白凤已用尽吃乳的力量，吃力地一掌拍向丹丸。

她一手扣住了白凤的手，笑道：“你这头野猫，日后在我面前，你得放乖些，不然你将大吃苦头”。

白凤无力反抗，被捏着鼻子吞下丹丸。

红绢嘻嘻笑，拉开舱门说：“一个时辰后，主人便会回来回来，是否有事，目下难以料定。春宵一刻值千金，好好利用这一个时辰。之后，你们将死心地跟定了主人，赶都赶不走你们了。”

舱门关上了，灯火摇摇。

方大郎在活动手脚；用手指猛挖咽喉，但白费劲，无法将丹丸呕出。

拉开绣帘，结实的木窗闭得紧紧地，没有丝毫缝线。他悄悄拉开窗门，拉开一条细缝向外瞧。

朝霞已散，阳光满天。窗外的舷板上不见有人，但不知船首与舱顶是否有警哨。因为走动与撑船的舷板高水约两尺余，水色碧绿船距岸约五丈左方，用石下碇而非插篙定泊，因此有晃动的感觉。

“我得走，是时候了。”他想。

正想拉开窗往外跳，猛想起还有一位曾经令他心动的白凤姑娘。

他急退而回，转身想：“首先得替她解开穴道。”

但当他的目光落在白凤身上的刹那间，突觉一阵奇异的电流瞬即通过全身，浑身起了前所未有的奇妙震颤，心跳加剧，气血开始翻腾。

他无法控制自己，迈进一步。

白凤的师父是佛门弟子，这时正勉运神功希望排除魔障，坐在那神态庄严，专注地凝聚真气收敛心神。但是，软穴被制，而她的内力修为尚未能臻于自运真气解穴的境界，而且由于药力的搅乱心神，连聚集真气的能力也逐渐消失。

她当然知道无望，即使能办到也是枉然，真气过不了穴，经脉无法发挥能量，仍然不可能活动自如，她只是希望找些事做，以便分心，利用佛门的定静功夫排除魔障而且、在作无望的挣扎。

脚步声吸引了她的注意，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道诱使她抬头注视。糟了，聚集真气时意念化为乌有，神意飞驰，那曾经获得她七八分好感的不算陌生青年人方大郎，正用奇异的眼神注视着她，似笑非笑，令她芳心大乱。

她神智尽清，心中狂叫道：“苍天佑我，我……我不能……”

方大郎徐徐接近，他心中也是清醒，但浑身热流激情浪潮。他看到了白凤那火热与期待的眼神，嗅到了那似曾相识的少女幽香。

“原来在茅棚中所嗅到的幽香，是她身上所发。”他想，接着心神一动，急走两步到了她身旁。

白凤激情地注视着她，鼻中隐隐可闻，口中喃喃地，急切地叫：“不，我……我不能……”

终于，不能的意念开始消逝。

方大郎在她身旁坐下了，抱住她了。

“嗯……”她神意飞驰地轻叫，倒入方大郎怀中。

罗衫徐落，首先褪下出现的是晶莹温润的粉肩，再往下滑。

左臂温润如玉的臂下三寸，一颗猩红的守宫砂入目。

这是一些武林大世家的女郎，如果要出江湖磨练时，点上身体的守宫砂。这颗守宫砂如果消失了，那就不用回家替家门丢丑了。

方大郎虽不是武林世家，但对医道有极高的造诣，一看便知，这玩意是否有效，是否不破身便不会消失，并非绝对可靠，点这种砂的人，本身就愚不可及，风险极大，有些人不破身也会自行消失，有些人生了孩子守宫砂依然鲜艳夺目。

他如受雷击，欲火稍戢。

舱门倏开，浑身喷火的红绡进入舱中，一声浪笑，丢下两套男女衣衫，说：“方大郎，还不先将赤心丹给她吞服？”

舱中窄小，伸手可及，方大郎手急限快，猛地跃起将她抱住摔倒在绒毯上。

“嗤”一声裂帛响，红绡的红裳被撕裂，内帛相见。

红绡吃吃笑，猛地将他掀开，爬起浪笑道：“我有事，别缠我，来日方

长……”

话未完，一闪出门，门砰然关上了。她十分放心，春露丹药力行开，她的责任已了，用不着耽心男女凭自制力打主意脱逃啦！

方大郎抢自案旁，抢过水杯喝下数口凉水，重新扶住白凤，他的灵智压制了本能，一口吹熄了银灯，拖过白凤低叫道：“我先替你解穴。”

白凤一把揪住了他，手下似有了力道，气息咻咻，语音含糊几不可闻。

他无法解穴，手一触白凤的娇躯，似乎立即难以控制自己，委实难熬，一双手在发抖发紧，神智大乱，那能解穴？

他狠狠地一口咬住自己的上唇，下唇裂开鲜血沁出，咸咸的液体入口。

“走！”他含糊地叫，一把挟起白凤，跟跑到了舱窗。白凤像一条蛇般缠住了他，他几乎再次崩溃。

总算不错，白凤吃力地叫出两个字：“师父……”

他知道白凤的师父是净慧老尼，一个佛门弟子，像是醍醐灌顶，如听暮鼓神钟，脑门一震，神智再清，赶忙伸手沉着地拉开宙门，伸头看船边无人，船首有一名假扮船夫的，正举目向岸上眺望。

他顾不许多，抱着白凤滑过舷板，悄悄地侧身滑入水中，向姑娘低叫：“屏住呼吸。”

水清凉澈骨，姑娘神智一清。

他的水性甚佳，认准方向立即下潜。这一带江面宽仅二十余丈，必须全力施展水上功夫，一口气潜出二十丈外，终于强提真力潜过对岸，一头钻入岸旁伸入水面的树林草中，浮出水面，他已有吃不消，而白凤已喝足了水，像是昏厥了。

他将白凤拖上岸来，自己再灌了一肚子沁人心腑的清凉江水。

欲火未熄，但威力少至他已可克制的境地了。

他先将白凤腹中的水压出，对口呼气，不久，白凤终于清醒了。

用狼狈两字来形容他们两人，最恰当不过。尤其是白凤，白马杉见不得水、见水是透明的蝉纱；内面的亵衣隐约可见，怎能见人？

白凤仍然颈红如火，但已可控制自己，羞得缩成一团，惶然问：“你……你……我……我……我……我……”

“我们逃出魔船了，但危机仍在。”他背向着她说，声音压抑。不住向对岸的船上窥伺。

“你……你救了我？”

“你几乎被淹死了。”

“我……谢谢你。”

“你能走么？”

“我……我这样能……能走么？”

“我已经解了你被制的穴道。”

“但……但我的衣……衣裙……”

“等他们发觉我们逃不掉了，便会四处穷搜，这样不安全，必须走远些。”

“但……但我……”

他干咳一声，说：“当然，你一个大闺女，这种狼狈像见不得人。但生死关头，事急从权……”

“我……”

“哼！我这人不是什么大丈夫，我认为活下去最重要，天生就不是做圣

贤的材料，我怕死得很。你不走，就躲在此好了，等农裙干了再走。”

说完，他悄然向内陆退。

白凤焦急地说：“方……方大……壮士，等我一等。”

“要走就跟来，别叫。”

“你……为何要冒险救……救我？”

“我救你是为了我自己。”

“但……但你不需救我同行。”

“我当然不能见死不救，顺便而已，并不因为你很美而以护花使者自居，不必多说了，说多你又说我强辩啦了！”

他一面说，一面向前拔草而行。白凤在后面紧跟，这时她不再是胆大包天艺高胆大的巾帼英雄，而是一个需人保护深闺弱女了，歉然地说：“方壮士，我……我急疯了，我……”

他回身猛地将白凤拖倒伏下抵声道：“前面有人。”

是两个栈夫，从他们伏身处的右侧不远处经过。”

两人湿淋淋地，极力岔眼。他等樵夫去远，方低声叮咛道：“不管任何人，咱们都得回避，以防妖女查出行踪。樵夫挑了柴担从右面走，左面不远定然有村落，去不得，咱们往左走。”

白凤依偎在他身侧，用手掩面问：“你怎能走？你……你吞服了魔女的赤……赤心丹，走了只能活十天……”

“你放心，我死不了。”

“你有解药？”

“不必多问。”

“你还是回去吧……”

“废话！”

“不要因为我而误了你的生命，你……”

“你少客气，我才不会为你而送掉老命。”

白凤忘情的伸手挽住他的手臂，羞赧地笑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原谅我好不好？”

他也笑了，说：“我也无意见怪你，我知道我难让你们这些正道人士所谅解……”

“你本来就是正道人士。”她急急接口。

“见鬼……”

“你救唐姑娘，不是见义勇为，不惜赴汤蹈火么？说你是正道人士，你受之无愧。”

“少抬举我吧，说实在的，我出生入死。每经一次风险，对自己的生命也更为珍惜。当然，真要到了绝望关头，我是不惜一死的，总之，我要活下去，受些委屈无伤大雅，外人是否谅解，我是不在乎的。”

白凤长吁一口气，颤声道：“我……我知道你受了许多委屈……”

“何止委屈而已？简直是不堪回首。”

“你能否随我去找师父？”

“不行，我有事。”

“在这十天之内，我请师父迫女魔要解药……”

“免了。”

“你救了我……”

“我们该走了。”

白凤拉住他，用近乎哀求的声音说：“求求你，让我也为你尽一番心力，即使要上刀山下剑海，我也要找魔女拼命要解药……”

他低笑，说：“你并不聪明，算了吧！你以为我真怕蜜香？”

“你……你是说……”

“在讨水杯时，举杯就口的刹那间，赤心丹已乘乱到持杯的手掌心，未至绝望关头，我才不会上当甘心就死呢。生死关头，如不凭机智扭转危局制造机会，甘心等死必死无疑。”

白凤大喜，兴奋地说：“佩服佩服，我真是昏了头，没料到你已智珠在握，而我只知等死，还骂你没有骨气呢，惭愧。”

“我是不怕挨骂的……”

“我……十六岁，能叫你一声大哥么？唐姑娘也叫你大哥……”

“叫我大哥，日后你将有麻烦。”

“我不怕，我不姓白，也不叫白凤……”

后面江畔突传来一声长啸，方大郎猛然一震，喝声走，挺身而起。

两人一阵急走，远出三四里，到了一座小山下方向南折，如飞而去。

这一走，姑娘未曾说出真姓名。

白凤脚下一缓：“方大哥，我的船在泉陵废墟西面的河岸停泊，到我那儿去……”

“不了，我要赶回城探听消息，咱们分手。”

“方大哥……”

方大郎转回，赶忙又将身转正，脸上一红，说：“你快走吧，这里到江边已是不远，小心被人看见，后会有期。”

白凤也羞得粉颊发赤，刚掩住脸，方大郎窜出三丈外，如飞而去。

“这是一位人间罕见的正人君子，”她用感情的声音喃喃自语，目送他身影去远，仍是原地发呆久久方依依不舍地走了。

经过这次激情的凶险历程，对于二位情窦初开的少女，进入另一神秘的境界，她的心扉已为方大郎而敞开，让方大郎的身影进入心灵深处，心潮涌起了爱的波澜，向方大郎发出了爱的召唤。

她却不知，冥冥中注定了她必须为爱付出重重的代价，要她尝尝爱情的苦酒是如何苦涩。

府城中，由于昨夜六栈出事，风雨满城、官府下令戒严，逻卒四布，搜查可疑的人盘查甚紧。

他首先到泰和栈，唐鸣远征喜地将他接入内院，小虎兴奋地奔出拜谢救命之恩，告诉他七个人皆已平安脱险，昨晚躲在城外的农舍中，今早城门一开便返回店中。

唐鸣远也迫不及待地：“小女已派人送来信息，说出昨晚的经过，大家都为了你的安全而耽心。今早本城的同知大人，已带了马步兵勇前往泉陵大索劫匪，不久当有消息。贤侄是怎样脱险的？那位姑娘又是什么人？”

他心中一宽，苦笑道：“贼人恐怕早已离开泉陵废墟了，兵勇怎捉得住那些亡命？我已逃出道姑的魔掌，如果有人盘问小侄的消息，叫他到悦来客栈找我好了。今后必须加意提防，贼人不会罢手的。”

唐鸣远长叹一声，忧心忡忡地说：“贤侄，我已是惊弓之鸟，方寸已乱，不知如何是好，贤侄可否搬来店中……”

“唐叔，不是小侄执意推辞，而是小侄有重要的大事待办，无暇分身，尚请原谅我的苦衷。目下满称风雨，贼人们将有所举动，情势紧迫，终将于最近解决，贼人即将离开，你们可以着意提防严加戒备，等贼人一走，便可安全了，小侄须立即返店，告辞。”

他坚拒唐家父子的挽留，径自辞出返店。

悦来客栈中，丁母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一早，第一个发现方大朗失踪的仆妇向主人禀告，急坏了小欣姑娘，立即请乃父派人四出追查，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几乎要发疯。

沙步衡更为焦急，他已经完全痊愈，目下只是感到有点虚弱而已，一早便听到丁家派来仆人查问方大郎的下落，便知又出了意外，暗叫不妙。

他在房中往复走动，不安地自语：“偏侬昨晚我要去取回行囊，他却无缘无故地失踪了，此事从何说起？真糟！”

当方大郎衣履未干的出现在房门口时，沙步衡心头一块大石落地，迎上苦笑道：“老弟，今早店中盛传你昨晚平白无故失踪，急坏了不少人，是怎么回事？”

方大郎先察看他的脸色，笑道：“沙兄，你的气色出乎意料的好，你的体质委实不可思议。你可以吃鱼肉了，但不能吃得太多。”

“老弟，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小事已件，昨晚无意中出门，管了一档子闲事，遇上一个叫双层蝎的人夜劫西门大栈，兄弟出面打抱不平，跟至泉陵废墟，被人刺了一剑，还好。”他指着脚下的伤笑答。

“双尾蝎？”

“是叫劳公良的人么？”

“大概是吧，兄弟与他并无过节，沙兄可以略为走动，不必老躺在床上。兄弟去看看丁家的人。”方大郎说完，匆匆走了。

回到内院客房，丁伦一家欣喜自不待言，他对丁母略加访察，宣告病已痊愈，开了张调补的单方，便回房更衣歇息，以恢复昨晚的疲劳。本来他可以支持两三天不眠不休的劳累，但昨晚的那颗春露丹，令他感到极为疲劳，不歇息不行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未牌时分，院中寂静如死，怎么没听到了家的仆人走动声？

他穿着停当，启门外出察看，门刚拉开，人影乍现，两个黑衣在房外多时，一锋利的匕首已经抵住了他的胸腔。

是两个黑衣大汉，粗眉大眼满脸横肉，气势汹汹地迫使他，此声低沉：“进去，不许妄动。”

在未摸清形势之前，他不想反抗，徐徐退回房中，两大汉跟入，人掩上房门。

“怎么回事？”他故意发着抖问。

“这院子已被封锁，不许任何人走动。”用巴首迫住他的大汉冷冷地说。

“我……我不明白……”他恐惧地说。

“你不用明白，乖乖听话就是，坐下，不许妄动。”

“是，是……”他战慄着依言坐下。

“赣南来的英雄好汉，已经接管了这座客院，你必须安静些，在事情解决之前，妄动死路一条。”

他明白了大半，原来是笑无常的党羽到了，青天白日控制了客院，这出其不意的大胆行动，令丁家的人措手不及，可能是金银雕黎襄到了，这位赣南的绿林大盗首领，一向以悍精、莱勇、大胆见称，胆诚与武艺皆高人一等，不仅金钟罩奇功了得，对行军布阵也造诣甚深，赣南三府的官兵，对他极感头痛。

丁家的安全，对他太重要了，在他自己的事未曾解决之前，他不许任何人打丁家的主意，旁的事他可以容忍，示弱、置身事外，但丁家的事他决不退让。

他看出这两位仁兄十分自负，并未将他放在眼下，便决定动手，战僚着说：“我……我是郎中与……丁家……”

“住口！咱们知道你是郎中。”大汉不耐的叫。

“你……你们知……知道？”

“丁家男女十四名，你是唯一的外人，丁伦已经说出你的身份了。咱们尊重郎中，所以并未打算惊扰你，你如果不自爱，休怪咱们对不起你啦！”

“你……你们要……要我……”

“要你不可声张。”

“这……”

“丁伦有两名负责保镖的人，叫巫山双煞，这两个家伙不久便可返回，等咱们捉住双煞，你便可以自由了。”大汉阴森森地说。

“丁家的人……”

“咱们要全部带走。”

“那……在下岂不是要受到牵连？”

“大概会的，你已经牵涉在内了。”

匕首迫在他胸口，大汉坐在桌子，两人一高一下，他要站起反击风险太大。

当然他并不在乎匕首，但问题是不知对方的底细，万一这位仁兄艺业了得而又是内家高手，想反击谈何容易？他必须制造机会。

按常情论，这位仁兄决非高手，是高手决不会派来监视一个郎中。

“笑如来和八卦道人，是不是已将我的底细告诉这些人了？”他想。

如果告诉了，那么，派来监视他的这两位仁兄，必比八卦道人高明得多的人，不宜冒险，但看情形，又不像已告诉了他们，对方并未重视他，未将他列入要我的人名单中，两大汉的神色，已看出毫不在乎的表情。

思得太多便畏首畏尾，任何事也别想做啦！他不再多想颤抖着叫：

“我……我不要牵涉在……在内。”

大汉摇头，说：“不可能的，你已经牵涉在内了。”

“请……请拿开刀，我……我怕……”

大汉略一迟疑。说：“为免你通风报信，必须将你绑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三弟来，把狗郎中捆上。”

二弟离开房门旁，走近一把扣住他的右手发劲反扭，要反绑他的双手。

匕首离开了胸口，机会来了。

他顺手扭势转身，左转出左肘，“噗”一声正中小腹；然后重拳接踵而至，一连四记重如山岳的重拳，在腰腹之间落实，只叫了两声“嗯”！最后迎面而倒下了。

他加上一劈掌，将对方击昏，剩下衣裤换上，将两人四马传蹄捆上塞

入床下，方拉开房门向外走。

通过走廊，共发现六名黑衣人，佩了剑威风凛凛像是门神。

“我该先找一把剑。”他想。

既然贼人要等巫山双煞前来入套，那么，重要的人物必定在外面把守设下埋伏，院内该是安全的，他已换穿了贼人的衣裤，脚下一紧匆匆而行，对方如不仔细留心辨识，便不易发觉他的身份。

把门的人果然不察，仅拦叫道：“不要进去，不可乱闯。”

相距不足两丈，他背向着光，对方一时难以分辨是不是自己人。其实整座独院已被完全控制，不会有外人进出，贼人们未免大意了些。

他急步接近，低声说，“外面来了一个人，来路不明……”

“什么人！”右面的大汉急问 4

“方大郎。”他近身叫。

情势不利，他必须用上真才实学，左手一伸，一指头点在大汉的鸠尾大穴上，捷如雷电一闪。他不轻易使用点穴术，这玩意只要稍一大意便会令人残废，甚至致命。点穴的轻重手法，可分昏、死、麻、哑。即使是练至化境劲道收发出心的人，交手时双方皆有所顾忌，情绪难以控制；皆有失手致人于死的可能，因此他不轻易使用。鸠尾距三十六大穴的七坎不远稍一出错误中七坎，而力道只须差上分毫，后果不问可知，平时与人交手，他宁可用拳用掌，尽量避免使用点穴术、正如他的剑术一般，与人交手，他只能用普通的进手剑术周旋，如非生死关头，他极力避免使用霸道的神奥剑招。因此有时便苦了自己，处境凶险，宅心仁慈的人，确是不宜在江湖行道。

这次他用了点穴术制敌，得心应手，接着，身形如电光一闪，右退五尺，快！快逾雷光石火，顺手一掌斜带，“噗”一声反劈在另一名大汉的太阳穴上。

两人都倒了，他接住挨掌的大汉，大汉仍在挣扎，他一指头按在对方的右耳藏血穴上，大汉方逐渐停止挣扎，终于昏厥。

他收回手指，解了前一大汉的穴道，仍用制藏血穴的手法将人制昏，压住穴道血不上脑，人便昏原。这穴不能点，点便会出人命，只能用手轻压，但太轻了又徒劳无功，必须恰到好处。

他将人拖至一旁，夺一把剑佩上，贴耳倾听里面的动静。可惜没有丝毫缝隙，听不清里面的人说些什么。

他不能久等，伸手推门，门未入闩，应手而开。

厅中有不少人，两面把守长窗的有四个人，门后也有两人，在厅门也是两名黑衣大汉，共是八名警卫，如临大敌。

主座上，坐着三名骠悍的中年人，客座上，坐着丁伦夫妇、丁母、丁小欣一家四口，每人身后有一名黑衣大汉，跃跃欲试随时准备出手制人。

丁家四口皆被缴了械，坐在椅中没有反抗的机会，原来双手双脚皆被分别绑在椅子的扶手和持脚上，想反抗也力不从心。

主席中间那人生了一双大牛眼，露出一口黄中带黑的牙齿，利得像是狼牙，佩的是剑，外罩黑披风，见厅门被推开，大牛眼一翻，已发觉不是自己的手下，颇感意外地问：“你是那一寨的人？”

方大郎向前走，笑道：“本寨的人。”

把守厅门的两大汉一怔，一人急急跟上叱道：“站住！你是……”

方大郎突向后退，双方相向而进，“噗”一声响，出其不意一时撞在大

汉的肋骨上。

快！不知怎么回事儿，他已将人擒住，在身前，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

众人大惊，三位主脑倏然变色而起。

半百的中年人前跃八尺，手按剑靶厉声问：“什么人？你穿的是咱们弟兄的衣服。”

“不错，借用而已。”他泰然地答。

“你把咱们的兄弟怎样了？”

“捆起来了，即将送交官府。”

“狗东西！你……亮万。”

“别骂，嘴皮子逞英雄下流已极。我，方大郎一个江湖小混混。”

“你敢与咱们作对？你知道咱们是何来路吗？”

“来自赣南的土寇，如此而已。”

“你为何而来？”

“来叫你们滚蛋。”

“你好大的狗胆……”

“金银雕为何不来？”

“捉几个小辈，还用得着咱们的大寨主出面！哼！咱们赣州一狼亲自前来，已是太委屈了，你是丁伦的郎中姓方的？”

“正是区区，你阁下是否有病，需要在下把脉？”

“咱们不愿毁你，把咱们的弟兄释放，饶你的性命，咱们网开一面。”

他脸色一沉，沉声道：“丁家以重金请在下为司命，丁老太太大病后尚虚，并未完全痊愈，你们将她捆上手脚，是不是有意令她气血更衰。存心和我姓方的过不去？”

“你这厮……”

“闭嘴！你还没回答在下所问的话题。”

大牛眼中中年人勃然大怒，暴怒地叫：“公孙贤弟，不必和他废话，宰了他。”

公孙贤弟一声暴叱，急冲而上，左手伸出了。

方大郎一声长笑，双手一扬，将擒住的人凶猛地推出，撞向急冲而来的公孙贤弟。

公孙贤弟接住同伴，暗劲柔力一顿一带，消去冲力，想将人送至一旁。

岂如方大郎一闪即至，斜扑而入，一把扣住了公孙贤弟的脉门，猛地一扭，大笑道：“滚，你不行，哈哈……”

在大笑中，公孙贤弟与同伴同时摔倒，滚出丈外去了。

牛眼中中年人突然扑下，宛如天雷下传，人出剑现，亲自动手，剑似长虹。剑啸声宛如龙吟虎。啸声势，雄浑已极。

方大郎不敢大意，吸口气长剑出鞘。大敌当前，敌众我寡，他必须掏出真才实学了。但见剑虹一闪，便洒出一道银虹，“噤”一声错剑厉啸传出，两道剑虹突然涨而后缩影乍分，剑气余劲四荡，罡风徐敛。

大牛眼中中年人飞退八尺，脸色大变，举剑的手轻微地颤抖，牛眼中的光一敛，以惊骇的眼神低头注视右胸，右胸正中，出现一个剑口，衣破而肉未伤。

披风自行脱落，飘然落地。

“你……你这是什……什么剑术？”牛眼中年人骇然问。

“休管它是何剑术？三招之内，在下要将你刺杀，信不信由你。除非你释放丁家的人，不然在下……”

把门的另一名黑衣大汉悄然上扑，剑出“灵蛇吐信”，无声无息地攻向他的后心。

他倏然转身，“呔”一声冷叱，大汉一招走空，剑从他左偏门掠过，而他的剑已抵住大汉的咽喉。

大汉僵立在地，不敢稍动脸无人色，额上青筋跳动，张口结舌睁着眼睛等死。

“丢剑！”他沉此。

“当！”大汉的剑坠地。

“退去！”他再叱。

大汉如受催眠，战慄着步步后退。

厅口涌入十余名黑衣贼人，声势汹汹。

方大郎视若未见、置之不理，转身面向贼首，徐徐举剑说：“再等片刻，大队官兵将到，今日全城戒严，你们将插翅难飞，在下不愿与你们结怨、才不过问阁下和了家的过节，只负责丁家老少的安全，不许任何人伤害他们。在下虽不是正式郎中，但以郎中身份受聘丁家，守义守分救人而不杀人；但如果你们决意孤行，在下只好以杀止杀，顾不了道义了，你们走吧。”

贼首举剑徐徐逼近，冷笑道：“你说得很轻松，也狂得不像话。”

“忠言逆耳，你是听不进在下的忠告了。”

“你知道你在对何人说话？”

“不知道，在下也不在乎。”

“在下赣州三狼的老大，杀人如屠狗的毒狼匡信。”

“大概你本性凶残，所以得此绰号。”

“不错。”

“你要在下替天行道，为世执法屠你这头狼么？”

“厅中不太宽阔，以一比二十六，你是否想及后果？”

“屠三十二个贼，在下胜任愉快，说吧，毒狼，你到底走不走？想溅血厅堂么？好吧，在下成全你就是，你下令围攻好了。”

众贼合围，其中一贼叫：“匡寨主，何不先将丁家的人弄走。”

“谁动手他得先死。”方大郎冷冰冰地说；

贼人跃进丁伦。喝道：“姓丁的，叫那小辈滚，不然先杀你。”

丁伦尚来不及回话，方大郎却冷笑道：“在下为的是救人，谁也休想胁迫方某撒手不管。”

“哼！你不走，不但救人不成，反而误了丁家老少四口的性命。”

“哈哈！丁家的老少在方某走了之尼，必死无疑，在下宁可看到他被杀，便可有杀光你们的借口了。”

毒狼威胁失效，厉叫道：“不必和他磨牙，一起上。”

方大郎仰天长笑，说：“哈哈哈哈哈！在下如果怕你们围攻，岂敢独自前来强出头维护病人？上吧！看你们有多少人剑尖喋血。”

双方即将接触，东窗突然出现了巫山双煞的身影，一白一黑，幽灵似的飘入厅中，白煞撤下剑，重重地哼了一声说：“好啊！绿林好汉们青天白日，在府城中打劫来了，简直太不像话，巫山双煞算上一份。”

西窗突然飞入三朵彩云，白、红、蓝。不是云，是三个人，白的穿了玉道袍的魔笛飞仙，红的是红绡，蓝的是叫志超的青年人。

魔笛飞仙左手执拂尘，右手持金笛，瞥了众人一眼，娇笑道：“咦！人真多，厅里嫌拥挤了些，不是么？”

“魔笛飞仙！”有人骇然叫。

两名贼人悄然向厅口溜，吓坏了。

“站住！谁也不许擅离。”魔笛飞仙沉下脸叱喝，声虽娇小，但直传耳膜，令人凛然一震。

两贼打一冷战，站住了。

巫山双煞哼了一声，互相打眼色，静候变化。

方大郎心中暗凛，但已来不及回避；事实也不容许他回避。

红绡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不是情意绵绵的目光，而是怨毒冷酷的注视，令他感到心中凛凛。

魔笛飞仙却冲他嫣然一笑，也令他心中一跳。在他看来，这女魔的一笑，神秘莫测而且令人悚然而惊，他不知其中有何用意。

赣州三狼的手下，徐徐以三狼为中心聚集。

魔笛飞仙的目光，落在巫山双煞身上，向白煞道：“你那一身白，白得毫无生气，浑身阴森森带有鬼气，大概你们一白一黑两个人，便是巫山双煞了。喂！白煞，无极丹土来了么？”

“你少管闲事。”白煞冷冷地说。

“唔！你很自负呢。”

“好说，你魔笛飞仙也够高傲。”

“丁伦投入无极丹土座下了？”

“你管不着。”

魔笛飞仙脸色一沉，冷笑道：“好啊！你在本仙姑面前，已经两次表示不许管你们的事了。”

“不错，要不要说第三遍？”白煞也冷笑着问，显然并不在乎魔笛飞仙的名头。

江湖人最重颜面，如不是对方确定是利害。很少人愿意在人前丢面子。巫山双煞在江湖凶名昭著，主子无极丹土更是武林中的顶尖儿人物，辈份比乾坤八魔高；因此两人怎肯在人前向魔笛飞仙低头？

魔笛飞仙大即被激怒，向红绡叫：“红绡，给他看看颜角”

红绡应喏一声，突然人化流光，但见红影一闪，便已到了白煞身旁。

白煞一声怒吼，双掌连环拍出，劈空掌力山涌，向疾射而来的红影拍去。

红绡像一只红色的大蝴蝶，在狂涛似的掌风中飘舞；两进两退，最后仍然欺近了白煞。

白煞脸色一变，一声怒吼，又拍出两掌，这次用了全力，平空利起一阵狂风，声势凶猛已极。

红绡衣袂猎猎有声，双掌一分，震偏裂石开碑的可怕劈空掌力，退了两步。

白煞已发了四掌，真力损耗其巨，呼吸不再平静，难以为继了。

红绡也双颊见汗，在八尺外粉脸一就，冷笑道：“我不信你还能发四掌，着！”

喝声中，一闪即至，纤纤五指幻化无数指影，射向白煞的胸腹要害。

白煞向左闪，长剑奇快出手。

岂知红绢自算准他的退回，扣指疾弹，一缕指风破空锐啸，用上了弹指绝脉绝学，奇准地向白煞的任脉要穴上腕。该穴位于脐上五寸，不易击中。

白煞骇然扭身闪避，一剑振出。

剑气并未能震散指劲，但总算将指劲震偏了，指劲左偏，擦胁而过，“嗤”一声衣裂皮伤。

白煞惊出一身冷汗，飞退八尺。

红绢正待追击，魔笛飞仙叫道：“退！够了，吓破他的胆啦！”

红影一闪，红绢退回原位。

白煞被人迫退了丈余。甚至被迫撤剑自保，仍然受了轻伤，栽到家了，不由凶焰全消，脸色大变。

魔笛飞仙冷哼一声，扫了双煞一眼，撇撇嘴说：“巫山双煞横行霸道半辈子，坐井观天自命不凡，哼！无极丹士调教出这种货色，算了吧，少来湘南献宝。”

黑煞冷哼一声，接口道：“咱们巫山双煞不是无极仙长的弟子，只是他老人家坐下听候传示的五使者之二而已，论艺业，在仙长座下只配听候使唤，仙长的三大弟子比咱们双煞强上千百倍。你魔笛飞仙除了用魔笛惑人之外，不见得比二流高手强，咱们识栽，自有入向你讨公道的。”

魔笛飞仙冷冷一战，粉脸一沉，说：“你这辈听清了，你如想从嘴上付回场面，本仙姑要割掉你的狗舌头。你们可以在事后把牛鼻子叫来，这时你就得听本仙姑的吩咐，不然你将永远后悔。哼！你两人给我站在一旁，安静些方可保全老命。”

巫山双煞打一冷战，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时不是逞强的时候，再多嘴必定吃不消要倒霉，乖乖退至窗户下，硬着实皮静候变化。

“还有谁不服气的？站出来说话。”魔笛飞仙又问，目光缓缓扫过众人的身影。

没人回答，她的目光最后又回到方大郎脸上，笑容涌现，笑问：“方大郎，你难道不怕死？”

方大郎轻拂着剑，镇静地说：“人，谁不怕死？说不怕死的人必定另有原因，至于在下，还不知是否真怕死呢。”

“你不要解药？”

“你肯给？”

“当然肯给。”

“是何条件？请说来听听，在下是否能接受。”

“条件是跟本仙姑走，这是唯一的条件。”

“如果我不接受呢？”

“你会接受的，我不相信你只想活十天。”

“十天长着呢，足以办不少大事哪！”

“好死不如恶死，何况活得十分有意？你年青，前程似锦，何苦自寻死路？你……”

“在下也许不止活十天。老实说，在下不认为你那赤心丹是毒药。同时，十天中，在下可以找人医治，不必为在下耽心。”

“哦！原来你不信赤心丹有毒，难怪。你要和本仙姑赌运气？千万别傻，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傻就傻吧，在下宁可赌运气。机会心领了，原封奉还。”

“你既然不领情，那就休怪本仙姑心狠手辣了。你把那贱女人藏到何处去了？”

“远出天边外去了。”

魔笛飞仙终于忍耐不住，拂尘一挥，喝道：“志超，去拿下他。”

志超欠身应喏一声，问：“奴才如果失手伤了他……”

“不追究你。”

“遵命。”

“最好要活的。”

“遵命。”志超欠身恭敬地答，举步向方大郎走去，眼中焕发着怨毒而得意的火花。

众人纷纷退至两侧，以免被波及。

志超阴阴一笑，在八尺外止步，狞笑道：“阁下，你还不丢剑，还要在下自己动手么？”

方大郎呵呵笑，说：“且稍候，在下将丁家的人移开些地方宽，动手起来尽足施展，败了在下心服口服。”

“少废话。”

“志超，让他败得心服口服。”

魔笛飞仙叫。方大郎抓住机会，挥剑割断四人的手脚捆绳，命丁家四老少退开，挪开椅，然后从容立下门户点手叫：“老兄，你上啦！咱们剑上见真章。”

志超一声长笑，迫不及待地拔剑冲出，恨不得一剑把方大郎刺透方消心头之恨，剑上注入内力，招发“飞虹戏日”出手便是锐不可当的走中宫狠招。

方大郎明知对方了得，仍不希望用上剑术绝活，存心要激怒对方以智取胜，向侧一闪避过一招笑道：“利害，可惜慢了些。”

志超招变“三星追月”豪勇地迫进连发三剑，势如狂风暴雨，一剑连一剑，一步赶一步，抢尽了先机，志在必很奋勇挺进。

方大郎连闪四次方位，只封出一剑。绕了两匝换了两次照面，但见他人影飘飘，在排山倒海似的剑虹中闪动，眼看一剑及体，却又被他险之又险地脱出剑网下，“三星追月”劳而无功。

志超两招急袭落空，更是怒火如焚，大喝一声，凶猛地抢上，展开了空前猛烈武林罕见的迫攻。

“铮铮！”方大郎一封住对方的先头两剑，又开始游走闪避的身法轻灵迅速，从容飘逸，在对方疯狂的冲刺下游击自如，不时回敬一两剑，反而将志超迫得撤招自救，未能主宰全局。

志超攻了二十余招，竟然未能沾上方大郎的衣袂、不由心中焦躁，一声怒苏啸，攻出绝招“怒龙张鬣”，以立身处为中心，剑虹扭曲着八方飞射。

方大郎急撤，志超的剑虹终于抓住机会聚合了，一击之下，石破天惊。人剑俱合，剑气外迫八尺外，依稀的剑影急据地吞吐，可怕地纠缠一起。

方大郎被迫得掏出真才实学了，一声低啸，被迫得逐渐萎缩的剑影倏张，像是吃了一点补剂，起死回生神威大发，剑反击了，千万道剑虹派出，

其中只有一道是真影，向八方一进，挣脱了对方的压迫与束缚，得手了。

人影倏分，各向侧飘。剑气四散逸出，凶险的恶斗终于停顿下来了。

同一瞬间，叱声传到：“小心下盘……”

是魔笛飞仙的叫声。同一瞬间，她随叱声上扑。

方大郎飘退丈余，额上见汗。

志超退出八尺外，突然屈一膝坐倒，右大腿外侧血透蓝裤，被刺了一个剑孔，伤得不轻。

魔笛飞仙到了，白影如电光一闪，便已近身，快得骇入听闻，不愧称飞仙二字。

金芒耀目，魔音入耳，人影似电，二面齐聚。

这瞬间，灰彩如穿林怒矢时入

这瞬间，白影似九天白虹自西窗射到。

这瞬间，西窗外梵音震耳。

“南无救苦救难观音菩萨！”

厅中的人光听到魔笛发出的魔音，一个个抱头掩耳向下扑倒。

“铮！”剑笛相交，方大郎的剑被震飞。

他抗不住魔音，再经一招硬封，只觉脑门一震，头皮发炸，身躯被震退，“砰”一声撞倒在壁根下，只觉一阵天旋地转，蓦尔昏厥。

梵音传来得晚了一步，他突然苏醒，但已经晚了，浑身软弱不堪，他叹口气，本能地想：“这魔音太可怕，我无力抗拒。”

厅中一静，凶险消失了。

灰影是一个一头灰发，老脸青灰，一身灰袍，手持一柄八尺色灵芝的老丑怪人，那一头灰发直披至腰下，前面半掩住苍老全是皱纹的脸容，大白天出现，仍然令人，感到胆跳。

灰色的灵芝遥指着魔笛飞仙，双方皆神色凛然地对峙，随时皆可能放手一拼。

白影是白凤，她脸色庄严，挡在方大郎身前手中剑隐发龙吟，也在准备雷霆一击。

西窗外，慧静老尼实相庄严，合掌肃立如同入定，老尼眼半闭视若无睹。

久久，魔笛飞仙沉声道：“原来是行疫使者，久违了。”

行疫使者哼了一声，以苍老奇异的嗓音说：“久违了，谢谢你还记得我。”

“你这副尊容，谁能忘记你？”

“你这美丽的人间尤物，更令世人难以忘怀。”

“你是来助八臂金刚的？”

“老夫谁也不助。”

“那你为何要来？”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

“魔魔相护，本仙姑是来助八臂金刚的。”

“老夫谁也不助，只想看看八臂金刚是否真死了，因此想做个旁观客。”

“但你出面插手管我的事了。”

“此中别有缘故。”

“本仙姑洗耳恭听你的解释。”

“不需解释，老夫也从不解释。”

“你是……”

“高抬贵手，请你不再找方大郎的麻烦。”

魔笛飞仙一怔，说：“怪！三十年来，你破天荒袒护一个人。说吧，方大郎与你何渊源？”

“老夫不想解释。”

“那么，你是要迫本仙姑走极端了。”

“悉从尊便。”

“本仙姑要领教你的行疫绝技。”

“你的鹰笛魔音老夫也想见识见识。”

两人开始举刃，行疫使者袍发无风自摇。

红绡举剑欺进，要配合魔笛飞仙围攻。

白凤突然截出，骂道：“泼贱货！你我算算账。”

红绡眉笑，说：“小妹妹，你要给我算什么账呀？难道说，那小伙子你不钟情？成全了你，你还不满意？老实说，要不是家主人有意成全你，本姑娘还舍不得将他让给你呢。”

一个小姑娘大闺女，与荡妇淫娃斗口，绝对占不了丝毫便宜。白凤立即羞得像喝醉了酒，又羞又恼无名大火起，急怒便待扑上。

慧净老尼飘入厅中，叫道：“住手！贫尼有话说。”

魔笛飞仙叱道：“站开！等会儿本仙姑要会会你的九天梵唱，看是否真能破本仙姑的金笛魔音。”

慧净念了一声佛号，说：“道友的魔音惊世骇俗，行疫使者的疫毒荼害生灵，可否远离人群至荒僻处较量？在此地动手争意气，未免有伤天和。”

行疫使者哼了一声，阴森森地问：“你是谁？”

“贫尼释慧净。”

“谁传给你的九天梵音？”

“九天梵音本是佛门的功课，持志修行必可有成，不需外求传授。”

“你有此高深精纯成就，江湖上怎么没听说你这号人物？”

“出家人参修甚苦，无暇在世俗浪费光阴。”

“那位小姑娘……”

“那是小徒……”

“你们与方大郎……”

“昨晚方施主救小徒，今天小徒前来酬恩。”

“哦！原来如此，可否请贤师徒退出是非之地？”

“贫僧……”

话未完，东窗外出现一个高年老道的身影，穿了一袭前后绣了太极图的道袍，用阴森森的刺耳嗓音说：

“你们已卷入是非之中，谁也休想脱出是非之外。”

黑白二煞抱拳欠身行礼，恭敬地说：

“弟子参见掌门。”

慧净淡淡一笑，说：“原来是神女峰的无极道友，难怪永州满城风雨。道友远至湘南，不知有何贵干？”

无极道士冷笑道：“贫道不认识你，所作所为也不许外人过问。官农兵将来到，此地不宜久留。你们既然干涉贫道的事，咱们到辉山南麓的树林中

分个高下，诸为请。”

东窗外是院子，众人正在思索是否走出去到辉山一决，蓦地豪笑声震天，有人出现在无极丹士身后，是一个黄虬须根根见肉的花甲雄伟老人，生有一双金光闪闪的烔眼入背上系了一柄鹰爪，左右备佩，个大革囊，穿、黑袍，像貌威猛，笑完说：

“好啊！强出头干涉我金银鹏行事的人真不少，你们大概……”

无极丹士大为不耐，一声怒此，大旋身已掌拍出，用上了玄间绝学罡气。

无极丹士挟念出手，掌出无声，罡气的火候已有七层左右了，只听到隐隐的气流荡漾声而已。

高手聚会，主脑人物逐渐出场。

金银鹏也一声怪叫，一掌推出。

双方相距不足八尺，掌出便拉近了六尺余，双掌相迎，中间仍有尺余空隙，可知双方皆已准备用内功力伤分拼命，不作近身相搏的打算。

“砰”一声大震，罡气四射，掌力接实。

窗格突然崩塌，窗竭寸裂而飞。

金银鹏像大雁般上了对面的屋顶，“哗啦啦”踏碎了不少屋瓦，冲退十余步，一声长啸，如飞而遁。

“砰”一声大震，无极丹士背部撞在窗壁上，大青砖砌成的墙壁摇摇而动，窗叶出现了数条裂痕，所受力道之猛，骇人听闻。

无极丹士踉跄站稳，脸色泛青，突然叫：“追！跟我来。”

声落，一跃上屋，黑白二煞也穿窗而出，随后飞跃而走，一闪不见。

慧净恋色一变。说：“这两人都受了伤，内力修为之深厚精纯，足以横行天下，可怕极了。”

众人皆被窗外石破天惊的恶斗所吸引，唯一不在意的人是白凤，她悄然抱起软弱无力的方大郎，从厅门溜之大吉。

另已留意方大郎的人是丁小欣，但她不敢声张，也无从追赶，盯着白凤溜走的身影发呆。

魔笛飞仙粉脸变色，倒抽了一口凉气，苦笑道：“老道已练成了无坚不摧的罡气，而那绿林寇也练成了六合大潜能，九疑山之争，将是他两人的局面，咱们无能为力。”

站在窗内的慧净老尼丝纹不动，扑入窗内的散劲罡风，甚至连袖袍也未被撼动，而她左首丈外的五六名黑衣贼，皆被震得踉跄而退，脸无人色。

行疫使者冷哼一声，说：“你如果有意助八臂金刚，最好早些前往准备；乾坤八臂如不自甘非薄，且要与他们一拼，对手武艺高强，须用智取。”

“如何取法？”魔笛飞仙问。

“先行布伏，引虎入阱，你不是请来氤氲二老助拳么？”

“噢！你怎知道？”

“两个老畜生几乎要了我的命，用的也是设伏奸计，确是有效。”

“噢！怎么没听他们说过你？”

“他们是设伏诱天南双剑，我无意中闯入，他们并不知道是我，因此我老人家并不怪他们。”

“这……”

“仍由氤氲二老布阵，再由你以魔笛全力一击，远攻近搏无往而不利。”

“而你却袖手旁观？”

“老夫尚有事，是否参予，目下无法决定。”

“八魔中，你这人最无情无义。”魔笛飞仙颇为不满地说。

“谁不知老夫自私自利？哼！”

“今天你居然照顾方大郎。”

“那是我的事。”

“好吧，咱们各行其事。”

“你千万不可为难方大郎，不然，老夫必定杀你。”这时，魔笛飞仙方想起了方大郎，惊道：“哎呀！他……他走了……”

慧净老尼悄然飞出窗外，一闪不见。

行疫使者哼了一声说：“他走了，你还想追他？”

魔笛飞仙口说不怕行疫使者，其实却有所顾忌。使者修为深厚，魔音的威力，短期间很难奏效，使者的定力足以在短期间抗拒魔音。而她却无法抵御使者的疫毒，人怎能不呼吸？疫毒无孔不入，嗅入丝毫一切都完了，即使能支持脱离现场，不久便得疫发而垂毙。

方大郎失了踪，她心中大骇，人急智生，流光四射的媚目一转，计上心头，笑道：“使者，本仙姑决定不与方大郎为难。”

“谢谢。”

“以往我迫他的事，你是否也追究？”

“这……冲同道份上，老夫不究既往。”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魔笛飞仙格格荡笑，说：“你得赶快去找到他，不然他只有九天可活。”

“什么？你……”

“他服了我的赤心丹。”

“你……”行疫使者凶狠地说。

“且慢！你想失言？”魔笛飞仙媚笑着叫。

行疫使者撒腿奔出厅外，一闪不见。

